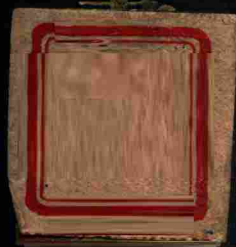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總目

第一冊  
經部上

上海大東



三三庫全書

總目提要

增補未設書目五卷

索引三卷

章炳麟



十九年春三月再版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重印四庫全書總目錄起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書三千四百五十八種。存目著錄書六千七百八十八種。『  
一一辨厥妍媸。嚴爲去取。其上者悉登編錄。罔致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見瑕  
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訓。義或違經。則附載其名。兼匡厥謬。至於尋常著述。未越  
羣流。雖咎譽之咸無。要流傳之已久。準諸家著錄之例。亦併存其目。以備考核。』  
每書各撰爲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說之  
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  
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用著勸懲。』前代諸家藏書目錄。亦間有繫以  
提要者。然往往循名失實。或語焉不詳。惟四庫書目則『考校原書。詳爲釐定。…  
…考訂異同。別白得失。於衆說互殊者。權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一  
一考核。務使不失其真。』(以上竝引凡例)夫古來典籍。浩如淵海。欲會萃羅致。已非

易事。乃更甄別妍媸。考訂得失。自非帝王特殊之力。無以成此巨觀。則此四庫全書總目。謂爲中國空前絕後之作可也。今之學者。勢不能盡讀四庫之書。若得披覽總目。研索提要。則各書之指歸流派。瞭然在目。蓋學者切身之求。宜莫若此書矣。坊間流傳。有武英殿本、杭州刻本、粵東刻本。及近年石印本、殿本、杭本、粵本。皆卷帙繁重。不勝行旅檢閱之煩。而殿本、杭本尤價貴難得。石印本向稱漱六山莊本最善。然錯簡脫文。比比皆是。如史部史評類存目一

世史積疑二卷……此必在當時以士實爲黨逆叛臣嫌於私存其著作故改  
文忠公謫居儋耳亦著論數十首……

狂狷裁中十卷……

二十一史獨斷二十一卷……是書於二  
言制行或不近人情不合中道……

又存目二

孟叔子史發……李衛公罷相歸著論數十首名曰窮愁志蘇  
竄紀年以掩

其迹……

兀涯西漢書議十二卷……

史評十卷……

責備餘談二卷……言知之過立——十一史各糾其失……

以上四段。每段文義。均不連屬。雖有明敏之士。無以糾正其失。比以木刻舊本核對。始知誤以木刻本存目一之第十八頁與存目二之第十八頁交錯也。蓋世史積疑條「文忠公」以後至二十一史獨斷條「是書於二」一段。應在孟叔子史發條「蘇」字下。而「竄紀年」以下至「言知之過立」一段。應在世史積疑條「故改」下。如下式。

存目一

世史積疑二卷……此必在當時以士實爲黨逆叛臣。嫌於私存其著作。故改竄紀年以掩其迹……

兀涯西漢書議十二卷……

史評十卷……

責備餘談二卷……賢知之過。立言制行。或不近人情。不合中道……

存目二

孟叔子史發……李衛公罷相歸。著論數十首。名曰窮愁志。蘇文忠謫居儋耳。

亦著論數十首……

狂狷裁中十卷……

二十一史獨斷二十一卷……是書於二十一史各糾其失……

然後文句通順可誦。以學者需要此書之殷。而竟無善本以應其求。則精校覆印。爲急務矣。嘉慶間。儀徵阮氏元撰四庫未收書目五卷。所以補四庫之缺。今人海寧陳氏乃乾撰四庫書目索引四卷。所以便讀者之檢查。皆有功於四庫總目者。茲合爲一編云。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門目

卷首 聖諭 表文 職名 凡例

卷一 經部一 易類一

卷二 經部二 易類二

卷三 經部三 易類三

卷四 經部四 易類四

卷五 經部五 易類五

卷六 經部六 易類六

卷七 經部七 易類存目一

卷八 經部八 易類存目二

卷九 經部九 易類存目三

卷十 經部十 易類存目四

卷十一 經部十一 書類一

卷十二 經部十二 書類二

卷十三 經部十三 書類存目一

卷十四 經部十四 書類存目二

卷十五 經部十五 詩類一

卷十六 經部十六 詩類二



卷十七 經部十七 詩類存目一

卷十八 經部十八 詩類存目二

卷十九 經部十九 禮類一 周禮

卷二十 經部二十 禮類二 儀禮

卷二十一 經部二十一 禮類三 禮記

卷二十二 經部二十二 禮類四 三禮通義 通禮 雜禮書

卷二十三 經部二十三 禮類存目一 周禮 儀禮

卷二十四 經部二十四 禮類存目二 禮記

卷二十五 經部二十五 禮類存目三 三禮通義 通禮 雜禮書

卷二十六 經部二十六 春秋類一

卷二十七 經部二十七 春秋類二

卷二十八 經部二十八 春秋類三

卷二十九 經部二十九 春秋類四

卷三十 經部三十 春秋類存目一

卷三十一 經部三十一 春秋類存目二

卷三十二 經部三十二 孝經類 孝經類存目

卷三十三 經部三十三 五經總義類

卷三十四 經部三十四 五經總義類存目

卷三十五 經部三十五 四書類一

卷三十六 經部三十六

四書類二

卷三十七 經部三十七

四書類存目

卷三十八 經部三十八

樂類

卷三十九 經部三十九

樂類存目

卷四十 經部四十

小學類一 訓詁

卷四十一 經部四十一

小學類二 字書

卷四十二 經部四十二

小學類三 韻書

卷四十三 經部四十三

小學類存目一 訓詁 字書

卷四十四 經部四十四

小學類存目二 韻書

卷四十五 史部一

正史類一

卷四十六 史部二

正史類二 正史類存目

卷四十七 史部三

編年類

卷四十八 史部四

編年類存目

卷四十九 史部五

紀事本末類 紀事本末類存目

卷五十 史部六

別史類 別史類存目

卷五十一 史部七

雜史類

卷五十二 史部八

雜史類存目一

卷五十三 史部九

雜史類存目二

卷五十四 史部十

雜史類存目三

卷五十五

史部十一

詔令奏議類 詔令 奏議

卷五十六

史部十二

詔令奏議類存目 詔令 奏議

卷五十七

史部十三

傳記類一 聖賢 名人 總錄上

卷五十八

史部十四

傳記類二 總錄下 雜錄

卷五十九

史部十五

傳記類存目一 聖賢 名人上

卷六十

史部十六

傳記類存目二 名人下

卷六十一

史部十七

傳記類存目三 總錄上

卷六十二

史部十八

傳記類存目四 總錄中

卷六十三

史部十九

傳記類存目五 總錄下

卷六十四

史部二十

傳記類存目六 雜錄 別錄

卷六十五

史部二十一

史鈔類 史鈔類存目

卷六十六

史部二十二

載記類 載記類存目

卷六十七

史部二十三

時令類 時令類存目

卷六十八

史部二十四

地理類一 總志 都會郡縣

卷六十九

史部二十五

地理類二 河渠 邊防

卷七十

史部二十六

地理類三 山川 古蹟 雜記

卷七十一

史部二十七

地理類四 遊記 外紀

卷七十二

史部二十八

地理類存目一 總志

卷七十三

史部二十九

地理類存目二 都會郡縣上

卷七十四 史部三十 地理類存目三 都會郡縣下

卷七十五 史部三十一 地理類存目四 河渠 邊防

卷七十六 史部三十二 地理類存目五 山川

卷七十七 史部三十三 地理類存目六 古蹟 雜記

卷七十八 史部三十四 地理類存目七 遊記 外紀

卷七十九 史部三十五 職官類 官制 官箴

卷八十 史部三十六 職官類存目 官制 官箴

卷八十一 史部三十七 政書類 通制

卷八十二 史部三十八 政書類二 典禮 邦計 軍政 法令 考工

卷八十三 史部三十九 政書類存目一 通制 典禮

卷八十四 史部四十 政書類存目二 邦計 軍政 法令 考工

卷八十五 史部四十一 目錄類一 經籍

卷八十六 史部四十二 目錄類二 金石

卷八十七 史部四十三 目錄類存目 經籍 金石

卷八十八 史部四十四 史評類

卷八十九 史部四十五 史評類存目一

卷九十 史部四十六 史評類存目二

卷九十一 子部一 儒家類一

卷九十二 子部二 儒家類二

卷九十三 子部三 儒家類三

卷九十四 子部四 儒家類四

卷九十五 子部五 儒家類存目一

卷九十六 子部六 儒家類存目二

卷九十七 子部七 儒家類存目三

卷九十八 子部八 儒家類存目四

卷九十九 子部九 兵家類

卷一百 子部十 兵家類存目

卷一百一 子部十一 法家類 法家類存目

卷一百二 子部十二 農家類 農家類存目

卷一百三 子部十三 醫家類一

卷一百四 子部十四 醫家類二

卷一百五 子部十五 醫家類存目

卷一百六 子部十六 天文算法類一 推步

卷一百七 子部十七 天文算法類二 算書 天文算法類存目 推步 算書

卷一百八 子部十八 術數類一 數學 占候

卷一百九 子部十九 術數類二 相宅相墓 占卜 命書相書 陰陽五行

卷一百十 子部二十 術數類存目一 數學 占候

卷一百十一 子部二十一 術數類存目二 相宅相墓 占卜 命書相書 陰陽五行 雜技術

卷一百十二 子部二十二 藝術類一 書畫上

卷一百十三 子部二十三 藝術類二 書畫下 琴譜 篆刻 雜技

卷一百十四 子部二十四 藝術類存目 書畫 琴譜 篆刻 雜技

卷一百十五 子部二十五 譜錄類 器用 食器 草木鳥獸蟲魚

卷一百十六 子部二十六 譜錄類存目 器用 食器 草木鳥獸蟲魚

卷一百十七 子部二十七 雜家類一 雜學

卷一百十八 子部二十八 雜家類二 雜考上

卷一百十九 子部二十九 雜家類三 雜考下

卷一百二十 子部三十 雜家類四 雜說上

卷一百二十一 子部三十一 雜家類五 雜說中

卷一百二十二 子部三十二 雜家類六 雜說下

卷一百二十三 子部三十三 雜家類七 雜品 雜纂 雜編

卷一百二十四 子部三十四 雜家類存目一 雜學上

卷一百二十五 子部三十五 雜家類存目二 雜學下

卷一百二十六 子部三十六 雜家類存目三 雜考

卷一百二十七 子部三十七 雜家類存目四 雜說上

卷一百二十八 子部三十八 雜家類存目五 雜說中

卷一百二十九 子部三十九 雜家類存目六 雜說下

卷一百三十 子部四十 雜家類存目七 雜品

卷一百三十一 子部四十一 類家類存目八 雜纂上

卷一百三十二 子部四十二 雜家類存目九 雜纂中

卷一百三十三 子部四十三 雜家類存目十 雜纂下

卷一百三十四 子部四十四 雜家類存目十一 雜編

卷一百三十五 子部四十五 類書類一

卷一百三十六 子部四十六 類書類二

卷一百三十七 子部四十七 類書類存目一

卷一百三十八 子部四十八 類書類存目二

卷一百三十九 子部四十九 類書類存目三

卷一百四十 子部五十 小說家類一 雜事上

卷一百四十一 子部五十一 小說家類二 雜事下

卷一百四十二 子部五十二 小說家類三 異聞 瑣語

卷一百四十三 子部五十三 小說家類存目一 雜事

卷一百四十四 子部五十四 小說家類存目二 異聞 瑣語

卷一百四十五 子部五十五 釋家類 釋家類存目

卷一百四十六 子部五十六 道家類 道家類

卷一百四十七 子部五十七 道家類存目

卷一百四十八 子部五十七 楚辭類 楚辭類存目

卷一百四十九 集部二 別集類一 別集類二

卷一百五十	集部三	別集類三
卷一百五十一	集部四	別集類四
卷一百五十二	集部五	別集類五
卷一百五十三	集部六	別集類六
卷一百五十四	集部七	別集類七
卷一百五十五	集部八	別集類八
卷一百五十六	集部九	別集類九
卷一百五十七	集部十	別集類十
卷一百五十八	集部十一	別集類十一
卷一百五十九	集部十二	別集類十二
卷一百六十	集部十三	別集類十三
卷一百六十一	集部十四	別集類十四
卷一百六十二	集部十五	別集類十五
卷一百六十三	集部十六	別集類十六
卷一百六十四	集部十七	別集類十七
卷一百六十五	集部十八	別集類十八
卷一百六十六	集部十九	別集類十九
卷一百六十七	集部二十	別集類二十
卷一百六十八	集部二十一	別集類二十一



卷一百六十九 集部二十二 別集類二十二

卷一百七十 集部二十三 別集類二十三

卷一百七十一 集部二十四 別集類二十四

卷一百七十二 集部二十五 別集類二十五

卷一百七十三 集部二十六 別集類二十六

卷一百七十四 集部二十七 別集類存目一

卷一百七十五 集部二十八 別集類存目二

卷一百七十六 集部二十九 別集類存目三

卷一百七十七 集部三十 別集類存目四

卷一百七十八 集部三十一 別集類存目五

卷一百七十九 集部三十二 別集類存目六

卷一百八十 集部三十三 別集類存目七

卷一百八十一 集部三十四 別集類存目八

卷一百八十二 集部三十五 別集類存目九

卷一百八十三 集部三十六 別集類存目十

卷一百八十四 集部三十七 別集類存目十一

卷一百八十五 集部三十八 別集類存目十二

卷一百八十六 集部三十九 總集類一

卷一百八十七 集部四十 總集類二

卷一百八十八 集部四十一 總集類三

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四十二 總集類四

卷一百九十 集部四十三 總集類五

卷一百九十一 集部四十四 總集類存目一

卷一百九十二 集部四十五 總集類存目二

卷一百九十三 集部四十六 總集類存目三

卷一百九十四 集部四十七 總集類存目四

卷一百九十五 集部四十八 詩文評類一

卷一百九十六 集部四十九 詩文評類二

卷一百九十七 集部五十 詩文評類存目

卷一百九十八 集部五十一 詞曲類一 詞集上

卷一百九十九 集部五十二 詞曲類二 詞集下 詞選 詞話 詞譜 詞韻 南北曲

卷二百 集部五十三 詞曲類存目 詞集 詞選 詞話 詞譜 詞韻 南北曲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columns.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

聖諭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奉

上諭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縹緲載籍極博其鉅者羽翼經訓垂範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卽在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細及名物象數兼綜條貫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發明可爲游藝養心之一助是以御極之初卽詔中外搜訪遺書並令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編布學宮嘉惠後學復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鑑輯覽及三通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戶誦家絃者旣已薈萃略備第念讀書固在得其要領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蒐羅益廣則研討愈精如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兼收並錄極方策之大觀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爲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幃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騫編刻酬倡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攷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爲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泊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沈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並非勦說卮言可比均應槩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爲給價家藏者或官爲裝印其有未經鐫刊祇係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並嚴飭所屬一切善爲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但各省蒐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鑑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欽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彙齊後令廷臣檢覈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庫七畧益昭美備稱朕意焉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奉

旨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內將永樂大典釋取繕寫各自爲書一節議請分派各館修書翰林等官前往檢查恐責成不專徒致歲月久稽汗青無日蓋此書移貯年深既多殘闕又原編體例係分韻類次先已割裂全文首尾難期貫串特因當時採摭甚博其中或有古書善本世不恆見今就各門彙訂可以湊合成部者亦足廣名山石室之藏者即派軍機大臣爲總裁官仍於翰林等官內選定員數責令及時專司查校將原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爲校覈擇其未經採錄而實在流傳已少尙可裒綴成編者先行摘開目錄奏聞候朕裁定其應如何酌定規條卽著派出之大臣詳悉議奏至朱筠所奏每書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之處若欲悉仿到向校書序錄成規未免過於繁冗但向閱內府所貯康熙年間舊藏書籍多有摘敘簡明略節附夾本書之內者於檢查詢爲有益應俟移取各省購書全到時卽令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指彙括總敘星略粘開卷副頁右方用便觀覽餘依議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校核永樂大典一摺已降旨派軍機大臣爲總裁揀選翰林等官詳定規條酌量辦理茲檢閱原書卷首序文其言採掇蒐羅頗稱浩博謂足津逮四庫及覈之書中別部區區編韻分字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窠臼是以躐駁乖離於體例未能允協卽如所用韻次不依唐宋舊部惟以洪武正韻爲斷已覺凌雜不倫况經訓爲羣籍根源乃因各韻輻輳於易先列蒙卦於詩先列大東於周禮先列冬官且採用各字不論易書詩禮春秋之序前後錯互甚至載入六書象隸真草字樣摭拾米芾趙孟頫字格描頭畫角支離無謂至儒書之外闌入釋典道經於古柱下史專掌藏書守先待後之義尤爲鑿柄不合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爲綱領哀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是書旣道編淵海若準此以採擷所登用廣石渠金匱之藏較爲有益著再添派王際華裘曰修爲總裁官卽令同遵簡分校各員悉心酌定條例將永樂大典詳悉校核除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意無關要者亦不必再行採錄外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聞者卽將書名摘出據

取著書大旨敘列目錄進呈俟朕裁定彙付剞劂其中有書無可採而其名未可盡沒者祇須注出簡明略節以佐流傳考訂之用不必將全部付梓副朕裨補闕遺嘉惠士林至意再是書卷帙如此繁重而明代葺役僅閱六年今諸臣從事釐輯更係棄多取少自當刻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請汗青無日仍將應定條例卽行詳議繕摺具奏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學士劉統勳等議奏校辦永樂大典條例一摺奉

旨是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旨現在查辦四庫全書之翰林等官著照武英殿修書處之例給與飯食卽交福隆安派員經理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經降旨博採遺編彙爲四庫全書用昭石渠美備竝以嘉惠藝林旋據浙江江南督撫及兩淮鹽政等奏到購求呈送之書已不下四五千種竝有稱藏書家願將所有舊書呈獻者固屬踴躍奉公尙未能深喻朕意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備恐名山石室儲蓄尙多用是廣爲蒐羅俾無遺佚冀以闡微補闕所有進到各遺書竝交總裁等同永樂大典內現有各種詳加核勘分別刊鈔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壽之梨棗以廣流傳餘則選派勝錄彙繕成編陳之冊府其中有俚淺譌謬者止存書名彙爲總目以彰右文之盛此採擇四庫全書本指也今外省進到之書大小長短參差不一旣無當於編列縹緗而業已或刻或鈔其原書又何必復畱內府且伊等將珍藏善本應詔彙交深可嘉尙若因此收存不發轉使耽書明理之人不得保其世守於理未爲公允朕豈有爲之所有各家進到之書俟校辦完竣日仍行給還原獻之家但現在各省所進書籍已屬不少嗣後自必陸續加多其如何分別標記俾還本人不致混淆遺失之處著該總裁等妥議具奏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國家當文治休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蒐羅大備以光冊府而裨藝林因降旨命各督撫加意採訪彙上於朝旋據各省陸續奏進而江浙兩省藏書家呈獻種數尤多廷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詞臣分別校勘應刊應錄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上者竝令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條親爲評詠題識簡端復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印竝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書面頁俟將來辦竣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經題詠諸本竝令書館先行錄副將原書發還俾收藏之人益增榮幸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爲數至五六百種皆其累世弄藏子孫克守其業甚可嘉尙因思內府所有古今圖書集成爲書城鉅觀人閒罕觀此等世守陳編之家宜俾專藏勿失以裨舊胎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馬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爲好古之勸又如進呈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培蔣曾瑩浙江吳玉堦孫仰曾汪汝璣以及朝紳中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亦俱藏書舊家竝著每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爲世寶以示嘉獎以上應賞之書其外省各家著該督撫鹽政派員赴武英殿領回分給其在京各員卽令其親赴武英殿祇領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諭旨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應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代爵里可以一覽了然較之崇文總目蒐羅旣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辦理第此次各省搜訪書籍有多至百種以上至六七百種者如浙江范懋柱等家其哀集收藏深可嘉尙前已降旨分別頒賞古今圖書集成及初印佩文韻府并擇其書尤雅者製詩親題卷端俾其子孫世守以爲稽古藏書者勸今進到之書於纂輯後仍須發還本家而所撰總目若不載明係何人所藏則閱者不能知其書所自來亦無以彰各家珍弄資益之善著通查各省進到之書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爲藏書之家卽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末其在百種以下者亦應將由某省督撫某人採訪所得附載於後其官版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俱載內府所藏使其

詹目分明更爲詳細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鈔刻成書緜閱已頗爲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詞某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嘉與海內之士考鏡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遵照悉心妥辦並著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上諭據四庫全書館總裁將所輯永樂大典散片各書進呈朕詳加披閱內宋劉跂學易集十二卷擬請刊刻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前因題胡宿集見其有道院青詞教坊致語之類命刪去刊行而鈔本仍存其舊今劉跂所作則因己身服藥交年瑣事用青詞致告尤爲不經雖鈔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蓋青詞跡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諸儒所必不宥爲卽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若韓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託神靈遊戲翰墨不過借以喻言竝非實有其事偶一爲之固屬無害又如時文爲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只可聽其另集專行不竝登文集況青詞之尤乖典則者乎再所進書內有擬請鈔錄之王質雪山集內如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書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寬宥付之剞劂但其中亦有青詞一種竝當一律從刪所有此二書著交該總裁等重加釐訂分別削存用昭評騭之允至現在纂輯四庫全書部帙計盈數萬所採詩文旣多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瑕錄瑜如宋穆脩集有曹操帳記語多稱頌謬於是非大義在所必刪而全集或錄存亦不必因此以廢彼惟當於提要內闡明其故使去取之義曉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使羣言悉歸雅正副朕鑑古斥邪之意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奉

上諭昨四庫館進呈哀集永樂大典散篇內有麟臺故事一編爲宋待制程俱撰具詳當時館閣之制所載典掌三館秘閣書籍以執政領閣事又有直祕閣祕閣校理等官頗稱該備方今搜羅遺籍彙爲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披閱釐



正特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奉之以充策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緱蔚然稱盛第文淵閣國朝雖爲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竝無其地茲既崇構鼎新瓊函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自宜酌衷宋制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爲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爲校理分司註冊點驗所有閣中書籍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每銜應設幾員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簡定令各分職繫銜將來卽爲定額用垂久遠至於四庫所集多人閱未見之書朕勤加採訪非徒廣金匱石室之藏將以嘉惠藝林朕曠後學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鐫刻流傳僅什之一而鈔錄儲藏者外閱仍無由窺觀豈朕石文本意乎翰林原許讀中祕書卽大臣官員中有嗜古勤學者竝許告之所司赴閣觀覽第不得攜取出外致有損失其如何酌定章程竝著具奏以聞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諡竝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

世祖章皇帝曾降

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諡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爲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其官板及內府陳設書籍竝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奉

上諭昨四庫全書會要處呈進鈔錄各種書籍朕於幾餘披閱見粘簽考訂之處頗爲詳細所有各簽向會令其附錄於每卷之末卽官板諸書亦可附刊卷尾惟民間藏板及坊肆鐫行之本難以概行刊入其原書謄外業經訂

正者外間仍無由得知尚未足以公好天下也前經降旨令將四庫全書總目及各書提要編刊頒行所有諸書校訂各簽竝著該總裁等另爲編次與總目提要一體付聚珍板排刊流傳旣不虛諸臣校勘之勤而海內承學者得以由此研尋凡所藏書皆成善本亦以示嘉惠士林至意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因彙輯四庫全書諭各省督撫遍爲採訪嗣據陸續送到各種遺書令總裁等悉心校勘分別應刊應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燬之例節經各督撫呈進並飭館臣詳晰檢閱朕復於進到時親加披覽覺有不可不爲區別甄核者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復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蹟緇流均以不能死節靦顏苟活乃託名勝國妄肆狂狷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若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盡溢於簡牘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場材優幹濟所上封事語多剴切乃爲朝議所撓致使身陷大辟嘗閱其疏內有澀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於邊塞二語親爲批識云至此爲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凶得乎可見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南臺奏彙彈劾權姦指陳利弊亦爲無慚骨鯁又如葉向高爲當時正人頗負重望及再入內閣值逆關弄權調停委曲雖不能免責賢之備然視其綸扉奏草請補閣臣疏至七十一上幾於痛哭流涕一概付之不吝其朝綱叢脞可不問而知也以上諸人所言若當時能採而用之敗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書爲明季喪亂所關足資考鏡惟當改易違碍字句無庸銷燬又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籍竝當以此類推卽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爲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忍竝從焚棄致令湮沒不彰至黃道周另有博物典彙一書不過當時經生家策料之類然其中紀本朝事蹟一篇於李成梁後設謀恭害具載本末尤足徵我朝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實大有造於明人而彼轉逞狡謀陰計以怨報德伏讀

實錄

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

天師直爲壯神戈所指擊造鴻基實自古創業者所莫及雖彼之臣子亦不能變亂黑白曲爲隱諱存其言并可補當年紀載所未備因命館臣酌加節改附載

開國方略後以昭徵信近復闕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開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爲殷鑒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於所事實不足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亾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

祖宗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

天而永

命其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亟燬其書乎又若彙選各家詩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所作自當削去其餘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衆或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祇須削去數卷或削去數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廢全部他如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於義理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燬使無礙之書原聽其照舊流行而應禁之書自不致仍前藏匿方爲盡善著四庫全書總裁等妥協查辦粘簽呈覽候朕定奪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奉

旨前經降旨各省藏書家所呈書籍於辦畢後卽行發還至督撫等自購呈進之本俱經奏請畱供石渠之藏其在京大臣官員等所進之書亦俱請備儲中祕昨歲大學士等議定文淵閣藏書章程云俟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於翰林院署立架分貯等語朕命纂輯四庫全書原以嘉惠天下萬世公諸同好今外省藏書家進到之書既經陸續給還所有在京大臣等呈進書籍亦應一體付還本家俾其世守若爲翰林院藏副計則各處所進書函長短闊狹不

等分籤插架不能整齊莫若俟四庫全書鈔錄四分完竣令照式再鈔一分貯之翰苑既可備耽書之人入署就閱而傳布詞林亦爲玉堂增一佳話其各督撫購進諸書將來仍可彙交武英殿另行陳設收藏將此諭令四庫館總裁等遵照辦理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

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李廌濟南集其詠鳳凰臺一首有漢徵方秦政何乃誤至斯之語於理不順因檢查北史文苑傳敘亦有頡頏漢徵跨躡曹丕之句韻府因而錄入均屬未協秦始皇焚書坑儒其酷虐不可枚舉號爲無道秦後之人深惡痛絕因而顯斥其名尚無不可若曹丕躬爲篡逆稱名亦宜至漢武帝在漢室尚爲振作有爲之主且與賢用能獨持綱紀雖黷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豈得直書其名與秦政曹丕並論乎且自古無道之君至桀紂而止故有指爲獨夫受者若漢之桓靈昏庸狂暴遂至滅亾亦未聞稱名指斥何於武帝轉從貶抑乎又如南北朝彼此互相詆毀南朝臣子稱北朝主之名北朝臣子稱南朝主之名宋之於金元金元之於宋亦然此皆局於其地之私心雖非天下之公尚無傷於正理若李延壽乃唐臣李廌乃宋臣其於中國正統之漢武帝伊祖未嘗不會爲其臣豈應牽逞筆端罔顧名義輕妄若此且朕御製詩文內如周程張朱皆稱爲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入詩文者亦止稱其號而不名朕於異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朕命諸臣辦理四庫全書親加披覽見有不協於理者如關帝舊諡之類卽降旨隨時釐正惟準以大中至正之道爲萬世嚴褒貶卽以此衡是非此等背理稱名之謬豈可不爲改正以昭示方來著交武英殿將北史文苑傳敘改爲漢武韻府內刪去此條酌爲改刊所有陳設之書悉行改補其李廌集亦一體更正茲諭四庫全書館臣等於校刊書籍內遇有似此者俱加簽擬改聲明進呈毋稍忽略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奉

上諭前日披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內將衷字改寫彝字狄字改寫敵字昨閱楊繼盛集內改寫亦然而此兩集中

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造，轉爲非理。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澤所指係金人，楊繼盛所指係諸達，更何所用其避諱耶。因命取原本，閱之則已改者皆係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書刻於康熙年間，其謬誤本無庸追究。今辦理四庫全書，應鈔之本，理應斟酌妥善。在騰錄草野，無知照本鈔騰不足深責，而空格則係分校所填，既知填從原文，何不將其原改者悉爲更正。分校覆校俱係職官，豈宜失檢。若此，至總裁等身爲大臣，於此等字面尤應留心細勘，何竟未能逐一校正。其咎更無所辭。非他書總裁記過者可比。所有此二書之分校覆校及總裁官俱卽著交部分別議處。除此二書改正外，他書有似此者，並著一體查明改正。茲諭該館臣嗣後務悉心詳校，毋再輕率干咎。欽此。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博蒐載籍，特命諸臣纂輯四庫全書，弄藏三閣。又擇其尤精者爲薈要，分貯大內及御園，用昭美備。所以多選騰錄，寬予限期，以期校成善本。嘉惠藝林，昨辦書期屆五年，將校對騰錄諸人優予議敘，用示勸揚。惟是進呈各書朕信手抽閱，卽有譌舛。其未經指出者尚不知凡幾。既有校對專員，復有總裁總裁，重重覆勘，一書經數人，手眼不爲不詳，何以漫不經意。心待朕之遍覽乎。若朕不加檢閱，將聽其譌誤乎。朕因四庫全書應繕寫者統計十六萬八千冊，卷帙浩繁，旣成大事，不妨略其小節。自開館以來，無不曲予加恩，多方鼓舞，所以體恤之者倍至。若此任意疏忽，屢訓不改，長此安窮，是徒以四庫書館開俸進之階爲終南捷徑。又豈可不防微杜漸耶。前定總裁總校分校等，按次記過。三月查核交部議處。原不過薄示懲儆，使知愧勵。乃各總裁僅請每部抽看十之一二，以圖卸責。身爲大臣，卽不宜如此存心。乃旣經抽看，而仍聽其魯魚亥豕，累牘連篇。其又何辭以自解飾耶。嗣後務宜痛加猛省，悉心校勘。其於去取騰錄分校之際，更不宜左袒屢乞恩准，以無負朕稽古右文之意。毋再因循干咎。將此再行嚴飭，在館諸臣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四庫全書館節次彙進各省送到違碍應燬書籍朕親加抽閱內如徐必達南州草所載姦商姦璫結賄欺君諸疏俱持論不撓極爲抗直又如蕭近高疏草內載其劾大璫潘相等以礦稅擾民宋一韓掖垣封事亦有劾東廠及稅監李鳳梁永等蠹國病民諸疏俱屬詳明剴切又侯震暘天垣疏略以容氏再入禁中抗章極論并及於沈淮之交通內臣亦能侃侃不阿雖其間若徐爾一之九八分疏極口詆斥孫承宗而於溫體仁霍維華等則曲加贊譽是非倒置以圖榮聽此外亦不過撫拾陳言罔無足取其餘讓論危言切中彼時弊癥者實俱無慚骨鯁前因明季諸臣如劉宗周黃道周等立身行己秉正不回其抗疏直諫皆意切於匡濟時艱忠盡之忱溢於簡牘已降旨將其違礙字句酌量改易無庸銷燬因復思明自神宗以後朝多秕政諸臣目擊國勢之陸危往往苦口極言無所隱諱雖其君置若罔聞不能稍收補救之效而遺篇俱在凡一時廢弛營亂之迹痛切數陳足資考鏡朕以爲不若擇其較有關係者別加編錄名爲明季奏疏勒成一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亾亦可垂示方來永爲殷鑒況諸臣彈劾權姦指摘利病至不憚再三入告實皆出自愛君體國之誠而其姓名章疏不盡見於明史朕方欲闡幽顯徵又何忍令其湮沒弗彰況諸臣在勝國言事於我國家間有干犯之語彼自爲其主不宐深責非若身入本朝肆爲詆悖者可比原不妨就其應存諸疏將觸背字面量爲改易選錄餘仍分別撤燬於辦理違礙書籍似屬竝行不悖著交該總裁遴選一二人詳悉校閱編輯繕錄以次呈覽候朕鑒定竝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奉

上諭國初設官分職不殊周官法制及定鼎中原參稽前代不繁不簡最爲詳備其閒因革損益名異實同稽古唐虞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奮庸熙載亮采惠疇周則監于一二代立三公三孤秦漢以後爲丞相爲中書門下平章知政事明洪武因胡惟庸之故改丞相爲大學士其實官名雖異職守無殊惟在人主太阿不穩簡用得人則雖名丞相不過承命奉行即改稱大學士而所任非人竊弄威福嚴嵩之流非仍名大學士者乎蓋有是君方有是臣惟后克艱厥后庶臣克艱厥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係乎宰相其言實似是而非也至六官即今之六部

周禮典制綦詳要亦本于唐虞司徒秩宗諸職外而督撫自秦漢以來所稱守牧節度行省卽唐虞十二牧之遺歷朝改革建置紛如難以縷數我國家文武內外官職品級載在大清會典本自秩然至於援古證今今之某官卽前某代某官又或古有今無或古無今有允宜勒定成書昭垂永久俾覽者一目了然現在編列四庫全書遺文畢集著卽派總纂總校之紀昀陸錫熊陸費瑄孫士毅等悉心校覈將本朝文武內外官職階級與歷代沿襲異同之處詳稽正史再參羣籍分晰序說簡明精審毋允毋遺其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健銳火器營內務府并駐防將軍及新疆增置各官亦一體詳晰考證分門別類纂成歷代職官表一書由總裁覆核陸續進呈候朕閱定書成後卽以此旨冠於卷首不必請序列入四庫全書刊布頒行以昭中外一統古今美備之盛因首論丞相一官餘可類推覽是編者其各顧名思義凜然於天工人代兢兢業業夙夜靖共以庶幾克艱無曠之義欽哉特諭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奉

上諭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所辦總目提要內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

聖義

聖謨等六門恭載

列聖欽定諸書及朕御製御批各種所擬殊屬繁從前開館之初曾經降旨以四庫全書內惟集部應以本朝御製詩文集冠首至經史子三部仍照例編次不必全以本朝官書爲首今若於每部內又特標

聖義諸名目雖爲尊崇起見未免又多增義例朕意如

列聖御纂諸經列於各本經諸家之前

御批通鑑綱目等書列於各家編年諸書之前

五朝聖訓

硃批諭旨方略等書列於詔令諸門之前

御註道德經列於各家所註道德經之前其他以類仿照編次俾尊崇之義與編纂之體並行不悖至闕其總目特敕朕前後修書論旨及御題四庫諸書詩文爲卷首所辦未爲盡協四庫全書體大物博將來書成之日篇帙浩繁舉何爲序所有歷次所降諭旨刊之總目首卷以當序事屬可行且官撰諸書亦有以諭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辦理至朕題四庫諸書詩文若亦另編卷首將來排列轉在

列朝欽定諸書之前心尤未安雖纂校諸臣尊君之意然竟似四庫全書之輯端爲朕詩文而設者然朕不爲也著將所進詩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製詩文集內俾各爲卷首則編排在

列朝欽定諸書之後而四庫書內朕所題各書詩文列在本集卷首庶眉目清而開快了然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  
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昨據四庫全書總裁奏請總目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

聖義

聖謨等六門業經降旨令將

列朝御纂

御批

御製各書分列各家著撰之前不必特標名目竝令將卷首所錄御題四庫諸書詩文撤出分列御製詩文各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朕一再思維四庫全書之輯廣搜博採彙萃羣書用以昭垂久遠公之天下萬世如經部易類以子夏易傳冠首實爲說易家最古之書允宜弁冕義經若以

欽定諸書列於各代之前雖爲纂修諸臣尊崇本朝起見而於編排體例究屬未協況經史子集各部內尚有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



欽定各書冠之亦未有合在編輯諸臣自不敢輕議及此朕則筆削權衡務求精當使綱舉目張體裁醇備足為萬世法

制卽後之好爲論辨者亦無從置議方爲盡善所有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部俱照各按撰述人代先後依次編纂

至我朝

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諸家之上則體例精嚴而名義亦秩然不紊稱朕折衷詳慎之至意將此諭令

館臣遵照辦理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宋葉隆禮奉勅所撰契丹國志其說採摘通鑑等編及諸說部書按年臚載鈔撮成文中  
閒體例混淆書法譌舛不一而足如書旣名契丹國志自應以遼爲主乃卷首年譜旣標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實內或  
稱遼帝稱國主豈非自亂其例又是書旣奉南宋孝宗勅撰而評斷引宋臣胡安國語稱爲胡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  
甚至大書遼帝紀元於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號分注於下尤爲紕謬夫梁唐晉漢周僭亂之主享國日淺且或稱臣  
稱兒稱孫於遼分注紀元尚可若北宋則中原一統豈得以春秋分國之例概分注於北遼之下又引胡安國論斷以  
劫迫其父開門納晉軍之楊承勳訛變而不失其正時承勳同父被害國慮禍及身乃劫其父致被晉戮而已受晉  
爵賞夫大義滅親父可施之之子子不可施之之父父旣背叛子惟一死以荅君親豈有滅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  
其正此乃胡安國華夷之見芥蒂於心右逆子而亂天經誠所謂胡說也其他乖謬種種難以枚舉朕詳加披覽經  
指駁者數十條館臣乃請撤出此部書朕以春秋天子之事是非萬世之公昨曾著正統辨論斷甚明今契丹國志  
旣有成書紀載當存其舊惟體例書法譌謬於綱目大義有乖者不可不加釐正著總纂紀昀等詳加校勘依例改  
纂其志中之事蹟如祭用白馬灰牛氈中枯骨變形視事及戴野豬頭披皮之類雖迹涉荒誕然與詩書所載簡狄  
吞卵姜源履武復何以異蓋神道設教古今胥然義正如此又何必信遠而疑近乎其餘遼帝過輿如母后擅權諸事  
足爲後世鑒戒者仍據志實書一字不可易該總裁等覆閱進呈候朕親定錄入四庫全書並將此旨書於簡端以

昭綱常名教大公至正之義特諭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歷代名臣奏疏向有流傳選刻之本四庫全書內亦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係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爲法戒因思勝國去今九近三百年中蓋臣傑士風節偉著者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繆忠君愛國之忱後世無由想見誠闕典也卽或其人品誼未醇而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者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遼瀋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闇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賞罰不明其君綴旒于上竟置國事若罔聞遂至流寇四起兵潢餉絕種種秕政指不勝數若楊連左光斗能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場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爲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爲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所有鈔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爲蒐採哀集成編卽有違礙字句祇須略爲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刪改此事關係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念之分

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著派諸皇子同總師傅蔡新等爲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傅翰林等卽著爲纂修校錄陸續進呈候朕親裁書成後卽交武英殿刊刻仍鈔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于簡端所有前派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卽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昨開四庫館進呈書有朱存孝編輯迴文類聚補遺一種內載美人八詠詩詞意嫵狎有乖雅正夫詩以溫柔敦厚爲教孔子不刪鄭衛所以示刺示戒也故三百篇之旨一言蔽以無邪卽美人香草以喻君子亦當原本風雅歸諸麗則所謂託興遙深語在此而意在彼也自玉臺新詠以後唐人韓偓輩移作綺麗之詞號爲香奩體漸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詩格更爲卑下今美人八詠內所列麗華髮等詩毫無寄託輒取俗傳鄙褻之語曲爲描寫無論詩固不工卽其

編造題目不知何所證據朕輯四庫全書當採詩文之有關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詩句豈可以體近香奩概行採錄所有美人八詠詩著卽行撤出至此外各種詩集內有似此者亦著該總裁督同總校分校等詳細檢查一併撤出以示朕釐正詩體崇尚雅醇之至意欽此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奉

上諭四庫全書膏萃古今載籍富有美備不特內府珍藏藉資乙覽亦欲以流傳廣播沾溉藝林前因卷頁浩繁中多舛錯特令總纂等復加詳細讐校俾無魯魚亥豕之譌茲已釐訂厥工悉臻完善所有江浙兩省文宗文匯文淵三閣應貯全書現在陸續頒發藏度該處爲人文淵藪嗜奇好學之士自必羣思博覽藉廣見聞從前曾經降旨准其赴閣檢視鈔錄俾資蒐討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繕閱污損或至過有珍秘以阻爭先快觀之忱則所頒三分全書亦僅束之高閣轉非朕搜輯羣書津逮譽髦之意卽武英殿聚珍板諸書排印無多恐士子等亦未能全行購覽該督撫等諄飭所屬俟貯閣全書排架齊集後諭令該省士子有願讀中祕書者許其呈明到閣鈔閱但不得任其私自攜歸以致稍有遺失至文淵閣等禁地森嚴士子等固不便進內鈔閱但翰林院現有存貯底本如有情殷誦習者亦許其就近鈔錄掌院不得勒阻畱難如此廣爲傳播俾茹古者得暗生平未見之書互爲鈔錄傳之日久使石渠天祿之藏無不家絃戶誦益昭右文稽古加惠士子盛事不亦善乎欽此

多羅質郡王臣永瑤等奉 敕編纂四庫全書告成謹奉 表上 造者伏以 天璣甄度書林占五緯之

祥 帝鏡懸光藝苑定千秋之論 立綱維於菴極函列雲珠 媿刪述於龍躡契昭虹玉理符心炬絜二古以

垂謨道叶神樞匯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數文臣等誠懼誠忱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神霄九野太清耀東壁

之星懸圃二成上帝擴西崑之府文章有象翠鳩遂吐其天苞繪畫成形白阜肇圖其地絡 書傳蒼頡初徵雨粟

之祥錄授黃神始貯靈蘭之典洞庭祕簡稽大禹所深藏柱下叢編付老聃以世守秦操金策聖籍雖焚漢理珠

囊遺經故在儒生密寶維九斛之承家謁者旁求見陳農之奉使蝌文以後篇章自是滋多麟閣所儲條目於焉

漸備杖吹藜火夜離別錄之編衣染鑪香坐校中經之簿王仲寶區其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撮其叢殘括

舊傳之五部勸書妙畫世摹展氏之圖捲幔飛仙史載隋宮之蹟唐武德訖乎天寶鈿軸彌增宋景祐繼以淳熙

牙籤再錄南征俘玉元遷三館之幘北極營都明運十艘之楨莫不前徵遂古丹壺湖合雒之蹤岵發空林青簡

狂頻斯之篆西州片札辨點漆於將磨南雍殘文檢穿絲於已斷竹編未朽名認師春瓠本猶攜橐存班固爬羅

纖碎或得諸玉枕石函撮拾畸零均給以螺丸麻紙精鏤廣購一篇增十匹之酬華贖重組三品別兩廂之等凡

以窮搜放失獵文林辨固之精互鏡瑕瑜立聖域賢關之訓結德輿而輶轄軌順經涂儲學海以浴波源通道筏

然而掇餘易置四千卷既句殘膏鶯廣彌蕪百兩篇更珍贗鼎丹青失實或貽誚於王充朱紫相淆孰齊蹤於鄭

默甚乃別風淮雨惜奇字而偏置或如許綠紉紅踵駁文而莫悟蘭臺度貯多如賄改漆經棗板摹傳遂至誤尊

閣本故祕書總目鄭夾深復議校讎而文苑英華彭叔夏重加辨證從未有重厯累洽愛華懸紫極之庭稽古崇

儒冊府闢丹宸之館瀾綸宙合識大識小之無遺榮鏡登閣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特建寶思周融如 今日者

也欽惟 皇帝陛下 瑞席蘿圖 神凝松棟 播威棧於十曲響震靈夔 洽文德於四溟兆開神鷲

帝媯歌詠已題九萬瓊牋臣向編摩更緝三千寶牘博收竹素仍沿天祿之名珍比琳瑯未付長恩之守乃猶尋端  
竟委溯支絡於詞源緯地經天探精微於義海昭陽韶歲 特紳翰府之藏永樂遺編 俯檢文樓之帙例取

諸吳興韻海割裂雖多體宏於孟蜀書林蒐羅終富榛穢宜翦 命刊削其謬言瀝液瑣珍 敕比排其糜簡

焦桐漆斷重膠百柄之琴古壘銅斑合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蠶脂或有存蘭宛委藏餘不無佚漏十行 丹詔

徧徵汲古之家七錄網囊廣啟獻書之路逸經斷策出自大航雜卦殘篇發從老屋錦帆振舵孟家東洛之船玉軌

飛輪吳氏西齋之軸鱗排玉字多王榮之所未聞荀束金繩率張華之所莫識光明蘭紙朱題芸帙之名蟠屈鸞章

紫認槐廳之印紅黎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青鏤滿香品第詳分其甲乙 天潢演派光連太史之河卿月澄暉彩

接文昌之宿總司序錄叨楊億之華資分預校讎列任宏之清秩銀袍應 召雲露路以彈冠粉署徵才記仙郎

而題柱懷鉛握槩學官願效其一長切線割園博士亦研其九術遂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 龍墀增置鈔胥競抽

毫於虎僕圖與史竝陳左右粉本鈎摹練與蚪兼備古今絲痕蠅尾曹連什伍各隸屬於寫官工辨竄長均稽研

於計簿提綱挈領董成者職總監修補關拾遺覆勸者官兼詳定庀 器預備於將作棊几筠 簾傳餐徧給於大

官珉糜珠餉溫饌園炭紋凝鸚鵡之青羽雙涵冰色暎玻璃之白花輒入直地同兜率天宮運炬分行人到鄰媪

福地瓊箱牒送全搜騰囊帷蓋之餘 芝殿籤排共刊木扇金華之謬程材效技各一一而使吹累牘連篇遂多

多而益辨香霏辟惡擁書何止百城濬濟除糜削棄寧惟兩屋譬入衆香之國目眩昏於花光宛遊羣玉之峯神

愕眙於寶氣豈但鴻都多士駭聞見所未曾實令虎觀諸儒辨妍媸而莫決所賴恭承 睿鑒提玉尺以量材

仰稟 天裁握銀華而鑿物初披卷軸共撥零瑣卽荷 絲綸務罄完璧吳澄易翼辨顛倒乎陰陽楊簡詩

音斥混淆乎周漢裨官勅說駟馬角之荒唐唐詩史傳聞摘象胥之譌異離章祈福發凡於劉跋之詞語錄參禪示

例於齊照之記固已兩車指路陟道岸而衢亨 北斗旋杓揆文星而度正泊乎羣書大集品雜金沙 聖

訓彌彰鑿澄珠礫詒經息鑿黜錯簡於龜文論史從公湖編年於麟筆立言乖體四明之錄必剛履古誣真五柳

之名宜辨七籤三藏汰除釋老之編五蠹九姦排斥申韓之術毒深孔雀無容校寫其青詞巧謝瑛瑛未許增添

其錦字小山豔曲削香奩脂盞之篇金谷新詞刊酒肆歌樓之句凡皆詞臣之奏進諛點丹黃一經 聖主之

品題立分黑白至於銅籤報夜

紫殿

勤披

玉案開緘

丹毫

親詠五家易說岐塗附闢名傳燈

四代書箋餘緒兼詳乎括地前車後鑒陳風雅於經筵斜上考行寓春秋於世本廬陵處士特申僭上之防安定

門人大著尊王之義王元杰名同讞獄爲雲谷之重儻洪咨夔跡類探囊竊玉川之餘瀋四箴誤註寧知顏巷之

心二佛同稱轉隘尼山之墓六經作繪全收諸楊甲圖中七緯成編知出自莊周書後五音分配篆文互備其形

聲一史交參奇字各通其假借古香醜醜細辨班書碎腋穿連重刊薛史清流筆豐示鑿戒於東林正統明尊存

綱常於西蜀派沿凍水袁朱之新例兼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謗傳竝訂黨碑再勒嗟損盜而開門權儼彌張噉教

星而替月西湖遊蹟殊憐野老之藏名北使賓筵深陋詞臣之校射宋鈔僅贖蒐舊志於臨安全刻稀聞寶遺聞

於貞觀或攻或守徒存十鑑之兵謀相勝相生未信五行之德運建炎政草媿彼中興至正刑章斥其左袒李尊

洛學辨道命於天原鄜注桑書剖源流於地理史腴詳摘有遯漢雋之精經筵懸探更勝曹倉之富至於孔庭舊

語首定儒宗蔡帳祕文嚴排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淵源曾公亮之武經姑存崖略橫戈危堞節取陳規握策

靈臺參徵蘇頌算窮妙忽九章研鮑澣之藏術雜縱橫十卷稽趙蕤之撰楚中隱士互權韓柳之評葵郡名賢不

廢呂唐之學臚登識記衍洪範而原非妄議井田託周官而更談錢塘遺事深譏首鼠於宋元曲消舊聞微憾操

戈於洛蜀細聽有取旁通方朔之言指佞無難慎聽韓非之說陳思書苑列筆陣而成圖馬總意林寧詞條可擢

秀黃伯思之博洽石墨精研孫蓬吉之淹通雲龍遙湖多知舊事病歌舞之銷金一洗清波笑詞章之諛墓太平

御覽徒粉飾乎嘉名困學紀聞偶抨彈其迂論晚唐小史入廚寧取乎危言南宋枝談按鞫深嫌其曲筆十七卷

駭人舊製更證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清吟特賞其煙霞之氣兼推韓杜續來鳳翥之膠竝採郊祁擬以棠華

之句文恭著作先歐尹而孤行忠肅風裁抗蘇程而角立勤王畱守呼北渡者凡三兩節侍郎壯南朝者惟一學

如和叔原不限以宗朱詩到儀卿乃轉嫌其八墨讀書祕閣明曆初論古之非從宦金淵賞仇遠耽吟之癖楊維

禎取其辨統而頌莽則當誅劉宗周閱其完忠而吠堯爲可恕凡茲 獨斷咸衷 睿裁懿此同情實孚公

義苞千齡而建極道出於

天綜百氏以歸型言衷諸

聖權衡筆削事通乎春賞秋刑潔度方圖法本

乎 乾規坤矩是以儀璿懸耀揆景亮趨鏞棧先鳴聆音屬集鯨鐘方警啟蓬館以晨登鶴籥嚴關焚蘭膏以

夜繼披文計數寧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功務得夫四十五日裁縫無迹先成綴白之裘傳寫相爭齋炙汗青之

竹架羅黃卷積盈有似於添籌几擁烏皮刊謄時防其掃葉畢昇活板漸看字是排成會鞏官書已見序稱校上

加以 乾行至健 七旬之念典彌勤 離照無遺一字之褒譏恆審梁騶練士庚郵遞初寫之函

雲輅巡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玉楮之遲雕數萬數千摘金根之屢誤坤原為釜兼搜刊板之謬辛或

作羊細檢鈔書之謬毫釐不漏戩勿添待補之戈塗黠必嚴羅上辨續加之罔削除不盡時 飭以妄下雌黃

輪郭空存常 指其竟同曳白 明周繼芥共欽 睿照無遺報之微涓彌覺媿心生奮若夫考勤校情

督課雖詳荷寵邀榮 思慈實渥風雲得路先登或列於九官 雨露均滋中考亦賜以一級柏臺聯句聽

鳳律之新聲芸署題名躡麟臺之故事墨勻蝶翅祖帖雙鉤快簇龍紋 天書五色程毛擢穎賦魚子之華

賤龍尾雕紋融麝煤之芳氣銀鑿翠管細縈百和之香錦段香羅交暎五萌之扇繡囊委佩銚貯朱提珍義豐茸

帕裁白氎雕盤列釘果分西域之甘華俎嘗新瓜勝東陵之種自 天宣賜多非夢寐所期無地酬 恩

惟以文章為報周賅始末擬勒長編別採英華先為縮本襄長庚之紀歲慶叶 嵩呼屬太乙之占祥象符

奎聚八年敬繕抱古今四庫之精兩部分儲合大小二山之數惟全書之浩博實括羣言合衆手以經營俟逾

數載香薰蘭楨方粗就而未終開登雲楣已先成以有待文河疏淪初如江別為三筆海朝宗繼乃瀆增以四

望洋無際慮創始之為難登岸有期幸觀成之可冀較刪繁之別快又閱兩年勸彙總之鴻裁已盈一部插籤

分帙次按乎甲乙丙丁列架臚函色別其赤青白黑經崇世教貴實徵而賤虛談史繫人心削誣詞而存公論

選諸子百家之粹博收而不悖聖賢懲十八九集之非嚴汰而寧拘門戶上浴虞夏咸挹海以求珠下探元明

各披沙而見寶六千億璋分圭合延閣儲珍二百卷部次州居崇文列目釋 名訓義因李肇之解題考異參同

近歐陽之集古事稽其實循文防談於樹萱詞取其詳求益非同於買菜人無全美比量其尺短寸長語或微疵辨白其玉瑕珠類一經採錄真同鯉上龍門附載姓名亦使蠅隨驥尾元元本本總歸 聖主之持衡是是非

非盡掃迂儒之膠柱至其盈箱積案或汗漫而難尋復以提要鉤元期簡明而易覽譬諸典謨紀事別行小序之一篇類乎金石成書先列諸碑之十卷分綱列目見義例之有條按籍披圖信源流之大備水四濼而山五嶽倅

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蓋非常之制作天如留待於今而希有之遭逢人乃躬當其盛叨司校錄實忝光榮 臣等功謝囊螢識同闕豹鑽研文字未能脈望之通仙延緩歲時僅類鞫通之食墨仰蒙 訓示

得聞六藝之源曲荷 寬容許假十年之限百夫決拾望學的而知歸一贊成山營書巖而幸就欣陳寶笈對軒鏡之澄光恭進 瑤階同義圖之永寶從此依模範狀若疊矩而重規 因之循軌知途益輕車而熟路

先難後易一隅可得而反三謀始圖終百里勉行乎半九精心刊誤 八行細檢朱絲協力鳩工萬指齊磨烏玉連綿告歲岸看四奏 天間迅速先期不待六更歲驚人文成化 帝機運經緯之功 皇極敷言

王路不會歸之準觚梭雲構鬼表乎銀榜璇題方策星羅珍貴乎金膏水碧曰淵曰源曰津曰溯長流萬古之江河紀世紀運紀會紀元恆耀九霄之 日月並五經以 垂訓道通乎丹書綠字之先合六幕以同文治

超於元律蒼牙之上 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踴躍歡忭之至謹奉 表恭 進以 聞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日

皇 六子 多 羅 質 郡 王 臣 永 琮

皇 八子 多 羅 儀 郡 王 臣 永 璇

皇 十子 臣 永 琿

大 學 士 公 子 臣 阿 桂  
大 學 士 臣 英 廉  
大 學 士 臣 碩 璜



領侍衛內大臣尚書公 臣福隆安

領侍衛內大臣尚書 臣和珅

尚書 臣梁國治

侍郎 臣金簡

侍郎 臣董誥

侍郎 臣曹文植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奉

旨開列辦理四庫全書在事諸臣職名

正總裁

皇 六 子 多 羅 儀 郡 王 臣 永 瑤

皇 八 子 多 羅 儀 郡 王 臣 永 璠

皇 十 子 多 羅 儀 郡 王 臣 永 瑛

原任 學士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 兼工部尚書 臣 劉統勳

原任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 兼工部尚書 臣 劉綸

原任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 兼工部尚書 臣 舒赫德

原任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 兼工部尚書 臣 阿桂

原任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 兼工部尚書 臣 于敏中

原任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 兼工部尚書 臣 英廉

原任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 兼工部尚書 臣 程景伊

原任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 兼工部尚書 臣 嵇璜

原任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 兼工部尚書 臣 福隆安

原任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 兼工部尚書 臣 和珅

原任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 兼工部尚書 臣 蔡新

原任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 兼工部尚書 臣 日修

原任 經筵講官 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 兼工部尚書 臣 王際華

大定四年全書總目卷首

職名

副總裁

經筵講官 太子少傅戶部尚書教習庶吉士臣梁國治

經筵講官 禮部尚書臣曹秀先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今任工部尚書臣劉塘

吏部侍郎今任左都御史臣王杰

吏部侍郎 御史臣彭元瑞

原任 經筵講官 刑部侍郎臣錢汝誠

戶部侍郎臣金簡

經筵講官 戶部侍郎臣董誥

經筵講官 戶部侍郎臣曹文植

原任 兵部侍郎臣沈初

總閱官

經筵講官 禮部尚書兼管樂部太常寺鴻臚寺事臣德保

兵部尚書臣周煌

禮部侍郎臣莊存與

署工部侍郎臣汪廷瑛

經筵講官 吏部侍郎臣謝塘

禮部侍郎臣遠椿

工部侍郎 郎今任江西北學政臣胡高望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今任順天學政臣汪永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今任禮部侍郎臣尹壯圖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今任禮部侍郎臣李綬

宗人府府丞今任浙江學政臣寶光第

太常寺寺任

原任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李汪度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講學士今任福建學政臣朱珪

總纂官

文淵閣直閣事兵部侍郎臣紀昀

文淵閣直閣事大理寺卿臣陸錫熊

太常寺少卿今任山東布政使臣孫士毅

總校官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少詹事臣陸費墀

翰林院提調官

日講起居注官司經局洗馬今任通政使臣夢吉

翰林院編修臣祝德麟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今任江南河庫道臣劉錫履

原任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臣王仲愚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百齡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翰林院侍讀張燕

原任翰林編修林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宋銑

翰林院編修今任禮科給事中蕭際韶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翰林院侍讀德昌

原任翰林編修黃瀛元

原任翰林編修曹城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翰林院侍講臣瑞保

翰林院編修陳崇本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檢校

翰林院檢校

原任軍機處行走工部給事中

軍機處行走鴻臚寺卿今任江西布政使臣馮應樞

軍機處行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今任貴州布政使臣孫永清

軍機處行走浙江道監察御史今任廣東學政臣史夢琦

軍機處行走戶部郎中劉謹之

軍機處行走工部郎中蔣謝庭

軍機處行走翰林院修撰臣戴衛亨

武英殿提調官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詹事府詹事 少事 陸費墀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翰林院侍讀學士 彭紹觀

翰林院編修 今任 山西學政 劉種之

文淵閣校理 左春坊左贊善 韋謙恆

翰林院 檢 彭元琬

翰林院 編 吳裕德

翰林院 編 關槐

翰林院 編 周興岱

總目協勘官 文淵閣校理 原任 洗馬侯 補侍 講臣 劉權之

文淵閣校理 翰 林 院 編 修臣 汪如藻

翰 林 院 編 修臣 程晉芳

翰 林 院 編 修臣 李潢

翰 林 院 庶吉士 梁上國

禮部 侯 補 主 事 任大椿

原任 國子監 助 教 張義年

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右 春 坊 右 中 允 劉校之

職名 三

翰林院編修今任詹事府詹事  
中臣陳昌圖

翰林院編修今任刑科給事  
修臣勵守謙

翰林院編修今任太常寺少卿  
修臣藍應元

原任翰林院編修納任掌湖廣道監察御史  
修臣鄒玉藻

原任翰林院編修納任掌湖廣道監察御史  
修臣王嘉曾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侍講  
修臣莊承箋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侍講  
修臣吳壽昌

翰林院編修今任江西道監察御史  
修臣劉湄

翰林院編修今任江西道監察御史  
修臣吳典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陝西道監察御史  
修臣黃軒

翰林院編修今任陝西道監察御史  
修臣王增

翰林院編修今任陝西道監察御史  
修臣王爾烈

翰林院編修今任陝西道監察御史  
修臣閣思誠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  
修臣陳昌齊

原任翰林院編修  
修臣孫辰東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  
修臣俞大猷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  
修臣平恕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  
修臣李堯棟

翰 林 院 編 修 今 任 國 子 監 司 業 臣 鄒炳泰

文 淵 閣 校 理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莊通敏

翰 林 院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黃壽齡

原 任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余集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邵晉涵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周永年

原 任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戴震

翰 林 院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楊昌霖

原 任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莫瞻菴

翰 林 院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王坦修

翰 林 院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范衷

翰 林 院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許光椿

翰 林 院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千鼎

翰 林 院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王春煦

翰 林 院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吳鼎雯

翰 林 院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吳省蘭

翰 林 院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汪如洋

翰 林 院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陳萬青

欽定四庫全書

職名

四



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核理左春坊左庶子今任國子監祭

酒臣 鄒奕孝

翰 林

院

編

修臣 鄭際唐

翰 林

院

檢

討臣 左周

原 任

刑

部

郎

中臣 姚鼐

文 淵閣

校

理

司

經

局

洗

馬臣 翁方綱

原 任

翰

林

院

編

修臣 朱筠

黃簽考證纂修官

候 補

國

子

監

司

業臣 王太岳

候 補

國

子

監

司

業臣 曹錫寶

天文算學纂修兼分校官

原 任 欽

天

監

中

官

正臣 郭長發

欽 天

監

靈

臺

錄臣 倪廷梅

算 學

繕書處總校官

中 允 銜

翰

林

院

編

修臣 王燕緒

翰 林

院

編

修

銜臣 朱鈞

翰 林

院

檢

討臣 何思鈞

翰 林 院

庶

吉

士

銜臣 倉聖脈

繕書處分校官

原任

日講起居注官右春坊右中

允臣張書勳

文淵閣

校理右春坊右中

允臣季學錦

翰

林

院

修

撰臣錢棨

翰

林

院

、修

撰臣金榜

翰

林

院編

修續任掌

四川

道監察御

史臣張秉愚

翰

林

院編

修今任

山東

道監察御

史臣項家達

翰

林

院編

修今任

京畿

道監察御

史臣楊壽楠

翰

林

院

編

修臣裴謙

翰

林

院

編

修臣張能照

翰

林

院

編

修臣注學金

翰

林

院

編

修臣嚴福

翰

林

院

編

修臣孫希旦

翰

林

院

編

修臣羅修源

翰

林

院

編

修臣朱攸

翰

林

院

編

修臣邱庭濛

翰

林

院

編

修臣錢樾

翰

林

院

編

修臣周瓊

翰

林

院

編

修臣吳錫麒

金... 卷... 第... 頁...

翰

林

院

編

修臣 蔡廷衡

翰

林

院

編

修臣 翟培應

翰

林

院

編

修臣 吳舒帷

翰

林

院

編

修臣 何循

翰

林

院

編

修臣 顏崇瀉

翰

林

院

編

修臣 張九銀

翰

林

院

編

修臣 王天祿

翰

林

院

編

修臣 馮敏昌

翰

林

院

編

修臣 朱紱

翰

林

院

編

修臣 閔惇大

翰

林

院

編

修臣 劉汝馨

翰

林

院

編

修臣 高棫生

翰

林

院

編

修臣 范來宗

翰

林

院

編

修臣 馬啟泰

翰

林

院

編

修臣 戴聯奎

翰

林

院

編

修臣 方燁

翰

林

院

編

修臣 徐如樹

翰

林

院

編

修臣 戴心亨

職名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原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翰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任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翰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檢	編	編	編	編	編	編	編	編	編	編	編	編	編
討臣張位	討臣李鼎元	討臣德生	討臣王福清	討臣溫常綬	討臣李奕疇	討臣洪其紳	修臣沈清藻	修臣盧遂	修臣王嘉會	修臣何西泰	修臣程昌期	修臣胡榮	修臣錢杖	修臣盧應	修臣沈孫璉	修臣許煥	修臣孫玉庭	修臣戴均元	修臣戴均元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改授吏部主事臣陳塘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陳文樞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王受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王朝梧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蔡其武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潘紹觀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蔣子蒲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馮集梧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曾煥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吳紹浣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鍾文韞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俞廷楡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張慎和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牛稔文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呂雲棟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胡敏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王慶長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臣龔敬身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

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禮部主事

內閣中書續任吏部郎中張培

內閣中書今任兵部員外郎汪日章

內閣中書今任宗人府主事吳俊

內閣中書今任吏部員外主事方維甸

內閣中書今任吏部員外主事王璜

內閣中書今任戶部主事吳紹昱

內閣中書今任戶部主事毛上良

內閣中書今任兵部主事盛惇崇

內閣中書今任吏部主事杜兆基

內閣中書續任兵部主事雷純

文淵閣檢閱內閣侍讀宋銘

文淵閣檢閱內閣侍讀裴行簡

文淵閣檢閱內閣中書李斯咏

文淵閣檢閱內閣中書方大川

文淵閣檢閱內閣中書金光悌

文淵閣檢閱內閣中書劉圖南

內閣中書李荃

內閣中書胡紹基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書臣孫球	書臣江璉	書臣洪梧	書臣楊揆	書臣顧宗泰	書臣沈叔埏	書臣費振勳	書臣王中地	書臣王照	書臣鮑之鍾	書臣沈琨	書臣甄松年	書臣馬猶龍	書臣邱桂山	書臣閔思毅	書臣楊世綸	書臣王學海	書臣程炎	書臣董聯毅			



內

閣

中

書臣徐秉敬

內

閣

中

書臣秦瀛

內

閣

中

書臣黃秉元

內

閣

中

書臣張敦培

內

閣

中

書臣潘奕雋

內

閣

中

書臣張曾效

內

閣

中

書臣石鴻翥

內

閣

中

書臣趙秉淵

內

閣

中

書臣劉英

內

閣

中

書臣沈鳳輝

內

閣

中

書臣溫汝适

內

閣

中

書臣賈鏊

內

閣

中

書臣章煦

內

閣

中

書臣葉莢

內

閣

中

書臣郭晉

內

閣

中

書臣毛鳳儀

內

閣

中

書臣寶汝翼

內

閣

中

書臣張垣

內

閣

中

書臣汪師曾

內閣 中書 書臣 言朝標

內閣 中書 書臣 趙懷玉

原任 內閣 中書 書臣 徐步雲

原任 內閣 中書 書臣 宋枋遠

中書 科 中書 書臣 吳翼成

中書 科 中書 書臣 李元春

候補 中書 科 中書 書臣 劉源溥

國子 監 助 教臣 陳木

國子 監 助 教臣 周鎡

國子 監 助 教臣 卜維吉

國子 監 助 教臣 金學詩

國子 監 助 教臣 黃昌祀

原任 國子 監 助 教臣 汪錫魁

內閣 典 監 助 籍臣 袁文邵

內閣 典 監 助 簿臣 汪日贊

國子 監 監 丞臣 金兆燕

原任 國子 監 監 丞臣 張曾炳

國子 監 學 正臣 蔡鎮

國子監學正 今任大理寺司務臣吳垣

國子監臣李巖

國子監臣張志楓

考取國子監學正 候補教諭臣張光第

通政司 正候 簿臣劉景岳

太常寺 典臣郭祚熾

太常寺 博臣柴模

進士 吳樹蒼

篆隸分校官

翰林院庶吉士 今任工部主事臣王念孫

國子監臣謝登雋

繪圖分校官

工部員外臣門應兆

督催官

翰林院編修臣祥慶

內務府郎中臣董椿

翰林院筆帖臣楚維寧

翰林院收掌官

筆帖式 今任 戶部員外郎 臣安盛額

筆帖式 今任 吏部主事 臣文英

筆帖式 今任 東陵主事 臣富廉

筆帖式 今任 刑部主事 臣舒明阿

筆帖式 今任 大理寺寺丞 臣白瑛

原任筆帖式 續任 大理寺寺丞 臣英靈德

筆帖式 今任 工部司務 臣榮安

筆帖式 今任 甘肅知縣 臣明福

筆帖 任 博良 式臣博良

筆帖 式臣恆敬

筆帖 式臣那善

筆帖 式臣長亮

筆帖 式臣經德

筆帖 式臣慶明

筆帖 式臣盛文

筆帖 式臣張純賢

筆帖 式臣福智

原任 翰林院 孔目 臣熊志契

翰 林 院 待 詔 馬 纂

繼書處收掌官 書 科 中 書 臣 田 起 莘

國 子 監 典 簿 臣 吳 應 震

國 子 監 學 正 臣 史 國 華

武英殿收掌官 院 筆 帖 知 式 臣 阿 克 敦

奉 宸 院 式 候 選 帖 知 縣 臣 敷 註 禮

原 任 筆 帖 式 候 選 帖 知 式 臣 德 光

筆 帖 式 廣 傳 式 臣 陸 達 塞

七 品 庫 掌 臣 海 寧

七 品 庫 掌 臣 準 提 保

七 品 庫 掌 臣 伊 昌 阿

七 品 庫 掌 臣 海 福

委 署 庫 掌 臣 德 明

委 署 庫 掌 臣 福 慶

柏 唐 庫 掌 臣 永 清

柏 唐 庫 掌 臣 惠 保

柏 唐 庫 掌 臣 惠 保

營

造

司

庫

守臣八十

監造官

內

務

府

郎

中

兼

佐

領臣劉淳

武

英

殿

監

造臣伊靈阿

武

英

殿

監

造臣紹言

職名

職名

士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凡例二十則

一〇是書卷帙浩博為互古所無然每進一編必經親覽宏綱巨目悉稟天裁定千載之定非決百家之

疑似權衡獨運宏鉞斯昭睿鑒高深迥非諸臣管蠡之所及隨時訓示曠若發蒙八載以來不能一

一彈記謹錄歷次恭奉聖諭為一卷載諸簡端俾共知我皇上稽古右文功婉刪述懸諸日月昭示方

來與歷代官修之本泛稱御定者迥不相同

一〇是書以經史子集提綱列目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或流別繁碎者又各析

子目使條理分明所錄諸書各以時代為次其歷代帝王著作從隋書經籍志例冠各代之首至於列朝

聖製皇上御撰揆以古例當弁冕全書而我皇上道秉大公義求至當以四庫所錄包括古今義在衡鑒

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特命各從門目弁於國朝著述之前此九聖裁獨斷義愜理精非宮臣所

能仰贊一詞者矣

一〇前代藏書率無簡擇蕭蘭並擷珉玉雜陳殊未協別裁之義今詔求古籍特創新規一一辨厥妍媸

嚴為去取其上者悉登編錄罔致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見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訓義或違經則附載其

名兼匡厥謬至於尋常著述未越羣流雖譽之咸無要流傳之已久準諸家著錄之例亦併存其目以備考核

等差有辨旌別兼施自有典籍以來無如斯之博且精矣

一〇自隋志以下門目大同小異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今擇善而從如詔令奏議文獻通考又集部今以其事關國

政詔令從唐志例入史部奏議從漢志例亦入史部東都事略之屬不可入正史而亦不可入雜史者從宋史例

立別史一門香譜鷹譜之屬舊志無所附麗強入農家今從九表遂初堂書目例立譜錄一門名家墨家縱橫家

歷代著錄各不過一二種難以成帙今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例併入雜家為一門又別集之有詩無文者文獻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

凡例



通考別立詩集一門然則有文無詩者何不別立文集一門多事區分徒滋繁碎今仍從諸史之例併爲別集一門又兼註羣經者唐志題曰經解則不見其爲羣經朱彝尊經義考題曰羣經又不見其爲經解徐乾學通志堂所刻改名曰總經解何焯又譏其杜撰今取隋志之文名之曰五經總義凡斯之類皆務求典據非事更張

一〇焦竑國史經籍志多分子目類以偃倉爲嫌今酌乎其中惟經部之小學類史部之地理傳記政書三類子部之術數藝術譜錄雜家四類集部之詞曲類流派至爲繁夥端緒易至茫如謹約分小學爲三子目地理爲九子目傳記爲五子目政書爲六子目術數爲七子目藝術譜錄各爲四子目雜家爲五子目詞曲爲四子目使條理秩然又經部之禮類史部之詔令奏議類目錄類子部之天文算法類小說家類亦各約分子目以便檢尋其餘瑣節槩爲刪併

一〇古來諸家著錄往往徃名失實配款乖宜不但崇文總目以樹萱錄入之種植爲鄭樵所譏今竝考校原書詳爲釐定如筆陣圖之屬舊入小學類今惟以論六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不過筆札之工則改隸藝術羯鼓錄之屬舊入樂類今惟以論律呂者入樂其論管絃工尺者不過世俗之音亦改隸藝術左傳類對賦之屬舊入春秋類今以其但取儷辭無關經義改隸類書孝經集靈舊入孝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舊入傳記類今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他如揚雄太元經舊入儒家類今改隸術數瓊易外別傳舊入易類今改隸道家又如倪石陵書名似子書而實文集陳植木鍾集名似文集而實語錄凡斯之流不可殫述竝一一考核務使不失其真

一〇諸書刊寫之本不一謹擇其善本錄之增刪之本亦不一謹擇其足本錄之每書名之下欽遵 諭旨各註

某家藏本以不沒所自其坊刻之書不可專題一家者則註曰通行本至其編次先後漢書藝文志以高帝文帝所撰雜置諸臣之中殊爲非體隋書經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於義爲允今從其例其餘槩以登第之年生卒之歲爲之排比或據所往來倡和之人爲次無可考者則附本代之末釋道閻闍亦各從時代不復區分宦侍之

作雖不宜廟士大夫闢然漢志小學家嘗收趙高之爰歷史游之急就今從其例亦開存二外國之作前史卒  
載然既歸王化卽屬外臣不必分疆絕界故本增鄭麟趾徐敬德之屬亦隨時代編入焉

○諸書次序雖從其時代至於箋釋舊文則仍從所註之書而不論作註之人如儒家類明曹端太極圖述解以  
註周子之書則列於張子全書前 國朝李光地註解正蒙以註張子之書則列於二程遺書前是也他如史記  
疑問附史記後班馬異同附漢書後之類亦同此例以便參考至於汪暉所輯之曾子子思子則仍列於宋呂輯  
所輯之周子鈔釋諸書則仍列於明蓋雖裏輯舊文而實自爲著述與因原書而考辨者事理固不同也

○劉向校理祕文每書具奏會鞏刊定官本亦各製序文然羣好借題抒議往往冗長而本書之始末源流轉從  
疎略王堯臣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稍具崖略亦未詳明馬端臨經籍考蒼萃羣言較  
爲賅博而兼收竝列未能貫串折衷今於所列諸書各換爲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爲總目每書先列  
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大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而  
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瘴用著勸懲其體例悉承 聖斷亦古來之所未有也

○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併改隸以析條  
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附註案語以明通變之由

○歷代敕撰官書如周易正義之類承詔纂修不出一手一詳其爵里則未大於本轉病繁冗故但記其成書  
年月任事姓名而不縷陳其爵里又如漢之賈董唐之李杜韓柳宋之歐蘇曾王以及韓范司馬諸名臣周程張  
朱諸道學其書並家弦戶誦雖村塾童豎皆能知其爲人其爵里亦不復贅至一人而著數書分見於各部中者  
其爵里惟見於第一部後但云某人有某書已著錄以省重複如二書在一卷之中或數頁之內易於省記者則

第二部但著其名

如明戴原禮已見所校補朱震亨金匱鈔  
元修下其推求師意二卷僅隔五條之類

○劉總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備者說經論史其理亦然故說經主於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

詰則義理何自而推論史主於不衷貶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則衷貶何據而定如成風爲魯僖公之母明載左傳而趙鵬飛春秋經筵謂不知爲莊公之妾爲僖公之妾是不知其人之名分可定其禮之得失乎劉子翼入唐爲著作郎宏文館直學士明載唐書劉禪之傳而朱子通鑑綱目書貞觀元年徵隋秘書劉子翼不至尹起莘發明稱特書隋官以美之與陶潛稱晉一例是未知其人之始終可定其品之賢否乎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辨論明確爲主庶幾可謝彼虛談敦茲實學

一○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卽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卽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故釋道外教詞曲末枝咸登簡牘不廢蒐羅然二氏之書必擇其可資考證者其經懺章咒並棄遺 諭旨一字不收

宋人朱表青詞亦槩從刪削其倚聲填調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遺音張可久之小山小令等初以相傳舊本姑爲錄存竝蒙 皇上指示命從屏斥仰見 大聖人敦崇風教釐正典籍之至意是以編輯雖富而謹持

繩墨去取不敢不嚴

一○聖賢之學主於明體以達用凡不可見諸實事者皆屬卮言儒生著書務爲高論陰陽太極累牘連篇斯已不切人事至於論九河則欲修禹跡考六典則欲復周官封建井田動稱三代而不揆時勢之不可行至黃諫之流欲使天下筆札皆改篆體顧炎武之流欲使天下言語皆作古音迂謬抑更甚焉又如明之曲士人喜言兵一麓正 掘坑藏錐以刺敵武備新書欲雕木爲虎以臨陣陳禹謨至欲使九邊將士人人皆讀左傳凡斯之類竝闕其異說黜彼空言庶讀者知致遠經方務求爲有用之學

一○漢唐儒者謹守師說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門戶大抵數名人爲之主而依草附木者羣然助之朋黨一分千秋吳越漸流漸遠并其本師之宗旨亦失其傳而離隙相尋操戈不已名爲爭是非而實則爭勝負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於斯伏讀 御題朱弁曲洧舊聞致遺憾於洛黨又 御題顧憲成逕舉藏

棄示炯戒於東林誠洞鑒情僞之至論也我 國家文教昌明崇真黜僞翔陽赫耀陰翳潛消已盡滌前朝之蔽

俗然防微杜漸不能不慮遠思深故甄別遺編皆一本至公剷除吟賦以預消芽孽之萌至詩社之標榜聲名地志之矜誇人物浮辭塗飾不盡可憑亦併詳爲考訂務核其真庶幾公道大彰俾尙論者知所勸戒

○文章德行在孔門既已分科兩擅厥長代不一二今所錄者如龔詡楊繼盛之文集周宗建黃道周之經解則論人而不論其書耿南仲之說易吳开之評詩則論書而不論其人凡茲之類略示變通一則表章之公一則節取之義也至於姚廣孝之逃虛子集嚴嵩之鈴山堂詩雖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而廣孝則助逆與兵嵩則怙權蠹國繩以名義匪止微瑕凡茲之流竝著其見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見

論焉

聖朝彰善癉惡悉準千秋之公

○儒者著書往往各明一義或相反而適相成或相攻而實相救所謂言豈一端各有當也考古者無所別裁則多岐而太雜有所專主又膠執而過偏左右佩劍均未協中今所採錄惟離經畔道顛倒是非者指擊必嚴懷詐狹私炎惑視聽者屏斥必力至於闡明學術各擷所長品隲文章不名一格兼收竝蓄如渤海之網衆流庶不乖於全書之目

○七略所著古書卽多依託班固漢書藝文志注可覆按也遷流泊於明季譎妄彌增魚目混珠猝難究詰今一詳核竝斥而存目兼辨證其非其有本屬偽書流傳已久或掇拾殘剩眞贋相參歷代詞人已引爲故實未可樂爲捐棄則始錄存而辨別之大抵灼爲原帙者則題曰某代某人撰灼爲贗造者則題曰舊本題某代某人撰其踵談傳論如呂本中春秋傳舊本稱呂祖謙之類其例亦同至於其書雖歷代著錄而實一無可取如燕丹子陶潛聖賢羣輔錄之類經 聖鑒洞燭其妄者則亦斥而存目不使濫登

○九流自七略以來卽已著錄然方技家遞相增益篇帙日繁往往僞妄荒唐不可究詰抑或卑瑣微末不足編摩今但就四庫所儲擇其稍古而近理者各存數種以見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備不復搜求蓋 聖朝編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爲主不以百氏雜學爲重也

一〇是書主於考訂異同別白得失故辨駁之文爲多然大抵於衆說互殊者權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至於馬班之史李杜之詩韓柳歐蘇之文章濂洛關閩之道學定論久乎無庸更贅一語者則但論其刊刻傳寫之異同編次增刪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而已蓋不可不辨者不敢因襲舊文無可復議者亦不敢橫生別解凡以求歸至當以昭去取之至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

經部總敘

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剛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卽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爲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吳澄攻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學脈旁分攀緣日衆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如論語集註誤引包咸夏瑚商連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卽闕此一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國風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以爲非之類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聽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空談臆斷考證必疎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卽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參稽衆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爲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孝經曰五經總義曰四書曰樂曰小學

經部一

易類一

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故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爲京焦入於禳祥再變而爲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

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趨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則多戒占者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參校諸家以因象立教者為宗而其餘易外別傳者亦兼收以盡其變各為條論具列於左

子夏易傳十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卜子夏撰案說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書其偽中生偽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書唐會要載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議曰漢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十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合事殊孱刺必欲行用深以為疑司馬貞議亦曰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其本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闕梁六卷今一卷知其書錯繆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其實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云云是唐以前所謂子夏傳已為偽本晁說之傳易堂記又稱今號為子夏傳者乃唐張弧之易 案弧唐末為大理寺評事有素履子別者錄 唐時又一偽本竝行故宋國史志以假託子夏易傳與真子夏易傳兩列其目而崇文總目亦稱此書篇第略依王氏決非卜子夏之文也朱彝尊經義考證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王應麟困學紀聞所引皆今本所無德明鼎祚猶曰在張弧以前應麟乃南宋末人何以當日所見與今本又異然則今本又出偽託不但非子夏書亦並非張弧書矣流傳既久姑存以備一家云爾

謹案唐徐堅初學記以太宗御製升列歷代之前蓋臣子尊君之大義庶茲國史經籍志朱彝尊經義考

竝踵前規 臣 等編摩四庫初亦恭錄 御定易經通注 御纂周易折中 御纂周易述義

弁冕諸經仰蒙 指示命移冠 國朝著述之首俾尊卑有序而時代不淆 聖度謙沖酌中立憲

實為千古之大公謹恪遵 彛訓仍託始於子夏易傳並發凡於此著四庫之通例焉

又案託名之書有知其贗作之人者有不知其贗作之人者不能一一歸其時代故漢書藝文志仍從其所託之時代為次今亦悉從其例

周易鄭康成註一卷通行本

宋王應麟編應麟字伯厚慶元人自署後儀蓋其祖籍也淳祐元年進士寶祐四年復申博學鴻詞科官至禮

部尚書兼給事中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案隋志載鄭元周易註九卷又稱鄭元王弼二註梁陳列於國學齊代

惟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浸微然新唐書著錄十卷是唐時其書猶在故李鼎祚集解多引之宋崇文總

目惟載一卷所存者僅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餘皆散佚至中興書目始不著錄案中興書目今不傳則亡此據馮椅易學所引

於南北宋之間故晁說之朱震尚能見其遺文而淳熙以後諸儒即罕所稱引也應麟始旁摭諸書疑為此帙

經文異字亦皆並存其無經文可綴者則總錄於末簡又以元註多言互體并取左傳禮記周禮正義中論互

體者八條以類附焉考元初從第五元先受京氏易又從馬融受費氏易故其學出入於兩家然要其大旨實

義居多實為傳易之正脈齊陸澄與王儉書曰王弼註易元學之所宗今若崇儒鄭註不可廢其論最篤唐初

詔修正義仍黜鄭崇王非遠識也應麟能於散佚之餘蒐羅放失以存漢易之一綫可謂篤志遺經研心古義

者矣近時惠棟別有考訂之本體例較密然經營初始實自應麟其摭拾之勞亦不可泯今並著於錄所以兩存其

功也

謹按前代遺書後人重編者如有所竄改增益則從重編之時代曾子子思子之類是也如全輯舊文則仍從

原書之時代故此書雖宋人所輯而列於漢代之次後皆倣此

新本鄭氏周易三卷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惠棟編棟字定宇長洲人初王應麟輯鄭元易註一卷其後人附刻玉海之末雖殘章斷句尚頗見漢學之塵跡

大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

經部 易類一



於經籍頗為有功然皆不著所出之書又次序先後與經文不應亦有遺漏未載者棟因其舊本重為補正凡應麟書所已載者一一考求原本註其出自其書明其信而有徵極為詳核其次序先後亦悉從經文釐定復搜探羣籍上經補二十八條下經補十六條繫辭傳補十四條說卦傳補二十二條序卦傳補七條雜卦傳補五條移應麟所附易贊一篇於卷端刪去所引諸經正義論互卦者八條而別據元周禮太師註作十二月爻辰圖據元月令註作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圖附於卷末以駁朱震漢上易傳之誤雖因人成事而考核精密實勝原書應麟固鄭氏之功臣棟之是編亦可謂王氏之功臣矣

陸氏易解一卷

浙江吳玉輝家藏本

明姚士舜所輯吳陸績周易註也吳志載績所著有易註不言卷數隋書經籍志有陸績周易註十五卷經典釋文序錄作陸績周易述十三卷會通一卷新舊唐書志所載卷數與釋文同原本久佚未詳其就是此本為鹽邑志林所載凡二百五十條朱彝尊經義考以為鈔撮陸氏釋文李氏集解二書為之然此本採京氏易傳註為多而彝尊未之及又稱其經文異諸家者屢帝位而不疚疚作疾明辨哲也哲作逝納約自牖牖作誘三年克之愆也愆作備此本又皆無之豈所見別一本歟然彝尊明言鹽邑志林其故則不可詳矣彝尊又言曹溶曾見有三卷者然諸家著錄並無三卷之本殆京氏易傳三卷舊本題曰陸績註溶偶觀之未審因誤記誤說也昔宋王應麟輯鄭氏易註為學者所重士舜此本雖不及應麟搜討之勤博而掇拾殘剩存什一於千百亦可以見陸氏易註之大略矣續字公紀吳郡人官至鬱林太守加偏將軍事蹟具吳志士舜字叔祥海鹽人十三而孤年二十猶目不識丁寓居德清姜氏家姜始授以句讀晚乃卓然自立蓋亦奇士云

周易註十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上下經註及略例魏王弼撰繫辭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註晉韓康伯撰隋書經籍志以王韓之書各著錄故易註作六卷略例作一卷繫辭註作三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載弼註七卷蓋合略例計之今本作

十卷則併韓書計之也考王儉七志已稱弼易註十卷案七志今不傳此據則併王韓爲一書其來已久矣自

鄭元傳費直之學始析易傳以附經至弼又更定之說者謂鄭本如今之乾卦其坤卦以下又弼所割裂然鄭

氏易註至北宋尚存一卷崇文總目稱存者爲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則鄭本尚以文言自爲一傳所割以附

經者不過彖傳象傳今本乾坤二卦各附文言知全經皆弼所更定非鄭氏之舊也每卷所題乾傳第一泰傳第

二噬嗑傳第三咸傳第四夬傳第五豐傳第六各以卷首第一卦爲名據王應麟玉海此目亦弼增標蓋因毛氏

詩傳之體例相沿既久今亦仍舊文錄之惟經典釋文以泰傳爲雷傳以噬嗑傳爲隨傳與今本不同證以開成

石經一一與陸氏所述合當由後人以篇頁不均爲之移併以非宏旨之所繫今亦不復追改焉其略例之註爲

唐邢璣撰璣里籍無攷其結銜稱四門助教案唐書王鉷傳稱爲鴻臚少卿邢璣子絳以謀反誅則終於鴻臚少

卿也太平廣記載其奉使新羅賊殺賈客百餘人掠其珍貨貢於朝其人疎不足道其註則至今附弼書以行陳

振孫書錄解題稱蜀本略例有璣所註止有篇首釋略例二字文與此同餘皆不然是宋代尚有一別本今則惟

此本存所謂蜀本者已久佚矣弼之說易源出費直直易今不可見然荀爽易即費氏學李鼎祚書尚頗載其遺

說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剛柔已與弼註略近但弼全廢象數又變本加厲耳平心而論闡明義理使易

不雜於術數者弼與康伯深爲有功祖尚虛無使易竟入於老莊者弼與康伯亦不能無過瑕瑜不掩是其定

評諸儒偏好偏惡皆門戶之見不足據也

周易正義十卷

內府刊本

魏王弼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易本卜筮之書故未派流於讖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

自標新學然隋書經籍志載晉揚州刺史顧容等有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冊府元龜又載顧悅之案悅之即

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又申王難顧是在當日已有異同王儉延年以後此揚彼抑互詰不休

至穎達等奉詔作疏始專崇王註而衆說皆廢故隋志易類稱鄭學寔微今殆絕矣蓋長孫無忌等作志之時

在正義既行之後也今觀其書如復豕七日來復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說則推明鄭義之善乾九二利見大人王不用利見九五之說則駁詰鄭義之非於見龍在田時舍也則曰經但云時舍註曰必以時之通舍者則輔嗣以通解舍舍是通義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訓通於天元而地黃則曰恐莊氏之言非王本意今所不取而不言莊說之何以未允如斯之類皆顯然偏袒至說卦傳之分陰分陽韓註二四爲陰三五爲陽則曰輔嗣以爲初上無陰陽定位此註用王之說帝出乎震韓氏無註則曰益卦六二王用亨于帝吉輔嗣註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則輔嗣之意以此帝爲天帝也是雖弼所未註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體主於詮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禮疏或乖鄭義穎達至斥爲狐不首上葉不歸根其墨守專門固通例然也至於詮釋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諸經正義根據典籍源委粲然則由王註掃棄舊文無古義之可引亦非考證之疏矣此書初名義贊後詔改正義然卷端又題曰兼義未喻其故序稱十四卷唐志作十八卷書錄解題作十三卷此本十卷乃與王韓註本同殆後人從註本合併歟

周易集解十七卷

內府藏本

唐李鼎祚撰鼎祚唐書無傳始末未詳惟據序末結銜知其官爲祕書省著作郎據袁桷清容居士集載資州有鼎祚讀書臺知爲資州人耳朱睦㮮序稱爲祕閣學士不知何據也其時代亦不可考舊唐書經籍志稱錄開元盛時四部諸書而不載是編知爲天寶以後人矣其書新唐書藝文志作十七卷晁公武讀書志曰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豈後人併之耶經義考引李燾之言則曰鼎祚自序止云十卷無亡失也朱睦㮮序作於嘉靖丁巳亦云自序稱十卷與叢說同今所行毛晉汲古閣本乃作一十七卷序中亦稱王氏略例附於卷末凡成一十八卷與諸家所說截然不同殊滋疑竇今考序中稱至如卦爻象象理涉重元經註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錯綜根萌音義兩存詳之明矣云云則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爲十一卷尚別有索隱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載蓋併索隱略例數之實非舛誤至宋而索隱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僅存集解十卷故與唐志不符

至毛氏刊本始析十卷爲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序中一十卷爲一十八卷以合附錄略例一卷之數故又與  
未睦樛序不符蓋自宋以來均未究序中別撰索隱一語故疑者誤疑改者誤改卽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  
唐志稱十七卷之故致愈說愈譎耳今詳爲考正以祛將來之疑至十卷之本今既未見則姑仍以毛本著錄蓋  
篇帙分合無關宏旨固不必一一追改也其書仍用王弼本惟以序卦傳散綴六十四卦之首蓋用毛詩分冠小  
序之例所採凡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元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奐張璠向  
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焯何妥崔憬沈驥士盧氏案盧氏周易注隋志已佚其名崔觀伏曼容孔穎達案以上三十  
家陸氏  
考所姚規朱仰之蔡景君案以上三家朱彝尊等三十五家之說自序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王學既  
經經義考所補考

周易口訣義六卷永樂大典本

唐史徵撰崇文總目曰河南史徵不詳何代人晁公武讀書志曰田氏以爲魏鄭公撰誤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三  
朝史志有其書非唐則五代人避諱作證字宋史藝文志又作史文徵蓋以徵徵二字相近而譌別本作史之徵  
則又以之文二字相近而譌耳今定爲史徵從永樂大典定爲唐人從朱彝尊經義考也永樂大典載徵自序云  
但舉宏機纂其樞要先以王註爲宗後約孔疏爲理故崇文總目及晁氏讀書志皆以爲直鈔註疏以便講習故  
曰口訣今詳考之實不盡然如乾象引周氏說大象引宋衷說屯象引李氏說師象引陸績說六五引莊氏說謙  
六五引張氏說賁大象引王虞說頤大象引荀爽說坎大象引莊氏說上六引虞氏說咸大象引何妥說萃象引  
周宏正說升象引褚氏說井大象引何妥說革象引宋衷說鼎象引何妥說震九四引鄭眾說漸象引褚氏說大  
象引侯果說困大象引周宏正說兌大象引鄭眾說漸九五引陸績說多出孔穎達疏及李鼎祚集解之外又如  
賁大象所引王氏說頤大象所引荀爽說雖屬集解所有而其文互異坎上六所引虞翻說則集解刪削過略此  
所載獨詳蓋唐去六朝未遠隋志所載諸家之書猶有存者故徵得以旁蒐博引今閱年數百舊籍佚亡則遺文

緒論無一非吉光片羽矣近時惠棟作九經古義余蕭客書古經解鉤沈於唐以前諸儒舊說單辭隻義蒐探至詳而此書所載均未之及信為難得之秘本雖其文義閒涉拙滯傳寫亦不免譌脫而唐以前解易之書子夏傳既屬偽撰王應麟所輯鄭元註姚士舜所輯陸績註亦非完書其實存於今者京房王弼孔穎達李鼎祚四家及此書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寶重也徵自序作六卷諸家書目並同今僅闕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所佚無多仍編為六卷存其舊焉

周易舉正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唐郭京撰京不知何許人崇文總目稱其官為蘇州司戶參軍據自序言御註孝經刪定月令則當為開元後人序稱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人等本舉正其謬凡所改定以朱墨書別之其書崇文總目始著錄書錄解題於宋咸易補註條下稱咸得此書於歐陽修是天聖慶歷間乃行於世也洪邁李燾竝以為信晁公武則謂以繇象相正有闕漏可推而知託言得王韓手札及石經趙汝楨亦詆其據王韓之名以更古文王應麟又援後漢書左雄傳職斯祿薄句證其改旅卦斯字為衡之非近時惠棟作九經古義駁之尤力今考是書唐志不載李燾以為京開元後人故所為書不得著錄 案說見文獻通考 然但可以解舊書經籍志耳若新書藝文志則唐末之書無不具列豈因開元以後而遺之疑其書出宋人依託非惟王韓手札不可信併唐郭京之名亦在有無疑似之閒也顧其所說推究文義往往近理故晁公武雖知其託名而所進易解乃多引用即朱子本義於坤象傳之履霜堅冰貞象傳之剛柔交錯震象傳之不喪匕鬯亦頗從其說則亦未嘗無可取矣晁公武讀書志載京原序稱所改正者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二字而洪邁容齋隨筆趙汝楨易序叢書皆作一百三處今本所載原序亦稱差謬處一百二節則晁氏所云殆為疎舛又原本稱所以朱墨蓋用經典釋文之例今所行本已全以墨書蓋非其舊以非宏旨之所繫故仍從近刻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

經部二

易類二

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

浙江吳玉璠家藏本

宋劉牧撰牧字長民其墓誌作字先之未詳孰是或有兩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宋志載牧新注周易十一卷圖一卷晁公武讀書志則作圖三卷其注今不傳惟圖尚在卷數與晁氏本同漢儒言易多主象數至宋而象數之中復岐出圖書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學出於神放放出於陳搏其源流與邵子之出於穆李者同而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則與邵異其學盛行於仁宗時黃黎獻作略例隱訣吳祕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發明牧說而葉昌齡則作圖義以駁之宋咸則作王劉易辨以攻之李覲復有刪定易圖論至蔡元定則以為與孔安國劉歆所傳不合而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朱子從之著易學啟蒙自是以後若胡一桂董楷吳澄之書皆宗宋蔡牧之圖幾於不傳此本為通志堂所刊何焯以為自道藏錄出今考道藏目錄實在洞真部靈圖類雲字號中是即圖書之學出於道家之一證據而存之亦足廣異聞也南宋時劉敏士嘗刻於浙右漕司前有歐陽脩序吳澄曰脩不信河圖而有此序殆後人所偽為而牧之後人誤信之者俞琰亦曰序文淺俚非脩作其言有見故今據而削之其遺論九事一為太皞授龍馬負圖二為六十四卦推盪訣三為大衍之數五十四為八卦變六十四卦五為辨陰陽卦六為復見天地之心七為卦終未濟八為著數揲法九為陰陽律呂圖以先儒之所未及故曰遺論本別為一卷徐氏刻九經解附之鈎隱圖末今亦仍之焉

周易口義十二卷

浙江吳玉璠家藏本

宋倪天隱述其師胡瑗之說瑗字翼之泰州如臯人用范仲淹薦由布衣拜校書郎歷太常博士致仕歸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天隱始末未詳葉祖洽作陳襄行狀稱襄有二妹一適進士倪天隱殆即其人董葦巖陵集載

其桐廬縣令題名碑記一篇意其嘗官睦州也其說易以義理為宗邵伯溫聞見前錄記程子與謝湜書言讀易當先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三原劉紹攷周易詳說曰朱子謂程子之學源於周子然考之易傳無一語及太極於觀卦辭云子聞之胡翼之先生居上為天下之表儀於大畜上九云子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於史九三云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於漸上九云安定胡公以陸為達考伊川年譜皇祐中游太學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道得先生文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意其時必從而受業焉世知其從事濂溪不知其講易多本於翼之也其說為前人所未及今核以程傳良然朱子語類亦稱胡安定易分曉正當則是書在宋時固以義理說易之宗已王得臣塵史曰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開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是書殆即是時所說宋志載瑗易解十卷周易口義十卷朱彝尊經義考引李振裕之說云瑗講授之餘欲著述而未逮其門人倪天隱述之以非其師手著故名曰口義後世或稱口義或稱易解實無二書也其說雖古無明文然考晁公武讀書志有云胡安定易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曰其說與口義合又列於易傳條下亦不另出口義一條然則易解口義為一書明矣宋志蓋誤分為二也

溫公易說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司馬光撰攷蘇軾撰光行狀載所作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宋史藝文志作易說一卷又三卷又繫辭說二卷晁公武讀書志云易說雜解易義無詮次未成書朱子語類又云嘗得溫公易說於洛人范仲彪盡隨卦六二其後闕焉後數年好事者於北方互市得版本喜其復全是其書在宋時所傳本已往往多寡互異其後乃并失其傳故朱彝尊經義考亦注為已佚今獨永樂大典中有之而所列實不止於隨卦似即朱子所稱後得之本其釋每卦或三四爻或一二爻且有全無說者惟繫辭差完備而說卦以下僅得二條亦與晁公武之言相合又以陳友文集傳精義馮橋易學胡一桂會通諸書所引光說核之一一具在知為宋代原本無疑其解義多闕者蓋光本撰次未成

亦如所著潛虛轉以不完者爲真本竝非有所殘佚也光傳家集中有荅韓秉國書謂王輔嗣以老莊解易非易之本旨不足爲據蓋其意在深闢虛無元渺之說故於古今事物之情狀無不貫徹疏通推闡深至如解同人象曰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君子同其遠小人同其近坎之大象曰水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咸之九四曰心苟傾焉則物以其類應之故喜則不見其所可怒怒則不見其所可喜愛則不見其所可惡惡則不見其所可愛大都不襲先儒舊說而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惜其沈澀既久說易家竟不獲視其書今幸際 聖朝表章典籍復得搜羅故簡哀次成編亦可知名賢著述其精義所在有不終泯沒於來世者矣謹校勘釐訂略仿宋史原目定爲六卷著於錄

橫渠易說三卷

內府藏本

宋張子撰宋志著錄作十卷今本惟上經一卷下經一卷繫辭傳以下至雜卦爲一卷未有總論十一則與宋志不合然書錄解題已稱橫渠易說三卷則宋志誤也楊時喬周易古今文稱今本祇六十四卦無繫辭實未全之書則又時喬所見之本偶殘闕耳是書較程傳爲簡往往經文數十句中一無所說末卷更不復全載經文載其有說者而已董真卿謂橫渠易說發明二程所未到處然考宋史張子卒於神宗時程子易傳序則作於哲宗元符二年其編次成書則在徽宗崇寧後張子不及見矣真卿謂發明所未到非確論也其說乾象用逆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說文言用谷神字說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愛用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語皆借老子之言而實異其義非如魏晉人合老易爲一者也惟其解復卦后不省方以后爲繼體守成之主以不省方爲富庶優暇不甚省事則於義頗屬未安此又不必以張子故而曲爲之辭矣

東坡易傳九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蘇軾撰是書一名毘陵易傳陸游老學菴筆記謂其書初遭元祐黨禁不敢顯題軾名故稱毘陵先生以軾終於常州故也蘇籀欒城遺言記蘇洵作易傳未成而卒屬二子述其志軾書先成軾乃送所解於軾今蒙卦



猶是輒解則此書實蘇氏父子兄弟合力爲之題曰軾撰要其成耳猶又稱洵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因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故朱子謂其惟發明愛惡相攻情偽相感之義而議其粗疎胡一桂記晁說之之言謂軾作易傳自恨不知數學而其學又雜以禪故朱子作雜學辨以軾是書爲首然朱子所駁不過一十九條其中辨文義者四條又一條謂蘇說無病然有未盡其說者則朱子所不取者僅十四條未足以爲是書病況朱子語類又嘗謂其於物理上亦有看得著處則亦未嘗竟廢之矣今觀其書如解乾卦象傳性命之理諸條誠不免杳冥恍惚淪於異學至其他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蓋大體近於王弼而弼之說惟暢元風軾之說多切人事其文辭博辨足資啟發又烏可一概屏斥耶李衡作周易義海撮要丁易東作周易象義董真卿作周易會通皆採錄其說非徒然也明焦竑初得舊本刻之烏程閔齊伋以朱墨板重刻頗爲工緻而無所校正毛晉又刻入津逮祕書中三本之中毛本最舛如漸卦上九併經文皆改爲鴻漸于陸則他可知矣今以焦本爲主猶不甚失其真焉

易傳四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宋伊川程子撰卷首有元符二年自序考程子以紹聖四年編管涪州元符三年遷峽州則當成於編管涪州之後王侁東都事略載是書作六卷宋史藝文志作九卷二程全書通作四卷考楊時跋語稱伊川先生著易傳未及成書將啟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以示余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毘陵乃始校正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云云則當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耳其書但解上下經及彖象文言用王弼注本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用李鼎祚周易集解例惟繫辭傳說卦傳雜卦傳無注董真卿謂亦從王弼今考程子與金堂謝澁書謂易當先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謂程子有取於弼不爲無據謂不注繫辭說卦雜卦以擬王弼則似未盡然當以楊時草具未成之說爲是也程子不信邵子之數故邵子以數言易而程子此傳則言理一闡天道一切人事蓋古人著書務抒所見而止不妨各明一義守門戶之見者必堅護

師說尺寸不容踰越亦異乎先儒之本旨矣

易學辨惑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邵伯溫撰伯溫字子文邵子之子也南渡後官至利路轉運副使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案沈括夢溪筆談載江南鄭史字揚庭曾爲一書談易後見兵部員外郎秦玠論史所談玠駭然曰何處得此法玠嘗遇一異人授此歷數推往古興衰運歷無不皆驗西都邵雍亦知大略云云蓋當時以邵子能前知故引之以重其術伯溫謂邵子易受之李之才之才受之穆脩脩受之陳搏平時未嘗妄以語人惟大名王天悅榮陽張子望嘗從學又皆蚤死秦玠鄭史嘗欲從學皆不之許天悅感疾且卒史賂其僕於臥內竊得之遂以爲學著易傳易測明範五經時用數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因撰此書以辨之宋史邵子本傳頗採其說考書錄解題有鄭史易傳十三卷宋史藝文志有鄭史時用書二十卷明用書九卷易傳辭三卷易傳辭後語一卷今竝佚司馬光集有進鄭史易測劄子稱其不泥陰陽不涉怪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與伯溫所辨寔貶迥殊光亦知易之人不應背馳如是以理推之史竊邵子之書而變化其說以陰求駕乎其上所撰易測必尚隨爻演義不涉術數故光有不泥陰陽不涉怪妄之薦至其時用書之類則純言占卜之法故伯溫辭而闕之其兼易測言之者不過憎及儲胥之意耳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注曰未見此本自永樂大典錄出蓋明初猶存宋史藝文志但題辨惑一卷無易學字永樂大典則有之與書錄解題相合故今仍以易學辨惑著錄焉

了翁易說一卷

浙江吳玉樞家藏本

宋陳瓘撰瓘字瑩中了翁其自號也延平人元豐二年進士甲科建中靖國初爲右司諫嘗移書責曾布及言蔡京蔡卞之姦章數十上除名編隸合浦以死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本爲紹興中其孫正同所刊馮椅謂嘗從其孫大應見了翁有易全解不止一卷多本卦變與朱子發之說相類胡一桂則謂尚見其初刊本題云了翁易說竝未分卷此本蓋卽一桂所見也邵伯溫聞見錄稱瓘說得康節之學沈作喆寓簡則曰陳瑩中嘗以邵康節說易

講解象數一切屏絕質之劉器之器之曰易固經世之用者講解象數一切屏絕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何用惟知其在此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絕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筮蹄之意云云然則權之易學又質質之劉安世不全出邵子矣其造語頗詰屈故陳振孫書錄解題病其辭旨深晦然晁公武讀書志謂其以易數言天下治忽多驗則權於易實有所得非徒以艱深文淺易者正未可以難讀廢矣

吳園易解九卷

湖北巡撫探進本

宋張根撰根字知常德興人年二十一登進士第大觀中官至淮南轉運使以朝散大夫終於家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末有其孫垓跋稱爲先祖太師者其子燾孝宗時爲參知政事追贈官也根所撰述甚多垓跋稱有宋朝編年數百卷五經諸子皆爲之傳注晁公武讀書志載有春秋指南十卷今亦未見惟此易解僅存明祁承燦家有其本此爲徐氏傳是樓所鈔自說卦傳乾健也節以下蠹蝕殘闕未有康熙壬申李長年跋亦稱此本不易得然通志堂經解之中遺而不刻豈得本於刻成後耶書中次第悉用王弼之本詮義理而不及象數不襲河洛之談注文簡略亦無支蔓之弊末有序語五篇雜說一篇皆論繫辭於經義頗有發明又泰卦論一篇於人事天道倚伏消長之機尤三致意焉蓋作於徽宗全盛時也亦可云識徽之士矣

周易新講義十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宋耿南仲撰南仲字希道開封人靖康閒以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與吳玠沮戰守之說力主割地南渡後遷謫以終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舊本或題進周易解義疑爲侍欽宗於東官時經進之本前有南仲自序曰易之道有要在无咎而已要在无咎者何善補過之謂也又曰拂乎人情是爲小過拂乎天道是爲大過南仲是說蓋推行尼山無大過之旨然孔子作文言傳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作象傳稱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行止斷以天理所以教占者之守道艱險濟以人事所以教占者以盡道其曰無大過者蓋論是非非論禍福也如僅以无咎爲主則

聖賢何異於黃老僅曰無拂天道則唐六臣輩亦將謂之知運數哉南仲良戰主和依違遷就卽此苟求无咎與無拂天道之說有以中之是則經術之偏禍延國事者也然大致因象詮理隨事示戒亦往往切實有裨究勝於高語元虛推演奇偶晦蝕作易之本者節取所長可矣

紫巖易傳十卷 兩江總督孫道本

宋張浚撰紫巖者浚自號也其曾孫獻之跋云忠獻公潛心於易嘗爲之傳前後兩著彙觀題其第二彙云此本改正處極多紹興戊寅四月六日某書始爲定本矣獻之嘗繕錄之附以讀易雜說通爲十卷藏之於家據此則雜說一卷似獻之所續附然考獻之是跋在嘉定庚辰而朱子作浚行狀已稱有易解及雜說共十卷則獻之特繕錄而已未嘗編次也其書立言醇粹凡說陰陽動靜皆適於義理之正末一卷卽所謂雜說胡一桂議其專主劉牧今觀所論河圖信然朱子不取牧說而作浚行狀但稱尤深於易春秋論孟不言其易出於牧殆諱之歟

讀易詳說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光撰光字泰發上虞人崇寧五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諡莊簡事蹟具宋史本傳光爲劉安世門人學有師法紹興庚申以論和議忤秦檜謫嶺南自號讀易老人因據其所得以作是書故於當世之治亂一身之進退觀象玩辭恆三致意如解坤之六四云大臣以道事君苟君有失德而不能諫朝有闕政而不能言則是冒寵竊位豈聖人垂訓之義哉故文言以括囊爲賢人隱之時而大臣不可引此以自解又解否之初六云小人當退黜之時往往疾視其上君子則窮通皆樂未嘗一日忘其君解蠱之初六云天下蠱壞非得善繼之子堪任大事曷足以振起之宣王承厲王後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卒成中興之功可謂有子矣故考可以无咎然則中興之業難以盡付之大臣蠱卦特稱父子者以此其因事抒忠依經立義大旨往往類此史載其紹興中奏疏云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脩宮闕保江浙未聞專主避敵如今日也其退而著書蓋猶此志矣光嘗作胡銓易解序曰易之爲書凡以明人事學者泥於象數易幾爲無用之書邦

衡說易真可與論天人之際又曰自昔遷貶之士率多怨懟感憤邦衡流落瘴鄉而玩意三畫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非間道者能之乎其序雖爲銓作實則自明其著述之旨也書中於卦爻之辭皆即君臣立言證以史事或不免間有牽合然聖人作易以垂訓將使天下萬世無不知所從違非徒使上智數人矜談妙悟如佛家之傳心印道家之授丹訣自好異者推闡性命鉤稽奇偶其言愈精愈妙而於聖人立教牖民之旨愈南轅而北轍轉不若光是書切實近理爲有益於學者矣自明以來久無傳本朱彝尊經義考亦云未見茲從永樂大典舊萃成編原闕豫隨无妄睽蹇中孚六卦及晉卦六三以下其復與大畜二卦永樂大典本不闕而所載光解復卦闕大象及後四爻大畜則一字不存繫辭傳以下亦無解其爲原本如是或傳寫佚脫均不可知姑仍其舊其書宋史作易傳諸家書目或作讀易老人解說或作讀易詳說殊不畫一而十卷之數則竝同始一書而異名也今從永樂大典題爲讀易詳說仍析爲十卷存其舊焉

易小傳六卷

直隸總督  
孫進本

宋沈該撰該字守約一作元約未詳孰是吳興人登嘉王楊進士紹興中官至左僕射兼脩國史故宋人稱是書爲沈丞相易傳嘗劄進於朝高宗降敕褒諭尤稱其每卦後之論其書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旨以變體擬議變動之意以求合於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義其占則全用春秋左傳所載筮例如蔡墨所謂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者林至作易裨傳頗以該說爲拘鑿蓋南渡以後言易者不主程氏之理即主邵氏之數而該獨考究遺經談三代以來之占法違時異尚其見排於至固宜然左氏去古未遠所記卜筮多在孔子之前孔子贊易未聞一斥其謬毋乃太卜所掌周公以來之舊法或在此不在彼乎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該又有繫辭補注十餘則附於卷末今本無之蓋已久佚矣

漢上易集傳十一卷卦圖三卷叢說一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宋朱震撰震字子發荆門軍人政和中登進士第南渡後趙鼎薦爲祠部員外郎官翰林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

是書題曰漢上蓋因所居以爲名前有震進書表稱起政和丙申終紹興甲寅凡十八年而成其說以象數爲宗推本源流包括異同以救莊老虛無之失陳善捫蝨新語詆其妄引說卦分伏羲文王之易將必有據雜卦反對造孔子易圖者晁公武讀書志以爲多采先儒之說然頗舛謬馮椅厚齋易學述毛伯玉之言亦譏其卦變互體伏卦反卦之失然朱子曰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魏了翁曰漢上易太煩卻不可廢胡一桂亦曰變互伏反納甲之屬皆不可廢豈可盡以爲失而詆之觀其取象亦甚有好處但牽合處多且文辭繁雜使讀者茫然看來只是不善作文爾是得失互陳先儒已有公論矣惟所敘圖書授受謂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更三傳而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更三傳而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再傳至程顥程頤厥後雍得之以著皇極經世牧得之以著易數鉤隱圖敦頤得之以著太極圖說通書顥得之以述易傳其說頗爲後人所疑又宋世皆以九數爲洛書十數爲河圖獨劉牧以十數爲洛書九數爲河圖靈此書亦用牧說與諸儒互異然古有河圖洛書不云十數九數大衍十數見於繫辭太乙九宮見於乾鑿度不云河圖洛書黑白奇偶八卦五行自後來推演之學楚失齊得正亦不足深詰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

經部三

易類三

周易窺餘十五卷

宋樂大典本

宋鄭剛中撰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紹興二年進士及第官至禮部侍郎出爲川陝宣撫副使謫居桂陽軍又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後追復原官諡忠愍事蹟具宋史本傳王應麟困學紀聞稱鄭剛中有周禮解義考王與之周禮訂義首列諸家姓氏有三山鄭鏐字剛中淳熙中進周禮全解蓋別自一人字與剛中名偶同或混而一之非也剛中所著易解十五卷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者卷目竝合惟乾坤二卦及繫辭以下原闕不解振孫以爲或於乾坤之際有所避然其自序有云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一見其髣髴則沿流尋源乾坤之微可得而探據此則振孫之言非也自序又云伊川易傳漢上易傳二書頗爛縫於象義之間但易道廣大有可窺之餘吾則窺之窺餘之名蓋取諸此明初文淵閣書目葉盛菴竹堂書目尚著於錄其後傳本殆絕宋彝尊經義考亦以爲未見惟永樂大典尚存其文今採掇哀輯依經編次其七卦爲原本所闕者則但錄經文或其說別見他書者亦蒐錄補入依仿原目仍定爲十五卷自唐人以王弼注定爲正義於是學易者專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義博採諸家以爲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而當時經生不能盡從其學宋儒若胡瑗程子其言理精粹自非晉唐諸儒所可及然於象亦多有闕略剛中是書始兼取漢學凡荀爽虞翻干寶蜀才九家之說皆參互考稽不主一家其解義開異先儒而亦往往有當於理如訟之九二以不克訟歸爲句而遭其邑人三百戶爲句以爲聖人所以必使遭其邑人三百戶者恐其恃衆憑險以成亂所以謹上下之分也比之初六終來有它吉朱子謂不可曉剛中以爲相比之道以信爲先積之既久昔之未比者皆自外至故曰有它吉皆能自出新意不爲成說所拘至於解泰之九二天有之大



象議論尤正大精切通於治體雖其人因秦檜以進身依附和議捐棄舊疆頗不見滿於公論然闡發經義則具有理解要為說易家所不廢也

易璇璣二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宋吳沆撰沆字德遠臨川人紹興十六年與其弟澥詣行在獻書解所獻曰字內辨曰歷代疆域志沆所獻曰易璇璣曰三墳訓義澥書皆不傳沆三墳訓義為太學博士王之望所駁亦不傳惟此書僅存凡為論二十有七日法天曰通六子曰貴中曰初上定位曰六九定名曰天地變卦曰論變有四曰有象曰求象曰明位曰明君道曰明君子曰論義曰論刑曰論伐曰辨聖曰辨內外曰辨吉凶曰通卦曰通象曰通爻曰通辭曰通證曰釋卦曰釋繫曰存互體曰廣演每九篇為一卷自序謂上卷明天理之自然中卷講人事之脩下卷備注疏之失其大旨主於觀象因象而求之卦求之象求之爻其曰璇璣者取王弼易略例明家篇處璇璣以觀大運語也胡一桂稱沆尚有易禮圖說有或問六條圖說十二軸今未見其書殆亦散佚惟其環溪詩話為人所記者尚載永樂大典中今別著錄於集部云

易變體義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都察掣繫字聖與丹陽人紹興中官吏部郎中知德慶府繫父郁字子文嘗為惠州教官平生留心易學繫因以所聞於父者為是書大旨謂卦爻辭義先儒之論已詳故專明變體今考左傳載周易諸占所謂某卦之某卦者凡十事似乎因其動爻隨機斷義不必盡易之本旨然王子伯慶論鄭公子曼滿稱其在周易豐之難游吉論楚子稱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荀首論鄆之戰稱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曰蔡墨論龍見于終稱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丈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云云皆未嘗卜筮而咸稱變體知古來周易原有此一義矣但古書散佚其說不傳而絜以義理揣摩求其崖略其中巧相符合者如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則曰此坤之復也月令孟冬水始冰仲冬冰

益壯始則薄而未堅壯則堅而難泮故爻曰履霜以坤爲十月之卦又曰堅冰至者則變體爲復乃十一月之卦也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則曰此家人之既濟也雜卦曰既濟定也彖曰正家而天下定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反身而誠孰敢不聽父子夫婦兄弟莫不安分循理而天下化之無事而定矣故變體爲既濟而曰有孚威如反身之謂也如此之類皆不事傳會而自然貫通立義亦皆正大亦有涉於牽強者如家人六四富家大吉則曰此乾之同人也自道以觀身家皆爲我累而況富乎其有家也姑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家爲累也其家之富亦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富爲累也蓋極高明而道中庸所以爲中人法凡如此類則務爲穿鑿以求合乎卦變之說而義亦不醇又多引老莊之辭以釋文周之經則又王弼韓康伯之流弊一變而爲王宗傳楊簡者矣然宋人遺籍傳者日稀是書雖瑜不掩瑕亦瑕不掩瑜分別觀之以備言變體之一家亦無不可也宋志作十六卷玉海引續書目曰自乾之姤至未濟之解以意演之爻爲一篇凡三百八十四篇馮椅易學附錄曰都氏易先以理而次以象義每卦終又有統論今考永樂大典所載爻義皆分載於各爻之下而無所謂卦終之統論與玉海合意應麟所見卽輯永樂大典時所據之本已非其全矣今永樂大典又闕豫隨大畜大壯睽蹇中等七卦及晉卦之後四爻謹哀合排比編爲十二卷又其書單明爻義不及彖與大小象故經文亦不全載從繫之舊焉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浙江宋彝尊家藏書亭藏本

宋林栗撰栗字黃中福清人紹興十二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合遂上疏論朱子時太常博士葉適侍御史胡晉臣皆助朱子劾栗因罷知泉州又移明州卒諡簡肅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淳熙十二年四月嘗進於朝首列進書表貼黃敕諭各一道栗自序一篇貼黃稱本名周易爻象序雜指解後以未能該舉象繫辭文言說卦乃改今名王應麟玉海稱其書經傳三十二卷繫辭上下二卷文言說卦序雜本文共一卷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大衍總會圖六十四卦立成圖大衍撰書解共一卷與今本合當時與朱子所爭者今不可考

朱子語類中惟載論繫辭一條謂栗以太極生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其餘則無所排斥朱彝尊經義考引董真卿之言謂其說每卦必兼互體約象覆卦為太泥時楊敬仲有易論黃中有易解或曰黃中文字可燬朱子曰卻是楊敬仲文字可燬是朱子併不欲廢其書考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其與朱侍講有違言以論易不合今以事理推之於時朱子負盛名駁駁嚮用而栗之登第在朱子前七年既以前輩自居又朱子方除兵部郎中而栗為兵部侍郎正其所屬辭色相軋兩不肯下遂互激而成訐奏蓋其覺始於論易而其故不全由於論易故振孫云然後人以朱子之故遂廢栗書似非朱子之意矣經義考又曰福清林黃中金華唐與政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一為朱子所糾其所著經說學者遂置而不問與政之書無復存者黃中雖有易解而流傳未廣恐終泯沒然當黃中既沒勉齋黃氏為文祭之其略曰嗟哉我公受天勁氣為時直臣玩義經之爻象究筆削於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於因循規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為文公高弟而好惡之公推許之至若是然則黃中之易其可不傳鈔乎持論頗為平允昔劉安世與伊川程子各為一代偉人其元城語錄盡言集亦不以嘗劾程子而竟廢耿南仲媚敵誤國易祓依附權姦其所撰易解今亦竝行栗雖不得比安世視南仲與祓則有閒矣故仍錄其書而併存彝尊之論焉

易原八卷 永樂大典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歷官權吏部尚書出知泉州建寧府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諡文簡事蹟具宋史本傳大昌學術湛深於諸經皆有論說以易義自漢以來糾紛尤甚因作是書以貫通之著思力索四年而成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首論五十有五之數參以圖書大衍為易之原而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己見出先儒之外今考其所論如謂分爻值日乃京焦卦氣其始於中孚本用太初法與夫子所謂乾坤之策當期之日不合復姤生卦說始邵子但乾坤生六子說卦傳有明文不得先有六畫之卦後有三畫

之卦鄭康成用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以應大衍五十之數本於乾鑿度與馬融之增北辰荀爽之增用九用六不過以意選擇傳會初無不易之理張行成別立二十五數以推大衍則是五十有五數之外別有二十五數更非孔子所會言雖排斥先儒務申己說不能脫南宋之風氣然其參互折衷皆能根據大傳於易義亦有所闡明與所作詩議欲併國風之名而廢之者固有別矣其書久無傳本惟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載有三篇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考永樂大典尚存百有餘篇皆首尾完整可以編次謹採掇釐訂勒爲八卷備宋人說易之一家焉

周易古占法一卷古周易章句外編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宋程迥撰迥字可久初家寧陵之沙隨後徙餘姚受經於嘉興聞人茂德嚴陵喻樗隆興元年舉進士嘗爲德興丞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此書世無刊本凡藏書家所傳寫者均作二卷前卷題曰周易古占法上凡十一篇後卷雜論易說及記古今占驗題曰周易古占法下又題曰古周易章句外編中有一條云迥作周易古占法其序引云云顯非占法之下卷矣考宋史藝文志載迥古易占法周易外編二書均止一卷然則止前卷十一篇者爲周易古占法其後卷自爲周易章句外編後人誤合爲一書因妄標卷上卷下字耳然陳振孫書錄解題以迥周易章句十卷外編一卷占法一卷古易考一卷並列而總注其下曰程迥可久撰其論占法雜記占事九詳則通爲一編自宋已然傳寫淆亂固亦有由矣其說本邵子加一倍法據繫辭說卦發明其義用逆數以尚占知來大旨備見於自序後朱子作啟蒙多用其例吳澄謂迥於朱子爲丈人行朱子以師禮事之云

周易本義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義四卷

內府校  
刊宋本

宋朱子撰是書以上下經爲二卷十翼自爲十卷顧炎武日知錄曰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脩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如彖卽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後凡言傳仿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去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義

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仍言象一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象傳象傳之義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去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言曰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繁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即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為朱之次序又曰今四書坊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書詩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為云云其辨最為明哲然割裂本義以附程傳自宋董楷已然不始於永樂也詳董楷錄條此本為咸淳乙丑九江吳革所刊內府以宋槧摹雕者前有革序每卷之末題敷原後學劉公校正文字行款及象傳履史二卦不載程傳一一與炎武所言合卷端惟列九圖卷末係以易贊五首筮儀一篇與今本升筮儀於前而增列卦歌之類者亦迥乎不同象上傳標題之下注從王肅本四字今本刪之又雜卦傳咸速也恆久也下今本惟注咸速恆久四字讀者恆以為疑考驗此本乃是感速常久經後人傳刻而譌實為善本故我

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即用此本之次序復先聖之舊文破俗儒之陋見洵讀易之家所宏奉為彝訓者矣至成矩重刻之本自明代以來士子童而習之歷年已久驟令改易慮煩擾難行且其本雖因永樂大全實亦王韓之舊本唐用之以作正義者是以國朝試士惟除其又象之合題而命題次序則仍其舊內府所刊袖珍五經亦復因仍考漢代論語凡有三本梁皇侃論語義疏序稱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更為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為第二篇雅也為第三篇齊論題目長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魯論有二十篇即今所講是也云云是自古以來經師授受不妨各有異同即祕府儲藏亦各兼存眾本苟其微言大義本不相乖則篇章分合未為大害於宏旨故今但著其割裂本義之失而仍附原本之後以備參考焉

郭氏家傳易說十一卷

浙江鄞大節家藏本

宋郭雍撰雍字子和洛陽人父忠孝受業於程子著兼山易解靖康中爲永興軍路提刑死難宋史忠義傳附載唐重傳內忠孝沒後遺書散逸雍南渡後隱居峽州長楊山谷著爲此書其六說一本於忠孝故以傳家爲名乾道中守臣薦於朝召之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後更賜稱頤正先生遣官受所欲言乃以此書進事蹟具宋史隱逸傳朱子云兼山易溺於象數之學陸游跋兼山易說則謂程氏易學立之父子實傳之立之忠孝字也忠孝書自大易粹言所引外別無完本今觀雍書則大抵剖析義理與程傳相似其謂易之爲書其道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也云云實非專主象數者游所跋或近實也至雍又不以卦辭爲象而謂觀乎象辭者卽孔子自謂其象傳馮椅厚齋易學深斥其非則公論也朱彝尊經義考謂雍原書不傳僅散見大易粹言中此本十一卷與宋志相合蓋猶舊本彝尊偶未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六卷考中興書目別有雍卦爻旨要六卷殆誤以彼之卷數爲此之卷數歟

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李衡撰衡字彥平江都人乾道中官祕閣修撰尋除御史改起居郎事蹟具宋史本傳先是熙寧間蜀人房審權病談易諸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乃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鄭元下迄王安石編爲一集仍以孔穎達正義冠之其有異同疑似則各加評議附之篇末名曰周易義海共一百卷衡因其義意重複文辭冗瑣刪削釐定以爲此書故名曰撮要其程子蘇軾朱震三家之說則原本未收衡所續入第十二卷雜論亦衡所補綴故婺州教授朱汝能樓鏐跋稱卷計以百今十有一蓋專指所刪房本也書錄解題作十卷又傳寫之誤矣是書成於紹興三十年至乾道六年衡以御史守婺州始錄於本自唐以來唯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漢後三十五家之說略稱該備繼之者審權義海而已然考宋史藝文志但有衡書而無審權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亦惟載殘本四卷豈卷帙重大當時卽已散佚抑衡書出而審權書遂廢歟然則採擷精

華使古書不沒於後世衡亦可謂有功矣

南軒易說三卷

內府藏本

宋張栻撰案曹學佺蜀中廣記載是書十一卷以爲張浚所作考浚崇嚴易傳其本猶存與此別爲一書學佺殊誤朱彝尊經義考亦作十一卷注云未見又引董貞卿說謂已闕乾坤二卦此本乃嘉興曹溶從至元壬辰贛州路儒學學正胡順父刊本傳寫竝六十四卦皆佚之僅始於繫辭天一地二一章較貞卿所見彌爲殘闕然卷端題曰繫辭上卷下而順父序稱魯人東泉王公分司廉訪章貢等路公餘講論嘗誦伊川易傳特闕繫辭畱心訪求因得南軒解說易繫繕寫家藏儻合以竝傳斯爲完書乃出示知事吳將仕刊之學官以補遺闕使與周易程氏傳大字舊本同傳於世云云是初刊此書亦僅託始於繫辭溶所傳寫僅佚其上卷之上耳序末有鈎摹舊本三小印一作謙卦一曰贛州胡氏知順父即贛人一曰和卿蓋其字也

復齋易說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趙彥肅撰彥肅字子欽號復齋太祖之後嘗舉進士掌寧國軍書記調秀州推官移華亭縣丞攝縣事以內艱歸趙汝愚奏爲寧海軍節度推官旋病卒蓋朱子薦之汝愚也彥肅所著有廣雜學辨士冠禮婚禮饋食圖皆爲朱子所稱惟論易與朱子不合故朱子語錄謂其爲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然彥肅說易在卽象數以求義理以六畫爲主故其言曰先聖作易有畫而已後聖繫之一言一字皆自畫中來譬如畫師傳神非畫煙雲草木比也然則彥肅冥思力索固皆研搜爻義務求其所以然耳其沈潛於易中猶勝支離於易外矣

楊氏易傳二十卷

浙江吳玉屏家藏本

宋楊簡撰簡字敬仲慈谿人乾道五年進士官至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是書爲明劉日升陳道亨所刻案朱彝尊經義考載慈湖易解十卷又已易一卷書名卷數皆與此本不合所載自序一篇與此本卷首題語相同而無其前數行亦爲小異明人凡刻古書多以私意竄亂之萬歷以後尤甚此或日升等所妄改

歟其書前十九卷皆解經文第二十卷則皆泛論易學之語亦間有與序文相複者今既不睹簡之原本亦莫詳其何故也簡之學出陸九淵故其解易惟以人心爲主而象數事物皆在所略甚至謂繫辭中近取諸身一節爲不知道者所僞作非孔子之言故明楊時喬作傳易考竟斥爲異端而元董真卿論林栗易解亦引朱子語錄稱楊敬仲文字可毀云實簡之務談高遠有以致之也考自漢以來以老莊說易始魏王弼以心性說易始王宗傳及簡宗傳淳熙中進士簡乾道中進士皆孝宗時人也顧宗傳人微言輕其書僅存不甚爲學者所誦習簡則爲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門之有黃榦又歷官中外政績可觀在南宋爲名臣尤足以籠罩一世故至於明季其說大行紫溪蘇濬解易遂以冥冥篇爲名而易全入禪矣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聖人之爲教精粗本末兼該心性之理未嘗不蘊易中特簡等專明此義遂流於恍惚虛無耳昔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不刪鄭康成所引讖緯之說謂存之正所以廢之蓋其名旣爲後世所重不存其說人無由知其失也今錄簡及宗傳之易亦猶是意云

周易玩辭十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項安世撰安世字平甫松陽人館閣續錄載其淳熙二年同進士出身紹熙五年除校書郎慶元元年添差通判池州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爲太府卿則所終之官也事蹟具宋史本傳振孫又稱安世當慶元時謫居江陵杜門不出諸經皆有論說而易爲全書然據其自述蓋成於嘉泰二年壬戌之秋自序謂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又自述曰安世之所學蓋伊川程子之書也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而其文無與易傳合者合則無用述此書矣蓋伊川易傳惟闡義理安世則兼象數而求之其意欲於程傳之外補所不及所謂各明一義者也馬端臨虞集作序皆盛相推絕而近時王懋竑白田雜著中有是書跋獨排斥甚力至謂端臨等未觀其書其殆安世自述中所謂以易傳之文觀我者歟安世又有項氏家說其第一卷亦解易董真卿嘗稱之世無傳本今始以永樂大典所載哀合成編別著於錄合觀兩書安世之經學深矣何可輕詆也



宋趙善譽撰善與字靜之宗室子也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累遷大理丞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事蹟見宋史宗室傳是編載陳振孫書錄解題振孫稱其每卦爲論一篇蓋爲潼川漕時進呈之本今考其書於各卦名義之相似者多參互以求其義如云頤井鼎皆有養人之義豈非養人之利溥故多取象以示人耶又云三卦義雖不同皆以上爻爲吉故頤之由頤井之勿幕鼎之玉鉉皆在上爻也至於各卦之六爻亦往往比類以觀之如乾卦云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進也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不可爲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至於此亦惟恐其陽剛之或偏而已論坤卦云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爲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又云履霜戒於一陰之生括囊戒於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於龍戰而道窮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論頤卦云頤以養正而不妄動爲善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論革卦云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無咎於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論節卦云六四一陰柔而應於初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於節者安則無所往而不通故曰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剛健中正節之當者也當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尚以其在臣故曰安曰亨言己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君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人皆美之然後爲吉也其論皆明白正大朱子謂其能擴先儒之所未明馮椅易學亦多取之謂其能本畫卦命名之意參稽卦爻象象之辭以貫通六爻之義而爲之說蓋不虛美也自明以來外間絕少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註云已佚今永樂大典具載於各卦之後僅闕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解中孚九卦因搜緝成編資說易家之參考宋史藝文志本作二卷今以其文頗繁釐爲四卷焉

宋楊萬里撰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韓侂胄召之不起開禧間聞北伐啟雙憂憤不食卒後諡文節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宋代

書肆會與程傳竝刊以行謂之程楊易傳新安陳棟極非之以爲足以聳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  
吳澄作跋亦有微詞然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箕子之貞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周公明著其  
人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矣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說易之病末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理宗嘉熙元  
年嘗給札寫藏祕閣其子長孺進狀稱自草創至脫藁間十有七年而後成亦可謂盡平生之精力矣元胡一桂  
作易本義附錄纂疏博採諸家獨不錄萬里一字所見蓋與陳棟同然其書究不可磨滅至今猶在人間也

大易粹言十卷

江蘇蔣曾  
堂家藏本

宋方聞一編聞一舒州人淳熙中爲郡博士時溫陵曾種守舒州命聞一輯爲是書舊序甚明朱彝尊經義考承  
宋志之誤以爲種作非也其書宋志作十卷經義考作七十卷又總論五卷蓋原本每卦每傳皆各爲一篇刊板  
不相聯屬故從其分篇之數稱七十有五然宋刻明標卷一至卷十則經義考又誤也所採凡二程子張子楊時  
游酢郭忠孝及種師郭雍七家之說今忠孝之書已不傳惟賴是書以存種初刻版置郡齋後摹印漫漶張嗣古  
陳造先後修之此本出蘇州蔣曾堂家卽嗣古嘉定癸酉所補刻佚種自序一篇而移嗣古之跋冠其首今從經  
義考補錄種序仍移其跋於卷末焉種溫陵人始末無考惟據元李簡學易記序知其字曰獻之云

易圖說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吳仁傑撰仁傑字斗南崑山人宋史藝文志載仁傑古周易十二卷易圖說三卷集古易一卷今古周易世罕  
傳本僅永樂大典尙有全文此書其圖說也其說謂六十四正卦伏羲所作也故首列一純卦各變入卦圖又謂卦  
外六爻及六十四覆卦文王所作也故有一卦變六十四卦圖有六爻皆變則占對卦皆不變則占覆卦圖又謂序  
卦爲伏羲雜卦爲文王今之爻辭當爲繫辭傳繫辭傳當爲說卦傳於諸家古易之中其說特爲新異迥與先儒不  
合然證以史記引同歸殊途二語爲大傳不名繫辭傳附志謂說卦三篇今止一篇爲後人亂其篇題所言亦時有  
依據錄而存之用備一說云爾

古周易一卷 兩江總督 按述本

宋呂祖謙編祖謙字伯恭金華人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直祕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事述具宋史儒林傳古易上下經及十翼本十二篇自費直鄭元以至王弼遂有移撮孔穎達因弼本作正義行於唐代古易遂不復存宋呂大防始考驗舊文作周易古經二卷見說之作錄古周易八卷薛季宣作古文周易十二卷程迥作古周易考一卷季廉作周易古經八篇吳仁傑作古周易十二卷大致互相出入祖謙此書與仁傑書最晚出而較仁傑為有據凡分上經下經象上傳象下傳象上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為十二篇宋志作一卷書錄解題作十二卷蓋以一篇為一卷其實一也朱子嘗為之跋後作本義即用此本其書與呂大防書相同而不言本之大防尤表與吳仁傑書賞論之然祖謙非竊據人書者稅與權校正周易古經序謂偶未見大防本殆得其實矣書錄解題又載音訓二卷乃祖謙門人王莘叟所筆受又稱朱子嘗刻是書於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此本皆無之殆傳寫者遺之歟

易傳燈四卷 永樂大典本

易傳燈一書諸家書目俱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載其名惟永樂大典散見於各卦之中題其官曰徐總幹而不著名字又載其子東序謂其父嘗師事呂祖謙唐仲友考宋史徐僑嘗受業於祖謙著讀易記尚書括旨等書祖謙門人又有徐侃徐倬序無明文不能定其為誰也傳燈本釋氏之語乃取之以名經解殊為乖刺又謂繫辭下傳易之為書三章皆漢儒易緯之文譌為夫子之作以誑後世亦沿歐陽修之誤又謂聖人觀河圖有數有象以從橫十五之妙配乾坤九六之數白紫者吉黃墨者凶是直以易數為五行家言九未免於駁雜然其八卦總論十六篇參互以求頗能得易之類例如曰大壯大有史乾乾在乾兌離震之下者也乾九三曰君子而餘卦九三皆有君子小人之詞以君子在重剛中君子則吉小人則凶故分別言之也其處於巽坎艮坤之下者曰小畜大畜需泰凡九三上遇陰爻皆有畏敬之義剖析更為微細又謂易之取象該三代制

度如比九五言王用三驅見王出不合圖三面而驅之禮與九二言史巫紛若見古有太史男巫女巫巫之制論  
易禮之相通亦有證據蓋一知半解可取者頗不乏雖有絲麻無粟管蒯固說易者之所旁採爾

易碑傳二卷

南江總督  
採進本

宋林至撰字德久松江人書錄解題作樵李人未詳就是淳熙中登進士第官至祕書省正字朱子集中有荅  
林德久書卽其人也書宋史藝文志作一卷文獻通考於二卷之外又有外篇一卷此本爲元至正間陳泰所  
刊總爲二卷蓋泰所併也凡三篇一曰法象一曰極數一曰觀變自序稱法象本之太極極數本之天地數觀變  
本之卦揲十有八變皆據易大傳之文凡論太極者惑於四象之說而失卦畫之本論天地之數者惑於圖書之  
文而失參兩之宗論撰著者惑於挂扚之間而失陰陽之變各釐而正之其外篇則論反對相生世應互體納甲  
卦變動爻卦氣八事自序稱謂其非易之道則不可謂易盡在於是則非今觀其書雖未免有主持稍過之處而  
所論多中說易之弊其謂易道變化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爲說尤至論也

厚齋易學五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馮椅撰椅字儀之一作奇之號厚齋南康都昌人宋史馮去非傳云父椅家居授徒所著易書詩語孟軻說等  
書共二百餘卷今多不傳惟所輯易說尚散見永樂大典中考胡一桂啟蒙翼傳引宋中興藝文志云寧宗時馮  
椅爲易輯註輯傳外傳猶以程迥朱熹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爲贊又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篇改  
繫辭傳上下爲說卦上中俞珍讀易舉要所說亦同今檢永樂大典所載但有輯註輯傳而無所謂外傳者與舊  
說殊不相合以椅自序核之當日蓋各爲一書輯註止解彖象輯傳則尊彖象爲經而退十翼爲傳外傳則以十  
翼爲經各附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永樂大典編纂不出一手割裂其文雜附於各卦爻下遂併外傳之名而沒  
之今反覆參校釐爲輯註四卷輯傳三十卷外傳十八卷仍分三書以還其舊輯註多用古文如坤卦黃裳之裳  
作常蒙卦瀆蒙之瀆作贖屯卦磐桓之磐作般道如之適作直師卦丈人作大人旅卦資斧作齊斧雖異今本而

皆根舊義至於履否同人諸卦以爲舊脫卦名宜補姤象女壯勿用取下以爲衍女字之類則精之自扞所見者也輯傳各卦皆分卦序卦義象義爻義象占諸目縷析條分至爲詳悉其蒐採亦頗博洽如王安石張汝明張弼李椿年李元量李舜臣閔邱所毛樸馮時行蘭廷瑞諸家其全書今皆不傳尚籍是以存梗概外傳舊釋羣言亦多所闡發其以繫辭爲說卦宗吳仁傑之本董真卿周易會通駁之長允明楊時喬周易古今文乃以合於附志取之斯好奇之過矣然合觀三書大抵元元本本淹貫宏通要不以一二微瑕掩也敗葉翼傳又云鄱陽汪標手編諸家易解爲一鉅集名經傳通解以倚易解爲底本求古今解增入蓋宋元之際甚重其書今標書亦不傳則此書彌可寶貴矣董真卿胡一桂皆稱是書爲易輯宋史藝文志作易學文獻通考則作厚齋易學考王湜先有易學友有所別故今從通考之名焉

童溪易傳二十卷

直隸總督探進本

宋王宗傳撰宗傳字景孟德人淳熙八年進士官部州教授董真卿以爲臨安人朱彝尊經義考謂是書前有寧德林焯序稱與宗傳生同方學同學同及辛丑第則云臨安人者誤矣宗傳之說大概祧梁孟而宗王弼故其書惟憑心悟力斥象數之弊至警於誤註本草之殺人焯序述宗傳之論有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之語不免涉於異學與楊簡慈湖易傳宗旨相同蓋弼易祖尚元虛以闡發義理漢學至是而始變宋儒掃除古法實從是萌芽然胡程祖其義理而歸諸人事故似淺近而醇實宗傳及簡祖其元虛而索諸性天故似高深而幻旨考沈作誥作寓簡第一卷多談易理大抵以佛氏爲宗作誥爲紹興五年進士其作寓簡在淳熙元年正與宗傳同時然則以禪言易起於南宋之初特作誥無成書宗傳及簡則各有成編顯關別徑耳春秋之書事權弓之記禮必謹其變之所始錄存是編俾學者知明萬歷以後動以心學說易流別於此二人亦說周禮者存僉庭椿邱葵意也

周易總義二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宗藏本

宋易被撰南宋館閣續錄載敝字彥章潭州寧鄉人淳熙十一年上舍釋褐出身慶元六年八月除著作郎九月

知江州周密齊東野語則載其諂事蘇師且由司業躡擢左司諫師且敗後貶死蓋館閣續錄但記其入院出院之事密所記則其究竟也祇人不足重其書世亦不甚傳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然其說易兼通理數折衷衆論每卦先括爲總論復於六爻之下各爲詮解於經義實多所發明與耿南仲之新講義均未可以人廢言也前有祇門人陳章序稱祇侍筵筵日嘗以是經進講又稱祇別有易學舉隅四卷哀象與數爲之圖說與此書可以參考今未見傳本惟所撰周禮總義尚散見永樂大典中耳樂雷發有謁山齋詩曰淳熙人物到嘉熙聽說山齋亦白髭細嚼梅花讀總義只應姬老是相知蓋指此一書山齋祇別號也則當時亦頗重其書矣

西谿易說十二卷

浙江吳玉晦家藏本

宋李過撰過字季辨興化人董真卿周易會通稱此書有過自序在慶元戊午謂幾二十年而成此本佚去其序而書中亦多闕文蓋傳鈔譌脫又非真卿所見之舊矣其書首爲序說一卷分上下經依文講解而不及繫辭以下馮椅易學稱其多所發明而議其以毛漸三墳爲信又多割裂經文如乾坤初爻初九潛龍勿用以下卽接以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接以文言曰潛龍勿用下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至是以君子勿用也汨亂顛倒殆不可訓矣空爲胡一桂所譏其論爻辭爲文王作謂先儒以西山等字指文王者爲鑿而說明夷一卦以上三爻爲箕子事下三爻爲文王事則仍不免自亂其例蓋過晚而喪明冥心默索不能與師友相訂正意所獨造或不免毅然自爲而收視返聽用心刻摯亦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其亂經之罪與話經之功固約略可以相當也

丙子學易編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李心傳撰心傳字微之號秀巖隆州人寶慶二年以布衣召補從政郎差充祕閣校勘歷官至工部侍郎兼祕書監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心傳遂於史學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二書爲史家所重而經術亦頗究心高斯得恥堂存齋有學易編誦詩訓二書跋曰秀巖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見其論著藏於明堂石室

金匱玉版遂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後窮極道奧經術之蘊有非近世學士大夫所能及者雖弟子尊師之詞要非甚溢美也是書於嘉定九年竭二百八日之力排纂成業以歲在丙子爲名所取惟王弼張子程子郭雍朱子五家之說而以其父舜臣易本傳之說證之亦閒附以己意原書十五卷高斯得嘗與誦詩訓合刻於桐江今已散佚此本爲元初俞琬所鈔後有瓊跋白此書係借閱德坊周家書肆所購者天寒日短老眼昏花併日而鈔其可取者云云蓋所存不及十之一矣然瓊遠於易學凡所探摭皆其英華則大旨猶可概見也心傳自序稱採王氏張子程子與朱文公四家之傳而閒以周子邵子及先君子之說補之自唐以上諸儒字義之異者亦附見焉而瓊跋所列則無周子邵子而有郭子和子和郭雍之字卽著郭氏傳家易說者小心傳原書不存未詳孰是考周子通書邵子皇極經世雖皆闡易理而實於易外別自爲說可以引爲義疏者少惟郭雍依經闡義具有成書或心傳之序傳寫有誤歟

易通六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宋趙以夫撰以夫字用父宗室子居於長樂嘉定十年進士歷官資政殿學士是書前有以夫自序皆自稱臣未有不敬自祕將以進於上庶幾仰神聖學紹熙之萬一則經進之本也考趙汝騰庸齋集有繳趙以夫不當爲史館修撰奏劄曰鄭清以進史屬之以夫四海傳笑謂其進易尚且代筆而可進史乎其後聞爲史館長人又笑曰是昔代筆進易之以夫也又何喬遠聞書曰以夫作易通謂田黃績相與上下其論據其所說則是書實出黃績參定汝騰所論不盡無因殆以以夫不協衆論故諱然以爲續代筆歟胡一桂云易通六卷或問類例圖象四卷朱彝尊經義考曰宋志十卷又註曰聚樂堂書目作六卷蓋宋志連或問類例圖象言之聚樂堂本則惟有易通此本亦止六卷而無或問類例圖象其自聚樂堂本傳寫歟其書大旨在以不易變易二義明人事動靜之準故其說曰奇偶七八也交重九六也卦畫七八不易也爻畫九六變易也卦雖不易而中有變易是謂之亨爻雖變易而中不易是謂之貞洪範占用二貞悔貞卽靜也悔卽動也故靜吉動凶則勿用動

吉靜凶則不處動靜皆吉則隨遇而皆可動靜皆凶則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於聖人作易之目可謂深切著明至其真出於誰手則傳疑可矣

周易經傳訓解

二卷 浙江吳王  
歸家藏本

宋蔡淵撰淵字伯靜號節齋建陽人案朱彝尊經義考蔡淵周易經傳訓解四卷註曰存三卷此本惟存上下經二卷題曰周易卦爻經傳訓解與彝尊所記不符據董真卿周易會通稱此書以大象置卦辭下以象傳置大象後以小象置各爻辭後皆低一字以別卦爻與此本體例相合知非贗託董指又言其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亦皆低一字則此本無之又經義考載淵弟沈後序稱易有太極之說知至知終之義正直義方之語皆義理之大原爲後學之至要實發前賢之所未發云云其文皆在繫辭文言則是書原解繫辭文言諸篇確有明證非但解卦爻不應揭卦爻以標目蓋指所見者四卷之全本彝尊所見佚其一卷此本又佚其一卷傳寫者諱其殘闕因於書名增入卦爻二字若原本但解上下經者此書實作偽之技不足據也今刪去卦爻二字仍以本名著錄存其真焉

易象意言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蔡淵撰淵蔡元定之子而從學於朱子故是書闡發名理多本師傳然兼數而言則又西山之家學也其中惟不廢互體與朱子之說頗異考互體之法見於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過觀之否曰風爲天子土上山也杜預註曰自一至四有艮象艮爲山也是周官太卜舊有是法矣顧炎武日知錄曰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此又夬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然則朱子特不以互體爲主亦未嘗竟謂無是理也淵於師說可謂通其變而酌其平矣董真卿周易會通稱淵周易經傳訓解外又有卦爻辭旨論六十四卦大義易象意言雜論卦爻十翼象數餘論雜論易大義並成於開禧乙丑今悉散佚故朱彝尊經義考僅列其書名而不能舉其卷數惟此書載永樂大典中尚首尾完具猶當時祕府舊本今錄而傳之俾



論易者知蔡氏之學不徒以術數見而朱子之徒亦未嘗全棄古義焉

周易要義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字華父號鶴山臨邛人慶元五年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事蹟具宋史本傳了翁以說經者但知誦習成言不能求之詳博因取諸經註疏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此其中之第一部也方回桐江集有周易集義跋載了翁嘗言辭變象占易之綱領而餘象象爻之辭畫爻位虛之別互反飛伏之說乘承比應之例一有不知則義理闕焉蓋其大旨主於以象數求義理折衷於漢學宋學之間故是編所錄雖主於註疏釋文而採摭謹嚴別裁精審可謂翦除支蔓獨顯英華王稜雜說云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歐陽公常欲削而去之其言不果行追鶴山魏氏作要義始加剷削而其言經焉則亦甚與以廓清之功矣明萬歷中張登重編內閣書目載九經要義尚存儀禮七冊禮記三冊周易二冊尚書一冊春秋二冊論語二冊孟子二冊又類目六卷本共為一編今諸經或存或佚不能復合故今以世有傳本者各著於錄朱彝尊經義考羣經類中載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註曰分見各經然各經皆載要義而易類則但據宋志載了翁周易集義六十四卷不載此書似乎即以集義為要義考方回周易集義跋曰鶴山先生謫靖州取諸經註疏摘為要義又取濂洛以來諸大儒易說為周易集義則為二書審矣

東谷易翼傳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鄭汝諧撰汝諧字舜舉號東谷處州人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仕至吏部侍郎浙浙江通志則云中教官科遷知信州召為考功郎累階徽猷閣待制振孫去汝諧世近疑通志失之其言易宗程子之說所謂翼傳者翼程子之傳也然亦時有異同其最甚者如程子解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以為外物不接內欲不萌郭忠恕得其說而守之遂自號兼山以是為儒者之至學也朱子所解雖微異然亦以是為克己復禮之義獨汝諧以為良其背者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不見而後不亂見則亂矣故僅為无咎而已說者或大其事以為聖人之事

非也所見迥乎相左又如解困井諸卦其說亦別然朱子解經於程子亦多所改定蓋聖賢精義愈聞愈深沈潛先儒之說其有合者疏通之其未合於心者別抒所見以發明之於先儒乃為有功是固不必守一先生之言徒為門戶之見也是書前有自序及其子如岡曾孫陶孫題語如岡稱求得真德秀序此本不載蓋傳寫佚之矣

朱文公易說二十三卷

編修歸守  
謙家藏本

宋朱鑑編案朱子世系朱子二子長子堯萇二子長曰鑑則朱子嫡長孫也鑑字子明以贍補迪功郎官至湖廣總領朱子註易之書為目有五曰易傳十一卷曰易本義十二卷曰易學啟蒙三卷曰古易音訓二卷曰著卦考誤一卷皆有成帙其朋友論難與及門之辨說則散見語錄中鑑彙而輯之以成是編昔鄭元箋注諸經其孫魏侍中小同復哀其門人問荅之詞為鄭志十一卷鑑之編輯緒言亦猶此例也考朱子初作易傳用王弼本後作易本義始用呂祖謙本易傳宋志著錄今已散佚當理宗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贍語殘編無不奉為球璧不應手成巨帙反至無傳殆以未定之說自削其彙故不復流布歟鑑是書全採語錄之文以補本義之闕其中或門人記述未必盡合師說或偶然問荅未必勒為確論安知無如易傳之類為朱子所欲刊除者然收拾放佚以備考證亦可云能世其家學矣

易學啟蒙小傳一卷附古經傳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稅與權撰與權始末未詳據其自序知為魏了翁門人據書末史子聲跋知其字曰亞甫據書錄解題載其周禮折衷一條知為臨邛人爾初朱子作易學啟蒙多發邵氏先天圖義至與袁樞論後天易則謂嘗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為之說與權從魏了翁講明邵氏諸書於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證以雜卦傳及揚雄所稱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孔穎達所稱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變之說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不易之八卦為上下兩篇之幹其互易之五十六卦為上下兩篇之用即其圖反覆觀之上下經皆為十八卦始終不出九數以明義文之易似異而同蓋闡邵子之說以補啟

象之未備所謂持之有故而執之成理者也史子輩跋稱因是書悟乾坤納甲之義乾自甲而壬坤自乙而癸其數皆九而疑其乾九能兼坤六坤陰不能包乾陽之說謂六之中有一三五則九數固藏於六欲更與與權商之蓋天下之數不出奇偶任舉一義皆有說可通愈推而愈各有理此類是矣謂非易之根本則可謂非易中之一義則又不可也

周易輯聞六卷附易雅一卷筮宗一卷內府藏本

宋趙汝楨撰汝楨商王元份之七世孫資政殿大學士善湘之子理宗時官至戶部侍郎考宋史趙善湘傳載其說易之書有約說八卷或問四卷指要四卷續問八卷補過六卷蓋研究是經用功最久故汝楨承其家學以作是編其說據漢書儒林傳稱費直惟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疑說卦序卦雜卦皆為漢儒竄入又以繫辭多稱子曰定為門人所記非夫子之書因置此諸傳惟註經文其以彖傳散附象辭小象散附爻辭仍用王弼之本其以大象移於卦書之後象辭之前以文言散附乾坤象傳及小象後則又汝楨之新意割裂顛倒殊屬師心又王弼本雖移傳附經尚有象曰象曰文言曰字以存識別汝楨併此而去之使經傳混淆茫然莫辨尤為治絲而棼其每卦之中皆以卦變立論亦未免偏主一隅然其說推闡詳明於比應秉承之理盈虛消長之機皆有所發揮不同穿鑿於宋人易說之中猶為明白篤實易雅一卷總釋名義略如爾雅之釋詩故名曰雅其目曰通釋曰書釋曰學釋曰情釋曰位釋曰象釋曰辭釋曰變釋曰占釋曰卦變釋曰爻變釋曰得失釋曰八卦釋曰六爻釋曰陰陽釋曰太極名義釋曰象數體用圖釋曰圖書釋曰圖書凡十八篇其論圖書曰易有行數有積數自五行而為五十者衍數也自一二三四五積而為五十五者積數也圖書一數皆積數之儔不可以與於撰著也故舍圖書之名而論二數則自有妙理強二數以圖書之名則於經無據可謂善於解紛矣筮宗一卷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卷蓋是書原本題釋本第一述筮第二先傳考第三彝尊以一篇為一卷也其推明大衍之數頗為明白於諸家舊說一一條辨亦具有考訂云

用易詳解十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杞撰杞字子才號謙齋山人仕履未詳考宋有三李杞其一為北宋人官大理寺丞與蘇軾相唱和見烏臺詩案一為朱子門人字良仲平江人即嘗錄甲寅問荅者與作此書之李杞均非一人或混而同之者誤也其書原本二十卷焦竑經籍志作謙齋詳解朱彝尊經義考作周易詳解考杞自序稱經必以史證後世岐而為二尊經太過反入於虛無之域無以見經為萬世有用之學故取文中子之言以用易名編其述稱名之義甚詳茲及彝尊殆未見原書故傳聞譌異歟外間久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尚散見各韻中採掇哀輶僅闕豫隨无妄大壯睽蹇中孚七卦及晉卦後四爻其餘俱屬完善謹排次校核釐為十六卷書中之例於每爻解其辭義復引歷代史事以實之如乾初九稱舜在側微乾九二稱四岳薦舜之類案易又有帝乙高宗之象傳有文王箕子之辭是聖人原非空言以立訓故鄭康成論乾之用九則及舜與禹稷契皋陶在朝之事論隨之初九則取舜實於四門之義明易之切於人事也宋世李光楊萬里等更博採史籍以相證明雖不無稍涉氾濫而其推闡精確者要於立象垂戒之旨實多所發明杞之說易猶此志矣其中不可訓者惟在於多引老莊之文如蒙之初六則引老子終日嗛而不嗔云云以為童蒙之義履之象則引莊子虎與人異類而嬌養己者云云以為履虎尾之義夫老莊之書其言雖似近易而其強弱攻取之機形就心和之論與易之无方无體而定之以中正仁義者指歸實判然各殊自葉夢得巖下放言稱易之精蘊盡在莊列程大昌遂著為易老通言杞作易編復引而伸之是則王弼輩掃除漢學流弊無窮之明驗矣別白存之亦足為崇尚清談者戒也

崧山讀周易記二十一卷

山東兗州府採進本

宋方實孫撰實孫不知何許人惟劉克莊後山集有實孫樂府跋稱其字曰端仲有實孫經史說跋稱其以所著易說上於朝以布衣入史局時相以其累上春官欲令免省奉對遽以風聞報罷浩然而歸其所終則不可考矣此書舊本但題曰讀周易案朱彝尊經義考作崧山讀周易記蓋此本傳寫脫譌經義考又引曹溶之言曰宋志

八卷潛生堂自作十卷聚象堂自作十六卷今世所行凡二本一本不分卷不知孰合之此本凡上經八卷下經八卷繫辭二卷序卦說卦雜卦各一卷又不知誰所分也其書取朱子卦變圖別爲易卦變合圖以補易學啟蒙所未備其說多主於爻象不涉空談自序有曰易者道也象數也言道則象數在其中矣道果有耶繫辭曰易無體道果無耶繫辭曰易有太極是道自無而有也可以識其宗旨矣其據隨上六爻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爻王用亨于岐山明夷象文王以之革象湯武革命證爻象非文王作自爲確義其據大有九三爻公用亨于天子解上六爻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小過六五爻公弋取彼在穴證爻辭非周公作則必不然說易者本不云周公也然其大旨則較諸家爲淳實矣

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董楷撰楷字正叔台州臨海人寶祐四年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其學出於陳器之器之出於朱子故其說易惟以洛閩爲宗是編成於咸淳丙辰合程子傳朱子本義爲一書而采二子之遺說附錄其下意在理數兼通又引程朱之語以羽翼程朱亦愈於遲臆鑿空務求奇於舊說之外者惟程子傳用王弼本而朱子本義則用呂祖謙所定古本楷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之書散附程傳之後沿及明永樂中胡廣等纂周易大全亦仍其誤至成矩專刻本義亦用程傳之次序鄉塾之士遂不復知有古經則楷筆其端也然楷本以經文平書而十翼之文則下一格書之其本義無所附麗者則仿諸經疏文某句至某句之例朱書其目以明之猶爲有別今本經傳一例平書而本義亦意爲割綴則愈失愈遠又非楷所及料矣

易學啟蒙通釋一卷 內府 藏本

宋胡方平撰方平字師魯號玉齋婺源人據董真卿周易會通載是書有方平至元己丑自序則入元己十四年矣然考熊禾跋稱己丑春讀書武夷山中有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其父書一編曰易學啟蒙通釋又劉涇跋亦稱一日約退齋熊君訪雲谷遺跡適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易學啟蒙通釋一編謂其父玉齋平生精力盡在此書輒爲

刻置書室云云則已丑乃未與溼刊書作跋之年非方平自序之年真卿誤也方平之學出於董夢程夢程之學出於黃榦榦朱子婿也故方平及其子一桂皆篤守朱子之說此書即發明朱子易學啟蒙之旨案朱子易學啟蒙序曰近世學者類喜談易其專於爻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據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附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余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云蓋易之爲道理數竝存不可滯於一說朱子因程傳專主明理故兼取邵子之數以補其偏非脫略易理惟著此書以言數也後人置本義不道惟假借此書以轉相推衍至於支離轉轉而不已是豈朱子之本旨乎方平此書雖亦專闡數學而根據朱子之書反覆詮釋所採諸書凡黃榦董欽劉燾陳植蔡淵蔡沈六家皆朱子門人又蔡模徐幾翁泳三家模蔡淵子幾泳皆淵之門人故所衍說尚不至如他家之竟離其宗是亦讀啟蒙者所當考矣董真卿所稱方平自序今本佚之惟存後序一篇朱彝尊經義考乃竟以朱子原序爲方平之序可謂千慮之一失徐氏通志堂刻本於此序之末題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真逸手記是顯著朱子之別號矣而其標目乃稱易學啟蒙通釋序淳熙丙午下距至元己丑凡一百一十三年朱子安知有通釋乎今刊正之俾無滋後來之疑焉

三易備遺十卷

丙府藏本

宋朱元昇撰其子士立補葺元昇字日華里貫未詳惟卷首載咸淳八年兩浙提刑家鉉翁進書狀稱承節郎差處州龍泉遂昌慶元及建寧松溪政和巡檢朱元昇卷末士立跋稱咸淳庚午備遺成帙映刻堂家先生用間於朝三載先子歿云云疑其卽終於是官庚午爲咸淳六年而狀署八年殆傳寫誤六爲八歟其書本河圖洛書一卷連山三卷歸藏三卷周易三卷元昇自序亦兼言三易而鉉翁進狀特稱其著中天歸藏書數萬言未詳其故豈以先天後天皆儒者所傳述而中天之說元昇創之故標舉見異耶然千寶周禮註稱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則中天實亦古名非新義也元昇學本邵子其言河圖洛書則祖劉牧其言連山以卦位配夏時之氣候其言歸藏以干支之納音配卦爻其言周易則闡反對互體之旨雖未必真合周官太卜之舊

而冥心求索以求一合亦可謂好學深思者過而存之或亦足備說易者之參考耳

周易集說四十卷 內府藏本

宋俞琰撰琰字玉吾吳縣人生宋寶祐初入元隱居著書徵授温州學錄不赴至延祐始卒生平遠於易學初哀諸家之說為大易會要一百二十卷後乃擬其精華以著是編始於至元甲申至至大辛亥凡四易彙其初主程朱之說後乃於程朱之外自出新義嘗與孟淳講坤之六二謂六二既中且正是以其德直方惟從乾陽之大不習坤陰之小故无不利如此之類其說頗異至謂尚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是玉名如此之類則大奇矣然其覃精研思積三四十年實有其心獨造發前人所未發者固不可廢也據琰自作後序尚有讀易舉要讀易須知易圖纂要易經考證易傳考證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易外別傳諸書今惟易外別傳有本單行讀易舉要易圖纂要見永樂大典餘皆未見序稱諸編皆舊所作將毀之而兒輩以為可惜又略加改竄而存於後則舊刻本附此數書今佚之矣

讀易舉要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俞琰撰是書文淵閣書目焦竑經籍志朱睦㮮投經圖皆著於錄然外間傳本殊稀故朱彝尊經義考亦云未見今惟永樂大典尚散見於各韻之中可以採輯謹裒合編次仍定為四卷考琰之集說以朱子為宗而此書論剛柔往來則以兩卦反對見義例以泰否二卦象辭較朱子卦變之說更近自然其易圖多本邵子而此書論象數之學則駁張行成以元亨利貞為周易起數於四之證蓋不為苟同者至於田疇謂積乾坤屯蒙需訟之策至於師而六軍之數皆全史璿謂革居四十九應大衍之數故云天地革而四時成節居六十而甲子一周故云天地節而四時成皆以偶合之見窺聖人作易之意琰顧取之則殊非本旨然琰於易善思力索積平生之力為之意所獨契亦往往超出前人所列諸家著述雖多本於晁公武陳振孫兩家而名字爵里開有異同亦可資考證固宜與所撰集說並行也琰別有六十四卦圖易圖合璧聯珠易圖纂要諸書舊與此書合刻修永樂大典之時

割裂龐雜清其端緒惟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兩圖猶標命瓊纂圖之目其餘諸圖盡目讀易舉要之名合併爲一殊爲昏亂今悉考訂汰除以還其舊焉

周易象義十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丁易東撰易東字漢臣武陵人仕至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官入元不仕教授鄉里以終是編因易象以明義故曰象義其取象之例凡十有二曰本體即乾坤天地之類曰互體即雜物揆德之旨曰卦變象所謂大往小來傳所謂柔來文剛剛上文柔是也曰正應傳所謂剛柔內外之應是也曰動爻陽老則變爲陰陰老則變爲陽是也曰變卦左傳所載古人占筮之法曰乾之姤乾之同人是也曰伏卦乾則伏坤震則伏巽說卦所謂天地定位雷風相薄是也曰互對即漢儒之旁通卦義與伏通而有本體全體之異曰反對損之與益五二之辭同史之與姤四三之辭同可以類推者是也曰比爻初二三比是也曰原畫 陽皆屬乾陰皆屬坤是也曰納甲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是也其於前人舊說大抵以李鼎祚周易集解朱震漢上易傳爲宗而又謂李夫之泥朱傷於巧故不主一家如卦變之說則取邵子朱子變卦之說則取沈該都絜筮占之說則取朱子蔡淵馮椅遠紹旁搜要歸於變動不居之旨亦言象者所當考也諸家著錄多作十卷惟朱睦㮮授經圖作易傳十二卷焦竑經籍志作易傳十四卷考易東所著別無易傳之名蓋即此編朱氏併其論例一卷數之爲十一卷焦氏又併其大衍索隱三卷數之遂爲十四卷耳朱彝尊經義考作十卷註曰存然世所傳本殘闕特甚僅存十之三三又非彝尊之所見惟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排比其文僅闕豫隨无妄大壯睽蹇中孚七卦及晉卦之後四爻餘皆完具與殘本互相參補遂還舊觀以篇頁頗繁謹析爲一十六卷以便循覽原本附有大衍策數諸圖多已見大衍索隱中今不復錄其論例一卷自述撰著之旨頗備今仍錄以弁首焉

易圖通變五卷 易筮通變三卷 兩江總習 撰進本

宋雷思齊撰思齊字齊賢臨川人宋亡之後棄儒服爲道士居烏石觀後終於廣信事蹟具袁稱所撰墓誌銘是編



前有揭侯斯序稱所著有老子本義莊子旨義數十卷及和陶詩三卷吳全節序又稱其有文集二十卷今皆未見惟此二書存其易圖通變自序謂河圖之數以八卦成列相盪相錯參天兩地參伍以變其數實爲四十而以其十五會通於中所述河圖洛書參天兩地倚數之圖錯綜會變等圖及河圖遺論大旨以天一爲坎地二爲坤天三爲震地四爲巽天七爲兌地六爲乾天九爲離地八爲艮而五十則爲虛數其說雖與先儒不同而案以出震齊巽之義亦頗相脗合林至易碑序所謂易道變化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爲說者也其易筮通變凡五篇一曰卜筮二曰立卦三曰九六四曰衍數五曰命善亦多自出新意不主舊法白雲霧道藏目錄載二書於太元部若字號中蓋圖書之學實出道家思齊又本道家衍說之以附於易固亦有由云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

經部四

易類四

讀易私言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許衡撰衡字平仲河內人官至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諡文正事蹟具元史本傳其書論六爻之德位大旨多發明繫辭傳同功異位柔危剛勝之義而又類聚各卦畫之居於六位者分別觀之蓋健順動止入說陷麗其吉凶悔吝又視乎所值之時而必以正且得中為上孔子彖象傳每以當位不當位得中行中為言衡所發明蓋本斯旨此書本在衡文集中元蘇天爵文類明劉昌中州文表皆載之 國朝曹溶採入學海類編通志堂刊九經解遂從舊本收入而何焯校正九經解目錄以為即元李簡之書今考簡所撰學易記其書具在未嘗與此書相複且永樂大典所載亦作許衡則非簡書明甚焯之所校不知何以云然也

易本義附錄纂疏十五卷

內府  
藏本

元胡一桂撰一桂字庭芳號雙湖婺源人景定甲子領鄉薦試禮部不第教授鄉里以終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是編以朱子本義為宗取文集語錄之及於易者附之謂之附錄取諸儒易說之合於本義者纂之謂之纂疏其去取別裁惟以朱子為斷元史稱其受易源流出於朱子殆以啟蒙翼傳及是書歟陳櫟稱一桂此書於楊萬里易傳無半字及之今檢其所引櫟說信然蓋宋末元初講學者門戶最嚴而新安諸儒於授受源流辨別尤甚萬里易傳雖遠宗程子而早工吟咏與范成大陸游齊名不甚以講學為事故雖嘗薦朱子拒韓侂胄而慶元黨禁獨不列名一桂蓋以詞人擯之未必盡以其書也

易學啟蒙翼傳四卷

內府  
藏本

元胡一桂撰一桂之父方平嘗作易學啟蒙通釋一桂更推闡而辨明之故曰翼傳自序稱去朱子纔百餘年而

承學漸失如圖書已釐正矣復仍劉牧之謬者有之下筮之數灼如丹青矣復祖尚元旨者又有之因於本義附錄彙疏外復輯為是書凡為內篇者三一曰舉要以發辭變象占之義二曰明筮以考史傳卜筮卦占之法三曰辨疑以辨河圖洛書之同異皆發明朱子之說者也為外篇者一則易緯候諸書以及京房飛候焦贛易林揚雄太元司馬光潛虛以至邵子皇極經世諸法亦附錄其概以其皆易之支流故別之曰外大致與其父之書互相出入而方平主於明本旨一桂主於辨異學故體例各殊焉

易纂言十卷 內府藏本

元吳澄撰澄字幼清號草廬崇仁人宋咸淳末舉進士不第入元以薦擢翰林應奉文字官至翰林學士卒諡文正事蹟具元史本傳是書用呂祖謙古易本經文每卦先列卦變主爻每爻先列變爻次列象占十翼亦各分章數其訓解各附句下音釋考證則經附每卦之末傳附每章之末閒有文義相因即附辨於句下者偶一二見非通例也澄於諸經好厭為黠竄惟此書所改則有根據者為多如師卦丈人吉改丈人吉據崔憬所引子夏傳比卦比之匪人下增凶字據王肅本小畜卦與說輻改與說輻據許慎說文尚德載改尚得載據京房虞翻子夏本泰卦包荒改包荒據說文及虞翻本大畜卦曰閑與衛改日閑與衛從鄭元虞翻陸希聲本萃卦亨刪亨字從馬融鄭元虞翻陸績本困卦剝別改艱晚據荀爽王肅陸績本鼎卦其形渥改其刑劇據鄭元本比象比吉也刪也字據王昭素本賁象補剛柔交錯四字據王弼注震象驚遠而懼邇也下補不喪匕鬯四字據王昭素所引徐氏本漸象女歸吉也改女歸吉利貞據王肅本坤象履霜堅冰改初六履霜據魏志坎象樽酒簋二刪貳字據陸德明釋文 案澄注明言舊本有貳字陸氏釋文無之今世所行張弧陸希聲本皆同是傳文已刪去貳字徐氏通志堂本乃刪補刊板增入貳字是顧涓等校正之時以不誤為誤也謹附訂於此繫辭上傳繫辭焉而明吉凶下補悔吝二字據虞翻本繫辭下傳何以守位曰仁改何以守位曰人據王肅本未耨之利改耨之利據王昭素本以濟不通下刪致遠以利天下六字據陸德明釋文序卦傳故受之以履下補履者禮也四字據韓康伯本皆援引古義具有源流不比師心變亂其餘亦多依傍胡瑗程子朱子諸說澄所自為改正者

不過數條而已惟以繫辭傳中說上下經十六卦十八爻之文定爲錯簡移置於文言傳中則悍然臆斷不可以爲訓矣然其解經義詞簡理明融貫舊聞亦頗賅洽在元人說易諸家固終爲巨擘焉

易纂言外翼八卷 永樂大典本

元吳澄撰澄所著易纂言義例散見各卦中不相統貫卷首所陳卦畫亦粗具梗概未及詳言因復作此書以暢明之纂言有通志堂刻本久行於世此書則傳本漸罕近遂散佚無存朱彝尊經義考云見明崑山葉氏書目載有四冊而亦未睹其書今惟永樂大典尚分載各韻之下考澄所作小序原書蓋共十二篇一曰卦統以八經卦之純體合體者爲經六十四卦之雜體者爲緯乃上下經篇之所由分二曰卦對以奇偶反易成二卦成上下篇相對三曰卦變言奇偶復生奇偶其用無窮四曰卦主因元妄傳而推之以明一經之義五曰變卦言剛柔爻相變而一卦可爲六十四卦六曰互卦言中四爻復具二卦以爲一卦七曰象例凡經之取象皆類聚之以觀其通八曰占例言元亨利貞吉凶无咎其義皆本於天道九曰辭例乃象例占例所未備而可以互見者十曰變例言撰書四營十八變之法十一曰易原明河圖洛書先後天圖十二曰易流備舉揚雄以下擬易之書今缺卦變變卦互卦三篇易流缺半篇易原疑亦不完全其餘尚首尾整齊無所遺失自唐定正義易遂以王弼爲宗象數之學久置不講澄爲纂言一決於象史謂其能盡破傳注之穿鑿故言易者多宗之是編類聚區分以求其理之會通如卦統卦對二篇言經之所以釐爲上下乃程朱所未及象例諸篇闡明古義尤非元明諸儒空談妙悟者可比雖稍有殘缺而宏綱巨目尚可推尋謹依原目編次析爲八卷俾與纂言相輔而行焉

易原與義一卷周易原旨六卷 內府藏本

元寶巴撰 案寶巴舊本作寶巴字普菴色日人居於洛陽是書前有進太子牋結銜稱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

保八今改正管兼管內勸農事又有任士林序稱疎卿寶公不知其終於何官也牋末不題年月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舊有方回半蠟二序案回蠟皆宋末舊人則寶巴爲元初人矣是書原分三種統名易體用本程子之說卽卦體

以闢卦用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易原與義一卷存周易原旨六卷存周易尚占三卷佚考陳繼儒彙秘笈中有周易尚占三卷書名與卷數並符書前又有大德丁未寶巴序人名亦合然序稱爲鑿鑿子李清菴撰不云寶巴自作其書乃用錢代著之法以六爻配十二時五行六親六神合月建日辰以斷吉凶亦非尚占之本義序文鄙陋尤不類讀書人語蓋方技家傳有是書與寶巴佚書其名偶合明人喜作僞本遂撰寶巴序文以影附之不知寶巴說易並根柢宋儒闢發義理無一字涉京焦識緯之說其有以此書當古占法哉今辨明其妄別存日於術數類中而寶巴原書則仍以所存二種著錄庶闕而眞猶勝於全而僞焉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三十三卷 浙江吳玉璠家藏本

元趙采撰采字德亮號隆齋漁川人其書用注疏本節錄程子易傳朱子本義之說益以語錄諸書列之於前而各以己說附於後所謂折衷也所注僅上下經始以程子所傳不及繫辭以下歟前有采自序稱有康節邵子推明義文之卦畫而象數之學者有伊川程子推行夫子之意而卦畫之理明泊武夷朱文公作本義釐正上下經十翼而還其舊作啟蒙本邵子而發先天雖本義專主卜筮然於門人問答又以爲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飛伏納甲之類未及致思耳故愚以爲今時學者之讀易當由邵程朱三先生之說派而上之云云故其書雖以宋學爲宗而兼及於象數變互尚頗存古義非竟暖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也顧炎武日知錄謂割裂本義以入程傳始於胡廣之修大全然董楷已用程子之本而附以本義采又因之則其來有漸矣炎武專責胡廣殆未見二書歟

周易衍義十六卷 浙江吳玉璠家藏本

元胡震撰震自署曰廬山深溪又題將仕佐郎南康路儒學致仕教授書前有自序作於大德乙巳蓋成宗九年也又有其子光大識語稱幾成書而下世後十年始克纂集成編則其書實成於光大之手矣書中於乾坤二卦卦辭下接彖傳繼以釋彖之文言次大象次爻辭下接小象繼以釋爻之文言又置雜卦於序卦之前序次頗

爲顛倒昔李過作西谿易說改乾坤二卦經文次第割裂文言分附卦爻胡一桂譏其混亂古經此書實同其病前後脫簡亦不一而足或傳寫者失其原次故錯紊若此歟其於經文訓詁大都皆舉史事以發明之不免太涉泛濫非說經家謹嚴之體然議論尚爲平正所引諸儒之解亦頗詳核多可以備參考 視言理而空談元妙言數而漫衍奇耦者猶爲此善於彼焉

易學濫觴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元黃澤撰澤字楚望齊州人家於九江大德中嘗爲景星書院山長又爲東湖書院山長年逾八十乃終故趙汭生於元末猶及師事之其易與春秋之學皆受之於澤者也澤垂老之時欲注易春秋二經恐不能就故作此書及春秋指要發其大凡卷首有延祐七年吳澄題辭據其所言二書蓋合爲一帙今春秋指要亦無傳本惟此書僅存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注曰已佚則彝尊亦未及見知爲稀遺之本矣其說易以明象爲本其明象則以序卦爲本其占法則以左傳爲主大旨謂王弼之廢象數遁於元虛漢儒之用象數亦失於繁碎故折中以酌其平其中歷陳易學不能復古者一曰易之名義一曰重卦之義一曰逆順之義一曰卦名之義一曰卦變之義一曰卦名一曰易數之原一曰易之辭義一曰易之占辭一曰著法一曰占法一曰序卦一曰脫誤疑字凡十三事持論皆有根據雖未能勒爲全書而發明古義體例分明已括全書之宗要因其說而推演之亦足爲說易之圭臬矣

大易緝說十卷 內府 藏本

元王申子撰申字子異邳州人其始末未詳據卷首載田澤刊書始末惟稱其皇慶二年行省制付充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又稱其寓居慈利州天門山垂三十年始成春秋類傳及此書澤爲申送行省春都省移翰林國史院勘定令本處儒學印造而已其說春秋主有貶無褒之說今未之見其說易則力主數學而持論與先儒迥異大旨以河圖配先天卦以洛書配後天卦而於陳搏邵子程子朱子之說一概辨其有誤於古來說

易七百餘家中惟取六家一河圖洛書二伏羲三文王四周公五孔子六周子太極圖也其自命未免太高不足爲據同時有玉井陽氏者案陽氏侯其名字惟其姓見申子此書中字爲陰陽之陽蓋宋陽枋之族也朱彝尊經義考作楊氏誤陽枋訂於此受易於朱子門人曼淵已傳五世著易說二卷以駁之申子又一辨荅其大端具見於書中蓋萬事不出乎奇偶故圖書之學縱橫反覆皆可以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耳然考申子之繳繞圖書者僅前二卷至於三卷以後詮解經文仍以辭變象占比應秉承爲說絕不生義於圖書其言轉平正切實多有發明然則又何必繪圖作解纏繞然千萬言乎讀是書者取其詁經之語而置其經外之旁文可也所解惟上下經爲詳繁辭略說卦雜卦九略序卦一傳則排斥非孔子之言但錄其文而無一語之詮釋蓋自李清臣朱翌葉適以來卽有是說不始於申子其論易中錯簡脫簡誤文凡二十有四但注某某當作某某而不改經文亦尚有鄭氏注書之遺意與王柏諸人毅然點竄者異焉

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

編修屬守謙家藏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字仲虎號雪峰婺源人嘗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蘄溪州學正不赴元史儒學傳附載其父一桂傳中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所謂篤志朱子之學者也是書據朱子本義折衷是正復探諸家易解互相發明序題延祐丙辰蓋仁宗之三年初名精義後病其繁冗刪而約之改名通釋所著雪峰集中有與吳澄書曰本義通釋郭文卿守浮梁時爲刊其半出之太早今悔之無及也刊本今以呈似中有謬戾闕下削之繩之幸甚云云考炳文生於宋理宗淳祐十年其與澄書時稱年七十則當在延祐七年庚申在作序之後三年其所悔者改正與否則不可考矣王懋竑白田雜著曰今刻雪峰本義通釋上下經解極詳以大全本考之增多者十之三四彙傳以後諸皆與大全同無增多者疑通釋自彙傳後已失去後人鈔集大全所載以續之耳又大全序例謂胡氏通釋既輒變古易又於今易不免離析先後考今刻乃一依古易此不可曉或者今刻非原本歟云云案此本前有明潘旦序稱書經兵燹多至亡佚其九世孫瑛及弟玠募遺書得上下經而闕十裂乃復彙蒐諸集中以補

之然則今本十翼乃瑛玠所哀錄非炳文之舊懋茲蓋未見且序故有此疑惟大全稱炳文輒變古易又離析今文之先後則彖傳象傳必附經文之中何以解傳者佚而解經者不佚又何以瑛玠所得舊本上下經文釐然完具而不參以彖傳象傳此則誠不可曉然大全爲胡廣等龐雜割裂之書所言亦不盡可據也

周易本義集成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熊良輔撰良輔字任重號梅邊南昌人延祐四年嘗領鄉薦其仕履未詳是書前有良輔自序稱丁巳以易貢同志信其僭說閱其久勤出工費錢梓丁巳即延祐四年元舉鄉試始於延祐甲寅是科其第二舉也考元史選舉志是時條制漢人南人試經疑二道經義一道易用程氏朱氏而亦兼用古注疏不似明代之制惟限以程朱後併祧程而專尊朱故其書大旨雖主於羽翼本義而與本義異者亦頗多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良輔是書外有易傳集疏不傳考易傳集疏元熊凱撰江西通志載凱字舜夫南昌人以明經開塾四十年時稱遠谿先生同邑熊良輔受業焉良輔序中亦稱受易於遠谿熊氏與通志合截然兩人兩書虛稷以同姓同里同時遂誤合爲一耳

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

內府藏本

元張理撰理字仲純清江人延祐中官福建儒學提舉是書上卷太極圖卽周子之圖其八卦方位圖則本乎說卦又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參天兩地及大衍五十五數諸圖又有仰觀俯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諸圖而皆溯源於河洛中卷天地數萬物數二圖仍卽大衍策數又有元會運數乾坤大父母復姤小父母八卦生六十四卦八卦變六十四卦圖又有反對變與不變諸卦圖以下則六十四卦之圖分見於中下二卷而參伍錯綜序卦雜卦皆爲之圖蓋純主陳搏先天之學朱子所謂易外別傳者也其書初少傳本通志堂經解刻本與劉牧之書均從道藏錄出諸家著錄卷帙亦復不同朱睦㮮授經圖載理之書有周易圖三卷易象數鉤深圖六卷易象圖說六卷焦竑經籍志書目與授經圖同而鉤深圖則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止載易象圖說六卷而不載此書之名



蓋由未見其本但據書目傳鈔故輾轉歧誤白雲齋道藏目錄以易數鉤隱圖與理此書並屬之劉牧亦由但據標題繕錄未及核作者之異同今以徐氏刻本定著三卷併詳考外異之故以祛來者之疑焉

學易記九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李簡撰簡里貫未詳自序稱己未歲承乏侂泰安己未爲延祐六年蓋仁宗時也其書所採自子夏易傳以逮張特立劉肅之說凡六十四家一一各標姓氏其集數人之說爲一條者亦注曰兼采某某其不注者則簡之新義矣大抵仿李鼎祚集解房審權義海之例自序稱在東平時與張中庸劉佚菴王仲徽聚諸家易解節取之張與王意在省文劉之設心務歸一說僕之所取寧失之多以俟後來覘者去取又稱己未歲取向所集重加去取則始博終約蓋非苟作故所言多淳實不支其所見楊彬夫五十家解單渢三十家解今竝不存卽所列六十四家遺書亦多散佚因簡所輯猶有什一之傳則其功亦不在鼎祚審權下也

周易集傳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龍仁夫撰仁夫字觀復廬陵人吉安府志作永新人官湖廣儒學提舉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劉說傳內是書成於至治辛酉董貞卿周易會通稱其有自序一篇此本無之朱彝尊經義考於舊序例皆全錄而亦無是篇則其佚已久矣吉安府志云仁夫周易集傳十八卷立說主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今觀所注雖根據程朱者多而意在卽象詁義於卦象爻象互觀析觀反覆推闡頗能抒所心得非如胡炳文等徒墨守舊文者也吉安府志又稱其謂雜卦爲占筮書引春秋傳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爲證其說似創而有本亦異乎游談無根者元史稱仁夫所著周易多發前儒之所未發殆不誣矣原書十八卷今僅存八卷然上下經及彖象傳皆已全具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謂通志堂刻經解時以其殘闕故未開雕云云夫傳錄古書當問其義理之是非不當論其篇頁之完闕殘編斷簡古人尚且蒐輯仁夫是書上下經哀然俱完而以不全棄之何其僂也況傳實禹貢說斷程大昌禹貢圖說林之奇三山書傳今以永樂大典校之皆非完帙

而徐氏仍登黎衷是何說歟今特錄存之俾重著於世庶於經義有所裨焉

讀易考原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蕭漢中撰漢中字景元泰和人此書成於泰定中凡三篇一論分卦一論合卦一論卦序不敢顯改序卦傳而亦不用序卦之說大旨以圓圖乾坤坎離居四正為上經之主卦兌艮巽震居四隅為下經之主卦復案圖列說申明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分合之不可易及乾坤之後受以屯蒙屯蒙之後受以需訟次序之不可紊卷後論三十六宮陰陽消長之機以互明其義漢中書不甚著明初朱升作周易旁注始采錄其文附於末卷升自記稱謹節縮為上下經二圖於右而錄其原文於下以廣其傳則是書經升編輯不盡漢中之舊今升書殘缺而漢中書反附以得存此本即從升書中錄出別行者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卷蓋以一篇為一卷實無別本也其說雖亦出於邵氏而推闡卦序頗具精理蓋猶依經立義視黑白奇偶變衍而不可極者固有殊焉

易精蘊大義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元解蒙撰蒙字求我吉水人江西通志作字來我蓋字形相近而誤也中天歷乙巳江西鄉試與兄子尚字觀我者竝以善易名於時子尚所著周易義疑通釋久無傳本朱彝尊經義考載蒙此書亦注曰佚今檢永樂大典所引蒙說尚多自豫隨无妄大壯睽蹇中孚七卦及晉卦之後四爻外其他皆文義完備釐然具存其例於彖爻之下采輯先儒之說而末乃發明以己意各以蒙謂二字別之雖原為場屋經義而作而查萃羣言頗能得其精要凡所自注亦皆簡明如頤六三云頤養之道以安靜為無失二三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恆象云恆有二義利貞者不易之恆所以體常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恆所以盡變天地聖人所以能恆者以其能盡變也其義雖多根柢前人而詮釋明晰亦殊有裨於後學至所引諸家之說往往不署名氏蓋用朱子詩集傳例雖不能盡考其由來要皆宋元以前諸經師之緒論也謹依文排比

正其譌舛釐爲十二卷著之於錄解縉春雨堂集稱是書爲易經精義經義考稱是書爲周易精蘊考永樂大典所題實作解蒙周易精蘊大義二人皆偶誤記也今據以爲斷庶不失其本名焉

易學變通六卷

永樂大典本

元曾賈拔貫字傳道秦和人天歷辛巳舉於鄉官紹興府照磨元季兵亂棄官家居鄉人推率義軍後禦龍泉寇戰敗抗節死事蹟見江西通志所著四書類辨學庸標旨諸書俱湮沒不傳惟朱彝尊經義考載有周易變通之名亦以爲已佚今檢永樂大典所錄周易各卦下收入貫說尚多其標題實作易學變通知彝尊未見原書故稱名小誤矣謹哀輯彙次釐爲六卷其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爲永樂大典所原闕者今無可校補亦姑仍其舊是書純以義理說易其體例每篇統論一卦六爻之義又舉他卦辭義之相近者參互以求其異同之故如乾卦云乾六爻不言吉無往而非吉也初九處之以勿用卽初九之吉上九處之以无悔卽上九之吉二之見五之飛三四之无咎皆然蓋位或過於中而聖人處之則無不中位或失於正而聖人處之則無不正所謂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者吉有大於此乎坤卦云或疑六三王事爲六五之事然乾主君道坤主臣道王事乃九五大人之事故坤卦三五聖人皆有戒辭者其所以正人臣之體爲慮深矣艮卦云敦臨敦艮皆吉何也曰敦者厚道也厚於治人則人無不服者臨是也厚於治己而已無不修者艮是也人之自處容可處於薄乎凡此諸條立義皆爲純正其他剖析微細往往能出前儒訓解之外閒取互體立說兼存古義尤善持平在說易諸家可謂明白而篤實且其成仁取義無愧完人而元史忠義傳失於記載殊傷漏略今蒐輯遺文著之於錄非惟其書足重亦因以表章大節發潛德之幽光焉

周易會通十四卷

內府藏本

元董眞卿撰眞卿字季眞鄱陽人嘗受學於胡一桂斯編實本一桂之築疏而廣及諸家初名曰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注蓋其例編次伏羲文王周公之經而翼以孔子之傳各爲標目使相統而不相雜其無經可附之傳則

總附於六十四卦之後是爲經傳又取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夾注其下是爲集解其程子經說朱子語錄各續於傳之後是爲附錄又取一桂纂疏而增以諸說是爲纂注其後定名會通者則以程傳用王弼本本義用呂祖謙本次第既不同面或主義理或主象占本旨復殊先儒諸說亦復見智見仁各明一義斷斷爲門戶之爭眞卿以爲諸家之易途雖殊而歸則同故兼搜博采不主一說務持象數義理二家之平卽蘇軾朱震林栗之書爲朱子所不取者亦並錄焉視胡一桂之排斥楊萬里易傳不肖錄其二字者所見之廣狹謂之青出於藍可也惟其變易經文則不免失先儒謹嚴之意可不必曲爲之詞耳

周易圖說二卷 浙江吳玉  
撰家藏本

元錢義方撰義方字子宜湖州人嘗舉進士其仕履則不可考矣是書成於至正六年上卷爲圖者七下卷爲圖者二十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疑傳寫誤也其說謂河圖爲作易之本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聖人卽理推數二者可以相通故並言之非謂作易兼取洛書又引朱子之說謂圓圖有造作且欲學出方圖在圓圖之外又謂朱子易本義於先天後天卦位必歸其說於邵子似軟然有所未足是以不揅其陋而有所述云云其說較他家爲近理然猶據陳搏以來相傳之圖書言之其實河圖洛書雖見經傳而今之五十五點四十五點兩圖其爲古之圖書與否則經傳絕無顯證援左傳有三墳而謂卽毛漸之書援周禮有連山歸藏而謂卽剡炫之書考古者其疑之矣且繫辭言洛書不言卽九疇洪範言九疇不言卽洛書盧辯注大戴禮記始云明堂九室法龜文其說起於後周阮逸僞作關朗易傳因而述之於是洛書之文始傳爲四十五點而九疇亦遂併於易義方知九疇之非易而不知洛書本非九疇其辨猶爲未審至其謂自漢以來惟孟喜本易緯稽覽圖推易離坎震兌各主一方餘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爲有圖之始寥寥千載至陳搏始本易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因而重之及天地定位等說爲橫圖大小四圖傳穆李以及邵子又本帝出乎震之說爲後天圓圖內大橫圖之卦爲否泰反類方圖則於因易而作圖非因圖而作易本末源流粲然明白不似他家務神其說直以爲古聖之制作可謂獨

識其真矣其所演二十七圖亦即因積圖而變易之奇偶之數愈推愈有人自爲說而其理皆通譬之自古至今  
弈無同局固亦不妨存之以備一家焉

周易爻變義蘊四卷

浙江吳玉  
輝家藏本

元陳應潤撰應潤天台人始末未詳黃潛集有是書序稱其字曰澤雲又稱其延祐間由黃巖文學起爲郡曹掾數  
年調明掾至正乙酉調桐江賓幕卷首應潤自序題至正丙戌

案經義考載此序題至治丙戌至治有壬戌無丙戌  
千支不合且黃潛序題至正丙戌序中稱延祐間余  
丞寧海又數年余爲越上監運三年余之老金華潛延祐二年進士下題至治壬戌  
惟六年安有乙老之事此必經義考刊版之謄非此本傳寫之誤也謹附訂於此

謂義理元妙之談墮於老莊先天諸圖雜以參同契爐火之說皆非易之本旨故其論八卦惟據說卦傳帝出乎震二

節爲八卦之正位而以天地定位一節邵氏指爲先天方位者定爲八卦相錯之用謂文王演易必不顛倒伏羲之

文致相矛盾其論太極兩儀四象以天地爲兩儀以四方爲四象謂未分八卦不應先有撰書之法分陰陽太少周

子無極太極二氣五行之說自是一家議論不可釋易蓋自宋以後毅然破陳搏之學者自應潤始所注用王弼本

惟有上下經六十四卦揲春秋傳某卦之某卦例如乾之姤曰潛龍勿用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之類故名曰爻

變其稱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六爻可變三百八十四爻即漢焦贛易林之例蓋亦因古占法而推原其變通之意非

臆說也每爻多證以史事雖不必其盡合而因卦象以示吉凶以決進退於聖人作易垂訓之旨實有合焉在宋元

人易解之中亦翹然獨秀者矣

周易參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  
標進本

元梁寅撰寅字孟敬新喻人元末辟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明年兵起遂隱居教授明初徵修禮樂書將授以

官復以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學者稱曰梁五經著有禮書演義周禮考注春秋考義諸書此乃所作周易義疏成於

至元六年前有寅自序其大旨以程傳主理本義主象稍有異同因融會參酌合以爲一又旁採諸儒之說以開發

之其分上下經十翼一依古易篇次即朱子所用呂祖謙本其詮釋經義平易近人言理而不涉虛無言象而不涉

附會大都本日用常行之事以示進退得失之機故簡切詳明迥異他家之膠輅雖未能剖析精微論其醇正要  
不愧爲儒者之言焉

周易文詮四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元趙汭撰汭字子常休寧人師事黃澤受易象春秋之學隱居著述作東山精舍以奉母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不  
願仕乞還未幾卒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此書大旨源出程朱主於略數言理然其門人金居敬跋稱其契先天內  
外之旨且悟後天卦序之義則亦兼用邵氏學也經義考載八卷此本蘊鈔止四卷然首尾完具不似有所闕佚  
或後人合併歟原書上方節節標題細字詳其詞意不類汭筆或後來讀者所題識於經義亦無所發明今併從  
刪削汭平生學力多在春秋所著說春秋之書亦最多竝已別著於錄其說易祇有此本流傳頗罕其中詮釋義  
理大抵宋儒緒論爲多不及其春秋諸書之深邃然其於天道人事吉凶悔吝之際反覆推闡亦頗明暢觀其名  
書曰文詮其宗旨固可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五

經部五

易類五

周易大全二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考明成祖實錄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寅命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脩五經四書大全十三年九月告成成祖親製序弁之卷首命禮部刊賜天下賜胡廣等鈔幣有差仍賜宴於禮部同時預纂脩者自廣榮幼孜外尚有翰林編脩葉時中等三十九人此其五經之首也朱彝尊經義考謂廣等就前儒成編雜為鈔錄而去其姓名易則取諸天台鄱陽二董氏雙湖雲峯二胡氏於諸書外未寓目者至多云天台董氏者董楷之周易傳義附錄鄱陽董氏者董真卿之周易會通雙湖胡氏者胡一桂之周易本義附錄纂疏雲峯胡氏者胡炳文之周易本義通釋也今勘驗舊文一一符合彝尊所論未可謂之苛求然董楷胡一桂胡炳文篤守朱子其說頗謹嚴董真卿則以程朱為主而博采諸家以翼之其說頗為賅備取材於四家之書而刊除重複勒為一編雖不免守匱抱殘要其宗旨則尚可謂不失其正且二百餘年以此取士一代之令甲在焉錄存其書見有明儒者之經學其初之不敢放軼者由於此其後之不免固陋者亦由於此鄭曉今言曰洪武開科五經皆主古注疏及宋儒易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禮記陳後乃盡棄注疏不知始於何時或曰始於頒五經大全時以為諸家說優者采入故耳然古注疏終不可廢也是當明盛時識者已憂其弊矣觀於是編未始非千古得失之林也

易經蒙引十二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明蔡清撰清字介夫號虛齋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專以發明朱子本義為主故其體例以本義與經文並書但於本義每條之首加一圈以示別蓋尊之亞於經也然實多與



本義異同如經分上下朱子云以其簡表重大故分為上下二篇清則云六十四卦何以不三十二卦為上經三十二卦為下經而乃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也用九見羣龍无首朱子云用九是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見羣龍无首是此卦六爻皆用九者之占辭清則云孔子象傳及爻言節節皆是主六爻皆用九者言但本義不主此說又云若依朱子之說則於用九之下又當添六爻皆用九者一句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朱子說上句知字重下句終字重清則云此未必是本文之意本文下一知字豈偶然哉豈姑以對上句而無所當哉其他不肖委曲附和牽類此朱子不全從程傳而能發明程傳者莫若朱子清不全從本義而能發明本義者莫若清醇儒心得之學所由與爭門戶者異歟

讀易餘言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崔銑撰銑字仲冕一字子鍾安陽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南京禮部侍郎諡文敬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以程傳為主而兼采王弼吳澄之說與朱子本義頗有異同大旨舍象數而闡義理故謂陳搏所傳圖象皆衍術數與易無干諸儒卦變之說亦支離無取其上經卦略下經卦略大象說皆但標卦名不載經文繫辭說卦訓則備錄傳文蓋書非一時所著故體例偶殊且經有卦名而繫辭說卦則無章名其勢亦不能不異也惟刪說卦廣象八章而別以蔡清之說增損之又序卦雜卦文言三傳一槩從刪則未免改經之嫌要其篤實近理固不失為洛閩之傳矣朱彝尊經義考載銑讀易餘言五卷又載銑易大象說一卷考此書第三卷即大象說彝尊以其別本單行遂析為二偶未考也今附著於此不更復出焉

易學啟蒙意見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諡恭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因朱子易學啟蒙而闡明其說一卷曰本圖書二卷曰原卦畫皆推演邵氏之學詳為圖解三卷曰明著策亦發明古法而附論近世後二變不挂之誤四卷曰考古變述六爻不變及六爻遞變之舊例五卷曰七占凡六爻不變六爻

俱變及一爻變者皆仍其舊其二爻三爻四爻五爻變者則別立新法以占之所列卦圖皆以一卦變六十四卦與焦延壽易林同然其宗旨則宋儒之易非漢儒之易也

易經存疑十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希元撰希元字茂貞號次崖同安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僉事見自序及王慎中序泉州府志稱官至大理寺丞談也明史儒林傳附載蔡清傳中是書用注疏本其解經一以朱子本義為主多引用蔡清蒙引故楊時喬周易古今文謂其繼蒙引而作微有異同其曰存疑者洪朝選序謂其存朱子之疑以羽翼程朱之傳義也自序謂今必下視程朱則吾之說焉能有易於彼無已則上宗鄭賈鄭賈之說其可施於今乎蓋其書本為科舉之學故主於祧漢而尊宋然研究義理持論謹嚴比古經師則不足要猶愈於劉竊庸庸為時文弋獲之術者蓋正嘉以前儒者猶近篤實也原刻漫漶此本為乾隆壬戌其裔孫廷珩所刻舊有王慎中洪朝選二序載朱彝尊經義考廷珩刪之所言皆無大發明今亦不復補錄焉

周易辨錄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楊爵撰爵字伯脩富平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山東道監察御史以上疏極論符瑞下詔獄繫七年始得釋事蹟具明史本傳其書前有自序題嘉靖二十四年乙己蓋即其與周怡劉魁等在獄中講論所作故取繫辭困德之辨一語為名明史本傳作周易辨說其名小異然藝文志仍作周易辨錄蓋刊本字誤也所釋惟六十四卦每卦惟載上下經卦辭然其訓解則六爻及象傳象傳皆兼及之特不列其文耳其說多以人事為主頗削切著明蓋以正直之操處杌隍之會幽居遠念寄託良深有未可以經生常義律之者然自始至終無一字之怨尤其所以為純臣賦

易象鈔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胡居仁撰居仁字叔心號敬齋餘干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前有居仁自序稱讀易二十年有所得輒鈔積

之手訂成帙取先儒圖書論說合於心得者錄之三卷以下則皆與人論易往復割記及自記所學又為屬括歌辭以舉其要居仁之學雖出於吳與弼而篤實則遠過其師故在明代與曹端薛瑄俱號醇儒所著居業錄至今稱道學正宗其說易亦簡明確切不涉支離元涉之談考萬歷乙酉御史李頤請以居仁從祀孔子廟庭疏稱所著有易傳春秋傳今頗散佚失次朱彝尊經義考載有居仁易通解注曰未見而不載此書豈此書一名易通解歟然李頤時已稱散佚失次何以此本獨完疑後人哀其緒言重為編次非居仁手著也

周易象旨決錄七卷 浙江巡撫梁遵本

明熊過撰過字叔仁號南沙富順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禮部祠祭司郎中明史文苑傳附載陳東傳中稱過及陳東王慎中唐順之趙時春任瀚李開先呂高為嘉靖八才子然過研思經訓實不止以文章名是書據過自序初名易象旨後遂加決錄之名案三輔決錄名始趙岐而命名之義古無傳說以意推之蓋定本之謂也自序又稱初聞閩人蔡清善為易購得其書惟開陳宗義不及象於是稍記疑者為贅言辛丑謫入滇晤楊慎勸成此書蓋初讀朱易覺不合乃去而為漢易故其說以象為主考左傳韓起適魯見易象春秋古人既以象名知象為易之本旨故繫辭傳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王弼以下變而談理陳搏以下變而言數所謂各明一義者也後人併而一之概稱象數於是喜為杳冥之說者併而埽之乃諱言象數明人之易言數者入道家言理者入釋氏職是故矣過作此書雖未能全復漢學而義必考古實勝支離恍惚之談其據舊說以證今文者凡證字一百有一證音三十有八證句二十有六證脫字七十有九證衍文三十證當移置者三十有二證舊以不誤為誤者三所據之書如郭京之偽託舊本吳澄之妄改古經者概用引援不免輕信又如坤卦小象但知魏志之作初六履霜不知後漢書之實作履霜堅冰亦開有未審然皆據前文非由臆擬又但注某字據某書當作某亦不敢擅更一字猶屬謹嚴在明人易說之中固卓然翹楚矣

易象鉤解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字心叔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灤州知州是編專闡經文取象之義前有士元自序稱朱晦菴張南軒善談易者皆謂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俱不可廢蓋文周象爻雖非後世緯數瑣碎而道則無不冒焉傳注者惟以虛元之旨例之有遺論矣其履卦注又曰京房之學授受有自今之學士大夫擯斥不取使聖人不因卜筮而作易惟欲立言垂訓則畫卦撰著何爲哉朱子曰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今不可復考亦不可謂象爲假設然則京氏之學安知非太卜所藏者耶云云案太卜之法雖不可考然左傳所載變爻互體諸占猶可以見其崖略漢易自田何以以下無異說孟喜六日七分之學云出田王孫而田王孫之徒以爲非焦贛直日用事之例云出孟喜而孟喜之徒又以爲非劉向校書亦云惟京氏爲異黨漢書儒林傳源委秩然可以覆案京氏書雖多散佚而易傳三卷猶存其占法亦大概可考與左傳所載迥殊士元以京氏易當太卜所藏殊爲無據且京氏之法絕不主象引以爲明象之證亦失其真然其謂易以卜筮爲用卜筮以象爲宗則深有合於作易之本旨故其論雖或穿鑿而粹然有當者爲多要勝於虛談名理荒唐古義者矣是書每卷標目之下皆題歸雲別集卷數自五十八至六十一蓋當時編入全集如李石方舟集收易互體之例其序又稱往爲彙解二卷括其大凡考明史藝文志載士元易象鉤解四卷易象彙解二卷則彙解亦發明象學者今以未見其書故不著錄焉

周易集注十六卷

浙江巡撫  
依進本

明來知德撰知德字爰鮮梁山人嘉靖壬子舉人萬歷三十年總督王象乾巡撫郭子章薦授翰林院待詔知德以老疾辭詔以所授官致仕事蹟具明史儒林傳知德自鄉舉之後卽移居萬縣深山中精思易理自隆慶庚午至萬歷戊戌閱二十九年而成此書其立說專取繫辭中錯綜其數以論易象而以雜卦治之錯者陰陽對錯如先天圖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者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爲屯在上爲蒙蔽之文王序卦是也其論錯有四正錯有四隅錯論綜有四正綜有四隅綜有以正綜隅有以隅綜正其論象有

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爻變之象有占中之象其注皆先釋象義字義及錯綜義然後訓本卦本爻正意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參互旁通自成一說當時推為絕學然上下經各十八卦本之舊說而所說中爻之象亦即漢以來互體之法特知德縱橫推闡專明斯義較先儒為詳盡耳其自序乃高自位置至謂孔子沒後而易亡二千年有如長夜豈非伏處村塾不盡觀遺文秘籍之傳不盡聞老師宿儒之論師心自悟偶有所得遽夜郎自大哉故百餘年來信其說者頗多攻其說者亦不少然易道淵深包羅衆義隨得一隙而入皆能宛轉關通有所闡發亦不必盡以支離繁碎斥也

讀易紀聞六卷

浙江吳五  
畢家藏本

明張獻翼撰獻翼字幼于崑山人後更名枚嘉靖中國子監生明史文苑傳附見皇甫淳傳末此書乃其早年讀書上方山中所著獻翼放誕不羈言行詭異殆有狂易之疾而其說易乃平正通達篤實不支禘莊老之元虛闕程朱之義理凡吉凶悔吝進退存亡足為人事之鑒者多所發明得聖人示戒之旨朱彝尊經義考載獻翼易注凡五種惟讀易韻考注存其讀易約說三卷易雜說二卷讀易臆說一卷及此書六卷均注曰未見今蒐采遺編惟得讀易韻考及此書韻考純漏殊甚如旨談黑白辨辨官商已別存目此書不載經文但逐節拈說有如劄記之體江南通志文苑傳稱獻翼好易十年中箋注凡三易蓋亦積漸研思而始就者殆中年篤志之時猶未頽然自放歟

八白易傳十六卷

湖北巡撫  
採進本

明葉山撰山字八百里貫未詳經義考引張雲章之言曰八白本末無所考見詳其自序當是一老諸生是書屢易其彙自序凡四其初序略云予十歲讀周易越十年能厭學究語又十四年為嘉靖丁卯又六年從鹿田精舍見楊誠齋易傳又九年為今壬子云云再序題癸丑六月三序題丁巳三月四序題嘉靖三十九年七月致壬子為嘉靖三十一年由壬子逆數十六年當為丁酉序云丁卯者由原本酉字用古體作卯故傳寫誤也

據其所言此書始於壬子迄於庚申凡九年而藏事以初序年月考之山當生於宏治十七年甲子至庚申書成時年已五十七矣其書專釋六十四卦爻辭而於象象文言十翼皆不之及夫旨以誠齋易傳爲主出入子史佐以博辨蓋借易以言人事不必盡爲經義之所有然其所言亦往往可以昭法戒也

洗心齋讀易述十七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潘士藻撰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婺源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事蹟附見明史李沂傳其書上下經十卷繫辭至雜卦七卷每條皆先發己意而采綴諸儒之說於後前有焦竑序稱主理莫備於房審權主象莫備於李鼎祚士藻哀而擇之則所據舊說惟采周易義海周易集解二書然大旨多主於義理故取義海者較多集解所載如虞翻干寶諸家涉於象數者率置不錄蓋以房書爲主而李書輔之也案義海一百卷久佚今所存者乃李衡撮要十五卷非其舊本竑序云云豈萬歷中舊本猶存耶然宋志已不著錄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僅見四卷其一百卷者未見士藻安得而見之竑殆夸飾之詞然衡所編者其源本出於房氏卽謂之房氏書亦可也

像象管見九卷

內府藏本

明錢一本撰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福建道監察御史以建言罷歸天啟初追贈太僕寺卿事蹟具明史本傳一本研究六經尤邃於易是書不取京焦管郭之說亦不取陳搏李之才之義惟卽卦爻以求象卽象以明人事故曰像象象者天道像其象者盡人合天之道也大旨謂由辭得象而後無慮懸說理之病知象爲像而後有神明默成之學而深闢言象遺理言理遺象彷彿其象而仍不知所以爲象之弊雖閉有支蔓而篤實近理者爲多自稱用力幾二十年亦可謂篤志矣

周易剖記三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遠中立撰中立字與權號確齋聊城人萬歷己丑進士由行人擢給事中以建言貶陝西按察使司知事

蹟具明史本傳是書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載蓋當時編次無法與其兩垣奏議合爲一書故錄經解者無自而著其名也其書首爲啟蒙集略次分上經爲一卷下經爲一卷繫辭以下爲一卷不載經文但標卦名篇名隨筆記錄采之諸家者爲多其以己意論著者僅十之四五然去取頗爲精審大旨以義理爲主不失純正至中孚復姤諸卦亦參用易緯卦氣起中孚及一卦值六日七分之說蓋平心論義不立門戶之見者也

周易易簡說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高攀龍撰攀龍字雲從無錫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詮解易義每條不過數言自序云其知易知其能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五經注於後儒易注於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易明矣是其著書大旨也攀龍之學出入朱陸之間故以心言易然其說曰天下有非易之心而無非心之易是故貴於學也學也者知非易則非心非心則非易易則吉非易則凶悔吝云云則其說主於學易以檢心非如楊簡王宗傳等引易以歸心學引心學以歸禪學務屏棄象數離絕事物適於恍惚官冥以爲不傳之祕也是固不得謂以心言易爲攀龍之失矣

易義古象通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魏濬撰濬字蒼水松溪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是書前有明象總論八篇一曰原古象二曰理傳象三曰八卦正象四曰六爻位五曰卦爻畫六曰卦變七曰互體八曰反對動爻大旨謂文周之易卽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又於漢魏晉唐諸人所論象義取其近正者故名古象通而冠以易義言卽象以通義也朱彝尊經義考改曰周易古象通則與濬名書之意不合矣明白萬歷以後經學彌荒篤實者局於文句無所發明高明者驚於元虛流爲恣肆濬獨能博考舊文兼存古義在爾時說易之家譬以不食之碩果殆庶幾焉

周易象述五卷

浙江吳玉  
鼎家藏本

明吳桂森撰桂森字叔美無錫人萬曆丙辰歲首生嘗從顧憲成高攀龍講學東林又從武進錢一本學易一本嘗著像象管見諸書桂森本其意而推闡之以成是書名曰像象述明師承也經文用注疏之本惟刪其卦首六畫卷首列像象金鍼一篇標舉大旨卷中所注皆一字一句究尋義理頗有新意可參據桂森自序是書成於天啟乙丑其上方朱字評語稱景逸高先生批者高攀龍筆稱錢師批者錢一本筆也攀龍以天啟丙寅家居時聞逮自裁乙丑在前一年當猶及見一本在萬歷中為御史建言黜死天啟辛酉已追贈太僕寺少卿不應及見此書蓋桂森以萬曆丁巳從一本於龜山此書業已屬草自序所謂聞有所述以呈先生先生為面訂之惜未及半而先生曳杖是也然則桂森是書具有淵源非師心自用者矣

易用五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陳祖念撰祖念字脩甫連江人陳第子也第所著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發明引證一洗吳棫諸家之陋於韻學為大有功而所作伏羲圖贊則支離穿鑿一無可取祖念學不及其父而說易乃勝其父其書不載經文但於每卦詳論其義繫辭諸傳則各標章目而詮釋之其每卦之論皆逐爻尋理務以切於人事為主故名曰用前有原序曰義理無窮非言之所能盡故傳注於漢疏義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而易之用則隨時隨事可以自察是以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聖人所以言易者如是而已傳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朱文公言人能取易一卦若一爻熟讀而深玩之推於事而反於身則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無所求而不得無所處而不當此則致用利用之義也云云其序後半佚脫不知誰作然一書大旨具在於斯矣每卦之末率總論取象之義多采互體之說蓋其學於漢儒宋儒無所偏附云

易象正十六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字幼元一字螭若漳浦人天啟壬戌進士崇禎申官至少詹事明亡後為唐王聿鍵禮部尚書



督師出婺源師潰被執不屈死事蹟具明史本傳乾隆乙未 賜諡忠端此書孟應春謂崇禎庚辰道周在酉

庫始創為之成二十四圖逮過北寺毒痛之下指節初續又為六十四象正劉履丁則云三十年前道周即有易

本象八卷鳴象八卷蓋是書之彙本也道周初作三易洞璣以卦圖推休咎而未及於諸爻之變象是編則於每

卦六爻皆即之卦以觀其變蓋即左氏內外傳所列古占法也其自序曰凡易自春秋左國暨兩漢名儒皆就動

爻以論之虞王而下始就本卦正應以觀攻取只論陰陽剛柔不分七八九六雖易有剛柔雜居之文而卦無不

動玩占之理象正專就動爻以明之此其述作之大旨前列日次一卷則以漢人分爻直日之法案文王之卦序

以推歷代之治亂後二卷則以河圖洛書之數自相乘除為三十五圖其詩斗差圖詩斗差退限圖詩元命圖春

秋元命圖則本漢人緯書四始五際之說而別衍之以為推測之術與所著三易洞璣相為表裏雖其以大傳所

釋十一爻俱為明之卦而作未免附會故朱朝瑛曰易象正道周之自為易也孔子之所不盡言言之不盡意者

也然引伸觸類要亦易之一隅宋儒沈該之易傳都 絜之易變體義皆發明之卦與是書體例相似而是書則每

爻之下先列本卦之象辭次列本卦之象辭然後列本爻之象辭與沈氏都氏之書又各不同存之以為一家之

外傳亦無不可也

案此書及三易洞璣皆邵氏皇極經世之支流也三易洞璣全推行於易外故入之數學此及倪元璐易內

外儀有輻輳於易外者猶有據經起義發揮於易中者且皆忠節之士當因人以重其書故此二編仍附錄

於經部焉非通例也

見易內儀以六卷見易外儀十五卷 出曰進機 採進本

明倪元璐撰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歷官戶部尚書兼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崇禎甲申殉難

世祖章皇帝賜諡文貞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內儀以專以大象釋經每卦列卦爻辭至大象而止以六十四卦大

象俱有以字以之為言用也故以名書外儀則有原始正言能事盡利曲成申命六日而又別為小目以紀之皆

取繫辭中字義名篇篇各有圖朱彝尊經義考曰倪氏元璐見易內儀六卷外儀十五卷內儀之下無以字然此編爲當時刊本實有以字則經義考說脫也其名見易者蔣雯階序謂公作兒易兒者姓也攷說文倪兒木二字惟漢書兒寬傳兒與倪同則是古字本可通用然考元璐自序實作孩始之義其文甚明則雯階不免於附會萬歷中紫溪蘇潛已先有兒易豈亦寓姓乎元璐是書作於明運陞危之日故其說大抵憂時感世借易以抒其意不必盡爲經義之所有然易興於中占而作易者有憂患其書不盡言其言不盡意而引伸觸類其理要無不包春秋繁露其言不盡比附春秋而儒者至今尊用之爲其大義與春秋相發明也元璐是書可作是觀蓋與黃道周三易洞璣等書同爲依經立訓者也其人足竝傳其言亦足竝傳必以章句訓詁核其離合則細矣

卦變考略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董守諭撰守諭字次公鄞縣人天啟甲子舉人是書成於崇禎癸未大旨以卦變之說出於漢學程子始廢斥之朱子謂伊川不信卦變故於柔來文剛等處無依據於是兼采其說又以意變之凡十九卦今本義第九圖是也然朱子上經釋變卦者九唯訟卦與變卦圖同餘則如隨自困噬嗑未濟來據圖則自否泰來下經釋變卦者十唯晉卦與圖同餘則如復變師姤變同人之類例以復初上爲師之二復二下爲師之初姤初上爲同人之二姤二下爲同人之初及與初九變爲初爻之八初六變爲初爻之七皆不免前後異例於是上考郎頤京房蜀才虞翻諸家之說定爲此圖每卦皆參列古法斷以己意宋元諸儒以及明來知德之屬亦參考焉其言率有根據不同他家之穿鑿其證以彖文雖不免有所附會然如謂屯本坎卦初六升二九二降初是爲剛柔始交比本師卦一陽居二則爲師眾所宗故爲師變而居五則爲天下所附故爲比謙卦乾之上九來居坤三是天道下濟而光明坤之六三上升乾位是地道卑而上行豫卦復初變五體比象故利建侯復初升二體師象故利行師於經文亦往往巧合惟其篇末有曰或謂變乃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愚獨以爲不然則主持未免太過夫乾坤之生六子猶陰陽之生五行也其配而爲六十四卦猶干支之配爲甲子也其因卦而推

奇偶之變猶于支相配而推衝合制化也駁卦變者謂不應先有某卦後有某卦是猶談五行者謂水生於庚辛不化於丙辛火生於甲乙不化於戊癸也主卦變者以此爲作易之本六十四卦皆自此來是又猶以化氣爲本氣亦乖五行相生之旨矣故卦變之說不可謂非易之一義亦不可謂爲本義漢以來儒者相傳要必有取竝存以備參考可矣

古周易訂詁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何楷撰楷字元子晉江人天啟乙丑進士官至吏科給事中唐王聿鍵起兵於閩以爲禮部尚書旋爲鄭芝龍所軋憤恚而卒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成於崇禎癸酉蓋其筮權江南時所作卷末附以荅客問一篇借詁經以言時事也觀其自序論分經合傳之非古然復引魏淳于俊對高貴鄉公語則又未始不以分附爲便故其前分上下經爲六卷而象象繫辭諸傳之文仍隨卦分列猶祖費直之意而七卷後則仍列十翼原文以還田何之舊蓋分經分傳以存古本而經下所列十翼之文則引以互證故皆低一格書之以別於後之正文其仍以古周易標目蓋以是也惟於上下經內又別立初中終諸名則自我作古耳楷之學雖博而不精然取材宏富漢晉以來之舊說雜采竝陳不株守一家之言又辭必有據亦不爲懸空懸斷穿鑿附會之說每可以見先儒之餘緒明人經解空疎者多棄短取長不得已而思其次楷書猶足備採擇者正不可以駁雜廢矣

周易玩辭困學記十五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張次仲撰次仲字元岫海寧人天啟辛酉舉人是書前有自序謂賦性顛愚不敢侈談象數又雅不信讖緯之說惟於語言文字間求其諦當有益身心者輒便疏錄歲久成帙經二十餘年凡六七易彙而後成特論最爲篤實於乾卦遵用王弼本以便解詁而仍列鄭康成本於簡端前集諸儒之論及已論數十條爲讀易大意其所論辨如謂八卦因重之法自十六三十二以至六十四卦變某卦自某卦而來皆夫子所不言河圖洛書之外別無他圖後人依託夫子之言而支離蔓衍又謂一卦六爻如主伯亞旅無此以爲君子彼以爲小人反背錯綜之理

蓋掃除輻輳之說獨以義理爲宗者雖盡廢諸家義例未免開臆斷之門然其盡廢諸圖則實有剗削榛蕪之力且大旨切於人事於學者較爲有裨視繪書連篇徒類算經弈譜而易理轉置不講者勝之遠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

經部六

易類六

易經通注九卷

湖北巡撫探進本

國朝大學士傅以漸左庶子曹本榮奉

敕撰首載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諭旨次載順治十五

年十月以漸等進書表次為以漸恭撰序文恭繹

世祖章皇帝聖訓謂自魏王弼唐孔穎達有注與正義

宋程頤有傳朱熹本義出學者宗之明永樂開命儒臣合元以前諸儒之說彙為大全皆於易理多所發明但其  
中同異互存不無繁而可刪華而寡要且迄今幾三百年儒生學士發揮經義者亦不乏人當加採擇折衷諸論

簡切洞達輯成一編昭示來茲仰見

聰明天廡

睿鑒高深

萬幾餘閒游心經術洋洋

謨訓發四聖之精微衡諸儒之得失斟酌乎象數義理折以大中非儒生株守專門斤斤一家之言者所能窺

見萬一以漸等恪遵

指授亦能鑄鑄眾說粹微言詞簡理明可為說經之圭臬緣其書上備

乙覽外閒莫得而窺僅有原稟尊藏曹本榮子孫之家今奉

皇上求書

明詔湖北巡撫乃繕錄進呈

原本未標書名恭閱

五朝國史傳以漸舊傳有順治十三年十月纂脩易經通注之文謹據以補題伏思

此書推闡聖經發明精義雖編摩於衆手實稟受於

聖裁允宜寶軸珣函昭示無極俾天下萬世共仰

世祖開天明道之功且以見

國家文治超邁古今本本元元一皆欽承

祖訓故重熙累洽百有

餘年而有今日之極盛焉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

康熙二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易為四聖所遞傳則四聖之道法治法具在於是故其大旨在即陰

陽往來剛柔進退明治亂之倚伏君子小人之消長以示人事之宜於帝王之尊最為切要儒者拘泥章句株守

一隅非但占驗禳祥漸失其本卽推奇偶者言天而不言人關義理者言心而不言事聖人立教豈爲是無用之空言乎是編爲 講幄敷陳 睿裁鑒定其體例與宋以來奏進講義大致略同而於觀象之中深

明經世之道 御製序文所謂以經學爲治法者實括是書之樞要卽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

要信乎 帝王之學能見其大非鯁生一知半解所能窺測 高深也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

康熙五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御纂自宋以來惟說易者至夥亦惟說易者多岐門戶交爭務求相勝遂至

各倚於一偏故數者易之本主數太過使魏伯陽陳搏之說竄而相雜而易入於道家理者易之蘊主理太過使

王宗傳楊簡之說溢而旁出而易入於釋氏明永樂中官修易經大全龐雜割裂無所取裁由羣言淆亂無聖人

以折其中也我 聖祖仁皇帝道契羲文心符周孔 幾餘典學深見彌綸天地之源 詔大學

士李光地採摭羣言恭呈 乙覽以定著是編冠以圖說殿以啟蒙未嘗不用數而不以盛談河洛致晦玩

占觀象之原冠以程傳次以本義未嘗不主理而不以屏斥讖緯併廢互體變爻之用其諸家訓解或不合於伊

川紫陽而實足發明經義者皆兼收並采不病異同惟一切支離幻渺之說咸斥不錄不使濶四聖之遺文蓋數

百年分朋立異之見至是而盡融數千年畫卦繫辭之旨乃至是而大彰矣至於經傳分編一從古本尤足正費

直以來割裂綴附之失焉

御纂周易述義十卷

乾隆二十年奉 敕撰凡卦爻四卷彖傳一卷象傳二卷繫辭傳二卷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共一卷

以多推闡 御纂周易折中之蘊故 賜名曰述義所解皆融會羣言擷取精要不條列姓名亦不駁辨

得失而隨文詮釋簡括宏深大旨以切於實用爲本故於乾卦發例曰諸爻皆龍而三稱君子明易之立象皆人

事也全書綱領具於斯矣又於取象則多從古義如解乾九二曰九二剛中變離文明解坤初六曰變震爲足有

履象焉解屯六二曰變兌爲女柔正故貞凡斯之類皆取於變爻也解屯六三曰震坎皆木聚於長山故爲林解屯九五曰陷陰互艮止而不動解需九五曰坎水兌口故爲酒食凡斯之類皆取於互體也解蒙六三曰三變互兌故爲女解訟九二曰坎坤體故爲邑又互離戶象也三百離數也解訟九四曰乾初復體互巽爲命變艮爲渝艮止貞也凡斯之類皆兼取變與互也故解繫辭傳若夫雜物揆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物謂八卦之爻雜謂自其中四爻雜而互之又換成兩卦之德也是非者時物之是非皆於中爻辨之正體則二爲內卦之中五爲外卦之中互體則三爲內卦之中四爲外卦之中故皆謂之中爻云云誠爲根據先儒闡明經義蓋漢易之不可訓者在於難以讖緯推衍禮祥至其象數之學則去古未遠授受具有端緒故王弼不取漢易而解七日來復不能不仍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亦不取漢易而解羝羊觸藩亦不能不仍用互兌之義豈非理有不可易歟諸臣仰承 指授於宋易漢易酌取其平探義文之奧蘊以決王鄭之是非千古易學可自此更無異議矣

讀易大旨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又號夏峰容城人前明萬歷庚子舉人是書乃共入 國朝後流寓河南時所作前有自序云至蘇門始學易年老才盡偶據見之所及撮其體要以示門人子弟原非逐字作解故曰大旨其門人耿極爲之校訂末附兼山堂問荅及與三無道人李對論易之語別爲一卷對雄縣人奇逢所從學易者也後奇逢曾孫用正復取其論易之語散見他著述者五條彙冠卷首題曰義例跋稱原本序文凡例皆闕故以是補之案奇逢說易不顧攻圖書亦無一字及圖書大意發明義理切近人事以象傳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義凡所訓釋皆先列已說後附舊訓其平生之學主於實用故所言皆關法戒有足取焉

周易稗疏四卷附考異一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字而稷號薑齋漢陽人前明舉人是編乃其讀易之時隨筆劄記故每條但舉經文數字標目不全載經文又遇有疑義乃爲考辨故不逐卦逐爻一一盡爲之說大旨不信陳搏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



天諸圖緯書雜說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元妙附合老莊之旨故言必徵實義必切理於近時說易之家爲最有根據其中如解訟卦盤帶云帶無聲名聲者聲纓車飾也帶所以繫佩璲及苜者考左傳后之鑿鑑杜預訓聲爲帶說文聲字許慎亦註爲大帶安得曰帶無聲名又何天之衢梁武帝解何爲荷見於經典釋文夫之雖亦以爲負荷之義乃引莊子負雲氣爲證而不援梁武之說亦偶然失考至於舊井无禽訓禽爲獲尤不免於穿鑿附會然如引禮人君至命士黃裳下士雜裳以證黃裳之美引左傳班馬證乘馬班如當讀乘爲去聲引兵法前左下後右高證師左次與論帝乙非紂父王用亨于西山非文王以及臨之八月復之七日易之逆數河圖著策之辨皆具有條理卷帙雖少固不失爲徵實之學焉

易酌十四卷

直隸總督探進本

國朝刁包撰包字蒙吉邳州人前明天啟辛卯舉人是書用注疏本以程傳本義爲主雖亦偶言象數然皆陳搏李之才之學非漢以來相傳之法也原序稱陸隴其官憲壽時欲爲刊板不果雍正初其孫顯祖又以己意附益之卷首凡例雜卦諸圖及卷中細字稱譚案者皆顯祖筆原序又稱此書爲經學之津梁亦舉業之準的考包在國初與諸儒往來講學其著書一本於義理惟以明道爲主絕不爲程試之計是書推闡易理亦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羽翼程朱於宋學之中實深有所得以爲科舉之書則失包之本意多矣

田開易學十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錢澄之撰澄之原名秉鐙字飲光白號田間老人桐城人家世學易又嘗問易於黃道周初撰一書曰易見因避兵闖地失其本又追憶其意撰一編曰易火傳既而亂定歸里復得易見舊藁乃合併二編刪其重複益以諸家之說勒爲此書其學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黃道周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參取王弼注孔穎達疏程子傳朱子本義而大旨以朱子爲宗其說不廢圖而以陳搏先天圖及河洛二圖皆因易而生非易果因此而作圖中奇偶之數乃揲著之法非畫卦之本持論平允與元錢義方之論合而義尤明暢故卷首圖象雖繁

而不涉支離附會之弊獨其周易雜考一條既深慨今本非朱子之舊而徒以彖傳象傳篇首之注推其說竟不能更其次第以復古本蓋劉宗高刻國初尙未得見故知其誤而不能改仍用注疏本也

易學象數論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義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前明御史尊素之子康熙初薦修明史以老疾未赴是書宗義自序云易廣大無所不備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易之本義反晦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今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程傳亦廓清之一端又稱王輔嗣注簡當而無浮義而病朱子添入康節先天之學爲添一障蓋易至京房焦延壽而流爲方術至陳搏而岐入道家學者失其初旨彌推行而輟轉彌增宗義病其未派之支離先糾其本原之依託前三卷論河圖洛書先天方位納甲納音月建卦氣卦變互卦策法占法而附以所著之原象爲內篇皆象也後三卷論太元乾鑿度元包潛虛洞極洪範數皇極數以及六壬太乙遁甲爲外篇皆數也夫旨謂聖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七者備而象窮矣後儒之爲偽象者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四者雜而七者晦矣故是編崇七象而斥四象而七者之中又必求其合於古以辨象學之譌又遁甲太乙六壬三書世謂之三式皆主九宮以參詳人事是編以鄭康成之太乙行九宮法證太乙以吳越春秋之古法國語洽州鳩之對證六壬而云後世皆失其傳以訂數學之失其持論皆有依據蓋宗義究心象數故一一能洞曉其始末因而盡得其瑕疵非但據理空談不中窻要者比也惟本宋薛季宣之說以河圖爲卽後世圖經洛書爲卽後世地志願命之河圖卽今之黃冊則未免主持太過至於矯枉過直轉使傳陳搏之學者得據經典而反好是其一失然其宏綱巨目辨論精詳與胡渭易圖明辨均可謂有功易道者矣

周易象辭二十一卷附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黃宗炎撰宗炎字晦木餘姚人宗義之弟也其說易力闢陳搏之學故其解釋爻象一以義理爲主如釋坤

家曰乾既大矣坤能配乎乾而與之齊是乾之大坤亦至焉故曰至哉蓋乾以元施而坤受之即為坤之元非別有元也其義為前人所未發而於承天時行之旨无成有終之道皆分明融洽他如解豫六二介於石謂處地之中得土之堅取象極為精確解剝六五貫魚引儀禮魚俎鼎用十五頭皆禮用十四頭其數多必須貫亦頗有根據不為牽合解解卦初六无咎云難之初解人人喜補過之有地此非人力乃天時也故直云无咎尤能得文外之意其他詮釋大都類此皆可備易家之一解至於歸妹以須須為女之賤者舊解本無可易而宗炎謂須須附頤以動則以為須髮之須未免傷於好奇又於易之字義多引篆文以釋之亦不免王氏新義務用字說之弊當分別觀之可也後附錄專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宗旨大略相同專門餘論兼辨釋氏之說未免曼衍於易外其詆斥宋儒詞氣亦傷太激然其論四聖相傳不應文王周公孔子之外別有伏羲之易為不傳之祕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轉為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陳搏而始出則篤論也圖書辨惑謂陳搏之圖書乃道家養生之術與元陳應潤之說合見應潤所作文變義蘊謂周子太極圖說圖難以仙真說冒以易道亦與朱彝尊毛奇齡所考略同彝尊說見經義考二百八十三奇齡說見所作太極圖說遺議至謂朱子從而字析之更流於釋則不免有意深文存姚江朱陸之門戶矣一書各有別本單行然考周易象辭目錄實列此二書謂之附錄則非別自為編也今仍合之俾相輔而行焉

周易筮述八卷

陝西巡撫探進本

國朝王宏撰撰宏撰字無異號山史華陰人康熙己未嘗舉薦博學鴻詞宏撰以朱子謂易本卜筮之書故作此編以述其義其卷一曰原筮曰筮儀曰著數筮儀本朱子並參以汴水趙氏其卷二曰揲法其卷三曰變占尊聖經融易林稽之左傳與朱子大同小異其卷四曰九六曰三極曰中爻中爻即互體其卷五曰卦德曰卦象曰卦氣卦氣本邵子朱子並附太乙祕要其卷六曰卦辭其卷七曰左傳國語占曰餘論其卷八曰推驗宋之陸氏其涉於太異可駭者弗載其書雖專為筮著而設而大旨闡焦京之術闡文周之理立論悉推本於經義較之方技者流實區以別故進而列之易類不以術數論焉

仲氏易三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一名姓字大可號秋晴一曰初晴又以郡望稱西河蕭山人康熙己未以廩監生

召

試博學鴻詞授檢討初奇齡之兄錫齡寔於易而未著書惟時時口授其子女輝後奇齡乞假歸里錫齡已卒乃  
撫文輝所聞者以己意潤飾成是書或傳奇齡假歸之後僦居杭州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卦成雖以其兄  
爲辭實卽奇齡所自解以理斷之或當然也大旨謂易兼五義一曰變易一曰交易是爲伏羲之易猶前人之所  
知一曰反易謂相其順逆審其向背而反見之如屯轉爲蒙咸轉爲恆之類一曰對易謂比其陰陽聚其剛柔而  
對視之如上經需訟與下經晉明夷對上經同人大有與下經史姤對之類一曰移易謂審其分聚計其往來而  
推移上下之如泰爲陰陽類聚之卦移三爻爲上爻三陽往而上陰來則爲損否爲陰陽類聚之卦移四爻爲初  
爻四陽來而初陰往則爲益之類是爲文王周公之易實漢晉以來所未知故以序卦爲用反易以分篇爲用對  
易以演易繫辭爲用移易其言甚辨雖不免牽合附會以詞求勝之失而大致引據古人終不同於冥心臆測者  
也

推易始末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既作仲氏易復取漢唐宋以來言易之及於卦變者別加綜核以爲是書其名推易蓋本繫  
辭傳剛柔相推一語仍仲氏易移易義也大旨謂朱子本義雖載卦變圖於卷首而止以爲孔子之易未著其爲  
文周之易因上稽于筮術夷虞翻諸家凡有卦變卦綜之說與宋以後相生反對諸圖具列於卷而以推易折衷  
之圖系於後朱子謂卦變乃易中之一義而奇齡則以爲演書繫辭之本旨未免主持太過然易義廣大觸類旁  
通見知見仁各明一理亦足與所撰仲氏易互相發明也

春秋占筮書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其曰春秋者據春秋傳所載占筮以明古人之易學實爲易作不爲春秋作也自漢以來言占筮

大定日重全書卷六

經部

易類六

四

者不一家而取象玩占存於世而可驗者莫先於春秋傳奇齡既於所著仲氏易推易始末諸書發明其義因復舉春秋內外傳中凡有得於筮占者彙記成書而漢晉以下占筮有合於古法者亦隨類附見焉易本卜筮之書聖人推究天下之理而即數以立象後人推究周易之象而即數以明理義文周孔之本旨如是而已厥後象數理岐為三家而數又岐為數派孟喜焦贛京房以下其法不可殫舉而易於是乎愈離春秋內外傳所紀雖未必無所附會而要其占法則固古人之遺軌譬之史書所載是非褒貶或未盡可憑至其一代之制度則固無偽撰者也奇齡因春秋諸占以推三代之筮法可謂能探其本而足關諸家之喙者矣

易小帖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說易之語而其門人編次成書者也奇齡所著經解惟仲氏易及春秋傳二種是其自編餘皆出其門人之手故中閒有附入門人語者此小帖凡一百四十三條皆講易之雜說與仲氏易相為引伸朱彝尊載之經義考云皆西河氏紀說易之可議者今觀其書徵引前人之訓詁以糾近代說易之失於王弼陳搏二派攻擊尤力其閒雖不免有強詞漫衍以博濟辨之處而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奇齡開其先路其論子夏易傳及連山歸藏尤為詳核第五卷所記皆商推仲氏易之語初彙原附載仲氏易末後乃移入此編舊日本十卷今本五卷蓋其門人編錄有所刊削考盛唐所為西河傳又稱易小帖八卷蓋十卷刪為八卷又刪為五卷也儒者尊奉一先生每一字一句奉為著蔡多以未定之說編入語錄故二程遺書朱子有疑朱子語類又每與四書章句集註或問相左皆失於簡汰之故若盛唐者可謂能愛其師矣

喬氏易侯十八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喬萊撰萊字石林寶應人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官至翰林院侍讀是書雜采宋元後諸家易說而參以己意前列諸圖不主陳搏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橫直之說於卦變亦不取虞翻以下諸家而取來知德之反對其解經多推求人事參以古人之治亂得失如謂履卦六三為成卦之主而引莽卓安史解啞人之凶

謂三百八十四爻惟離九四最凶而引燕王旦建成元吉高煦爲證謂小畜九三爲小人籠絡君子而引溫體仁文震孟近事爲說蓋誠齋易傳之支流假借牽合或所不免而理闕法戒終勝莊老之元談也於經文兼註古韻亦得失互陳如觀卦六四象下備引顧炎武方音之說則非未見音學五書者而象傳協韻仍從吳棫之舊則棄取有不可解者矣經文用王弼之本惟解上經下經繫辭以下一概闕如蓋宗旨主於隨爻闡義故餘不及焉非脫佚也

讀易日鈔六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烈撰烈字武承大興人康熙庚戌進士授內閣中書己未 召試博學鴻詞改翰林院編修歷官左

春坊左贊善是書一以朱子本義爲宗謂易者象也言有盡象無窮伏羲畫爲奇偶再倍而三因重而六文周遂卦繫象逐畫繫爻全是假物取象不言理不指事而萬事萬理畢具大旨在因象設事就事陳理猶說易家之不支蔓者前有其子益孫升孫紀實云此彙已刪潤四十餘過至易筮前數日尙合蒙引通典存疑諸書考訂知來藏往二義旋加改補云云則其用力亦可謂勤矣烈之沒也門人私謚曰志道先生楊允長作私謚議一篇冠於此書之首昔宋儒張載之沒門人欲爲作私謚司馬光力言其非當時手帖猶載張子全書之首古人以禮處人不欲妄相尊重于國家易名之典其謹嚴如是允長等未之聞乎今錄是書而削除是議用杜標榜之漸焉

周易通論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字厚菴安溪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貞是書綜論易理各自爲篇一卷二卷發明上下經大旨三卷四卷則發明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之義冠以易本易教二篇次及卦爻象象時位德應河圖洛書以及占筮挂劫正變環互無不條析其意而推明其所以然在宋學中可謂融會貫通卓然成一家之說其論復无妄中孚離四卦爲聖賢之心學亦皆以消息盈虛觀天道而脩人事與慈湖易傳以心言易者迥殊光地作大學古本說序稱於易之下筮灼然無疑蓋宗旨既明則卮言不得而消之矣其學一傳爲楊名時有周易劄

記二卷再傳為夏宗瀾有易義隨記八卷易卦剖記二卷雖遞相祖述而其宏深簡括則皆不及光地也

周易觀象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管奉

命纂修周易折中請復用朱子古本是編乃仍用注疏本蓋成書在前也其語

錄及榕村全集所載頗申明先天諸圖而是編則惟解說卦傳天地定位一章附舉此義然亦不竟其說餘皆發明易理兼證以易象而數則略焉蓋亦謂邵子之學為易外別傳也其解繫辭傳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二句曰彖辭所取或有直用其爻義者或有通時立而爻義吉凶準以為決者故以是觀之不中不遠惟其合始終以為實故時物不能外云云觀象之名蓋取諸此其解九四重剛而不中句不以重字為行文解履霜堅冰陰始疑也句不從魏志作初六履霜解後得主而有常句不從程傳增利字解蓋言順也句不以順為慎以及比吉也句比之匪人句同人曰句小利有攸往天文也句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句漸之進也句上九鴻漸於陸句與地之宏句皆不從程傳本義脫誤之說惟據漢律歷志稊天一地二二十字從程傳能研諸侯之慮句侯之二字行文從本義耳 案光地謂諸侯侯之台音想以古經有注字切而誤增不知反切始自孫炎古經安得注字切其說殊謬謹附訂於此 蓋尊信古經不敢竄亂猶有漢儒篤守之遺其大旨雖與程朱二家頗有出入而理足相明有異同而無背觸也

周易淺述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陳夢雷撰夢雷字晉齋閩縣人順治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緣事謫戍後蒙

恩召還校正銅板復

緣事謫戍卒於戍所是編成於康熙甲戌乃其初赴尙陽堡時所作大旨以朱子本義為主而參以王弼注孔穎達疏蘇軾傳胡廣大全來知德注諸家所未及及所見與本義互異者則別抒己意以明之蓋行饑乏書故所據止此其凡例稱解易數千家未能廣博道其實也然其說謂易之義蘊不出理數象占頗數不可顯理不可窮故但寄之於象知象則理數在其中而占亦可即象而玩故所解以明象為主持論多切於人事無諸家言心言天幻宵支離之說其詮理雖多尊朱子而不取其卦變之說取象雖兼采來氏而不取其錯綜之論亦頗能掃除糅

輻惟卷末所附三十圖乃其友楊道聲所作穿鑿頗碎實與夢雷書不相比附以原本所載姑仍其舊存之置諸  
不論不議可矣

易原就正十二卷

直隸總督  
孫進本

國朝包儀撰儀字羽脩邢臺人拔貢生其始末無考觀其自序稱早年聞有皇極經世而無由求得其書自順治  
辛卯至康熙己酉七經下第貧不自存薄遊麻城乃得其書於王可南家至江寧食僧寺玩求其旨者一年始  
有所得蓋亦孤寒之士刻志自立者也儀之學既從邵子入故於陳搏先天圖信之甚篤其凡例併謂行世易說  
種不勝數要皆未嘗讀皇極經世無怪乎各逞私智而總非立象盡意觀象繫辭之本旨其持論尤膠於一偏然  
其書發揮明簡詞意了然乃非拋荒經義排比黑白徒類算經者可比其謂洛書無與於易則差勝他家之繳繞  
每爻皆注所變之卦亦尙用左氏筮法頗爲近古蓋其學雖兼講先天而實則發明易理者爲多其盛推圖學特  
假以爲重焉耳

大易通解十五卷附錄一卷

直隸總督  
孫進本

國朝魏荔形撰荔形字念庭柏鄉人大學士裔介之子官至江常鎮道是編乃其罷官後所作其論盡卦謂與河  
圖洛書祇可謂其理相通不必穿鑿附會又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非生卦之次序其論爻  
則兼變爻言之謂占法二爻變者以上爻爲主五爻變者占不變爻四爻變者占一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餘  
占本爻與象辭至論上經首乾坤中間變之以泰否下經首咸恆中間交之以損益尤得二篇之樞紐皆頗有所  
見惟不信先儒扶陽抑陰之說反覆辨論大意謂陰陽之中皆有過不及皆有中正和平德皆有美凶品皆有邪  
正非陽定爲君子陰定爲小人陰陽中皆有君子小人陽之美德剛健其凶德則暴戾陰之美德柔順其凶德則  
姦佞陰陽之君子俱當扶小人俱當抑陰陽二者一理一氣調濟剛柔損益過不及務期如天地運化均平之時  
此四聖人前民之用贊化之心而易所以作也云云其說甚辨然觀於乾坤姤復之初爻聖人情見乎詞矣荔形



究好為異論也

易經衷論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英撰英字敦復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是書專釋六十四卦之旨而不及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每卦各為一篇詮解大意而不列經文大抵以朱子本義為宗然於坎卦之貳用缶句又以本義為未安而從程傳以樽酒簋贰為句則固未嘗如胡炳文等膠執門戶之見也其立說主於坦易明白不務艱深故解乾象元亨利貞云文王繫辭本與諸卦一例解乾坤文言云聖人舉乾坤兩卦示人以讀易之法如此擴充體會蓋以經釋經一掃紛紛軼轉之見大旨具是矣漢書儒林傳稱費直惟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知漢代專門不矜繁說英作是書其亦此志歟

易圖明辨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渭原名渭生字肅明號東樵德清人是書專為辨定圖書而作初陳搏推闡易理衍為諸圖其圖本準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所求無不符合傳者務神其說遂歸其圖於伏羲謂易反由圖而作又因繫辭河圖洛書之文取大衍算數作五十五點之圖以當河圖取乾鑿度太乙行九宮法造四十五點之圖以當洛書其陰陽奇偶亦一一與易相應傳者益神其說又真以為龍馬神龜之所負謂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圖實則唐以前書絕無一字之符驗而突出於北宋之初夫測中星而造儀器以驗中星無不合然不可謂中星生於儀器也候交食而作算經以驗交食無不合然不可謂交食生於算經也由邵子以及朱子亦但取其數之巧合而未暇究其太古以來從誰授受故易學啟蒙及易本義前九圖皆沿其說同時袁樞薛季宣皆有異論然考宋史儒林傳易學啟蒙朱子本屬蔡元定創蒙非所自撰晦菴大全集中載荅劉君房書曰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著數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不免尚有刺語至於本義卷首九圖王懋竑白田雜著以文集語類鉤稽參考多相矛盾信其為門人所依附其說尤明則朱子當日亦未嘗堅主其說也元陳應潤作爻

變義蘊始指先天諸圖爲道家假借易理以爲脩煉之術吳澄歸有光諸人亦相繼排擊各有論述 國朝毛

奇齡作圖書原舛編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黃宗炎作圖書辨惑爭之尤力然皆各據所見抵其罅隙尙未能

窮溯本末一一抉所自來謂此書卷一辨河圖洛書卷二辨五行九宮卷三辨周易參同先天太極卷四辨龍

圖易數鉤隱圖卷五辨啟蒙圖書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後天之學卷九辨卦變卷十辨象數流弊皆

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箝依託者之口使學者知圖書之說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乃脩鍊術數一家苟分易

學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視所作禹貢雖指尤爲有功於經學矣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納喇性德編相傳謂其稿本出陸元輔性德歿後徐乾學刻入九經解始畧性德之名莫之詳也性德原

作成德字容若滿洲正黃旗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 乾清門侍衛是書乃取宋陳友文大易集義方聞一大

易粹言 案此書原本誤 作會種今考正 二書而合輯之友文書本六十四卷所集諸儒之說凡十八家又失姓名兩家間一書

本七十卷所集諸儒之說凡七家以二書校除重複外集義視粹言實多得十一家惟粹言有繫辭說卦序卦雜

卦而集義止於上下經故所引未能賅備性德因於十一家書中擇其論繫辭諸傳者以補其闕與粹言合爲一

編又刪其繁蕪勒成此本今粹言尙有傳本已著於錄集義流播較希尙藉此以見梗概其中理數兼陳不主一

說宋儒微義實已略備於斯李衡刪房審權之書俞琬鈔李心傳之說竝以取精攝要有勝原編此書之作其功

亦約略相亞矣

周易傳註七卷附周易筮考一卷 通錄總督 採進本

國朝李堪撰撰字剛主號恕谷蘇縣人康熙庚午舉人官通州學正是編大旨謂聖教字言性天乾坤四德必

歸人事以下屯建侯蒙初筮每卦亦皆以人事立言陳搏龍圖劉牧鉤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者皆使易道入

於無用參同契三易洞璣諸書皆異端方技之傳其說適足以亂易卽五行勝負分卦直日一世二世三世四世

諸說亦皆於三聖所言之外再出枝節故其說頗爲浮實不涉支離恍惚之談其駁卦變之說發例於訟卦象辭駁河圖洛書之說發例於繫辭傳駁先天八卦之說發例於說卦傳其餘則但明經義不復駁正舊文其凡例論先儒辨難卷不勝載惟甚有闕者始不得已而辨之也大抵以觀象爲主而亦兼用互體於古人多採李鼎祚集解於近人多取毛奇齡仲氏易圖書原舛編胡渭易圖明辨其自序排擊諸儒雖未免過激然明白隆萬以後言理者以心學寬入易學率持禪偈以詁經言數者奇偶與黑白遞相推衍圖日積而日多反置象占辭變吉凶悔吝於不問其盛德經術實弊不勝窮堪引而歸之人事深得聖人垂教之旨其矯枉過直懲羹吹齋者分別觀之不以詞害意可矣

周易割記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揚名時撰名時字實實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官至禮部尙書諡文定是編乃其讀易所記前後無序跋未詳其成昔年月觀書中所引證蓋猶在

欽定周易折中之後也名時本李光地所取士故其易學多得之

光地雖說卦傳及附論啟蒙之類頗推行先天諸圖尙不至於支離附會至其詮解經傳則純以義理爲宗不涉象數大抵於程朱之義不爲苟異亦不爲苟同在宋學之中可謂明白而篤實矣名時爲雲南巡撫時夏宗淵嘗從之問易所作易說皆實正於名時其問答具載宗淵書中然宗淵所說如漸卦禦寇證以孤雁打更之類頗爲膚廓不及名時所論猶有光地之遺也

周易傳義合訂十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字若瞻高安人康熙甲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端是編因程子易傳朱子易本義互有異同爲參校以歸一是不復兩可其說以滋岐貳惟兩義各有發明可以並行不悖者仍俱錄焉而附以諸儒之論其諸儒之論有實勝傳義者則竟舍傳義以從之軾所見亦各附於後其凡例有曰遺象言理自王輔嗣始然易者象也有象斯有理理從象生也孔子象象二傳何嘗非言象雷風山澤以及乾馬坤牛震龍巽雞之類皆象也卽卦

之剛柔上下應比承乘亦何莫非象乎舍是而言理不知所謂理者安在矣易道之取類大精粗巨細無所不有即納甲飛伏等術數之學不可謂非易之一端也況中爻互卦倒與倒兌厚離厚坎之象皆卦體之顯而易明者乎又稱卦有對易反易反易之義先儒言之已備來知德謂之卦綜謬矣又稱程子不取卦變謂凡卦皆自乾坤來然合之彖傳究未盡協今一遵朱子一陰一陽自始復之說又稱宋元以來易圖不下數千於四聖人之精義全無干涉今一概不錄止縷析朱子各圖之義而圖仍不載云云其全書宗旨具見於斯較之分門別戶尊一先生之言而先儒古義無不曲肆培擊者其識量相去遠矣其書軼存之日未及刊行乾隆丁巳兩廣總督鄂彌達始為校付剞劂恭呈 御覽蒙 皇上篤念舊學 親灑宸翰弁於編首稱其簡而當博而不支鉤深探賾而不鑿蓋玩之熟故擇言之精體之深故析理也密 天藻表揚昭垂日月非惟是書仰託以不朽即天下

萬世伏繹

聖謨亦均能得讀易之津梁窺畫卦之闡奧曉然知所向方也又豈獨賦一人之幸哉

周易玩辭集解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查慎行撰慎行字初白號悔餘海寧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慎行受業黃宗義故能不惑於圖書之學卷首河圖說二篇一謂河圖之數聖人非因之以作易乃因之以用善自漢唐以下未有列於經之前者一謂河圖出於讖緯而附以朱子亦用河圖生著之證次為橫圖圓圖方圖說論其順逆加減奇偶相錯之理次為變卦說謂變卦為朱子之易非孔子之易次為天根月窟考列諸家之說凡六而以為老氏雙脩性命之學無關於易次為八卦相錯說謂相錯是對待非流行又謂相錯只八卦非六十四卦相錯次為辟卦說二一論十二月自然之序一論陰陽升降不外乾坤次為中爻說以孔穎達用二五者為是次為中爻互體說謂正體則二五居中互體則三四居中三四之中由變而成次為廣八卦說謂說卦取象不盡可解當闕所疑其言皆明白篤實足破外學附會之疑經文次序用註疏本乾卦之末有注曰案胡雲峯本義通釋乾坤二卦自文言起至末別為一卷編在說卦之前竊意本義原本當如是而通經遵之今原本不復見矣云云蓋未見劉空刻本者案空之舊刻

聖祖仁皇帝特命開雕慎行侍直 內廷何以不見其理殆不可解然其說經則大抵醇正而簡明在近

時講易之家特為可取焉

易說六卷 陝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字仲儒吳縣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是書雜釋卦爻專宗漢學以象為主然有意矯王弼以來空言說經之弊故徵引極博而不免稍失之雜如釋訟卦引荀爽說訟之言凶也則以丹朱之惡訟為器凶釋弟子輿尸引左傳蘆子尸之以尸為軍中元帥釋觀國之光引聘禮請觀及左傳季札觀樂韓宣子觀書以證觀國皆失之拘釋繫于苞桑以桑為喪亾之喪而無所考據釋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以下弧字改為壺引昏禮壺尊太元壺婦為葦皆愛博嗜奇不能自割至編端論乾象傳大明終始引莊子在宥篇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莊周精於易故善道陰陽先儒說易者皆不及尤未免失之不經然士奇博極羣書學有根柢其精研之處實不可磨非曖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所可彷彿一二微瑕固不足累其大體也

周易函書約存十八卷約注十八卷別集十六卷 刑部尚書胡 李堂家藏本

國朝胡煦撰煦字曉滄光山人康熙壬辰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是書原本一百十八卷其詮釋經文者四十九卷冠以原圖八卷用解伏羲之易原卦三卷用解文王之易原爻三卷用解周公之易又取先儒論說集為原古三十六卷謂之首傳共九十九卷為周易函書正集外有函書約三卷易學須知三卷易解辨異三卷彙燈約旨十卷共十九卷為別集別集先已刊板正集因卷帙浩繁艱於剞劂乃取詮釋經文之四十九卷約為十八卷名曰函書約注又取首傳五十卷約為十六卷附以續約旨二卷共十八卷刊之名曰續集皆煦所手訂也其正集原本煦門人李學裕欲為校刊攜其藁去會學裕卒遂散佚後別集續集板竝漫漶其子季堂重為校訂因正集未刊續集之名無所緣起且續集之原圖原卦原爻原古即刪取正集之要語非別有所增未可目之以續而別

集內之函書約三卷亦卽正集之原圖原卦原爻撮其大義更不可不入別集遂以續集編爲十五卷取函書約三卷升首共十八卷名爲約存蓋以正集既佚其大義僅存於是也又以續約旨二卷依籀燈約旨原目散附各篇之內合易學須知三卷易解辨異三卷仍爲別集其釋經文之十八卷仍名約注共爲五十二卷卽此本也照研思易理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其持論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與朱子頗有異同然考朱子語錄有曰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大概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象辭中發之如此乃不失文王大意但未暇整頓爾云云是朱子於本義蓋欲有所改定而未能則後人辨訂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陸游渭南集有朱氏易傳跋曰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爲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爲說亦已大異讀者當自知之斯可謂天下之通論矣

易筮八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法核法字定齋貴州安平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直隸大名道其書大旨以爲易專言人事故象爻之辭未嘗言天地雷風諸象亦竝不言陰陽考震象言震驚百里卽象震雷諸卦象言利涉大川卽象坎水法所云象詞不言象者未爲盡合然其持論之大旨則切實不支至來知德以伏卦爲錯反對之卦爲綜法則謂大傳所云錯綜者以揲著而言錯綜其七八九六之數遂定諸卦之象今以錯綜諸卦定象是先錯綜其象也以錯綜言數是錯綜其象以定數也先儒雖言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質顛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沒而易象反自此亾矣其辨最爲明晰又論筮法云傳所謂挂者懸之四揲之外原以象三而非與奇數同歸於扚以象間也其曰再扚而後挂是三變之中有不挂者矣夫一變之中初扚之挂不待言矣惟再扚不挂故曰再扚而後挂故知再扚爲指第二變第三變而言也其說與郭朱迥異而前一變挂一後二變不挂其挂一之策不入歸奇之中則三變皆以四八爲奇偶不用五九借象與經義似有發明固亦可備一解也

楚蒙山房易經解十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

經部

易類六

九

國朝晏斯盛撰斯盛字一齋新喻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湖北巡撫是書凡學易初津二卷易翼宗六卷易翼說八卷學易初津為全書之宗旨謂今所傳圖書乃大衍之數因大傳之言而闡之不取河洛奇偶之說所見最確又謂辭占不遺彖辭而不取卦變互體之說則盡廢漢易之古法未免主持稍過易翼宗以經文為主而割十翼散附於句下意在以經解經頗傷破碎又每爻之首畫一全卦而開以一動爻奇作○偶作○亦自我作古易翼說全解十翼而先繫辭次說卦次序卦次雜卦次彖傳次文言次象傳非古非今更不知所據何本然不廢象數而不為方技術數之曲說不廢義理而不為理氣心性之空談在近日說易之家猶可云篤實近理焉

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沈起元撰起元字子大太倉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光祿寺卿是書大旨以十翼為天子所手著又未經秦火其書獨完故學易者必當以孔傳為主因取明高攀龍周易孔義之名別加纂集於古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於孔傳者即取之其篇次則仍依今本以彖傳象傳繫於經文之下謂易之亾不亾不係於古本之復不復王氏以傳附經亦足以資觀玩惟大象傳往往別自起義文言則引伸觸類以闡易蘊皆無容附於本卦故別出之前列三圖一為八卦方位圖一為乾坤生六子圖一為因重圖皆據繫辭說卦之文至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謂此陳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概從刪薙頗能掃除紛紜軼轍之習其中亦多能推驗舊說引伸新義如乾彖傳大明終始王注程傳朱子皆未有確解起元獨取侯行果大明日也之說而證以晉彖傳之順而麗乎大明禮記之大明生於東於經義頗有根據觀六三九五上九之觀我生觀其生自孔疏以動出為生而後儒遂以動作施為解之俱不免於牽強起元獨取虞翻生謂坤生民也之說尤有合於九五象傳觀民之旨其釋大象傳比類求義於字句相似而義不同者推闡更為細密在近來說易家中亦可云有本之學矣

易翼述信十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又樸撰又樸字介山天津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廬州府同知是編經傳次序悉依王弼舊本而冠以讀

易之法終以所集諸儒雜論其大旨專以彖象文言諸傳解釋經義自謂篤信十翼述之爲書故名曰易翼述信而以朱子所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者爲非其徵引諸家獨李光地之言爲最夥而於本義亦時有異同蓋見智見仁各明一義原不能固執一說以限天下萬世也至其注釋各卦每爻必取變氣蓋卽之卦之遺法其於河圖洛書及先天後天皆不列圖而敘其說於雜論之末特爲有識其時位德大小應比主爻諸論亦皆恪遵

御纂周易折中之旨闡發證明詞理條暢可取者亦頗多焉

周易淺釋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潘思榘撰思榘字補堂陽湖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福建巡撫是書皆卽卦變之法以求象而卽象以明理每卦皆注自某卦來謂之時來蓋易道廣大無所不該其中陰陽變化宛轉關生亦具有相通之理故漢學如虞翻諸家皆有是說宋學卽程子朱子亦闡明是理雖非易之本義要亦易之一義也前有白瀛序稱思榘點勘通志堂所刊易解四十二家竭畢生之力以成此書比其沒也力疾屬草尚闕乾坤二卦未注遂以絕筆故此本所說惟六十二卦其象傳象傳則以用注疏本附經併釋而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未之及蓋主理者多發揮十翼主象多數者多研索卦爻其宗派然也後有松江沈大成與其門人福唐林迪光二跋迪光述思榘之言曰彖多言象而變在其中爻多言變而象在其中不明時來不知卦之來處不求爻變不知卦之去處爻無所不包舊說一概講入身心政治上去遺却許多道理不如就其淺處說而深處亦可通也固足括是書之大旨矣

周易洗心九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字翼聖荆溪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是編大旨謂讀易者當先觀圖象故首卷備列諸圖自朱子邵子而外如國朝李光地胡煦所作諸圖皆爲采入而又以己見推廣之端緒頗爲繁賾自序謂其要不外論語五十以學易之文言周卦畫自義圖出義圖自河洛出五十者圖書之中也學易不以五十失其本矣其說頗務新奇然其詮釋經義則多發前人所未發大抵觀象玩辭時關精理實不盡從圖書生解



其交句異同亦多從馬鄭王弼王肅諸家之本即或有不從舊本必注某本作某字以存古義亦非闕書以外廢訓詁而不言然則其研尋奇偶特好語精微而已非如張行成等竟舍經而談數也

豐川易說十卷

兩江總輯  
探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字爾緝鄞縣人乾隆元年薦舉賢良方正以老病不能赴京而罷心敬受業於李榕而謙嚴不逮其師所注諸經大抵好爲異論書及春秋爲尤甚惟此編推闡易理最爲篤實其言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明易之切於人身即是可以知四聖人繫易之本旨茲可以識學易之要領又曰易是道人事之書陰陽消長只是借來作影子耳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於陰陽消長處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真若徒泥陰陽消長而無得於切己之人事亦屬捕風捉影又曰置象言易是謂懸空執象含義是爲泥迹象義雙顯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又曰中庸一書是子思爲當日之言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兩引中庸之說以明道易翼十篇是孔子爲當日之言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重申易簡之說以明易後儒往往索諸隱深欲以張皇易妙而不知反失其本旨又曰若易不關象不知義於何取不屬卜筮不知設著何爲又曰學者讀易不知求設教之本旨讀書不知洪範經世之宏猷每於河圖洛書鑿附會何切於實事實理又曰大抵漢唐之易祇成訓詁宋明之易多蕪弄聰明訓詁非易而易在聰明亂易而易亾又曰義言象占同體其貫廢一不得泥一不得後儒紛紛主象主數主理主卜筮主錯綜之變是舍大道而入旁蹊云云其說皆明白正大故其書皆切近人事於學者深爲有裨至於互卦之說老陰老陽始變之說錯綜之說卦變之說皆斥而不信併左氏所載古占法而排之雖主持未免太過要其立言之大旨則可謂正矣

周易述二十三卷

浙江吳玉  
樞家藏本

國朝惠棟撰棟字定宇號松崖元和人其書主發揮漢儒之學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元宋咸于寶諸家之說融會其義自爲注而自疏之其目錄凡四十卷自一卷至二十一卷皆訓釋經文二十二卷二十三卷爲易微

言皆雜鈔經典論易之語二十四卷至四十卷凡載易大義易例易法易正譌明堂大道錄禘說六名皆有錄無書其注疏尚闕下經十四卷及序卦雜卦兩傳蓋未完之書其易微言二卷亦皆雜錄舊說以備參考他時藏事則此爲當棄之糟粕非欲別勒一編附諸注疏之末故其文皆未詮次棟毀之後其門人過尊師說并未定殘棄而刻之實非棟本意也自王弼易行漢學遂絕宋元儒者類以意見揣測去古寢遠中間言象數者又岐爲圖書之說其書愈衍愈繁而未必皆四聖之本旨故說經之家莫多於易與春秋而易尤叢雜棟能一原本漢儒推闡考證雖撮拾散佚未能備睹專門授受之全要其引據古義具有根柢視空談說經者則相去遠矣

易漢學八卷

光祿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國朝惠棟撰是編乃追考漢儒易學掇拾緒論以見大凡凡孟長卿易二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二卷

千寶易附見

鄭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其末一卷則棟發明漢易之理以辨正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其以虞翻次孟喜者以翻別傳自稱五世傳孟氏易以鄭元次京房者以後漢書稱元通京氏易也荀爽別爲一卷則費氏易之流派矣考漢易自田王孫後始岐爲施孟梁邱三派然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喜和獨傳而梁邱賀疏通證明謂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稱焦延壽嘗從孟喜問易京房以爲延壽卽孟氏學而翟牧白生不肖皆曰非也劉向亦稱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黨則漢學之有孟京亦猶宋學之有陳邵均所謂易外別傳也費氏學自陳元鄭眾馬融鄭元以下遞傳以至王弼是爲今本然漢書稱直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又隋志五行家

有直易林二卷易內神筮二卷周易筮占林五卷則直易亦兼言卜筮特其父象承應陰陽變化之說與孟京兩家體例較異合是三派漢學之占法亦約略盡此矣夫易本爲卜筮作而漢儒多參以占候未必盡合周孔之法然其時去古未遠要必有所受之棟采輯遺聞鉅稽考證使學者得略見漢儒之門徑於易亦不爲無功矣孟京兩家之學當歸術數然費氏爲象數之正傳鄭氏之學亦兼用京費之說有求可盡目爲識緯者故仍列之經部

焉

易例二卷

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所作周易述目錄列有易微言等七書惟易微言二卷附刊卷末其餘竝闕此易例二卷卽七書中之第三種近始刊本於潮陽皆考究漢儒之傳以發明易之本例凡九十類其中有錄無書者十三類原跋稱爲未成之本今考其書非惟采摭未完卽門目亦尚未分意棟欲鏗鑄舊說作爲易例先勦草本采摭漢儒易說隨手題識筆之於冊以儲作論之材其標目有當爲例而立一類者亦有不當爲例而立一類者有一類爲一例者亦有一類爲數例者如既有扶陽抑陰一類又有陽道不絕陰道絕義一類又有陽無死義一類此必欲作扶陽抑陰一例而雜錄於三處者也口中和曰詩尚中和曰禮樂尚中和曰君道尚中和曰建國尚中和曰春秋尚中和分爲六類已極繁複而其後又出中和一類君道中和一類卷末更出中和之本一類此亦必欲作易尚中和一例而散見於九處者也古者有聖人之德然後居天子之位一類徵引繁蕪與易理無關而題下注曰卽二升坤五義此必摭爲乾升坤降之佐證而偶置在前者也又如初爲元士一類卽貴賤類中之一乾爲仁震爲車以爲言三類卽諸例中之三天地之始一類卽卦無先天一類之複出皆由未及排貫遂似散錢滿屋至於史記讀易之文漢書傳易之派更與易例無與亦必存爲佐證之文而傳寫者誤爲本書也此類不一而足均不可據爲定本然棟於諸經深窺古義其所摭摭大抵老師宿儒專門授受之微旨一字一句具有淵源苟汰其蕪雜存其菁英因所錄而排比參稽之猶可以見聖人作易之大綱漢代傳經之崖略正未可以殘闕少緒竟棄其彙矣

易象大意存解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任陳晉撰陳晉字似武號後山亦曰以齋江蘇興化人乾隆己未進士官徽州府教授是編不載經文惟折衷諸家之說明易象之大意故以爲名考左傳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則易之主象古有明文陳晉以象爲宗實三代以來舊法卷首標凡例七則多申尚象之旨書中首論太極五行兼談河洛先天諸圖然發揮明簡惟標舉

其理所可通凡一切支離推衍布算經而繪奕譜者翦除殆盡其凡例有曰後之言象數者流入藝術之科其術至精而其理亦更奧澀然偏於一隅似反涉形下之器可云篤論次論象論爻論象不廢互體之說蓋以雜卦傳爲據次論六十四卦各括其大旨亦大抵切人事立言終以繫辭序卦說卦雜卦其文頗略蓋著書之意在於六十四卦餘皆互相發明耳

大易擇言三十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字綿莊號青溪上元人是編因桐城方苞緒論以六條編纂諸家之說一曰正義諸說當於經義者也二曰辨正訂異同也三曰通論謂所論在此而義通於彼與別解之理猶可通者也四曰餘論單辭片語可資發明者也五曰存疑六曰存異皆舊人譌舛之文似是者謂之疑背馳者謂之異也六條之外有斷以己意者則以愚案別之其闡明爻象但以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入義爲八卦真象八者之得失則以所值之重卦爲斷其明爻義則求之本爻而力破承乘比應諸舊解其稽六位則專據繫辭辨貴賤者存乎位之旨凡陽爻陰位陰爻陽位之說亦盡芟除蓋力排象數之學惟以義理爲宗者也

周易辨書四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連斗山撰斗山字叔度潁州人是書大旨謂一卦之義在於爻爻畫有剛有柔因剛柔之畫而立之象即因剛柔之畫而繫以辭其道先在於辨畫故以爲名末有輯圖一卷則即朱子舊圖而略爲損益之其說專主卦畫立義如屯之大象六四偶以次條列如絲中貫一奇如梭上互艮手下動震足如織紵然故有經綸之象未免穿鑿太甚然其逐卦詳列互體剖析微渺亦頗有合於精理者蓋即爻論爻乃能以易說易雖開有附會之失而錯綜變化之本旨猶可藉以參觀固與高談性道以致愴恍無歸者尚較有實際焉

周易圖書質疑二十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趙繼序撰繼序號易門休寧人乾隆辛酉舉人其書以象數言易而不主陳邵河洛之說謂作圖者本於易

而反謂作易者本於圖蓋因錢義方之說而暢之全書不分卷數首爲古經十二篇次逐節註釋經義而不載經文但標卦爻用漢儒經傳別行之例次爲圖三十有二各系以說而終以大衍象數考春秋傳論易考易通歷數周易考異卦爻類象又一篇辨吳仁傑本費直本而不立標題列於周易考異前疑卽考異之末節傳寫顛倒也全書多從卦變起象而兼取漢宋之說持論頗平允惟以帝出乎震爲夏之連山坤以藏之爲殷之歸藏本程智之說而推衍之未免曲解夫子所贊周易也豈忽攬說舊法自亂其例乎

周易章句證異十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翟均廉撰均廉字春沚仁和人乾隆乙酉舉人官內閣中書舍人是書取周易古今諸本同異之處互相考證如李鼎祚卦辭前分冠序卦周燔卦辭前列大象卦辭後列象傳趙汝楙卦辭前列大象卦辭後列象傳次文言次爻辭李過方逢辰乾卦卦辭後列象傳次文言釋象處次大象次爻辭蔡淵卦辭後列大象次象傳文言別爲一傳傳低一字王洙於篇中不載卦辭別爲一篇之類此篇章之同異也如乾卦三爻孟喜作爻惕若黃句厲无咎句苟爽虞翻王弼作爻惕若厲句邵子朱震朱子作爻惕若句此句讀之同異也遂卦遂爻悉爲臚列開或附以己意以廉案二字別之古今本異同之處校勘頗爲精密雖近時之書而所言皆有依據轉勝鄂京舉正以意刊改託言於王韓舊本者也

附錄

乾坤鑿度二卷

永樂大典本

案乾坤鑿度隋唐志崇文總目皆未著錄至宋元祐間始出紹興續書目有倉頡注鑿度二卷後以鄭氏所注乾鑿度有別本單行故亦稱此本爲卍鑿度程龍謂隋焚讖緯無復全書今行於世惟乾坤二鑿度者是也其書分上下二篇上篇論四門四正取象取物以至卦爻著策之數下篇謂坤有十性而推及於蕩配乾配又雜引萬形經地形經制靈經著成經含靈孕諸緯文詞多贅牙不易曉故晁公武疑爲宋人依託胡應麟亦以爲元包洞極之流而胡

一桂則謂漢去古未遠尚有祖述有神易教評隲紛然真偽莫辨伏讀

御製題乾坤鑿度詩定作者為後於

莊子而舉應帝王篇所云儻忽混沌分配乾坤太始以推求鑿字所以命名之義援據審核折衷至當臣等因考列  
子白虎通博雅諸書皆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為氣形質之始與鑿度所言相合獨莊子於外篇天地略及泰初有  
無之語而其他名目概未之見則儻忽混沌實卽南華氏之變文作鑿度者復本其義而緣飾之耳仰蒙 聖明

剖示精確不刊洵永為是書定論矣案七經緯皆佚於唐存者獨易遯宋末而盡失其傳今永樂大典所載易緯具  
存多宋以後諸儒所未見而此書實為其一謹校定譌闕釐勘審正冠諸易緯之首而恭疏其大旨於簡端

周易乾鑿度二卷 永樂大典

案周易乾鑿度鄭康成注與乾坤鑿度本二書晁公武竝指為倉頡修古籀文誤併為一永樂大典遂合加標目今

考宋志有鄭康成注易乾鑿度三卷而不及乾坤鑿度則知宋時固自單行也說者稱其書出於先秦自後漢書

南北朝諸史及唐人撰五經正義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徵引最多皆於易旨有所發明較他緯獨為醇正至於太

乙九宮四正四維皆本於十五之說乃宋儒戴九履一之圖所由出朱子取之列於本義圖說故程大昌謂漢魏

以降言易學者皆宗而用之非後世所託為誠稽古者所不可廢矣原本文字斷闕多有譌舛謹依經史所引各

文及荀采明錢叔寶舊本互相校正增損若干字其定為上下二卷則從鄭樵通志之目也

易緯稽覽圖二卷 永樂大典

案後漢書樊英傳注舉七緯之名以稽覽圖冠易緯之首隋志鄭康成注易緯八卷唐志宋均注易緯九卷皆不

詳其篇目宋志有鄭康成注稽覽圖一卷通志七卷而馬氏經籍考載易緯七種亦首列鄭注稽覽圖二卷獨陳

振孫書錄解題別出稽覽圖三卷稱與上易緯相出入而詳略不同似後人撮拾緯文依託為之者非卽康成原

注之本自宋以後其書亦久佚弗傳今永樂大典載有稽覽圖一卷謹以後漢書郎顛楊賜傳隋書王劭傳所見

緯文及注參核無不符合其為鄭注原書無疑惟陸德明釋文引無以教之曰蒙太平御覽引五緯各在其方之

文此本皆闕如則意者書八僅存已不免於脫佚矣其書首言卦氣起中孚而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又以自復至坤十二卦爲消息餘雜卦主公卿侯大夫候風雨寒溫以爲徵應蓋卽孟喜京房之學所自出漢世大儒言易者悉本於此最爲近古至所稱軌筭之數以及世應遊歸乃兼通於日家推步之法考唐一行推大衍之策以算術本於易故其本議言代軌德運及六卦議言一月之策九六七八發斂術言中節候卦皆與稽覽圖相同獨所云天元甲寅以來至周宣帝宣政元年則似甄鸞所推甲寅元歷之術而又有云太初癸巳則古無以此爲元者其他雜引宋永初元嘉魏始光唐上元先天貞元元和年號紛錯不倫蓋皆六朝迄唐術士先後所附益非稽覽圖本文今審數詞義退文附書以爲區別竝援經注史文是正譌舛依馬氏舊錄析爲上下二卷庶言易學者或有所考見焉

易緯辨終備一卷

永樂大典本

案辨終備一作辨中備後漢書樊英傳注易緯凡六爲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而終以此篇馬氏經籍考皆稱爲鄒康成注而辨終備著錄一卷今永樂大典所載僅寥寥數十言已非完本且其文頗近是類謀而史記正義所引辨中備孔子與子貢言世應之說與此反不類或其書先佚而後人雜取他緯以成之者亦未可定也然別無可證姑仍舊題云

易緯通卦驗二卷

永樂大典本

案易緯通卦驗馬端臨經籍考及宋史藝文志俱載其名黃震日抄謂其書大率爲卦氣發朱彝尊經義考則以爲久佚今載於說郛者皆從類書中湊合而成不逮什之二三蓋是書之失傳久矣經籍考藝文志皆分二卷此本卷帙不分核其文義似於人主動而得天地之道則萬物之蘊盡矣以上爲上卷曰凡易八卦之氣驗應各如其法度以下爲下卷上明稽應之理下言卦氣之徵驗也至其中譌脫頗多注與正文往往相混其字句與諸經注疏續漢書劉昭補注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宋白太平御覽孫愷古微書等書所徵引亦互有異同第

此書久已失傳當世並無善本可校類書所載亦輾轉譌舛不盡可據謹於各條下擬列案語其文與注相混者悉為釐正脫漏異同者則詳加參校與本文兩存之蓋通其所可知闕其所不可知亦闕疑仍舊之義也

易緯乾元序制記一卷

永樂大典本

案乾元序制記後漢書注七緯名並無其目馬氏經籍考始見一卷陳振孫疑為後世術士附益之書今考此篇首簡文王比隆興始霸云云孔穎達詩疏引之作是類謀疏又引坤靈圖法地之瑞云云今坤靈圖亦無其文而與此篇文義相合又隋書王劭傳引坤靈圖泰姓商名宮之文亦在此篇至其所言風雨寒溫消息之術乃與稽覽圖相近疑本古緯所無而後人於各緯中分析以成此書者晁公武謂其本出於李淑當亦唐宋間人所妄題耳

易緯是類謀一卷

永樂大典本

案是類謀一作筮類謀馬氏經籍考一卷鄭康成注其書通以韻語綴輯成文古質錯綜別為一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引其文頗多與此本參校並合蓋視諸緯略稱完備其間多言讖祥推驗並及於姓輔名號與乾鑿度所引易歷者義相發明而隋書律歷志載周太史上士馬顯所上表亦有玉羊金雞之語則此書固附以前言術數者所必及也

易緯坤靈圖一卷

永樂大典本

案坤靈圖孫穀謂配乾鑿度名篇馬氏經籍考著錄一卷今僅存論乾无妄大畜卦辭及史注所引日月連璧數語則其闕佚者蓋已夥矣考後漢書注易緯坤靈圖第三在辨終備是類謀之上而王應麟玉海謂三館所藏有鄭注易緯七卷稽覽圖一辨終備四是類謀五乾元序制記六坤靈圖七二卷三卷無標目永樂大典篇次亦然今略依原第編著蓋從宋時館閣本也

案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自讖緯自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為隱語預決吉凶史記秦本紀稱盧生奏錄圖書



之語是其始也緯者經之支流衍及荀義史記自序引易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漢書蓋寬饒傳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爲易緯之文是也蓋秦漢以來去聖日遠儒者推闡論說各自成書與經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核其文體卽是緯書特以顯有主名故不能託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漸雜以術數之言既不知作者爲誰因附會以神其說迨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詞遂與讖合而爲一然班固稱聖人作經賢者緯之楊侃稱緯書之類謂之祕經圖讖之類謂之內學河洛之書謂之靈篇胡應麟亦謂讖緯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則緯與讖別前人已分析之後人連類而譏非其實也右乾鑿度等七書皆易緯之文與圖讖之熒惑民志悖理傷教者不同以其無可附麗故著錄於易類之末焉

右易類一百五十八部一千七百五十七卷附錄八部十二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盈虛消息理之自然也理不可見聖人卽數以觀之而因立象以著之以乾一卦而論積一至六自下而上者數也一潛二見三惕厲四躍五飛六亢者理也而象以見焉至於互體變爻錯綜貫串易之數無不盡易之理無不通易之象無不該矣左氏所載卽古占法其條理可覆案也故象也者理之當然也進退存亡所由決也數也者理之所以然也吉凶悔吝所由生也聖人因卜筮以示教如是焉止矣宋人以數言易已不甚近於人事又務欲究數之所以然於是由畫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圖洛書由河圖洛書演爲黑白方圓縱橫順逆至於汗漫而不可紀曰此作易之本也及其解經則象義爻象又絕不本圖書立說豈畫卦者一數繫辭者又別一數耶夫聖人垂訓實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今不談其所以用而但談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經非千萬世遵爲法戒之書而一二人密傳元妙之書矣經者常也會是而可爲常道乎朱子以康節之學爲易外別傳持論至確其作易學啟蒙蓋以程子易傳不及象數故兼備此義以補所闕非專以數立教也後人棄置本義而專以啟蒙爲口實殆倒置其本末矣今所編錄於推演數

學者略存梗概以備一家其支離曼衍不附經文於易者不相關者則竟退置於術數家明不以魏伯陽陳搏等方外之學淆六經之正義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

經部七

易類存目一

關氏易傳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北魏關朗撰唐趙蕤注朗字子明河東人蕤字大賓梓州鹽亭人 詳見子部雜家類長短經條下是書隋志唐志皆不著

錄晁公武讀書志謂李淑卬耶圖書志始有之中興書目亦載其名云阮逸詮次刊正陳師道後山叢談何遜春

渚紀聞及邵博聞見後錄皆云阮逸嘗以偽撰之彙示蘇洵則出自逸手更無疑義逸與李淑同為神宗時人故

李氏書目始有也吳萊集有此書後序乃據文中子之說力辨其真文士好奇未之深考耳

方舟易學二卷 浙江吳玉峴家藏本

宋李石撰石字知幾資陽人陸游老學菴筆記載其本名知幾後感夢兆改名石而以知幾為字宋史不為立傳

資川志載其舉進士高第紹興末以薦任太學博士黜成都學官乾道中再入為耶後歷知合州黎州眉州皆以

論罷終於成都轉運判官邵樞畫繼則載其少負才名既登第以趙遵薦任太學博士今倅成都蓋樞與石同時

故舉其現居之官也是書專論互體每卦標兩互卦之名而以爻詞證之考漢儒說易多主象占後孟喜焦贛京

房流為災變鄭元又配以爻辰固不免有所附會自王弼掃滌舊文併謂互體卦變皆無足取於是棄象不論夫

納甲五行本非易義所重棄之可也若互卦及動爻之變其說見於繫詞其法著於左傳歷代諸儒相承有自概

從排斥未免偏涉元虛故石專闢王弼之學其上卷詳言互體之義下卷曰象統曰明閏象統但存一序其說未

竟明閏以六十四卦分月以明閏閏之法也朱彝尊經義考曰方舟集止存二卷崑山徐秉義家藏有易互體例

卷首不著撰人名氏但題門人劉伯熊編此本卷首有竹垞二字小印豈其書後歸彝尊歟考書錄解題載李石

方舟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而永樂大典所載左氏君子例詩如例詩補遺及此書皆題曰李石方舟集則是四

書皆其集中所載徐氏惟得其兩卷故卷端無姓名耳今方舟集已於永樂大典中裒輯成帙此四書亦仍其舊例併入集中故不復重錄而附存其目於此焉

周易繫辭精義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初程子作易傳不及繫辭此書似集諸家之說補其所缺然去取未爲精審陳振孫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以是書爲託祖謙之名殆必有據也

東萊易說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呂祖謙撰朱彝尊經義考亦列其名今勘驗其文實呂喬年所編麗澤論說集錄之前二卷書頁鈔出以售僞非祖謙所自著也

周易輯說明解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馮椅撰椅有厚齋易學已著錄此其別行之僞本也案椅原書宋史藝文志作五十卷此本卷數懸殊其不合者一又朱彝尊經義考載中興藝文志云馮椅爲輯注輯傳外傳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爲注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象曰象曰爲贊曰又改繫詞上下爲說卦上中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篇也此本仍作象曰象曰不作贊曰繫詞傳亦仍分上下不作說卦上下其不合者二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曰馮厚齋講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繼統而當明揚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揚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爲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詞移置君象於上六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夷之治利在於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爲箕遂傳會於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詞爲周公作而非文王蓋箕子之囚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說云云此本解明夷六五上六爻仍用舊說未嘗改箕字爲其字其不合者三且永樂大典具載椅書有輯注輯傳之目與中興藝文志同其議論與胡氏之言同又其以古訓改今文者甚多如裳之爲常瀆之爲黷龍之爲龍拯之爲承皆本說文釋文諸家履否諸

卦則以爲舊脫卦名宜補姤卦則以爲勿用取下衍女字漸卦則以漸之進之字爲漸字之譌今此書皆無其文又輒注外傳所引諸家如司馬光王安石凡二三十家多外間所未有今并無之至其各卦講解多沿襲本義與永樂大典所載全殊其爲僞託更無疑義今椅之全書業已重編成帙此本已可不存以外開傳寫已久恐其亂真故存其目而論之焉

水村易鏡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林光世撰光世字逢聖莆田人館閣續錄載其淳祐十一年以易學召赴闕充秘書省檢校文字十二年教授常州文字職事如舊寶祐二年補通功郎添差江西提舉司幹辦公事閩書則謂淮東漕臣黃漢章上所著易鏡由布衣召爲史館檢閱遷校勘改京秩自將作出知潮州開慶元年召爲都官郎中入爲司農少卿兼史館官階頗有異同又稱其景定二年賜進士出身在都官郎中後二年均未詳孰是也是書序稱丙午歲成於理宗淳祐六年大旨據繫詞之語謂諸儒詰易獨遺仰觀俯察之義因居海上測驗天文悟天澤火雷風水山地八宮之星皆自然有六十四卦遂以星配卦先取繫詞所列自離至夫十三卦推闡其旨以發大凡所列星圖穿鑿附會自古說易之家未有紕繆至此者夫庖犧仰觀天文亦揆其盈虛消息之運耳何嘗準列宿畫卦哉後永豐陳圃作周易起元又以名山大川分配六十四卦謂之察於地理充乎其類殆不至以鳥獸配卦不止矣

易序叢書十卷

浙江吳玉輝家藏本

舊本題宋趙汝樸撰汝樸有周易輯聞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三卷總謂之易序叢書已著於錄此本亦分十卷卷各爲目惟首二卷爲易雅筮宗自第三卷至七卷則言兵法所載營陳隊伍圖法甚備皆與易絕不相涉又所題衍義拾遺等目核之書中亦多不甚分晰其中惟第八卷六日七分論及第九卷十卷辨方納甲二篇尚頗存漢學之舊然文字亦多脫誤疑好事者偶得其殘本不知完帙尚存雜鈔他書以足十卷之數也卷首有董其昌名印則其來已久殆明人所雜編歟

周易上下經解殘本四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宋丁易東撰易東有易象義已著錄此即易象義殘本傳鈔者改其名也十翼惟存彖傳象傳其餘皆佚上經自乾卦至泰卦僅有一頁尤為殘缺惟下經晉大壯睽蹇中孚五卦為永樂大典所佚者此本獨完今已採摭補錄而別存其目於此俾世知與易象義非兩書焉

大易行說 無卷數 安撫 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元李簡撰簡有學易記已著錄是編即以學易記序冠於卷首而書則絕不相同核其文義與今村塾講章相類朱彝尊經義考亦未載其名蓋書肆偽託之本也

大易法象通贊七卷 浙江吳玉 攝家藏本

元鄭滌孫撰滌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進士官知溫州樂清縣遷宗正丞禮部郎官入元以薦召授集賢直學士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此書首為諸圖次以中天述考述行等說終以甲辰乙巳丙午三年所作習坎書院旅語

其中天圖後署曰至元三十年十一月吉日宜召赴闕備人臣鄭滌孫蓋即其被薦時所進也其序自言年踰五十探索先天圖忽得中天元景云云案中天之說始見於于寶周禮註朱元昇行之為三易備遺然滌孫所謂中天元

景與于寶之說又異大旨謂中天即天也由其運用合一居中故曰中天由其生兩之後用九之前故曰中天其象藏於互體再義發見於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其說大抵皆幽渺恍惚不可究詰計滌孫登第自宋景定至元世祖

至元中當已五六十歲而此書之成在成宗之末又在進圖後十餘年逮至嘉興溫州升席說經年已耄耄矣其始終數析者皆一中天之義又刪周易繫辭傳以遷就己說而牽合諸經以證之支離曼衍終無歸宿自來以奇偶推

易者病於穿鑿以老莊談易者病於虛無此書更以穿鑿之敷衍會於虛無之理兩家流弊兼而有之可謂傲精神於無用者矣

周易訂疑十五卷序例一卷易學啟蒙訂疑四卷周易本義原本十二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董養性撰不著時代考元末有董養性字邁公樂陵人至正中嘗官昭化令攝劍州事入明不仕終於家所著有高閒雲集或卽其人歟是書前有自序謂用力三十餘年乃成其說皆以朱子爲宗不容一字之出入蓋亦胡一桂陳櫟之末派也

學易舉隅三卷

浙江吳玉璣家藏本

元鮑恂撰恂字仲孚崇德人登至元乙亥進士薦爲翰林不就王禕造邦勳賢錄稱洪武初嘗應召至京師授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明史吳伯宗傳則稱與吉安余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同薦恂年八十詮年亦七十竝命爲文華殿大學士皆以老疾固辭遂放還惟紳授鄞縣教諭後官至布政使則恂固未嘗仕明迨邦勳賢錄載陶珽續說邪中疑爲僞託當以史爲據又陶宗儀輟耕錄載鮑恂以妻父建德知縣俞鎮之力牽緣中浙江鄉試第十四名考其籍乃嘉興其年乃至正甲申蓋名姓偶同非此鮑恂也是書略舉讀易之法分析門目指陳綱要大抵皆約舉舊文卷首有寧王權序題曰旃蒙單闕蓋宣德十年乙卯也序稱程蕃伯昌重加訂正而稱蕃生於至元十七年丁酉考後至元無十七年惟順帝至正十七年歲在丁酉則至元乃至正之誤也是書本名學易舉隅權爲刊板始更名大易鈞元然朱彝尊經義考載之仍曰舉隅考所言僅粗陳虛略不足當鈞元之名題曰舉隅於義爲近故今亦仍恂原目著錄焉

周易旁注圖說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朱升撰升字允升休寧人元至正乙酉舉於鄉授池州路學正秩滿歸里丁酉太祖兵至徽州以升從軍吳元年拜侍講學士洪武中官至翰林學士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原本十卷冠以圖說上下二篇上篇凡八圖下篇則全錄元蕭漢中讀易考原之文萬歷中姚文蔚易其旁注列於經文之下已非其舊此本又盡佚其注獨存此圖說二篇漢中書已別著錄餘此八圖僅敷衍陳摺之學蓋無可取矣

八卦餘生十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類存目一

三



明鄧夢文撰夢文字志文安成人是書前有永樂甲辰自序稱著是書時夢神授以八卦餘生之名覺而不識其所謂但既有所受之則不敢不以其名之其說甚怪其書卷首列總論五條一曰偶感記經文之有會於心者凡十九處二曰記臆指程子蘇軾二家之說大不合於經者七十處三曰論應斥諸家某爻應某爻之非而取其不謬於理者十一處四曰論五位辨諸家以五爻爲君之非凡九處五曰論變謂卦不必至三爻而變凡三處其大旨主於以身爲易不假筮筮而自然與造化相符多摭擊前人之說而攻程傳爲尤甚至繫辭諸傳則併攻傳文如繫辭成性存存二句則注曰其語意頗似老子不類夫子口氣剝木爲舟節則注曰自神農黃帝堯舜時始有舟楫而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不知神農以前天下之民何以涉河服牛乘馬節則注曰牛馬之用似不待取諸卦象而後然古之葬者節則注曰本義云送死大事而過於厚然則聖人制葬埋之禮蓋亦自爲大過矣則於墨子之薄葬又何譏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節則注曰此節與易道似無甚發揮而又皆前經之所已言者又曰夫子般人也紂之事所不忍言卽贊文王不須以紂以紂贊文王亦非文王之所願聞也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節則注曰仁知之不足以盡道也久矣此云爾似亦不合帝出乎震節則注曰此節似弄字法序卦傳飲食必有訟二句則注曰訟何必專始於飲食訟必有衆起六句則注曰物自蒙之時必有所依附而後成立比似莫切於此時且不比何以成師亦似在師之前有大而能謙必豫二句則注曰必待大有能謙而後樂其爲樂也不亦隘乎豫必有隨二句則注曰同人而物歸之已大有矣於此而始隨乎有事而後可大句則注曰然則大有者非人乎物大然後可觀句則注曰然則同人大有之時尚不可觀乎黃者飾也三句則注曰大有臨觀尚未足亨乎必待飾而後亨耶復則不妄矣句則注曰然則剝以前諸卦皆妄乎物畜然後可養句則注曰然則需不已早乎故受之以坎三句則注曰既曰陷矣而可受乎聖人豈欲陷人者哉遯者退也四句則注曰有是理否也物不可以終壯句則注曰既不終壯而又晉將欲何之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句則注曰似非確論升而不已必困句則注曰困乎下者柰何震者動也四句則注曰何待不可終動而後受之以艮耶旅而無

所容句則注曰然則不毀方耶巽者入也四句則注曰是不得入則終不說矣渙者離也二句則注曰然則是離渙一卦也以渙繼坎不亦可乎如是之類不能殫舉是其所見殆欲出十翼上矣恐無此事也

石潭易傳撮要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髦撰髦字孟恂永新人永樂戊子舉人是書大旨以程子之全體大用具於易傳朱子嘗欲將其要處別寫爲書而竟未成編髦因摘錄其文分類排纂定爲本性道精公私正身心施政治四門又分子目三十有三前有蕭鑑序云總爲四卷而此刻則僅有一卷然門目與鑑序皆符知無所佚闕朱彝尊經義考亦作一卷蓋重刻者所合併也

易經圖釋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定之撰定之字主敬號采齋永新人正統丙辰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諡文安事蹟具明史本傳其書用古本以上下經及十翼釐爲十卷惟象傳則以大象爲象傳上以小象爲象傳下又與古本小異然以爲象分大小猶之雅分大小出於孔子所定則於古無徵不足信也卷首列先天後天諸圖率同本義惟不列卦變圖蓋卦變之說從程子不從朱子亦不列河圖洛書蓋其說皆由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互推不其用奇偶方位其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圖下注云此圖二經十傳皆無明文可見又圖末總注云已上諸圖昔者學易之家失其傳而異端方士祕藏焉邵子始復取歸於易程子與之同時而於易傳尙置之不論豈未嘗得見此於邵子歟則雖堅主陳搏之學而亦微覺其未安矣上經下經每卦六爻各總爲一圖各以僂偶之辭括其爻義左右上下以次排列而以墨線分合交貫之頗類坊本講章之節旨家傳則上經下經各爲一總圖橫行六十四卦而以卦德卦象卦體卦變直列四格以經文分隸之如史家之年表大象則以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橫行爲綱以經文相類者分配其下小象則爲列一韻圖以三百八十四爻爲經四聲十九部爲緯如等韻之譜皆與經義渺不相關文言繫辭則或一節爲一圖或總括數節爲一圖各標其語脈和貫之處說卦傳前數節仍以先天後天諸說

作圖其取象諸節又作一表經以八卦緯以天象地法人身物類草木鳥獸六格填列傳文亦毫無取義序卦僅附反對一圖而雜卦則不爲圖遂不置一語蓋大旨在標六爻之義餘皆盛行成書取益卷帙而已

玩易意見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恕撰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諡端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恕於宏治壬戌養病家居因攜一軒名玩易於程朱之說有所未愜於心者劄記以成此書前有自序作於正德丙寅時年已九十一矣其說頗自出新意然於文義有不可通者輒疑經文有譌殊不可訓凡上經一卷下經合繫辭爲一卷而不及其餘蓋意有所見乃筆之故不盡解全經云

學易象數舉隅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汪敬撰敬字思敬一字益謙婺源人宣德癸丑進士官戶部主事所著有易傳通釋及此書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四卷而通釋則闕其卷數江南通志載之則均無卷數此本二卷似尚非完書也其書專明象數自天地自然之易至邵子經世書全數皆列圖於前而繫說於後大抵皆因襲舊文糾纏奇偶中間論大行之數一條證以陳搏龍圖之說不知龍圖準易數以作非易數出於龍圖也其上卷圖書象數下卷九卦及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四篇皆標通釋之名豈本與其所謂易傳通釋者共爲一帙後來通釋殘缺傳寫者誤併爲一書而標題則未及改歟是不可詳矣

周易傳義約說十二卷

浙江總督採進本

明方獻夫撰獻夫初名獻科字叔賢南海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說文裏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用朱子所定古經本以上下經十翼各自分篇兼取程傳本義而參以邵子之學頗以象數爲主其說務在簡明然大抵依違舊說不能別有發明末附易雜說四則深辯爻辭非周公作蓋本元胡炳文之論亦未能確有所據也

圖書紀愚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阮琳撰琳字廷佩號崑山莆田人嘗官教諭其人在成化宏治間朱彝尊經義考列諸嘉靖之末由未見其書

故也 經義考載此書不著卷數注曰未見其書首載太極河洛諸圖次及六十四卦橫方圖終之以五行生剋大率因前人舊說無

所發明

易圖識漏 無卷數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黃芹撰芹字德馨號畏菴龍巖人蔡清之弟子也正德九年以歲貢生官海陽縣訓導是編為發明先天圖學

而作前有正德丁卯自序稱易圖凡二十七面而今書新舊諸圖凡二十有八蓋以陳真晟天地聖人之圖君子

法天之圖總名為心學圖也其謂伏羲八卦橫圖八卦圓圖皆為贅設乃後人因繫辭說卦之語而誤加之則未

嘗不知後人因易以作圖又謂胡一桂於伏羲六十四卦圖圖分配節氣非其本旨其伏羲本河圖以作易圖先

天八卦合洛書數圖皆穿鑿可疑於圖書之學亦未嘗不覺其不安而堅信先天圖出自伏羲推而至於心學推

而至於歷法曼衍支離殊不可解鈔本亦黑白混淆奇偶參錯殆不可辨識此真覆瓿之書也

周易說翼三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呂柟撰柟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正德戊辰進士第一官至南京禮部右侍郎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乃柟

平時講授其門人馬書林章鸞滿潮等錄其問答之語而成每卦皆有論數條專主義理不及象數前有嘉靖己

亥王獻芝序後有李遂跋

易經大旨四卷 浙江吳玉燁家藏本

明唐龍撰龍字虞佐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諡文襄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其提學陝西時所作

專為舉業而設故皆擇科場擬題釋之凡九百八十五條

周易議卦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王崇慶撰崇慶字德微開州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南京吏禮二部尚書是書泛論卦名卦義闡亦推及爻辭自序謂以六十四卦大義本諸象質諸象而又參諸人事然所得頗淺本載所著五經心義中曹溶摘入學海類編考明史藝文志亦載崇慶周易識卦二卷則當時已別行矣

讀易索隱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洪鼎撰籀字廷器壽昌人正德庚午舉人官國子監助教朱彝尊經義考載有是書注曰未見此本紙墨尚新蓋刻於彝尊後也其書不載經文但隨意標舉某節某句而說之大旨主於良知之學故於朱子本義蔡清蒙引頗有所辨駁云

古易考原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梅鶯撰鶯旌德人正德癸酉舉人官南京國子監助教終鹽課司提舉是書謂伏羲之易已有文字畫卦在前河圖後出伏羲但則之以揲書大衍之數當爲九十有九以五十數爲體以四十九爲用無有中五乘十置一不用之理論殊創闢然於古無所授受皆臆撰也

周易贊義七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馬理撰理字伯循三原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南京光祿寺卿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其書雖參用鄭元王弼及程朱二家之說然大旨主於義理多引人事以明之朱睦㮮序稱此書發凡舉例闡微摘隱博求諸儒異同得十餘萬言原書十有七卷其門人涇陽龐俊繕錄藏於家河南左參政莆田鄭綱爲付梓今本僅存七卷繫辭上傳以下皆佚案朱彝尊經義考已注曰闕則其來久矣

易問箋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舒芬撰芬字國裳進賢人正德丁丑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以諫南巡廷杖謫福建鹽課司副提舉嘉靖初復職又以爭議大禮廷杖尋遭母憂歸卒萬歷閒追諡文節事蹟具明史本傳芬嘗哀生平著作爲梓溪文

鈔凡十八卷分內外集外集爲雜文內集則皆所著諸書是編其首也大抵以意推行泛言義理而多有牽合之病如解潛龍勿用謂用則動動則變而之姤引韓愈詩賢愚同一初乃一龍一豬爲證又如解鼎利貞謂重器不可以輕舉春秋書納宋郟鼎爲不知利貞之訓凡若斯類於經義皆無當也

易學四同八卷別錄四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明季本撰本字明德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長沙府知府是編以四同爲名蓋以朱子本義首列九圖謂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四者不同本極以其說爲不然故以四同標目亦閒有闕發然其大旨乃主於發明楊簡之易以標心學之宗則仍不免墮於虛渺至於祖歐陽修之說以繫辭爲講師所傳非孔子所作故多割裂經文從吳澄所定之本上傳第七章易其至矣乎五字刪子曰二字屬易簡之善配至德以下第八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蹟至擬議以成其變化九十五字謂前五十六字重出後三十五字移并於第十二章鳴鶴在陰七節及古本十二章易曰自天祐之五十一字與下傳古本第五章合乾坤文言另歸一卷附繫辭之後下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三節分爲二章天地之大德曰生一節合第十章將叛者其辭慙爲第三章雜卦未大過顛也一節本亦以卦不反對從吳澄所採蔡本爲定考澄說多可取而其謬則在於改經原爲瑕瑜並存本之理不及澄而改經則效之益無取矣其別錄則爲圖文餘辨二卷分內外二篇內篇辨朱子九圖之誤其論後天圖非文王所作是矣至謂先天圖亦尚有可疑則仍糾繞於圖之中不能確定也外篇雜論術數之數如皇極經世易林京房易傳火珠林太元潛虛洪範九九數參同契之類皆辨之至於梅花數亦與詰難則泛濫矣又著法別傳二卷自序謂發明著法本旨者定爲占辨占例占戒占斷合卜筮論爲內篇若象占取應於易詞之中物類增分於易象之外及以己意斷占有驗而非出於易理之自然者爲外篇朱彝尊經義考云二書各一卷此本乃各二卷或刊本誤二字爲一字彝尊又載古易辨一卷此本無之則當由脫佚矣

圖書質疑

無卷數 河南 巡撫採進本

明薛侃撰倪宇尚謙號中離揭陽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行人司司正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為侃門人所記前列卦位河圖太極洛書等十三圖圖各有說後為圖書總解及與諸生答問其大旨謂即數為圖即圖成卦皆造化自然之理其答問中所論格致體用虛實及儒釋之辨皆守姚江良知之說史稱侃師事王守仁於贛州歸語兄助教後倭大喜率羣子姪宗鑑等往學焉自是王氏學盛行於嶺南蓋不誣云

易經淺說八卷

內府藏本

明陳琛撰琛字思獻晉江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主事乞終養歸嘉靖中起授貴州提學僉事不赴再起江西提學僉事亦不赴事蹟附見明史蔡清傳是書一名易經通典原刻作六卷此本乃其後人擬欲重刻之彙本分為八卷中多塗乙有標某句為後人增改者有標採入折中者然文言傳知至至之一條標採入折中而折中實未採則亦有所假借依託不盡可據矣琛易學出蔡清故大旨主於義理然欲兼為科舉之計故順講析講全如坊本高頭講章較清易經索引可謂每況愈下矣

易象解四卷

浙江鄞大節家藏本

明劉濂撰濂字潛伯南宮人正德辛巳進士由杞縣知縣擢監察御史是書惟解上下經文而無十翼自序謂十翼之辭不盡出於聖門故其言多無謂且叛於三聖之教云云蓋襲歐陽修之說而益加甚焉所謂象占亦多悖謬濂嘗著樂經元義八卷駁樂記與周禮大司樂此書復駁十翼亦可謂勇於自用者矣

補齋口授易說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題曰門人永豐周佐編次蓋補齋乃其師之號佐錄所講授以成書朱彝尊經義考題曰周氏佐補齋口授易說蓋如胡瑗口義題倪天隱之名非佐所撰也補齋不知何許人佐亦不詳其始末經義考據衆樂堂書目定為正嘉以前人亦約度之詞耳所言皆科舉之學止乾坤二卦及繫辭上下傳似乎尚非完本

也

周易古經無卷數 浙江 吳王輝家藏本

明雷樂編樂建安人嘉靖閒由貢生官廣州訓導是書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載所據乃宋吳仁傑本稱爲費直之所傳首列沿革一篇歷載前儒古易之式凡初本費直本鄭元本王弼本胡且胡瑗本片大防本邵子本晁說之本程迥本呂祖謙本朱子本共十二家樂據吳仁傑本爲費氏之易原無確證且朱子本即呂祖謙本亦未可分爲二家至十二家外尚有王洙周燔馮椅諸本未及載入亦殊挂漏末闕雜卦一篇蓋傳寫佚之然吳仁傑本具在正不假此本以傳也

周易不我解二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徐體乾撰體乾字行健長淮衛人嘉靖癸未進士自序謂嘗得青山易半卷希夷易一卷其法以天星配四時解乾卦六龍卽指龍星解坤爲牛亦指犧牛星蓋卽林光世水村易鏡之說而變幻之殊爲附會書中多引邵子及左傳占法而以青陳左邵並稱其名不我解者言解不以我也然陳搏之易但有龍圖一卷載於宋志今未見其書而尚見其序絕無仰觀星象之說青山易則更莫知所自來其亦在影響有無閒矣序稱爲書六卷朱彝尊經義考引黃百家之言曰是編流傳者寡余家止存乾坤一卷後五卷訪之不得此本乾坤二卦一卷與百家所言合又有古易辨諸條別爲一卷則百家之所未言蓋殘闕之餘所存者互有詳略故其本不同百家又云其易本陳希夷趙青山然體乾自序云青山不知何許人未審百家何以知其姓趙始因趙文號青山而以意揣之歟

義叢十六卷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葉良佩撰良佩字敬之台州太平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刑部郎中是編用王弼本採輯古今易說自子夏傳迄元龍仁夫凡一百七十七家或自抒己見則稱測曰以附於後諸家皆有去取惟程傳全錄諸家皆以時世爲

大定四年全書總目卷七

經部 易類存目



次惟朱子本義則升列衆說之首其大旨可以概見也

古易世學十七卷

兩淮鹽政  
拆進本

明豐坊撰坊字存禮鄞縣人嘉靖癸未進士除禮部主事免官家居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事蹟附見明史豐碑傳坊平生喜作偽書於諸經皆竄亂篇第別爲訓詁詭言古本以欺世此其一也書中正晉略說傳義託之於遠祖穆曾祖慶父熙而已自爲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作當代已灼知其妄惟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三書以篆籀寫之一時頗爲所惑久之乃能辨定詳具各本條下茲不具論云

易辨一卷

浙江鄞大  
節家藏本

明豐坊撰此書以孔子授易於商瞿文言諸傳凡何謂也皆以爲商瞿問辭子曰以下皆瞿錄夫子之荅辭又以周公爻辭謂之易繫其論筮法則以彖專爲卜繫專爲筮大抵無根之談其論太極圖說謂朱子得之葛長庚託名周子尤爲誣說考朱子太極圖傳及通書解成於乾道九年癸巳見於年譜長庚生於紹熙五年甲寅見瓊瑄集長庚事實是注太極圖後二十一年長庚乃生安得指爲長庚所授歟

易脩墨守一卷

浙江江  
淑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字惟鎮歸安人嘉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以疏爭李福達事斥爲民隆慶初復官以年老加秩致仕事蹟具明史本傳其書以連山爲文王八卦圖以歸藏爲伏羲方圖於義頗疎樞文集已載之此其初出別行之本也

易象大旨八卷

浙江巡撫  
拆進本

明薛甲撰甲字應登江陰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是書經文之外惟彖傳全文分列六爻之前象傳則刪大象而存小象分綴六爻之下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則全刪焉變亂經文殊乖古義其大旨主於因象以明理如解訟卦元吉中正解升卦亨於岐山之類頗出新意然如解乾卦潛龍勿用爲泯思慮忘知

識解坤卦括囊无咎為將迎意必之私一無所容於中之類則闢入老莊之說矣

胡子易演十八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胡經撰經說前岡廬陵人嘉靖己丑進士明史藝文志載胡經易演義十八卷此本但稱易演疑史行文也其書用注疏本移乾象傳大明終始三句於乃利貞之下謂是周易原本得之於師者蒙卦六爻皆主君臣凡若此類大約喜為新說務與朱子立異夫朱子之易固不能無所遺議然經以尋章摘句之學於古義無所考證而漫相牴牾則過矣

周易卦變圖傳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呂懷撰懷字汝愚號巾石永豐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南京太僕寺少卿事蹟附見明史洪垣傳是書主卦變之學其例有宮變有卦變有爻變大旨謂六十四卦者八卦之重也天四卦各重八卦乾八卦為太陽兌八卦為少陰離八卦為少陽震八卦為太陰地四卦各重八卦坤八卦為太陰艮八卦為少陽坎八卦為少陰巽八卦為太陽八卦各變天地陰陽太少變者七不變者一天太陽八卦不變者乾少陰八卦不變者中孚少陽八卦不變者離太陰八卦不變者頤地太陰八卦不變者坤少陽八卦不變者小過少陰八卦不變者坎太陽八卦不變者大過計六宮各變七卦通計五十六卦而不變之八卦又自陽卦變陰陰卦變陽以統五十六卦之變蓋八卦以卦變五十六卦以爻變八卦以體變五十六卦以用變其爻變之例若乾上九變為夬上六夬九五變為大有六五大九有九四變為小畜六四小畜九三變為履六三履九二變為同人六二同人初九變為姤初六之類大抵支離牽合若有意義而實非易之本旨也

易經中說四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盧翰撰翰字子羽潁州人嘉靖甲午舉人官兗州府推官其講易專主人事而證以下筮每爻皆列變卦之圖而雜引經語史事之近似者類附於下頗為冗雜亦多附會又立圖太多每成蛇足如雲行雨施六位時成

諸句亦繪畫縱橫明其相配之義覺理本簡易圖反治絲而勢之愛奇嗜博無關經義其亦可已不已矣

看易凡例圖說一卷

江西巡撫  
振進本

明龍子昂孫子昂泰和人嘉靖庚子舉人官知縣是編不標書名前列讀易凡例共三十二條後列圖說則解河圖洛書及朱子本義九圖象數之理疑爲全書之首卷非完本也

周易私錄

無卷數  
江蘇  
巡撫探進本

明王樵撰樵字明逸號方麓金壇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諡恭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凡三冊前二冊編次一依東萊呂氏所定古本酌取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錄於前兼採諸家之說錄於後亦間以己意折衷之卷端有題記數條其一曰周易經傳十二篇手錄自嘉靖壬戌至萬歷己丑春修潤粗定尚俟有所進特恐精力不逮耳成子之志者其可堂乎其餘多標示繕寫體例蓋僅脫初藁猶未全定之本也後一冊題曰方麓先生周易傳私錄原彙注其旁曰震卦以下闕然檢核其彙乃六十四卦皆全未喻其故後又別爲一卷題曰方麓先生原彙所列爲朱子九圖及說附項氏卦變綱領五贊陸子易說正義大衆說王弼略例胡廷芳舉要操著占法筮法易學傳授而總題曰附錄蓋全書之末卷裝輯者誤置程傳私錄彙後也自此而下又全錄元蕭漢中讀易考原一卷像象金鍼一卷而終以河圖洛書糾紛無緒是又鈔錄備用之彙其後人誤以爲所著書矣

九正易因

無卷數  
江蘇  
周厚培家藏本

明李贊撰贊本名載贊晉江人嘉靖壬子舉人官至姚安府知府坐妖言逮問自殺事蹟附見明史耿定向傳是書每卦先列經文次以己意總論卦象又附錄諸儒之說於每卦之後書止六十四卦其文言繁辭等傳皆未之及經文移大衆於小衆之後則贅臆改也朱彝尊經義考載其原序述馬經綸之言曰樂必九奏而後備丹必九轉而後成易必九正而後定故有是名贊所著述大抵皆非聖無法惟此書尚不敢詆訾孔子較他書

爲謹守繩墨云

今文周易演義十二卷

江蘇巡撫  
孫道仁撰

明徐師曾撰師曾字伯魯吳江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吏科給事中師曾初從呂祖謙本爲古文周易演義一書後以明代取士用注疏本乃復爲此書大旨以闡發本義爲主初刻於杭州隆慶戊辰又修改而重刻即此本也

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

編修顧守謙家藏本

明姜寶撰寶字廷善號鳳阿丹陽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是編大旨以程子易傳主理朱子易本義主占其初頗有所疑既而研究十五年乃定從傳義者十之八九旁及諸家者十之二於傳義或有所疑者亦以己意斷之故曰補疑卷端有孫承澤題識印記卷中亦多塗乙標注之處蓋承澤說易以是書爲彙本云

顧氏易解

無卷數  
吳玉與家藏本

明顧會唯撰會唯字一貫號魯齋吳江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工部尚書謹文恭是書謂天地解之名此書用注疏本止上下經卷首載元蕭漢中讀易考原明朱升邵子三十六宮圖說而皆不著其姓氏其自序一篇則卽宋楊簡慈湖易解之序稍爲節鈔而題以會唯之名大抵出於依託非彙尊著錄之原本至解經亦多支離如乾坤二卦之名妄加純乾純坤之目解乾元二字至引道家之混元禪家之妙明心元其虛誕可知矣

淮海易譚四卷

兩淮鹽政  
孫道仁撰

明孫應鳌撰應鳌字山甫貴州清平籍南直隸如皋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工部尚書謹文恭是書謂天地萬物在在皆有易理在乎人心之能明故其說難以離數談理爲非又以程子不取卦變爲未合而實則借易以講學縱橫曼衍於易義若離若合務主於自暢其說而止非若諸儒之傳惟主於釋經者也自說卦乾坤六子以下卽置而不言蓋以八卦取象之類無可假借發揮耳其宗旨可知矣

易經淵旨一卷

山西巡撫  
孫道仁撰

舊本題吳郡歸有光撰有光字熙甫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太僕寺丞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案文苑傳及明史藝文志均不載此書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著錄惟江南通志載有光易圖論上下篇大衍解二書而無淵旨之目真偽蓋莫可知也其書每卦摘論數條大抵剽襲舊說其中自出新義者如說卦傳坤為布因九家尚有坤為帛而以布為泉貨震為龍因九家已有乾為龍而以為當從虞干本作驪蓋虞云蒼色干云雜色也艮為黔喙之屬以黔喙為口有鈴如蟋蟀螳螂蟬之類惟蟲屬有之因引爾雅注螳螂有斧蟲為證蓋黔與鈴通較冷氏注謂為鳴喙似屬有據然僅數條耳

周易古今文全書二十一卷

內府藏本

明楊時喬撰時喬字宜遷號止菴上饒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諡端潔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凡分六部曰論例二卷古文二卷今文九卷易學啟蒙五卷傳易考二卷附輟卜考一卷每部皆有自序其大意在蒼萃古今以闢心學說易之謬所宗惟在程朱雖兼稱古今文而所發明者古文略而今文詳中多互見其義故閒有繁複不害宏旨然周易古文本無可考郭忠恕汗簡所引古周易諸字已不能究所自來時喬此本更古篆籀文隨意填綴往往竄入譌字殊不免杜撰之訾又或竄改經文如旁行而不流句下加正行而不泥一句自經典釋文以後未見此文竟不知其何所本而其解今文卷中又置之不論竟似乎經所本有殊近於誣至傳易考二卷分宗傳衍傳正傳輔傳異傳別傳等名亦類於門戶之見王守仁湛若水兩家弟子各述師承競分途轍此書正以闢其非而轉區分名目是以闕解闕矣朱彝尊經義考摘所引諸家姓氏譌舛猶其小焉者爾

六爻原意一卷

編修鄭際唐家藏本

明金瑤撰瑤字德溫號粟齋休寧人嘉靖辛卯選貢生授會稽縣丞再補廬陵縣丞遷桂林中衛經歷以母老不赴教授鄉里年九十七乃卒是書成於萬曆辛巳乃其晚年所作其曰原意者原周公爻辭之意也每卦皆先列六爻於前而為統論於後前有自序謂周公作爻辭必先得一卦之意然後因爻而布之此爻是此意則以此意

屬此爻彼意合彼爻則以彼爻繫彼意云云然易本天地自然之數聖人因其盈虛消息過與不及而以人事準之明其吉凶悔吝以決進退存亡如瑤所論是聖人先立一說而牽引易象以合之假借易數以證之施於此處不可通者移其說於彼施於彼處不可通者又移其說於此反覆遷就務申己意而後已此後世著書之法非聖人演易之本旨也

易疑三卷 江蘇周厚  
隋家蘇本

明陳言撰言字獻可號東涯海鹽人嘉靖丁酉舉人其書用周易注疏本題上經曰經之上題下經曰經之下題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四傳曰經之旁殊為杜撰其名易疑者據其自述有曰吾疑乎庖犧之卦非使人卜筮也吾疑乎卜筮之因卦而作也吾又疑乎文王周公卦爻之詞未有占也卜筮者占之也吾疑乎卦詞論卦之吉凶爻詞論爻之得失而已也吾又疑乎繫辭之傳不必上下其章不必皆十有二也吾又疑乎卦爻之詞間有未安者也吾又疑乎馬鄭王弼孔穎達輩明其義而疎希夷康節精矣而一於數伊川得易之用紫陽得易之深吾又疑乎義文之一理而通之者也云云其持論甚高而其書乃無甚精義蓋不知古聖人之立教不託空言必假一事以寓之遂妄疑易非卜筮之書而生種種似是而非之論耳經義考作四卷此本三卷江西採進之本亦三卷疑或尚有所佚脫抑或經義考誤三為四歟

易學十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沈一貫撰一貫字肩吾號蛟門鄞縣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中樞殿大學士 案明史本傳作建極殿大學士蓋字之誤語詳史部詔令奏議類條下諡文恭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掃除先天之說惟偶及象與卦變亦不甚以為主大旨斟酌於伊川易傳東坡易傳之間惟以人事為主較糾紛奇偶者尚為篤實近理然頗借以寓其私意如說亢龍有悔曰夫以龍德而亢極猶有悔也時之既極無論德矣此自解固位招攻之意也其解訟卦大象曰人每以正氣流為客氣又每以其客氣流為健訟說訟九二曰夫人之訟未必其身自為之也亦因羣從在旁操持之而不得休此解臺諫掇擊

之事也其他借經抒意往往如此他如解日中爲市取諸噬嗑謂噬嗑與市合同音之類亦頗穿鑿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以此書爲進呈講義案顧起元序稱子告歸田且十年研摩編削又不知凡幾更乃版而行之而先生遂厭人間世矣則其晚年所作非進呈本也

圖卦億言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賀汝撰此字汝定廬州人隆慶庚午舉人官至蘇州府同知是書以圖書爲易原本首卷圖書八卦說卷三六十四卦說太極圖說皆剽掇朱子緒論無所發明卷三卦繫雜言卷四圖卦續言則皆其所自撰也如以河圖爲先天體洛書爲後天用不知八卦之有先天圖本道家抽坎填離之說猶有所本至圖書亦分先後天則前人所未有也又引陰符經所稱五賊證五行陰符經出自李筌稱傳自北魏寇謙之本道家之僞本用以說易相去愈遠矣

大象觀二卷

浙江吳玉搢家藏本

明劉元卿撰元卿字調父安福人隆慶庚午舉人萬歷中官至禮部主事明史儒林傳附見鄧元錫傳中史稱所著有山居草還山續草諸儒學案賢奕編思間編禮律類要大學新編而不及此書蓋偶未見然是書詮釋易象謹依文訓詁不足盡示人用易之義至其以雜卦爲序尤爲顛倒夫雜者相錯之餘義也綴十翼之末明非正經也經文不以爲次而元卿改經以從傳然則序卦可不用矣

周易象義四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唐鶴徵撰鶴徵號凝菴武進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凡例中屢稱先君蓋右都御史順之之子也事蹟附見明史順之傳中是編用王弼本故不注繫辭以下大旨述順之之說主於以象明理卷首所載讀易法六一曰易須象與理合彖與爻合二曰上下卦宜分看三曰一卦必有主爻四曰互卦最有關係五曰倒體亦有關係六曰每卦各有大意則是書之綱領也所解如屯六二謂二以五爲屯膏之主非可事者故守貞不字而字

初以爻辭觀之則匪寇媾媾女子貞不字指五之坎而言也十年乃字者謂二不字五至四互坤得十年之象乃下應初故六四亦云求媾媾也訟九二謂二既歸則下復成坤坤象三爻有三百戶象坎多眚變坤則不為坎故無膏六三在二既歸之後坎復坤體全有坤德故曰食舊德觀或從王事亦坤三舊文可見矣雖自出新解而於經義亦足相發至於陽極而亢陰極而戰乾坤二上爻其義相近而鶴徵解乾之上爻以反本還元歸根復命為說已涉道家之旨於坤之上爻謂龍戰為懼而戰栗以過時退居故稱野以貶損自傷故稱血則窮鑿而不當理矣

易象會旨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舊本題曰延伯生述不著名氏前有萬歷己酉熊惟學序稱為同年臨川文臺吳君亦不著其名考惟學為隆慶辛未進士是年榜有臨川吳搗謙或卽其人歟其說取反對之卦如乾坤屯解蒙蹇之類合兩卦大象辭而會釋之故曰會旨大象統論一卦又每卦皆有以字示人用易之方初無取於對卦其對卦乃易中之一義不能標舉以詰全經是書所論殊非易之本旨也

易象管窺十五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黃正憲撰正憲字懋容秀水人與其兄少詹事洪憲皆喜談易洪憲有周易集說三卷今未見傳本惟正憲此書存所用乃王弼之本所注專主於義理前有膚見七條卽其凡例也正憲自記稱是書始於乙未成於壬寅凡六易彙每早起則讀金剛經終朝則讀周易且以西方北方聖人並言則其書概可知矣

蟻衣生易解十四卷

江西巡撫探進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字相奎號青螺又自號曰蟻衣生泰和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是編成於萬歷丁巳共歸田以後所作也卷一為易論六篇卷二至卷九六十四卦各為總論少者一篇多者至八篇總論之外又標舉文句發揮其義自師謙噬嗑復頤大過咸恆損革革鼎鼎節中孚未濟十六卦無所標舉外餘卦少者一條多者至五條十卷至十四卷則雜論繫辭說卦而序卦以下不及焉其易論以繫辭生之謂易一句為本而以人



性當生生之理其諸卦所論乃皆不歸此義往往牽合時事或闖入雜說如論謙卦云漢文宋仁皆謙德之君也尉佗自王元昊自帝皆非撝謙之臣故佗昊後俱弱王導劉裕皆勤勞之臣也周顛之不顧導劉毅之不敬裕皆非撝謙之友故顛毅終見誅戮其論已不切當日情事至論遯卦謂懷愍不遯故青衣行酒微欽不遯故獻俘金廟當時固執死社稷之說爲晉宋大臣不學之過尤紕繆不足與辨他如論震卦而及於雷之擊人已非經義又謂雷之所擊皆治其宿生之業孔氏之門安得是言哉

學易舉隅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戴廷槐撰廷槐長泰人隆慶中貢生其說謂易自商瞿而後斯道遂晦至宋三子而後大明其漢魏至唐諸儒則概目爲不知易持論頗偏且其謂日月爲易本參同契之文而六十四卦圖即參同契六十卦周張布爲輿之說既謂之不知易矣何爲又陰襲其義乎

易傳闡庸一百卷

江蘇迺樵採進本

明姜震陽撰震陽字復亨自稱曰東楚蓋淮泗間人也其書以朱子本義爲主附綴諸說於其下而經文次第仍用王弼之本蓋惟見坊刻本義未見朱子原書也其說皆循文衍義尤吝頗甚不出坊刻講章之習卷前標曰十名家批評其陋亦可以想見矣經義考作一百二卷注曰未見此本惟一百卷始彝尊偶誤歟

今易詮二十四卷

浙江吳玉輝家藏本

明鄧伯羔撰伯羔字孺孝常州人朱彝尊經義考載其古易詮二十九卷今易詮二十四卷併載伯羔自序謂詮次成帙爲上下經若干卷爲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若干卷一遵東萊古易其外詮則以廣未盡之旨云云今觀此二十四卷前無自序而有自述例十條云前詮從古此改從今則彝尊所引蓋其古易詮之序也然此書雖用注疏本而其總論一卷外詮一卷則仍與前序之言相應經義考又載史孟麟序云先是輯今人言爲今述若干卷藏於家茲乃哀古今人言及已所論著合爲一帙命曰易詮此本但有今易詮非完帙矣

後經十一翼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傅文兆撰文光金谿人其書凡分五篇上古易第一觀象篇第二玩詞篇第三觀變篇第四觀占篇第五其論爻辭以爲文王所作其大旨專主圖書象數之學其稱十一翼者蓋以孔子傳易爲十翼而已又翼孔子故曰十一也核其名稱殊爲僭妄明史藝文志載此書五卷經義考亦注曰存此本僅有上古易一卷觀象篇一卷其玩辭觀變觀占三卷竝闕其近時始佚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

經部八

易類存目二

周易象通八卷

浙江吳玉  
鼎家藏本

明朱謙璋撰謙璋字鬱儀寧獻王七世孫萬歷間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是書惟釋上下經文不及十翼大旨欲稍還古義而轉生臆說如不用陳搏先天圖亦不用周子太極圖是矣而別造河圖四謂三代以來世藏祕府以爲寶學者莫得而窺迨宋徽宗考古搜奇始出示於外是出何典記乎邵陳以前無論矣耿南仲張根諸家皆徽宗時人王湜以下諸家皆徽宗後人何不一見也其說易以象象取於互體變體是矣然如謂乾居西北當奎婁白虎之尾故曰履虎尾已穿繫附會至於解既濟云涉者多繫匏以防危離爲大腹匏瓜之象則涉者也坎爲川潰則津濟也因外卦爲離而生大腹因大腹而生匏瓜因匏瓜而牽合於繫匏涉水以遷就既濟之象易果若是之迂曲乎又解困卦初爻二爻云坎爲叢棘初其株也六三居泉谷之間故爲石梁株木石梁皆因未潤而爲橋梁是急於濟渡而遭困也因坎生叢棘因在初爻而變文曰株木因六三在兌坎之間生泉谷因泉谷而生石梁而省文曰石易果若是之晦澀乎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下經始咸恆而終既濟未濟確有義理序卦卽不出孔子亦必漢以前經師所傳謙璋乃合上下經而一之易未經秦火譌脫甚少而謙璋或隨意改字或動稱錯簡衍文甚至漸卦上九併經文改爲鴻漸于達並不言舊作鴻漸于陸其武斷尤甚謙璋以博洽名此書尤爲曹學佺所推許然其實多出臆見不爲定論學佺序詮釋易中諸字如王安石字說亦可笑也

易學識遺一卷

內府  
藏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字灌甫號西亭周定王六世孫萬歷五年舉宗正領宗學事迹附見明史周王橚傳是書大旨皆辨論諸家說易之異同雖蒼萃不多而頗有卓見如乾之四德謂程本文言視本義爲勝乾九二利見大人不

專指九五明夷九三不可疾貞從項安世以貞字爲句井泥之泥讀平聲勿暮之暮卽彙字數往者順用王安石解皆於經傳有裨非同剽說雷同者然明史藝文志不載此書核校其文卽陸樛五經稽疑中說易之一卷或其初出別行之本抑或書賈作偽改題此名歟

易經疑問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字虞佐烏程人萬歷癸酉舉人歷官新興廣昌二縣知縣考舜牧生於嘉靖癸卯其五經疑問皆年過六十所撰迨年過八十又重訂詩禮二經及此書其序竝載所著來恩堂集中歲月先後一一可考計其一生精力殫於窮經然此書率敷衍舊說實無可取閒出己意亦了不異人蓋其學從坊刻講章而入門徑一左遂終身勞苦而無功耳

易測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會朝節撰朝節字植齋臨武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是編取王弼注孔穎達疏程子傳朱子本義及楊氏易傳之說參互考訂惟解上下經彖象象文言繫辭而置說卦序卦雜卦又倣王弼略例之意別作說凡一卷附於末大旨主於觀辭玩占一切卦圖卦變之說悉所不取頗足掃宋易之葛藤然其去取衆說則未能一精審也

周易冥冥篇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蘇濬撰濬字君禹號紫溪晉江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司參政此書惟解上下經繫辭說卦刪序卦雜卦大旨主王弼虛無之說一切歸之於心學非惟廢卜筮之說乃併宋儒言理而偶及數者亦以爲執泥牽拘其訓潛龍勿用以爲心之寂然不動訓大明終始以爲心之靈明不昧而於繫辭之末以易主忘言爲歸宿觀其以冥冥名書則其說之遺於二氏不問可知矣

易經兒說四卷

浙江吳王輝家藏本

明蘇潛撰潛周易冥冥篇恍惚支離頗涉異學及作是書乃墨守朱子本義尺寸不踰其首先日講者詮釋文句也次日意者推闡大旨也次日曰總論則一卦之綱領也又開出旁注以一二語標題蓋專為科舉之學而設因在家塾以此書為子姪講授故稱兒說萬歷中嘗刊行板後散佚康熙丁卯其裔孫堯松等重刊之

續章齋易義虛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涂宗濬撰宗濬字鏡原南昌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諡恭襄是編用注疏本彙前儒之說以作解大旨依傍程朱傳義而亦時有所糾正如坤六五一爻駭程子女媼武后之說是也所說頗潔淨而隨文生義罕所發明其首列易圖以河圖作旋毛洛書作拆甲蓋本吳澄之說非所臆造然澄說實臆造也

易會八卷

浙江鄞大節家藏本

明鄒德溥撰德溥字汝光安福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司經局洗馬明史儒林傳附見其祖守益傳末是書用注疏本其說多主義理亦兼言象自繫辭以下所解甚略自序謂就心所會者述之故名易會然往往亦借以寓意如解亢龍有悔曰亢而曰龍則亢乎其所得不亢也蓋人處時勢之極固有必亢而後濟者惟聖人純乎天德無一毫全軀保命之思雖履盛滿蒙譏謗冒天下之不韙而弗之避也即勢且至於悔亦為天下甘之矣若慮其有悔而先自處於不亢之地則智士之所為耳何龍德之云乎此明季清流之見以愧選懷則可矣實非經義也

像鈔六卷

內府藏本

明錢一本撰一本有像象管見已著錄是書雖以像為名實則衍陳搏之數學凡卦圖二卷附錄書札及雜吟二卷上下經解二卷其卦圖以朱子本義所列九圖行為三十二圖圖各有說縱橫比對自謂言象而理在其中然孔子所謂象者像也即指卦爻朱子所列九圖後儒已不免異同一本借以旁推尤為支蔓雖易道廣大隨括一義皆有理可通然究非聖人設教本旨也

四聖一心錄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

經部

易類存目一

二

明錢一本撰是書於像鈔之外又舍數而言理其言理舍天而言人其言人又舍事而言心推闡之以及於性命體例近乎語錄其論亦多支離如謂許由讓王爲能知河洛之道又謂序卦傳爲格物之學大抵皆無根之高論也

易筮六卷附論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字弱侯應天旂手衛籍山東日照人萬歷己丑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遷東宮講讀官謫福寧州州同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大旨欲以二氏通於易每雜引列子黃庭內景經抱朴子諸書以釋經史稱竑講學以羅汝芳爲宗而善耿定向耿定理及李贄時頗以禪學議之蓋不諱云

周易正解二十卷

浙江吳玉璠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字仲輿京山人萬歷己丑進士歷官縉雲永嘉二縣知縣擢禮科給事中遷戶科尋謫宜興縣丞終於江陰縣知縣明史文苑傳附見李維楨傳末所著有九經解此卽其一用王弼註本凡上下經十七卷其說較詳繫辭以下僅三卷則少略焉大旨以義理爲主而亦兼及於象其言理多以十翼之說印正卦爻其言象亦頗簡易然好恃其聰明臆爲辨論如釋蠱卦爲武王之事而以先甲後甲爲取象甲子味爽其他亦多實以文武之事蓋本作易者其有憂患一語而演之遂橫生穿鑿其所著經解大抵均坐此弊也

易領四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郝敬撰是書專釋卦序之義自序謂冠以序卦傳如衣之挈領故以領名卷前標山草堂集第二內編蓋敬所著九經解皆編入文集此其集中之第二種耳

易學飲河八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納陞撰納陞字以登宏興人萬歷己丑進士官禮部主事事蹟附見明史顧允成傳納陞以爭竝封去官乃閉門注易其書惟解上下經每卦皆注互體而不甚發互體之義如解亢龍有悔謂處亢之時不得不亢不得不

悔何病乎九龍則取鄒德薄之說解龍戰於野謂戰者懼也柔也非與陽爭戰乃疑於陽而自爲戰懼也則取唐鶴徵之說皆苟務趨新乖違古義又刪除上下經之名以咸恆二卦移附坎離二卦之末尤竄亂舊次割裂聖文至六十四卦惟否與未濟二卦置而不註蓋納陸丁明未造以否爲亂世未濟爲窮時託不言以寓其慨也前有錢一本序其詞頗謫大抵不得志而著書之意則是書不必盡以經義核矣

周易旁注會通十四卷

浙江吳玉搢家藏本

明姚文蔚撰文蔚字養谷錢塘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太僕寺少卿初休寧朱升作周易旁注用王弼本後程應明更定從朱子本文蔚以經傳相離不便誦習且旁注細字難讀於是改爲此本於原文一無增損但易旁註爲直下又仍取十二篇舊文列之於前以其可以通今題曰會通蓋專爲諸俗訓蒙而設也

古易彙編十七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李本固撰本固字維寧臨清州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案易自費直以十翼解經而鄭康成以象傳連經文於是十二篇之序始紊如今乾卦是也至王弼又自坤卦以下每卦每爻取傳辭連綴經文之下并取文言入乾卦坤卦之中卽今注疏本是也後王洙呂大防周燾吳仁傑輩遞有考核而晁說之呂祖謙所定爲善故朱子本義參用二家至吳澄又謂繫辭內居室七條祐助一條何思十一條實文言之文由王弼既取乾坤文言入乾卦坤卦其無可附者後人并入繫辭內而孔疏復曲爲之說復古易者但取乾坤文言別爲一卷而散入繫辭者未之改也故其作易纂言取此諸條入文言是書篇第悉依朱子本而文言則用澄本故曰古易然朱子本於古有據吳澄說自昔未聞以杜撰之說目爲古本於義殊爲乖刺也其書分爲三集一曰意辭二曰象數三曰變占意辭之目凡八曰古易附見書前曰辭會卽經傳十二卷自第十三卷以下另爲一編有胡國鑑序曰明意曰釋名曰詳易曰玩辭曰誤異曰易派象數之目亦八曰圖書象曰圖書數曰總論曰畫象曰三易曰廣象曰觀象曰衍數變占之目凡十曰著變曰之變曰反對曰變例曰辨成曰觀變曰不下曰玩占曰卜筮曰斷法



玩易微言摘鈔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楊廷筠撰廷筠字仲堅錢塘人萬歷壬辰進士是編采諸家說易之言彙集成帙故曰摘鈔首卷載論易大旨十餘條亦皆徵引前人論說未嘗自立一義蓋仿李鼎祚集解之例而鼎祚所采多漢以來不傳之佚文足資考證廷筠此書特撮錄近代講義而已

易引九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時化字伯雨歙縣人萬歷甲午舉人官至敘州府同知時但傳其高祖社昌之易學著書六種其子龐彙輯合刊此其第一種也共一百有一篇前後泛論易理中則每卦爲一篇兼及繫辭各章大旨以佛經解易根本已謬其是非不待辨也

周易頌二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其易學之第二種也上卷九十頌下卷亦九十頌前後泛言象數中間每卦爲一頌亦有兩卦爲一頌者其體格頗倣焦氏易林要不脫佛家之宗旨

學易述談四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其子龐筆而誌之故以述談爲名其易學之第三種也分密義述二十則名象述十二則卦爻述四十則凡例述十二則總以禪機爲主故首卷之末有佛家三乘之說也

易指要釋三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初時化高祖社昌嘗著周易指要五卷至時化乃取而釋之每段之下凡稱釋曰者皆時化之言其易學之第四種也

易疑四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其易學之第五種也首卷密義疑二十一則二卷名象疑十二則三卷卦爻疑三十六則四卷凡例

疑二十四則所分四類與易學述談相同皆別無精義

易通一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其易學之第六種也多取通書正蒙之言發明易理案通書一名易通正蒙亦多詮解造化陰陽之妙其理本自相貫然一經時化之發揮則儒言悉淆於異學蓋其紕繆在宗旨之間故不免貌同而心異也

周易鐵笛子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耿橋撰橋字庭懷獻縣人萬歷甲午舉人官至監察御史是書每卦畫六爻而繫爻辭於畫下又取反對之卦爻辭倒書之自謂古易蓋據稅與權之本其於十翼則取文言乾元者以下六十六字坤至柔以下三十四字謂當入彖取文言潛龍勿用下也以下一百七字謂當入象又分繫辭傳為上中下三段則皆無據之說也

易經通論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曹學佺撰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歷乙未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以著野史紀略削籍崇禎初起廣西按察司副使不就後為朱聿鍵禮部尚書聿鍵敗學佺自殺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專釋各卦彖詞六爻融會一卦之意其釋鳴鶴在陰藉用白茅諸句頗有前人所未發之義惟於河圖洛書推求不已則以家在閩中習聞漳浦之學也然漳浦之學本別傳於易外學佺拾其緒論愈行愈支既不及其術數之精而又無當於經義是進退無據矣朱彝尊距學佺最近而經義考注曰未見殆當時已不甚行歟

周易可說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曹學佺撰是書以象占為主於前人中多采來知德易注而深疑朱子本義如謂凡辭皆象也本義一辭而分為象占如潛龍勿用本一句而以潛龍為象勿用為占者非其說頗允又謂陰變為陽陽變為陰只是剛柔相推而變化在中非真陰變為陽陽變為陰譬如男子有時行陰柔的事即可變作婦人否婦人有時行剛方的事即可變作男子否云云則殊膠固不知變論其德不論其人也又謂如小畜之下三爻本義云以君子欲上進見畜

於小人上三爻則云以柔順之君子而止剛暴之小人遷之二陰浸長則陽遷矣及之初六六二則云君子之遷在後與夫固守必遷者一卦之中乍賢乍佞何可以訓云云不知易之理變動不拘隨爻取象不可以一格繩也亦自爲一家之說而已矣

易經澹窩因指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張汝霖撰汝霖字明若山陰人萬歷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其書隨文訓釋蓋專爲科舉制藝而作

周易古文鈔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宗周撰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南都被後絕粒而死事迹具明史本傳乾隆乙未 賜諡忠介宗周與漳浦黃道周明未俱以善易名道周長於數宗周長於理其學多由心得故不盡墨守傳義其刪說卦序卦雜卦三傳雖本舊說已失先儒謹嚴之義至於經文序次每以意移置較吳澄纂言更爲無據亦勇於窺亂聖經矣故其人可重而其書終不可以訓焉

周易宗義十二卷

浙江吳玉樞家藏本

明程汝繼撰汝繼字志初朱之蕃序又稱其字曰敬承蓋有二字也婺源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袁州府知府是書前有自述凡例云以朱子本義爲宗故名曰宗義然亦往往與朱子異朱之蕃序稱萬歷辛卯遇汝繼於天界禪林方以易學應制舉又稱比擢南曹乃得乘其政暇羅列諸家之說不泥古不執今句櫛字比必求其可安於吾心以契諸人心之所共安而後錄之蓋其初本從舉業而入後乃以意推求稍參別見非能元元本本究易學之根柢者故終不出講章門徑云

周易象義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章潢撰潢字本清南昌人萬歷乙巳以薦授順天府學訓導時年已七十九不能赴官詔用陳獻章例官給

月米後至八十二歲終於家明史儒林傳附載鄧九錫傳未是書主於言象故引張行成說以駁晁公武主理之論大抵以漢上易傳爲椎輪雜引虞翻荀爽九家易及李鼎祚鄭汝諧林栗項安世馮椅徐大爲呂樸卿諸家而參以己意其取象之例甚多約其大旨不出本體互體伏體三者雖多本古法而推行頗爲繁碎未能一一盡得經義也

易經會通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送本

明王邦柱江柙同撰邦柱字砥之萬歷丙午舉人柙字楚餘皆休寧人其所徵引至一百七十餘家然大旨本爲舉業而設故皆隨文衍義罕所發明其所標舉有全象合旨有六爻合旨有二卦合旨有聚辭合旨亦皆不出講章窠臼至於卷首列取象之義分正體互體變體復體積體移體半體似體反體伏體對體諸例自謂偶有巧合者錄其一二實則橫生枝節隨意立名蓋充瑣無當徒生纏轆而已

易芥八卷

浙江吳玉瑀家藏本

明陸振奇撰振奇字庸成仁和人萬歷丙午舉人是書經義考作十卷與此本不符然所引鄭之惠說稱陸庸成爲諸生時著易芥八卷與此本合則十卷乃字之誤也書中不載經文其訓詁專主義理每卦多論反對之意其論用九謂非六爻皆變與左傳蔡墨所稱乾之坤者顯相乖刺知其不以古義爲宗矣

易林疑說

無卷數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楊瞿崧撰瞿崧字稚實晉江人萬歷丁未進士官至江西提學副使先是瞿崧之父著易經蒙筌未就而卒瞿崧承其家學考索諸家有疑卽爲之說故名曰疑說其論九疇子目脗合河圖謂洛書可以敘疇亦可以畫卦以及橫圖圓圖逆數順數八卦序次五行生剋皆繳繞旁文無關經義明史藝文志作十卷今此本止三冊不分卷數疑就其初成窠本傳寫者也

易經句解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大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

經部

易類存目二

五

明林欲楫撰欲楫字平菴晉江人萬歷丁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學詹事府事是書乃其子華昌所錄其說專主人事以發明理義爲主不及象數欲楫與楊暹喙同里同年又同說易而持論各局於一偏豈相激而相反歟然暹喙似探易之本原實牽合於易之外欲楫似得易之皮毛猶尋求於易之中也

松蔭堂學易六卷

丙府藏本

明賈必選撰必選字直生上元人萬歷己酉舉人官戶部主事以辯倪嘉慶冤謫外旋陞南京工部郎中其解易以數爲本於河圖洛書之異同先天後天之分別上經下經之反對皆發明邵子之說

易略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陸夢龍撰夢龍字君啟會稽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調陝西進布政司參政分守固原以奮擊土寇戰歿贈太僕寺卿事蹟附見明史張問達傳是書隨筆標識不載經文頗融會宋儒之說而參以史事大抵亦推尋文句之學惟不取河圖洛書之說則頗有卓見

易隱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鄭圭撰圭字孔肩錢塘人是書成於萬歷庚戌前二卷以六十四卦各爲一論後一卷則於繫辭諸傳中標舉字義發明之如論乾卦開邪存誠云心者人中龍也其剛明不息渾然乾也著一物焉則不化著一念焉則不神所自邪也邪識愈多邪行愈妙而赤子之心愈失人道息矣又云天運不已以其無著天體無著以其純乾論屯卦云侯爲國主心爲人主心有主心境自開朗世界有主世界自開朗論蒙卦云屯者混沌之世宜治也蒙者混沌之心可教也論離卦云坎陽內心學也離陽外治道也論繫辭洗心藏密云易有太極聖有心極其言皆近於二氏觀其論精變神一條引楊簡心之精神謂之聖則源出慈湖概可見矣其他亦多涉明季時事如論師卦謂汲長孺與公孫宏其忠佞相去天淵然汲恃忠不能善道故不相世路通塞雖得之有命亦求之有道論否泰二卦云非中行之臣不能包容小人包容小人不得如何消得小人論大過卦謂過而不過者

郭林宗陳仲弓以過濟過者梁伯鸞徐孺子論遜卦云舜禹與四凶難處堯朝曾不見一毫同異之蹟故所謂肥遯者舜禹是也持論皆不純粹大抵有爲言之亦非經之本旨也

重訂易學說海八卷 福建建寧撫採進本

明郭宗磐撰宗磐號鵬海晉江人是書成於萬歷辛亥用注疏本順文推行專主義理不及象數大抵以本義爲宗而雜宋諸家講義貫以己說於本義亦時有辨證然不多見也其曰重訂者蓋此書先經付梓後覺其未

善復自加釐正云

周易易簡編 無卷數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陸起龍撰起龍字雲從上海人萬歷壬子舉人官永寧縣知縣是書自序謂采漢唐宋以來注疏賢家臧未刻本多至充棟筆之成帙猶病其蹟而雜遂歸根易簡融會精理彙而成編又謂其學淵源所出在屠隆與歸有光有光篤志宋儒隆則希蹤兩晉二家學問分道揚鑣書中義理切實之處當由宗法於歸詞旨輕倩之處

當由漸染於屠矣

易學殘本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卓爾康撰爾康字去病仁和人萬歷壬子舉人官至工部屯田司郎中謫常州府檢校後終於兩淮鹽運通判據明史藝文志載爾康易學五十卷此本僅存圖一卷圖說六卷及說卦傳二卷序卦傳二卷雜卦傳一卷每卷首但有卷之二字而空其數蓋刻刊未竟之本也其大旨附會河洛推演奇偶紛紜輻輳展卷如歷家之數表所謂聖人因象示教之本旨渺不知其所在以此爲作易之奧則老算博士人人皆妙契先天矣其首列爲起數之根者有古河圖古洛書陳希夷龍圖別傳古河圖今河圖古洛書今洛書豈龍馬所負一圖而有此四本神龜所呈一書而有此兩本耶抑後人以意造作也爲書如是其完也不足貴其闕也亦不足惜矣

易窺 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大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

經部

易類存目二

六

明程玉潤撰玉潤字鉉吉常熟人萬歷癸丑進士據經義考所引倪長珩語知其嘗官部郎始末則未能詳也然經義考但載程玉潤周易演旨六十五卷而無易窺之名又此書僅有十冊不分卷數亦與六十五卷不合惟所解止上下經與程子易傳同其大意在申暢程傳凡傳義與朱子本義異同者多調停其說與倪長珩所稱取正叔先生傳而增益之者宗旨相符或原名易窺後改演旨此稱其初藁後以一卦爲一卷併總論爲六十五卷此藁則尚未分卷數今未見演旨其爲一爲二莫之考矣

易學管見

無卷數 浙江吳玉輝家藏本

明洪啟初撰啟初字爾還南安人萬歷癸丑進士官兵部主事是書用注疏本大抵訓詁之恆言至於繫辭說卦每章之首皆標首句爲章名亦非古式也

易學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吳極撰極字元無漢陽人萬歷丙辰進士官知縣而其所官之地則不可考是編首有天啟丙寅自序謂初好讀易即尋究萬廷言易原一書恍然有得迨三任南中官邸多暇日以樂玩爲業研證既久緝搜亦侈其不甚異意者於程子易傳外獨楊簡之己易蘇軾之易解焦竑之易筌鄒德溥之易會以故編中多采四家之書云

周易揆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錢士升撰士升字抑之嘉善人萬歷丙辰進士第一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事蹟附見明史錢龍錫傳是書用注疏本雜采前人之說斷以己意許譽卿序云邵子揆諸氣程子揆諸理朱子揆諸象此書自屯以下於每卦前設互卦後設對卦舉氣與理象而兼融之此揆之所以名也在明人易解中持擇尚爲詳審特瀕於河洛反對之說體例糾紛未能盡除鋼習耳

周易時論合編二十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方孔炤撰孔炤字潛夫號仁植桐城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爲楊嗣昌劾罷逮治謫戍

久之釋歸崇禎末起故官屯田山東河北兼理軍務事蹟附見明史鄭崇儉傳是書卽其罷官後所著凡圖象幾表八卷上下經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十五卷其立說以時爲主故名時論蓋孔炤初筮仕卽櫻璫禍及廢封疆之任值時事孔棘又遭齟齬有所憂患而發於言類多證據史事感慨激烈其講象數窮極幽渺與當時黃道周董說諸家相近孔炤自著凡例稱少侍先廷尉教以三陳九卦案孔炤父大鎮字君靜萬歷己丑進士官大理寺少卿著有易意四卷載朱彝尊經義考則易固其家學也是編刊於順治庚子前有李世洽序經義考作十五卷或朱彝尊所見之本無圖象幾表歟

易就六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徐世淳撰世淳字中明嘉興人萬歷戊午舉人官至隨州知州張獻忠之亂城破巷戰死贈太僕寺卿事蹟具明史忠義傳是書前有張溥序比之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而序多微辭頗寓不滿之意光時亨序則稱易當從自己性徹入不可依傍先儒蓋世淳命意如此故其書似儒家之語錄又似禪家之機鋒非說經之正軌也

伏羲圖贊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第撰第字季立連江人以諸生從軍官至薊鎮遊擊是書上卷於奇耦之數皆以黑白爲陰陽兩儀四象八卦皆規方而爲圓於先儒所傳卦畫方位先後天方圓諸圖一一辨其所失下卷爲圖贊二十一末附圖向一篇大抵皆臆造之說不足爲據惟雜卦傳古晉考一篇用其所長轉勝於全書如傳文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第謂居古讀倨引詩蟋蟀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漢章元成戒子孫詩昔我之墜畏不此居今我度茲戚戚其懼爲證考周禮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法以猶鬼神示之居鄭注居謂坐也故春官釋文居紀慮反則與踞通前漢趙禹傳爲人廉倨亦通作居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則居與倨通與第說皆足以相合知其考辨之確而惜非大旨之所存如移以附所作古晉考則庶幾矣



風姬易遯五卷

江西巡撫  
探進本

明王宣撰宣字紀卿一字虛舟金溪人其書止上下經卦爻辭前有自序曰風伏羲姓遯風者潮卦姬文周姓潮姬者潮象爻獨不遯孔者余觀象家非舉業家也如其所言則孔子十翼竟爲舉業而作其妄謬殆不足道此因四聖人各自有易之說而報離流爲行劫者也所言多主於象亦破碎支離不盡合於經義

周易古本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明華兆登編兆登無錫人是書成於萬歷中分文王卦辭上下周公爻辭上下爲四篇以孔子象傳彖傳爻傳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爲八篇以合十二篇之數其所謂象傳卽今大象爻傳卽今小象也附古本辯一篇記疑六條皆自述更定編次之意案周易十二篇見於漢書藝文志其十二篇之次第不可知顏師古注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孔穎達周易正義曰十翼謂上彖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自宋以來復古易者甚多皆各有更定彼此互異然未有以卦辭爻辭分篇者兆登據馬融陸績之說以爲爻辭周公作故應與文王異卷究爲單辭孤證經傳別無明文且孔子明言二篇之策今以上下經爲四篇亦無證據至六爻有爻畫見於吳仁傑之費氏古易朱子已譏其重複今用爻畫而刪初九初六之文則孔子傳內稱九六者何所自昉豈孔子所見尚非古本乎名爲復古實則臆說而已矣

易經增注十卷

直隸總督  
探進本

明張鏡心撰鏡心字用晦磁州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是編用注疏之本隨文闡發多釋義理無弔詭之詞亦無深微之論說易家之墨守宋儒者也

繫辭十篇書十卷

江蘇巡撫  
探進本

明陳仁錫撰仁錫字明卿長洲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此編以十篇爲名今核其數曰翼易書曰太極書曰河洛書曰義易書曰文易書曰文序書曰孔易書曰善占書曰卦爻書僅

有九名其首冠以繫辭說不入目錄文易書下附以義文合論而翼易書分上下不知以何一篇足爲十也其書立名詭異至其所說則不過撮拾舊文編綴成帙而已

易經頌十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陳仁錫撰是書多剖析字句以發揮意義亦閒與本義異同大抵據文臆斷之處多而研究古訓之處少蓋仁錫文士於經學本非專門也

易思圖解 無卷數 江西巡撫孫進本

明劉日曦撰日曦字仲升彭澤人天啟壬戌進士是書以邵子大橫大圓二圖爲先天橫排圓排爲大成其小橫爲太極陰陽卦序小圓爲先天小成文王卦位爲後天小成漢儒卦氣圖加以四正之卦爲後天大成雜卦之次則爲孔子序卦與文王序卦一例後附以河圖洛書及周子太極圖邵子皇極經世陰陽剛柔四象圖與一元消長數各爲之說大抵出於臆撰其序卦雜卦二圖非方非圓尤不知其何所受也

易備十四卷 兩江總督孫進本

明文安之撰安之字鐵菴夷陵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朱由榔僭號粵西以爲大學士告歸尋卒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乃其官南京司業時所刊行首列諸儒著述次以伏羲卦位明易之數以文王卦位明易之氣又以先後天之圖一上一下反覆合之以明對待流行之體大槩本來知德之說然其詮釋經文又多主義理不本諸圖以立論往往求高而涉於元虛求深而病於穿鑿不能盡歸醇正也

易史象解二卷 江蘇巡撫孫進本

明林允昌撰允昌字爲磐號素菴晉江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吏部郎中案未葬尊經義考載允昌周易稱義六卷稱莆田有金石社允昌集子弟月三會自崇禎庚辰四月至十一月凡二十二會門人張拱辰何承都等輯而成編因允昌以請學爲嗣名齋故曰稱義此書書名卷數皆不符當各自一書彙尊失載也其說取易象大義各

摭史事以配之每一卦為一解自序為本程傳朱義誠齋紫溪諸說而參以己見然牽合附會處頗多所謂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周易纂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之後撰之俊字滄起汾陽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是編用注疏本彙先儒舊說融以己意兼主義理象數亦采來注錯綜之例詞旨頗為淺顯而隨文敷衍者多

易學統此集二十卷

浙江總督採進本

明孫維明撰其子越續成之維明字克晟江寧人前有天啟四年維明自序其書多取宋元以來諸說不甚考究古義每節之下皆敷衍語氣如坊刻講章之式越所補入各條及引述其父之言皆別為標識亦無奧旨

易經小傳二十卷

浙江吳王家藏本

明鄭友元撰卷前有自序自稱其號曰澹山不著歲月明史畢自嚴傳稱時有詔縣令行取者先核其錢穀華亭知縣鄭友元已入為御史先任青浦通金花銀二千九百帝以詰戶部尚書畢自嚴自嚴飾辭辨遂下自嚴獄遣使逮友元又湖廣通志鄭友元字元章京山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御史當即其人也其書於乾卦經文卦辭下即接象傳而分文言之釋象者附之次大象次爻辭下接小象而分文言之釋爻辭者附之未免汨亂古經其以爻辭為文王作亦與先儒之論不合也

周易爻物當名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黎遂球撰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天啟丁卯舉人從朱由榔起兵後守贛州城破巷戰死其書惟載三百八十四爻以互變推求其象然互體變卦雖古法而遂球所推則自出新意往往支離曼衍附會成文不必盡當名辨物之本旨也

廣易筌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瑞鍾撰瑞鍾字德培平湖人自序言先嘗爲易筌十九年後復爲廣易筌而書中又有稱家先生古筌者則述其父之說其開經文次序用注疏本惟乾卦分節解之自坤以下每卦爲一說繫辭以後每章爲一說多主人事不取象數之學凡上經下經繫辭傳上下各爲一卷而說卦雜卦乃附諸下繫之後朱彝尊經義考作易廣筌二卷與此不合殆僅見上下經耶自宋李光楊萬里以來多以史事證易義瑞鍾是書蓋亦是意然逐卦逐爻務求比例牽強既所不免且於當代時事概行闖入尤爲駁雜造語遺詞亦多涉明季纖桃之習蓋沿李氏楊氏之餘波而失之泛濫者也

周易獨坐談五卷

南淮馬裕家藏本

明洪化昭撰化昭自號日北居士新都人經義考列之馬元調前則啟瀨閒人也是書明史藝文志著錄然無卷數今本五卷不知何人所分其說以說卦序卦雜卦三傳皆爲漢儒所增入故置而不言惟說上下經繫辭然雜引古事語皆粗鄙如周公作歌招夷齊夷齊答歌之類雜以俳諧殊乖說經之體至謂文王八卦退乾於西北者乃因岐在西北意在以天自處尤穿鑿矣其自述乃曰日北居士談易每一卦爻爻合成一片不知者以爲迂而非迂也發揮文王周公心事不知者以爲鑿而非鑿也謂之獨坐談聊以自娛而不可以語人也何其果於自信歟

雪園易義四卷圖說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李奇玉撰奇玉字元美嘉善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汝寧府知府是編惟解六十四卦議論縱橫而詞勝於理前列增補四易圖說參訂圖說進退變化圖對待流行圖生豎圖卦變圖納甲圖說皆推衍先天之學其因雲林傳氏之說以先天爲歸藏後天爲連山又出邵氏本論之外矣

易疏五卷

浙江吳玉燁家藏本

明黃端伯撰端伯字元公江西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除寧波府推官福王時官禮部儀制司郎中南京破死難

次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

經部

易類存目一

九

事蹟附見明史高倬傳乾隆乙未 賜諡忠節其書專主京房易傳卷首所列諸圖皆以發明京氏卦變之義

旁及陰符乾鑿度握奇通甲等書其說頗近荒渺又先天圖震巽互易後天圖乾艮互易亦從來所未有也

范洛易學疏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一敬撰一敬衢州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初韓邦奇作啟蒙意見五卷推闡河洛之義與卜筮之法一敬因而疏之自萬歷甲寅至崇禎壬午凡二十九年乃成於原書次序稍為易置亦頗有刪削自序謂韓子以開明初學為心故疏從其詳此書以溯源明理竊附前人故多遺末而尋本云

易鼎三然

無卷數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朱麟撰天麟字震青吳江人寄籍崑山崇禎戊辰進士由兵部主事改授編修後桂王由榔僭號以天麟為大學士卒於廣西是書成於崇禎庚午以讀易譬之食味邇周易之旨者曰庖然發歸藏之義者曰漱然闢連山首良之蘊者曰飢然已為怪異其子曰有混沌譜中化遼氣穴孫孫等三十六名無一非弔詭之辭於經義絲毫無當也

周易廣義四卷

浙江鄉大節家藏本

明鄭敷教撰敷教字汝敬吳縣人崇禎庚午舉人是編用注疏本以程傳朱義為主而推廣其說故名廣義凡諸儒之說與傳義合者取之稍有不合者則去之朱彝尊經義考載敷教易經圖考十二卷而不載是書殆偶未見歟

尺木堂學易誌三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馬權奇撰權奇字異倩會稽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兵部主事王壘序稱權奇才高召忌甫閱仕版在繫者數月纂雜邸舍者三年後事白歸里因成是編其說皆詮釋大旨不規規於訓詁聞引莊子文中子諸說旁及經史禪乘以證之蓋憂思之餘借抒憤懣固不以說經論矣

十願齋易說一卷霞舟易箋一卷

浙江歸大節家藏本

明吳鍾鑿撰鍾鑿字懋雅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官桂林府推官魯王監國以為禮部尚書後自焚死乾隆乙未

賜諡忠烈是編每卦摘箋數語止有上經三十卦而無下經似非足本朱彝尊經義考惟載鍾鑿周易卦說

不著卷數注曰未見而無此書江南通志儒林傳所載亦同殆輾轉傳聞相沿而誤歟此本前有小引題曰霞

舟易箋又題曰十願齋全集以易說為卷一易箋為卷二蓋編入文集之中如李石方舟集例今僅存此兩卷耳

易經說意七卷

浙江吳玉樞家藏本

明陳際泰撰際泰字大士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行人司行人明史文苑傳附見艾南英傳中際泰本以時文

名故其說經亦即用時文之法中間或有竟作兩比者自有訓詁以來一二千年無此體例也

周易翼節捷解十六卷附羣經輔易說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陳際泰撰是編謂河圖洛書體用相為附麗表裏經緯悉師義易首卷載古今諸圖中十六卷為捷解末卷又

為圖說二十四條拾遺九條散漫支離未得要領附載羣經輔易說一卷僅十四頁大旨謂大學中庸諸書皆所

以明易而西方之教獨與之背蓋明末心學橫流大抵以狂禪解易故為此論以救之所見特為篤實其八比高

出一時亦由其根柢之正也

易辰九卷

江西巡撫探進本

明賀登遜撰登遜號濟餘鄱陽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書以三百八十四爻取象之義雜引史事以

證經蓋仿誠齋易傳之例而深切則不及之其以乾初爻為象人心乾四爻為象太子之類亦頗穿鑿自序謂易

無象而三百八十四爻其象辰無象而三百六十五度其象故以辰名其書焉

易序圖說二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秦鏞撰鏞字大音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官清江縣知縣是書以序卦言義理而不及象數因合先後天而求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

經部

易類存目二

之上經分五節象陽下經分四節象陰每節中又一一分析而引雜卦及彖象爻辭以爲之解案序卦雜卦先儒多疑非孔子之書故言易諸家往往粗陳梗槩至元蕭漢中讀易考原述分卦序卦之義始詳爲發明是書較漢中所言推闡加密而穿鑿附會亦以過密而生蓋此類皆易之末義必求其說亦皆有理之可通然謂四聖本旨

在是則殊不然也

讀易略記

無卷數 浙江 鄭大節家藏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字美之號康流又號魯菴海寧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旌德縣知縣其易學出於黃道周此書亦間引道周之語然持論與道周又異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又別爲先天後天之圖取一索再索之序爲先天取對卦化氣爲後天殊爲初見鈔本不分卷數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然細字至二百五十一頁必非一卷疑彝尊所見或不完之本耶

讀易隔通二卷

浙江 巡撫 探進本

明來集之撰集之字元成蕭山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安慶府推官是書多觸類旁推以求其融貫自序言一隅之通故謂隔通其論四時五行多本之皇極經世書又謂後天卦圖爲周家全象龍亢上應天星皆不免於穿鑿

卦義一得

無卷數 浙江 巡撫 探進本

明來集之撰是編於每卦約舉大義所發明不過數語故名一得其中頗有精澈之語然支離處亦復不少如釋訟謂天開於子水歸於壑見其始而不見其終此天水訟之可以謀始而不可以成終也釋師謂五行之用莫大於水土有衆多之義而五行之用土又尅水有勝負之義且土在上者爲高水在下者爲深卽兵法之右背山林前阻水澤也亦未免失之纖巧矣

易圖親見一卷

浙江 巡撫 探進本

明來集之撰此書取序卦雜卦以及三陳九德先天後天之義爲圖四十有五而各爲之說用力雖勤然究不免

於牽強湊合至上繫所引中孚等七爻亦爲之圖而下繫所引十一爻卽不能爲說亦可見其出於臆度而非本自然矣

讀易緒言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錢棻撰棻字仲芳嘉善人崇禎壬午舉人文淵閣大學士士升子也士升嘗作易揆棻作是編復推行其未盡之意故曰緒言首以八宮各統八卦爲說八篇次於六十四卦卦爲一說次爲繫傳箋略附以圖書說先後天說上下篇說觀象說觀變說錯綜互代說反對說大小象象爻辭說六爻主輔說順逆說大旨兼取象數以推求易理其開牽強附會多不能免又如以師出以律爲律呂之律包羞爲小人羞惡之良心觀我生爲長養之生亦未免好求新異至於君子小人陰陽消長之際多有感於明末門戶分爭之禍借以發洩其不平亦不必與經義盡相比附也

易憲四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沈泓撰泓字臨秋華亭人崇禎癸未進士官刑部主事是編隨文詮義不載本義原文而全書宗旨一一與本義合在舉業家則可謂之簡而有要矣

說易十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喬中和撰中和字選一內邱人崇禎中由拔貢生官至太原府通判是書前列圖說次卦象次象傳次爻象次文言次繫辭次說卦次序卦次雜卦次附錄其分卷前後與古今本皆不合頗近臆斷第二卷先列卦象以孔子之易移於文周之前九乖次序案朱彝尊經義考載中和易林補四卷又名大易通變今此書名說易版心又標躋新堂集疑卽從文集中析出單行而其卷數不止四卷則易林補又當在此書之外也

桂林點易丹十六卷

浙江總督採進本

明顧懋燮撰懋燮字霖調仁和人其自題桂林者乃舉所居之地而言也崇禎中副榜貢生其科分則未詳是書



前有其父七寶山解易影數則并諸儒姓氏考一卷所臚列自周至明幾數百家而頗多前後失次蓋以摭錄示  
富未必悉親原書其所訓解大都順文敷衍不出講章門徑經義考引張雲章之說斥其以聖經比之道家爐火  
亦特據其書名而言實則無一字涉丹經也

周易說統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張振淵撰振淵字彥陵仁和人編大旨宗程朱傳義凡諸儒說理可互證者亦旁采並存標爲四例其與本  
義相左而理有關發者曰附異其互有異同與傳義相發明者曰附參其出自獨見者曰附別其可以觸類旁通  
者曰附餘凡所援引各標姓氏間或附以己意則以彥陵氏別之

周易去疑十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舒宏謬撰宏謬字士一旌德人老於授徒故鈔撮講章彙而成帙以便課誦其舉例有五曰演脈曰闡旨曰互  
參曰摹象曰注字初梓於池氏後版燬於火蔣時機又重刊之而改其體例卷首又題蔣先庚增補標目雜糅不  
可究詰大抵書賈射利之本也

四易通義六卷

內府  
藏本

明程觀生撰觀生字仲欽縣人流寓嘉興崇禎中知天下將亂卽棄去諸生以相地之術自給朱彝尊靜志居  
詩話載其事蹟頗詳然經義考惟載其易內三圖注三卷注曰已佚而不及此書蓋遺書散失此編幸而僅存久  
乃復出彝尊未及見也其意以說易者多以我解易而不能以易解易故其義轉爲傳疏所淆因作是編首列橫  
圖方圖圓圖合參要旨次卦象爻定辭徵旨而於每卦每爻下各系錯綜互變所在以貫通之其大旨主於明人  
事自序謂時當大亂非藉四聖之力不足以救故每發一義以舉今之非而折衷於易理之是類多隱切明季時  
勢立言至釋晉之上九乃極稱封建爲良法且言天地一日不改此法終不可易則立論未免迂僻矣

易發八卷

編修王汝  
嘉家藏本

明董說撰說字雨若湖州人黃道周之弟子也後爲沙門名南潛其論易專主數學兼取焦京陳邵之法參互爲一而推闡以己意其根柢則黃氏三易洞璣也其研索具有苦心而究不免失之雜如飛龍訓一篇歷引堯禹周孔謂皆以飛龍治萬世而復舉圓覺道德二經以爲釋迦老子亦然未免援儒入墨又黃鵬河洛徵謂黃鵬一聲卽河洛之全機大用杏葉飛龍表謂黃鐘之律爲杏葉之正位其說皆近於怪誕極其博辨之才洗滌自喜則可矣謂易之精奧在是則殊不然也

周易時義注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章佐聖撰佐聖字右臣歙縣人其書依經訓解而以卦圖一卷附於後大旨主於言理而徵引蕪雜頗乏持擇書成於崇禎甲申正月前有自序謂以明經獲雋而烽火交訌行路艱阻因坐臥小樓自爲箋注大都自憂患中來蓋有託而爲之故其言頗譏切時事云

易參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錢彭曾撰彭曾號覺齋錢塘人是書用注疏本而不載經文但標每節之目首爲圖說其方圓黑白雖皆易外之枝節而自宋以來猶有所受又旁及歷法推步奇門九宮干支納音雖不得漢儒之本法而其說猶有所傳又廣而推及五岳地形禹貢水道堪輿律呂井田兵法道家佛家選擇壬戌濫龐雜無所紀極然則五藏六府亦配陰陽將曰易爲醫作乎方畧圍棋亦合奇偶將曰易爲弈作乎至所詮解則與圖渺不相關仍不過摘句尋章循文推演間或自出新意又往往乖舛如謂乾爲四月之卦猶未分龍雨未時行故曰潛龍坤之履霜堅冰乃指忠臣孝子而言其初發一念爲履霜歷久不變爲堅冰自有易以來無此說也

易旨一覽四卷

江蘇周厚晴家藏本

明蔣時雍撰時雍字繩武江都人其書訓詁字句乃村塾課蒙之本

周易辨正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喻國人撰國人字春山郴州人其書大旨謂先儒多是非倒置以十爲圖九爲書因作辨十九章以九爲圖配天以十爲書配地且及河圖主生洛書主尅之理蓋仍祖劉牧之舊說第十七辨言古人左圖右書左陽也故左字五畫右陰也故右字六畫殊爲愆謬書中率皆類此其凡例乃云秦漢諸儒昧其則者千餘年宋元諸儒枉其則者五百年國人辨正四聖知必冥慰何其誕也

河洛定議贊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喻國人撰其說以伏羲則河圖畫乾坎艮震四卦則洛書畫巽離坤兌四卦由河圖四卦得訟遯十六陽卦由洛書四卦得家人中孚十六陰卦合河洛迭爲上下而得否姤履泰三十二陰陽配合之卦且以揲著之數不惟康節茫然卽一行亦屬妄附自以河洛之議至此書而始定書成且祭河洛之神及天地四聖爲文以告其誕至此又何異於中風狂走者乎

全易十有八變成卦定議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喻國人撰大旨謂數九則滿滿則損數六則謙謙則益故大易總不外乾九損三變爲坤六坤六益三變爲乾九或乾九坤六交相損益十有八變以成卦而已

周易對卦數變合參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喻國人撰謂朱子不知易中十年三年七日八日之旨及訟九二三百戶之數國人乃於反對兩卦得之合屯蒙二卦以屯下蒙上謂屯二爻爲一年逆數之至蒙五爻歷十爻爲十年合需訟二卦以需下訟上謂訟二畫九卽九十戶訟初畫六卽六十戶需上畫六卽六十戶五畫九卽九十戶合之得三百戶以爲此意數千年不明眞穿鑿附會之說也

河洛眞傳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喻國人撰其說謂天地十二會眞數不出五十五惜陳邵俱未發明因演天地五十五數圖卷末復附以河洛眞

傳說數頁辨著短龜長之說謂記云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原龜筮並重朱子妄更祝詞故重視泰筮然所引證據仍不過廣輿記本草圖經諸書而已

周易生真傳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喻國人撰謂先儒解易爲變易爲交易總不如繫辭生生之謂易五字最確又謂伏羲則河九洛六始畫八卦以木德王也木主仁仁爲生真種子每卦六爻推演五行相生之數以配合之

三易大傳七十二卷

江西巡撫探進本

明李陳玉撰書分二冊一曰先天古易以解圖畫又每篇繫以贊語其最異者以無極太極無極而太極分爲三圖而先天八卦配以英輔九星之名後天八卦配以疏附先後之名支離破碎全無理據一曰後天周易以解經傳難言象數而皆出臆說附以易導易紛易眼諸書其易鈔有二若欲易學了澈直須將一切訓詁辭章盡情剷却卽孔文之語亦不過易象一端之論方有入處可謂敢爲大言蓋言圖畫者病於支離破碎談心性者病於杳冥恍惚陳玉兼二家之說而各得二家之極弊眞所謂誤用其心者也

易經補義四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方芬撰芬字舒林歙縣人其書全列本義於前而以己所發明附贅於末皆標補字以別之所得頗爲膚淺其凡例云述其王父有度所撰易旨正宗及其父希萊易經要旨而爲之今二書皆未見然觀芬之書其大略可睹矣

讀易鏡六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明沈爾嘉撰爾嘉字公亨常熟人是書悉依今本次序每一卦一節列經文於前列講義於後而講義高經文一格全爲繕寫時文之式其說皆循文敷衍別無發揮經文旁加圈點講義上綴評語亦全以時文法行之卽其書可知矣

易學古經正義十二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鄉元芝撰元芝字立人竟陵人自費直合十翼於上下經唐用王弼易注作正義易遂用王弼之本宋晁說之呂祖謙諸家始倡為復古之說互有考訂而亦互有異同至朱子之本義始定從呂本分為經二篇傳十篇至今與王本並行元芝是書欲駕出朱子之上謂孔子十翼與經並尊不得抑之稱傳遂臆為分別如乾卦以乾元亨利貞五字為本經之彖割天行健三字為本經之象而綴以六爻他皆倣此其十翼則仿制藝之體經文反低二格而彖辭小象之辭各冠以彖曰象曰字跳行頂格書之其大象天行健地勢坤諸句因刪之不能成文遂既以爲本經之文又復見於象辭之內一文兩屬莫定所歸皆有意立異而詭稱復古不知所據何古本也其說經大旨則以義文之易為卜筮之書孔子之易為盡性至命之書故所注皆舍象數而言義理蓋借尊孔子之名以劫伏衆論實則茫無確證徒見其割裂聖經而已

射易淡詠二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端惟題西農二字前有陳縻索射易書一篇稱其字曰孝若考縻至國朝尚存嘗與邱象隨等共注李賀昌谷集又書中稱張九山青衣得射易半部於虎邱僧舍乃錄寄尹子求者考明尹仲字子求宜賓人萬曆戊戌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崇禎甲申張獻忠部賊陷敘州仲殉節死此書既云寄仲則是時仲尚無恙當為明末人作矣其說易但解六十四卦每卦但標象彖及第幾爻字不列經文大抵皆借經發議其言辨博自喜而詞勝於理又喜作似了非了語類禪宗之機鋒殊乏先儒明白淳實之意每卦之末各系以五言古詩一首以發明一卦之大義蓋即所謂淡詠者自古以來亦無此說經之體例也

大易衍說

無卷數巡撫採進本安徽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著時代乃明人舊錄藏本也其書乃鄉塾講義隨文敷衍不能發明大旨亦姑存之可耳

原易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上卷原太極圖書凡十一條下卷原六十四卦皆剿襲舊文別無粉獲不足以言著書也

易傳義十二卷

內附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取程子易傳朱子易本義合為一書冠以圖說綱領各一篇皆從易經大全中錄出故改朱本之次第以從程本版式字畫頗為工楷曹寅棟亭書目亦載有此書一函蓋明代經廠本也

易象與知編一卷圖書合解一卷

兩淮馬裕安藏本

題曰天山道人撰不著名氏不知何許人也其書惟論河圖洛書八卦方位及對待流行之義五行生成之理皆於諸家易解之中鈔合成帙蓋欲講陳邵之學而僅掇拾其糟粕者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

經部九

易類存目三

讀易蒐十二卷 浙江吳玉璣家藏本

國朝鄭賡唐撰賡唐縉雲人前明天啓丁卯舉人官至福建按察使僉事是書序稱丁亥蓋成於順治四年經文全用注疏本每卦之末附論一篇多經生之常義至繫辭舊雖分章然自漢晉以來未有標目賡唐直加以天尊章設位章諸名則是自造篇題殊乖古式又說卦章次亦加刪併而不言所以改定之故更不免變亂之譏蓋猶

明季諸人輕改古經之餘習也

大易則通十五卷 閩一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世安撰世安字處靜別號菊潭井研人前明崇禎戊辰進士歷任少詹事入 國朝官至大學士是書專主闡明圖學彙萃諸家之圖各為之說雖亦及於辭變象占而總以數為主其闡卷則續探明羅喻義讀易珊瑚筭及劉養貞易遺象義之說也

周易感義 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此書為未刻彙本中多朱墨塗乙其撰人姓名墨筆題東海衲民岳嵐墨山氏述蓋所自書朱筆題江西兵憲岳虞巒衡山氏述為其同里魯釗所書致大學題名碑錄前明崇禎辛未科有岳虞巒南直隸武進人又江南通志儒林傳稱虞巒字舜牧官至江西按察使晚尤好易撰有周易感及春秋平義二書書中云幼時及見焘廟初年時代亦復相合然則所謂周易感者當即此書特刻板誤脫義字耳書中又云丙申五月著彙則成於 國朝順治十三年疑其明亡以後變服為僧改名岳嵐故自號東海衲民也是書惟解六十四卦分作八巨冊而朱筆又開有標二編第幾卷者殆本有初編二編經釗刪併為今本耶其說詳於取象近錢一本之學然皆參以佛氏如



稱西域之有迦文猶中國之義文周孔云云謬妄非一釗雖多所刊削欲滅其迹而能潤飾其字句究不能改易其宗旨蓋於王宗傳沈作詰之說又變本加厲矣

易學筮貞四卷

浙江吳玉  
璣家藏本

國朝趙世對撰世對字襄臣衢州人茲編論易爲卜筮之書故經秦火而獨存命之曰筮貞謂以筮而貞萬世之變也不載經文惟采先儒議論分類編輯一卷曰綴集本旨曰易學源流曰圖書節要二卷曰著法指南三卷曰占變詳考四卷曰易道同歸論筮法與占變條理頗爲詳明蓋純以數言易者也

周易明善錄二卷

江西巡撫  
孫進本

國朝徐繼發撰繼發字繩武貴溪人其書專以後天諸圖爲主由占筮卦氣而蔓延於律呂等韻前有自序謂後天之道以致用爲主而造化之流行有常有變常者宰之於帝變者藏之於神履其常者以卦爲體通其變者以筮爲用是故帝者流行一定之極而神者造化不測之機也其推闡亦頗極苦心然與講先天之圖者亦同一關紐總爲易外之別傳而已

麗奇軒易經講義

無卷數  
馮守謙家藏本

國朝紀克揚撰克揚字武維號六息文安人是編用注疏本不錄經文但每卦約詁數條皆略象數而談義理詳其文義蓋標識於經傳之上而其後人錄之成帙者也

義畫憤參二十五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國朝陸位時撰位時字與借錢塘人在前明嘗官鄞縣訓導是書成於順治丙戌前有位時自序稱小憤小悟大憤大悟不憤不悟憤之云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故云憤參其書專闡河洛之數而附益以先天之時令後天之節序首列卦爻象象諸解圖書說每條之首設卦難數條卦畫之下列卦旨數條卦後列六爻總論一篇而以字義諸說別標題目參錯於經文之中體例頗爲麗雜前又有黃道周序不署年月中有時值鼎革語考順治乙

酉丙戌之閒黃道周方從朱鍵稱兵閩中勢不暇爲位時作序況方輔聿鍵僭號改元亦決不肯自稱鼎革其爲依託無疑蓋以道周喜談象數與此書宗旨相近故假借之以爲重耳

周易辨疑 無卷數 山東 巡撫孫進本

國朝李開先撰開先字傳一長壽人與嘉靖中太常寺卿李開先名姓偶同非一人也其易學受於鄉人來知德翁知德 嘉靖三十一年舉人其授特謂則在萬曆三十四年下距明亡僅四十年故其門人能至順治初尚在故其書詮解象數多推闡其師錯綜之例惟卦變之說與知德不合其中駁本義者頗多如九三重剛而不中九四重剛而不中本義謂九四重字疑衍開先則謂三畫卦重爲六畫自四畫始卦重則剛亦重其說近鑿又如坤六二直方大本義賦形有定坤之方也開先謂方即徑一圍四伏羲方圖之方尤爲不倫至所自立之新義如說卦乾爲馬而又詞取象于龍朱子以爲理會不得開先則謂伏羲時龍馬負圖乾雖爲馬而非馬乃龍馬也周公畧去馬字而止言龍非擬之以馬又擬之以龍也云云按乾與震合德龍與馬同性故說卦傳乾震皆取馬象至震之爲龍亦以一索得男體從乾化故二卦皆取龍象聖人繫易偶舉一端不得膠此以疑彼而委曲以遷合之也且爻詞潛見飛躍諸義豈能施之龍馬耶亦好異而不顧其安矣

易存 無卷數 大理寺 卿王和家藏本

國朝蕭雲從撰雲從字尺木蕪湖人前明崇禎己卯副榜貢生是書乃雲從年八十時所撰以數言易而其數乃以律呂歷算爲宗旁及於三命六壬之術前列易存四學一條稱學者先讀易卦爻詞大傳著法大學卦氣以及支干陰陽五行生尅氣運衰旺次學算歸除因乘次學音律詞曲聲調管弦以及翻切諸法方得其說頗屬支離夫奇偶陰陽爲萬事萬物之根本故易道廣大推之無所不通律呂爲易中之一理非因律呂作易亦非因易作律呂也歷算亦易中之一理非因歷算作易亦非因易作歷算也卽以醫術而論榮衛者陰陽也七竅者奇偶也心腎者坎離之宅也其消長則婚復之機其升降則既濟未濟之象也至於五運六氣司天在泉無一不與易理

通亦將曰因醫有易因易有醫乎哉王士禛池北偶談嘗記雲從作杜律細一書凡吳體拗句俱強使協於平仄如盤渦浴鷺底心性句則讀底為高低之低江草日日喚愁生句則讀草為離騷之騷此書言易殆亦類斯與連江童能靈作律呂古義二卷純以河圖洛書為聲音之本者均可謂誤用其心矣

周易說畧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字稷若濟陽人篤守朱子之學因作此書以發明本義之旨內惟第四卷分為二故亦作五卷李煥章作爾岐傳云八卷者誤也

周易纂解正宗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謝復堯撰復堯字菁來吉水人其書先列朱子本義以直解大全蒙引諸家之說各系於其下其子能以圖說未備重加纂訂別為一編附之於後蓋里塾講授之本也

周易塵談

無卷數兩淮馬裕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經義考載孫應龍有周易塵談十二卷疑此本是也應龍字海門餘杭人順治丁亥進士官隰州知州其書多引先儒語錄排比成文或標曰注或標曰解或標曰傳每章之中三名叠見竟莫得而詳其例也

周易纂註

無卷數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奇穎撰奇穎字九愚嘉定人順治辛卯拔貢生官平遙縣知縣此書大槩依附朱子本義而稍參以己說後有附錄一卷則其子所刻墓誌行狀也

易史參錄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矯然撰矯然字思菴閩縣人順治壬辰進士官樂亭縣知縣是書於每卦象爻各證以史事蓋仿李光楊萬里二家易傳之意而所舉不免於偏枯夫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而不膠滯於一二事文王箕子偶引以明卦義無所不可至於每象每爻必求其事以實之則挂漏牽合固其所矣

大易疏義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字淇瞻溧水人順治甲午舉人其書論九疇本於洛書謂萬物之生始於五行故五行居一皇建有極為天地人物之主故皇極居中天時人事之應盡於五福六極故福極居九三八政王者所以治明七稽疑王者所以合幽此中央四正所以立其幹也五事盡乎人事五紀考乎天時故居肩之左右三德以輔皇極庶徵以驗五行故居足之左右宋人九疇自九疇洛書自洛書之說未足以窺易書之奧蓋芝藻竝主象數故立論如此然繫辭雖有洛書之名而所為洛書者其文實不可考後人影附太乙九宮之法以造洛書因而牽洛書以解易是徒借洛書之名而非孔子所謂洛書也夫連山歸藏名見周禮可以劉炫之書當之乎芝藻亦眩於舊文未之深考耳

周易滴露集

無卷數  
直隸  
總督採進本

國朝張完臣撰完臣字長哉平原人順治己未進士是書皆訓釋文句不及象數大旨取朱子本義為主而附益以諸家之說於吳璉訂疑蔡清蒙引姚舜牧疑問所引尤多間亦附以己意所注僅上下兩經而無繫辭以下蓋用程子本也

周易疏略四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字仲誠上蔡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資縣知縣沐於五經四書皆有疏略其解周易自謂悉本孔子十翼之義所注多取舊文融以己意不復標古人名氏書中力排京房陳搏邵康節之學而摶等所造河圖洛書及伏羲文王諸圖仍列於卷首其洛書條下注曰聖人因之以明吉凶著於易之首是竟以今本九圖為孔子所定也又撰羣求卦必自內而外由初而上故古本相傳卦畫之下所注皆先下後上沐獨用朱睦㮮之例改為先上後下於卦爻之始初終上繫辭之小成大成俱無一可通前有康熙庚申趙御眾序稱韋編以來易學久晦得此書乃明又有王潤序稱孔子之說有不可易則張先生之說亦不可易沐自謂朱子所不能解者釋諸孔訓恍然來告敢曰

獨信亦談何容易乎

加年堂講易十二卷

編修戈倫家藏本

國朝周漁撰漁字大西興化人順治己亥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書前有自序稱與朱子本義程子傳及古今來言易之家大相違戾謂直接加年寡過之學漁不敢當也謂四聖人覺世明道之旨不欲終晦於天下賴四聖人之靈竅吾之聰鑿吾之明假吾之心慮口宣以代爲發之也是則何能辭其自命甚高今觀其書非惟盡反漢宋諸家之說併繫辭文言亦指爲非孔子之說橫加排詆卽彖傳亦有所去取未附一卷闕洛書之僞首并一卷別行河圖之奇偶而深斥繫辭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文所解六十四卦亦多創論如謂乾卦以龍喻性六爻皆言見性盡性見羣龍無首猶言見性而實無所見要之性亦強名見亦落見故增此以掃六爻名象之迹謂復卦言賢人之去就先儒作復善解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其翻新出奇大率類此亦可謂好怪矣

讀易近解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秀琦撰秀琦號弓菴臨川人順治中以歲貢生官鄱陽縣訓導是編取周易圖說爲之發明使淺顯易解舊有圖者因圖而推行之舊有說而無圖者補圖以證佐之蓋於易專主數於數專主宋學者也

周易郁溪記十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郁文初撰文初號郁溪新州人官至肇慶府知府此書爲河間賈棠所刊凡總論一卷上下經九卷繫辭上傳三卷而繫辭下傳至雜卦傳則皆標卷下以統之不復分析卷目蓋編次者之失也書中首推河洛縱橫曼衍不出常談至於各卦象爻立論尤多僻異大率以五行生尅精氣骨肉爲言如解需于血出自穴則云乾者精氣之極而血脈之生通之中行需是已坤爲血脈之極而精氣之生通之中行晉是已出自穴者謂人自

有生以來耳穴已有而今則天地通水自穴中出也目苞之啟亦猶是也解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則

云明之人也自右腹而下自左腹而上意與也火復則風生心開則意隨蓋愈擊而障礙愈多矣

周易起元十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國撰圖字寄巖永豐人是書以太極先天河洛諸圖合而演之支離舛衍不可究詰如周子太極圖以無極作一空圈此則變爲一純黑圈形以爲陽合於陰至於太極圖乃爲半黑半白圈是先 生陰而後生陽非太極生陰陽也又以名山大川分配六十四卦之陰陽尤爲牽合昔林至水村易鏡以卦配星以爲仰觀天文此更以卦配地以爲俯察地理此非惟聖人作易慮不及此卽邵子周子傳陳搏之圖豈料其末流至此耶其詮釋經文每句皆隨意叶韻如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以天行爲一句健爲一句君子以自強爲一句不息爲一句而注曰行叶杭息叶襄坤卦初爻則注曰六叶翕至叶室始不知其何據他如雲行雨施飛龍在天之類必破爲二字一句雖嫌煩碎理尚可通至於乾卦三爻以君子終日爲一句乾乾夕惕爲一句若屬爲一句无咎爲一句則君子終日四字不知是何文義矣又經文之中多闕以圖其圖皆奇形怪狀如文言傳見龍在田節下附一物欲所蔽圖作純黑壺形上段分布五小白 圈中書人欲一萌血自攻心云云四言詩十二句下段則書愁海茫茫不計深其中灼灼產黃金云云七言詩八句左右注致知格物四字下注云此亦黑體用陰文其圖大抵皆類此真不知意欲何爲也

易贊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良撰良字無悶流不卷歙縣人是書每條皆泛論易理不標經文凡與人問答書中有論及易者亦節錄附入自序云漢儒亂其數宋儒繫其理其有合於易而不失厥旨者要非全易矣然大旨仍主義理而不言象數經義考作一卷稱其友始安吳懷鄒陽史白序之今二序並存而卷分爲一題曰王焯蓋良之初名也

易大象說錄二卷

浙江吳興採進本

國朝吳舒冕撰舒冕一名逸字吳山吳縣人是書惟釋大象蓋因杭人施相周易大象頌而作每條附以贊語

其中改天行健爲天行乾天地交爲地天交之類其子向榮跋語述其父言稱不闕疑而改經文獲罪千古蓋  
已自知之矣前有施相傳謂崇禎乙卯相年十七明崇禎無乙卯當是己卯之譌也

周易惜陰錄四十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字爾瀚江陰人江南通志列之儒林傳中稱其與陸隴其相契考隴其三魚堂集中有世沐  
四書惜陰錄跋蓋亦講學家也其解經皆以變爻爲主蓋宋都緊之緒論其法爲太卜舊法其說則空談義理不  
出語錄之窠臼

周易存義錄十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其文與周易惜陰錄並同蓋自覺其冗雜刪爲此本非別一書也

周易惜陰詩集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是書取經傳字義分題賦咏或爲四言贊或爲五言七言詩多至一千餘首蓋本張九成論語詩  
例而益曼衍之其惜陰錄用呂祖謙本此集所列彖象傳次第則仍用王弼本其文皆體近歌括不可入於詩  
集今仍附之易類焉

圖易定本一卷

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國朝邵嗣堯撰嗣堯邵陽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江南提學副使其言易以河洛之數一乘一除之小圓圖即小  
橫圖之順往逆來大橫圖即小橫圖之因重成交大圓圖即小圓圖之運行寒暑方圖即大圓圖之乾君坤藏文  
王二圖實由此變而通之蓋本於皇極經世者爲多末附以揲著之法自序謂一刻於都門再刻於上谷三刻於  
襄陽屢有改易此本刻於康熙甲戌凡四易彙始爲定本云

易經述

無卷數  
巡撫採進本 浙江

國朝陳說撰說字叔大號實齋海鹽人康熙壬子舉人由中書科中書官至禮部尙書諡清恪其書取六十四卦

每兩卦爲一篇前列經文而綴總論於其後前無序文亦無凡例觀其兩卦合併之意有以陰陽相反言者乾坤剝夬復姤坎離震巽艮兌臨遯是也有以上下反對言者屯解蒙蹇需訟師比泰否未濟既濟同人大有隨歸妹无妄大壯晉明夷是也有以卦名比合言者小畜大畜小過大過損益是也有以雜卦連合言者咸恆家人睽豐旅渙節萃升是也至於履與謙豫與漸蠱與困觀與頤噬嗑與中孚與革井與鼎則未審其所以合併之意矣

周易廣義六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國朝潘元懋撰元懋字友碩鄆縣人是書成於康熙壬子以朱子本義爲主逐句發明如注之有疏又以章旨節旨及敷衍語氣者冠於上方所謂坊刻高頭講章也

大易蓄疑七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蔭樞撰蔭樞字喬南韓城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貴州巡撫是編用王弼之本但有六十四卦而無繫辭以下其說多用朱子本義而小變之然措語蹇滯多格格不能自達其意

易論

無卷數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國朝徐善撰書首有沈廷勛序稱爲南州徐敬可則當爲南昌人而善自署曰嘉禾考朱彝尊曝書亭集有徐敬可左傳地名考序又閻若璩潛邱劄記亦稱秀水徐勝敬可爲人作左傳地名考云云其字與里貫皆合惟名有異未知爲一人二人也其書成於康熙丙辰不載經文亦不及十翼惟六十四卦各爲一篇條舉其義而論之才辨縱橫而頗浸淫於佛老

周易應氏集解十三卷

浙江吳玉琳家藏本

國朝應撝謙撰撝謙字嗣寅錢塘人康熙己未嘗舉博學鴻詞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作十七卷此本僅十三卷然首尾完具不似有所佚脫或彝尊偶誤耶其注雜采諸說故名集解所取多依文訓詁之說未爲精審首列



諸圖謂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乃創爲上經三十六卦往來之圖下經三十六卦往來之圖一  
往一來共成七十二卦九爲枝節

易原

無卷數 江蘇 巡撫採進本

國朝趙振芳撰振芳字香山山陰人是書列古本圖書古本易經爲首卷列諸圖與說爲次卷其古本周易集  
諸家舊本而考其異同於章句文字頗有釐訂惟所載圖說自河洛著法五行卦氣而外並及天行地勢之類則  
不免曼衍支離夫易爲象數之總推而衍之三才萬物無不貫通故任舉一端皆能巧合然於聖人立象設教之  
旨則究爲旁義也

易或十卷

江蘇 巡撫 採進本

國朝徐在漢撰在漢初名之裔字天章晚年乃易今名字寒泉歙縣人初與趙振芳同著易原後復自作是編曰  
或者疑不自信之意也書中不載經文止按其節次自爲解義復兼采諸儒之說皆未見精要卷首列觀玩耍領  
一篇其第二條謂爻辭係於文王而非周公然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自馬融陸績以來相沿無異在漢乃欲  
去周公而存三聖亦過於臆斷矣

易經辨疑七卷

浙江 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問達撰問達字天民江都人前有康熙己未廣平冀如錫序稱其得力於陽明良知之學故其書黜數崇  
理而談理一歸之心力掃卜筮之說未免主持太過問達自序首推王弼又引王守仁箇箇人心有仲尼及求諸  
我心之是諸語是卽陸九淵六經注我之說也宜有取於弼之虛無矣

周易通十卷

浙江 巡撫 採進本

國朝蒲龍淵撰龍淵字潛夫吳縣人嘗佐洪承疇幕以承疇薦授城步縣知縣其書名易通者謂六爻之義本一  
理四聖之旨本一貫自說易者解以己意遂致卦辭不通於象辭下卦之辭或不通於上卦之辭故六十四卦各

立論發揮於卦義爻義或逐條剖析或連類推闡務使相通而後已其說不爲無見然卦爻之義宛轉相通亦猶一人之身脈絡孔穴宛轉相通也必從一脈以通百脈由一穴以通百穴則必有所隔礙於其際故龍淵所說有時而融洽亦不免有時而穿鑿至既欲牽合於理學又欲比附於史事縱橫曼衍辨而太華是又作論之才非詰經之體也

周易辨二十四卷

浙江吳玉璣家藏本

國朝浦龍淵撰茲編因繫辭包犧氏王天下之文遂謂六十四卦無一非帝王師相之事乃明主良臣所以致太平之書因乾卦六位時成之文謂六爻中君臣上下各有攸司周公分位繫辭正名定分皆取諸此歷來一切圖書象數卦變等說皆略而不論夫人事準乎天道治法固易理之所包然謂帝王師相之學當求於易則可謂易專爲帝王師相作則主持太過矣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作二十八卷此本少四卷疑亦經義考傳寫之誤也

周易義參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于琳撰琳平湖人茲編皆因仍舊說依文訓釋罕所發明末列三十三圖亦皆勦襲舊圖而小變其貌其自作者如在天成象圖以日星霞露虹左列爲陽以月漢風霜雪右列爲陰而以雲雨雷電雲霧居中爲兼陰陽殊爲無理在地成形圖以水金山右列爲柔土火石左列爲剛木絲殼鹽並列於中爲兼柔剛尤不可解而成男成女圖作○○之形一陰一陽謂之道圖又作○形益怪誕矣

身易實義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廷勳撰廷勳字克齋嘉興人康熙中由副貢生授樂城縣知縣官至商州知州是書一以程朱爲宗凡宋明諸儒稱引程朱之說者摭拾無遺其別有發明者概屏勿錄前有自序云以心言易未若以身體易之爲實以身體易又必以易見諸用之爲實故名其書爲身易實義云

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河圖洛書辨者既非一家駁者亦非一說奇齡謂今之河圖卽大衍之數當名大衍圖而非古所謂河圖今之洛書則太乙行九宮之法亦非洪範九疇既著其說於前更列其圖於後其排擊異學殊有功於經義顧其所列之圖又復自生名例轉起葛藤左右佩劍相笑無休是仍以圖解圖轉益其闕而已矣

易宗集注十二卷

兩江總督  
孫述本

國朝孫宗彝撰宗彝高郵人是書成於康熙庚申以象數理各有宗因象而測其數因數而測其理而所宗者以中為主故卷首冠以中論三篇其說謂河圖洛書五皆居中中五象之宗也五數之中也中理之宗也故名易宗案易所言中皆指中畫過與不及皆因象示戒則謂易爲用中未始不可然必執河圖洛書之五位以爲用中之本則橫生枝節附會經義矣注中於變爻變卦及反對互體之義獨詳而卷首兼論歲運其學蓋出於黃道周而參以他說小變之中間詆斥先儒殊爲已甚又每節之下必注宗彝曰云以擬象傳尤無謂也

周易清解

無卷數  
浙江  
巡撫孫述本

國朝江見龍撰見龍字壽水杭州人康熙中諸生其說易主象與理而略於數如解屯六四四止而初動有班如之象大壯九三用壯用剛之故旅六二得童僕爲得三爻此類凡數十條皆於經傳有裨惟經前傳後次序昭然漢晉以來或亦析傳以附經從無後經而先傳見龍乃移繫辭說卦雜卦序卦於上下經之前分爲二卷名曰孔子讀易傳則欲尊孔子而不知所以尊矣

周易本義述遺四卷

江蘇  
巡撫  
孫述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字上均丹陽人康熙庚午舉人乾隆初薦充三禮館纂修官是書取名述遺者蓋取通書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益因卦以發之義大旨恪遵朱子本義如解屯卦六二匪寇婚媾句解否卦否之匪人句舍本義而從程傳孔疏者亦偶有之非其通測也其經傳之次第則於卦畫之後繼以彖辭象傳於彖辭象傳之後

後繼以象辭象傳而乾坤二卦則又割文言傳爲二段分綴於象象一傳之下其以大小象傳列象傳後者自謂用今本乾卦之例列象傳於象辭後者自謂用今本坤卦之例也然割裂文言又用何例乎既非今本又非古本殊爲進退無據又既解本義之九圖而卦變一圖其說與本義互異者置不一言亦爲疎漏至訂定雜卦大過以下八卦本蔡淵之說而小變之以漸歸妹既濟未濟四卦相次爲隔句韻體亦殊勇於改經也

周易蘊義圖考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是編主先天之學皆根柢圖書演錯綜互變之旨大抵推闡舊說也

硯北易鈔十二卷 編修顧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字崑圃大興人康熙辛未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乾隆辛未 恩加吏部侍郎銜是編用

注疏本以程傳本義爲主雜采諸說附益之中多朱墨校正商榷之處蓋猶未定之藁也

宋元周易解提要附易解別錄 無卷數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署養素堂彙本又有黃叔琳名字二私印蓋卽叔琳所錄也其書蓋仿李鼎祚周易集解之例但哀諸說不加論斷然所采錄頗簡且書名旣題宋元而書中復錄子夏易傳語十數條未免失於斷限又宋時說易者如王湜易學林至易稗傳鄭汝諧易翼傳趙汝楨易敍叢書林光世水村易鏡之類傳於世者尙多茲皆未錄而元人說易者竟未采一家其書未分卷帙亦無序目殆猶未成之本也後附易解別錄一冊並旁采異說亦僅有宋而無元云

周易淺解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步瀛撰步瀛字翰仙河南新安人康熙辛未進士是編題其父含命意而步瀛筆受者昔房融譯楞嚴經稱爲筆受此注經而襲佛氏之稱蓋偶未檢其凡例稱家傳易學已歷六世自其曾祖至其父與伯叔及其弟姪均以易得科名又稱易家自明嘉隆以後穿鑿附會遺本義任傳不顧惟喜新奇異說見之文者蒙混支離大衆

傳孔子所著庚辰房書竟認作周公語云云蓋其家傳科舉之學也

易經詳說

盤卷數 山東 巡撫孫進本

國朝再觀祖撰觀祖字永光中牟人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是書兼用程傳本義謂朱子分象占程傳說理二書不可偏廢故兼取二家之說低一格以別於經又采諸儒之說互相發明者再低一格以別於二家觀祖時有所見亦附著焉其中亦間有與朱子異者如朱子謂左傳穆姜筮遇艮之八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爲占而史亥引彖辭爲非觀祖則謂艮卦只二不變當爲隨既以二爲八則非六二矣當以彖辭爲是史非妄也又謂文王八卦方位未必分配父母男女較量卦畫陰陽朱子從後推論未必是文王當日之意又不取卦變之說蓋大旨不出程朱而小節則兼采諸論也至所論卦變謂來知德爲姚江之支派餘裔創立異說以翻程朱傳義之案考王守仁未嘗講易知德亦不傳姚江之學黃宗羲明儒學案列之諸儒案中謂其與陽明相異而惜其獨學無朋師心自用可爲明證觀祖以門戶餘習見近似者而咻之亦考之未審耳

易學參說二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國朝馮昌臨撰昌臨字與肩嘉興人是書分內外二編內編爲說六篇自先天八卦圖以至八卦納甲外編亦六篇自天干化氣五行以至七政四餘蓋欲從漢學而不究古法遂以後世斗首化曜之說參雜而敷演之可謂逐影而失形矣

易象二卷

陝西巡撫 孫進本

國朝王明弼撰明弼字亭一陝西人康熙開官鳳翔府教授是編取六十四卦大象列本義於前而各敷衍數語於後殊無所發明

易宮三十八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國朝吳隆元撰隆元號易齋歸安人康熙甲戌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其書前後無序跋末闕雜卦傳其中亦多

關文關卷又頗有塗乙或注未定本字或注非先生手授本字則隆元草創未竟之書其門人追錄之也大臣取來知德之說以不反對之卦爲錯反對之卦爲綜錯者一卦自爲一宮綜者兩卦合爲一宮上經三十卦不反對者六合之爲十八卦下經三十四卦不反對者二合之亦十八卦總二篇分配之數適符邵子三十六宮之義故以名書中多從吳澄纂言改易經文頗傷於輕信

讀易管窺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隆元撰是編卷一爲考略次列河圖洛書諸圖其河圖旋毛洛書垢甲二圖云得之朱升易經旁注然升洪武時人非伏羲時人不知何自而見之案旋毛垢甲二圖乃吳岳所傳非始於朱升卷二爲先天後天卦圖卷三爲著數太極圖卦象太極圖性理太極圖性理卽周子之圖也餘二圖隆元所造也卷四爲參伍錯綜圖爲納甲爲卦變卷五爲啟蒙三十二圖而附以占例私言大抵力闢陳搏之學其辨歸有光先天圖曬出一條謂舜典首二十八字齊建武時始出學者未嘗疑之豈先天四圖不可出於太平興國時是又未考經典釋文之語矣

讀易約編四卷

內府藏本

國朝朱江撰江字東注江都人是書成於康熙丁丑其凡例有云是編原爲便舉子業凡可備大小試題者著其精意餘止存經文蓋鄉塾課蒙之本也

孔門易緒十六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德純撰德純字能一號松南長洲人康熙庚辰進士官常山縣知縣是書專以十翼解經其說謂經本無陰陽剛柔之名及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之象皆夫子所顯示以開經故曰孔門易緒爲目凡三曰經緒說上下經也曰傳緒說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也曰緒餘則以諸家易圖爲未善而以己意推行自立新圖新譜也別以引緒冠於首則總論也其說與諸家迥異蓋易道廣大隨引一端推行之皆可成理耳

易革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類存目三

國朝朱襄撰無錫人是書成於康熙庚辰卷首爲易圖說凡十二圖其以九數爲河圖宗劉牧之說而以洛書爲八卦又與牧異其向占一圖獨有圖而無說始傳寫佚之歟次爲讀易字義凡十四篇其說無二不與前人相反蓋不究聖人立教之本而惟黑白奇偶之是求其勢必至於此不足異也其讀易字義序稱命之曰易章而撮取大傳中之字推明其義凡十四則冠於易章之前然則易章別有全書此特其卷首圖說及字義耳

周易闡理四卷

浙江吳玉堦家藏本

國朝戴虞卓撰虞卓號遜軒崑山人是編原彙凡三四百紙虞卓自以爲太繁刪存十之二二其子孫貽又以爲太簡復采原彙補其遺闕卽此本也書成於康熙壬午前有孫貽序後有虞卓從子鑑跋大旨黜象數而明義理故名曰闡理首冠授易源流一篇分言數言理二宗於漢以來諸儒之學皆有所排擊惟推尊郝敬之書持論頗偏其述數學以爲老子傳鬼谷子後焦延壽得之以傳京房陳搏得之以授穆脩李之才以及邵子按老子與孔子同時鬼谷子與蘇秦同時相距百有餘年邈乎無涉不知老子之易何以得傳鬼谷子又漢書載焦贛之學莫知所出自稱出於孟喜而喜弟子施讎等力攻其非無所謂得之鬼谷子者至焦京乃占候之術而陳搏所傳先天諸圖則以道家爐火之說推行陰陽奇偶其法截然不同亦無所謂得之焦京者虞卓所云均不知其何本其述理學以爲孔子授商瞿後分田何費直二家田何學傳晁說之呂祖謙費直學傳鄭元元傳王弼至宋而爲周程朱三家之學至明而爲胡廣之大全蔡清之蒙引林希元之存疑陳深之通典而郝敬之書獨能脫盡陳腐案鄭元王弼截然兩派一漢一魏時代又殊無元傳於弼之事所考尤疎矣

易盪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鯤撰鯤字羽南桐城人其書不載經文不依周易卦次惟據大傳八卦相盪之義縱橫圖之八卦相重一卦盪爲八卦故名曰易盪每卦各爲之說說後附以自注集注及補遺卷首有自序二一在康熙癸未一在戊戌蓋成書之後又十六年復加訂定云

易說要旨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寅撰寅字東崖吳江人是書用王弼本僅解上經下經前有康熙甲申自序云法紫陽本義然語多麗

雜往往竝本義原旨而失之

易象數鉤深圖三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文炳撰文炳字明德絳州人康熙中以實錄館供事議敘授高唐州判終於泗州知州近世胥

吏之能著書者文炳及秦安鼐鉸而已是編稱本之成氏五經講義而不著其名考通志堂所刻經解皆冠以

納蘭成德之序其中如劉牧易數鉤隱圖張理易象圖說雷思齊易圖通變皆發明數學文炳蓋會萃諸書以成

一編以其不明纂述體例故誤以宋元經解統名曰五經講義又不著成氏之名不知滿洲氏族源流故誤以納

蘭為其自號成德為其姓名而稱為成氏也其書由割裂而成頗為臃雜間有文炳所附論亦皆摭拾之學

周易象義合參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德信撰德信字成友九江人是書以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自為篇而以象傳象傳仍散附經文之

內蓋用宋人所傳鄭氏之本其例以本義大書而發明本義者夾注句下每節之末又隨文衍說如舉業家之講

章前有康熙丙戌自序稱淮安舟次中宵假寐忽因剛柔相摩句恍悟河圖本有八卦特假伏羲畫出云云是其

學本從圖書而入真以為先有此五十五點黑白之圖伏羲乃因之作易又卷首伏羲八卦次序圖後附注云按

說卦傳是故易逆數也在天地定位章末似承上文通解圓圖之辭云云是又真以為方圓二圖為在孔子之前

孔子作傳以解之故根本先已輕轉枝葉從而曼衍卷首所列新舊圖說至於四十有二其河洛二圖各有本文

各有朱子之本其奇偶陰陽方位竝同惟朱子本則作黑白圖本文則河圖作旋毛洛書作坼裂之狀考河圖字

始見於書古注不言其質似不應以馬革一片從伏羲流傳至周久而不腐始以此五十五圖畫於尺簡之上即

傳為重寶似又於事理不然至於龜文之說僅見後周盧辯大戴禮注為經典之所不載果有其物不應周人棄



之專寶河圖果無其物則古書別無繪象何由視其文理朱謀埠等撫拾吳澄偽作造爲宣和內府秘本之說鑿空無證德信乃摹而傳之至所列太極自然圖如今工匠刻饒器物所畫蓋卽來知德所作德信不能言其授受但以相傳二字注於其下足知其罕所考證矣

周易通義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某如撰柔如字葯房淳安人是書悉取四書成語以證周易古無此體徒標新異而已於經義無關也

周易本義斷 無卷數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良顯撰良顯字忠遂別號得吟漢陽人康熙辛卯舉人官武城縣知縣是編皆推衍朱子本義之旨而經傳次序仍用王弼之本至於經文字句如坤卦初六小象履霜堅冰句上增初六字文言傳後得主而有常句中增入利字漸卦象傳漸之進也句刊除之字雖其說本於朱子然本義但注於句下未敢逕改良顯乃據以筆削亦可謂信傳不信經矣

易說十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田嘉穀撰嘉穀字樹滋陽城人康熙壬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書以本義爲主而取程傳輔之凡他說之羽翼本義者乃採續彙編然所見未廣引用之語不外永樂周易大全一書自序謂學者應舉由是求之庶乎不迷所往則本不爲發明經義作矣

先天易貫五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劉元龍撰元龍字凝焉饒陽人是編前有康熙壬辰自序又有雍正癸卯補序蓋其書先成三卷刊於江南後又續增二卷故兩序也元龍自稱歷三十年乃成書其首卷卽數以言理首河圖次洛書附以妙合而凝之圖次卷卽象以言理首畫卦圖次太極圖次儀象卦爻錯變圖附以易貫圖三卷卽氣以言理首變卦圖次八卦圖綜卦圖附以致知格物圖四卷五卷卽六十四卦以言理標舉伏羲大象孔子大象傳附以錯卦互卦之解蓋惟

講陳邵之學者也其謂易不爲卜筮而作所言似高而實不然夫聖人立教隨時寓義初不遺於一事一物三代以上無鄙棄一切空談理氣之學問也故詩之教理性情勸戒其道至大而謂詩非樂則不可春秋之教存天理明王政其道亦至大而謂春秋非史則不可聖人準天道以明人事乃作易以牖民理無迹寓以象象無定準以數數至博而不可紀求其端於卜筮而吉凶悔吝進退存亡於是見之用以垂訓示戒曰書曰龜經有明文曰揲曰扞傳亦有成法豈取盡性至命之書而襲而玩之哉俗儒但見拋玫瑰錢之爲卜筮又見夫方技之流置義理而談趨避遂以爲侮我聖經乃務恢其說欲離卜筮而談易然則四聖人中周公居一公作周官以三易掌之太卜無乃先不知易乎是猶觀優伶歌曲而謂聖人必不作樂觀小說傳奇而謂聖人必不作史也

易經筮言無卷數 兵部侍郎紀的家藏本

國朝王士陵撰士陵字阿瞻武邑人康熙癸巳舉人官翁源縣知縣是編用注疏本大旨以本義爲宗而雜引衆說以相印證蓋鄉塾講章也

周易本義拾遺六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字朗軒長沙人康熙癸巳舉人其書用朱子古本併爲六卷自序謂本義於辭多得之而於象未深考因爲補苴釋經則以象數爲主釋傳則以義理爲歸各條載本義全文而以己說附於後於變爻互體言之特詳而所釋諸象則大抵隨文傳會至於爻辭之首各冠以本卦六畫而以所值之畫陽作○陰作×以別之如世傳錢卜動爻之式其法雖見賈公彥周禮疏中乃卜筮者臨時之所記用以詁經則非矣

易經釋義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昌基撰昌基字儒珍烏程人其書刪節本義敷衍成文前列擬題三頁其自序云先世多以易發解成名蓋

所講乃科舉之術也

易鏡無卷數 浙江吳五輝家藏本

大宅日... 卷九

國朝戴天章撰天章字漢文湖州人所著僅上經下經惟言卜筮其解釋其略而皆雜以互變納甲五行之說蓋言數而流於術矣又沿漢學而失之者也

心易一卷

浙江江啟淑家藏本

國朝戴天恩撰天恩字福承蕭山人是書成於康熙癸巳自太極至八卦變六十四卦爲圖十五而各爲說於其後卷末爲象說字義統義三篇其所圖所說皆前人所有所附三論亦無所發明

易經粹言三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麟撰麟字罔呈黃人康熙丁酉舉人是編不載經文首卷總論卦圖上下二卷依上下經卦次解之十翼則略焉河圖洛書數學也邵子之傳也吉凶法戒理學也程子之傳也兼而言之是朱子之傳也麟講圖書與所說卦爻不相關其講卦爻與所說圖書又不相關兼而取之又分而治之亦足見先天之說與爻象爲兩事矣

易互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字采南青浦人是書卷一曰卦互若乾坤反對是也卷二曰爻互若小畜大有大畜需大壯夫泰下卦皆三畫陽則相互姤同人履遯訟无妄否上卦皆三畫陽則相互而皆統以乾推之與離兌艮坎震坤七卦皆然卷三曰卦爻互若姤初爻陰與復初爻陽互夫上爻陰與剝上爻陽互是也卷四五曰雜說上下卷六曰輯參乃經文及句讀異同者大抵本何楷黃道周之餘論也

成均課講周易

無卷數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紀原名瑑字君玉後更今名字南有永濟人康熙戊戌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此書乃乾隆辛酉紀官國子監祭酒時所著其說以本義爲主而亦間有異同至其以經文專主卜筮專言義理謂孔子恐人惑於吉凶禍福之說要求趨避之術故專以義理言則似傳非以解經惟以補救夫經矣

索易臆說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吳啟昆撰啟昆字宥函江寧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編脩其書惟總論易之大旨不復爲章解句釋如上下經之分篇諸卦之命名以及先天後天圓圖方圖等類各爲一篇以闡其義其卦變一篇謂象傳所云剛來柔進之類必本卦貞悔二體實有此象而云然非本卦所無外卦所有而必假之以得解也在本義逐爻細推以爲此自其卦而來不過兼此一說欲使經無剩義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後人尊信本義遂誤以餘意爲正意又如分宮卦象次序一篇謂天地之造化不離五行八卦率領諸卦分掌五行以用事術家以父子才官兄弟論生尅制化而不知其所以然然剛柔者立本者也綱領之八卦是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所屬之諸卦是也一切往來屈伸之理無一不在此六十四卦變通之中其發明象數皆爲有見然所言皆宋以來之象數非漢以來之象數故不離乎圖書之說焉

陸堂易學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字坡星平湖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編講易宗朱子者十之六宗諸儒者十之四間以己意訓釋於前人亦無大異同惟謂伏羲但書八卦而無卦名黃帝始立著數乃名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堯舜始增加屯蒙諸卦名更定方圖卦位文王始定序卦之錯綜與夫揲著用九用六於是首列伏羲方圖黃帝方圖唐虞方圖連山圓圖歸藏圓圖周易卦序圖其說新異所引據亦皆未確

周易錄疑

無惑數  
巡撫採進本  
福建

國朝陳綽撰綽字文裕福安人是編用注疏本而不載經文上下經但標卦名繫辭說卦標章次序卦雜卦則但標篇名而已所解皆循文生義罕所考證每條之下多有標漫附二字者漫字亦徵綽之子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

易類

易類存目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

經部十

易類存目四

易義隨記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夏宗瀚撰宗瀚字起八江陰人由拔貢生薦授國子監助教是編乃宗瀚恭讀

御纂周易折中意有

所會即標記之多因集說而作時宗瀚方從楊名時於雲南以修周易折中時李光地為總裁官而名時為光地

門人故參互以光地榕村易解就正於名時以成此書其體例在講章語錄之間凡問者皆宗瀚語答者皆名時

語也兩江總督採進本內末有附刻一卷皆從名時文集中採錄其鄉賢夏君傳一篇即為宗瀚之父調元作此

本無之殆以其疣贅刪除歟

易卦剖記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夏宗瀚撰是書惟解上下二經不及繫辭以下前列易例舉要一篇讀易指要一篇其指要有曰要明易理

須先將伏羲書卦次序方位文王八卦方位及先後天方圓諸圖反覆記看令其曉然再說卦傳記得極熟然後

讀易方有入手處其宗旨不外是矣

程氏易通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擇言已著錄是書凡易學要論二卷周易正解十卷易學精義一卷又附錄古法訂

誤一卷易通其總名也其要論盡去漢人爻變互體飛伏納甲諸法未免主持稍過然舉宋人河洛先天諸圖及

秉承比應諸例掃而空之則實有芟除輻輳之功其正解則經傳之義疏不用今本亦不用古本以彖傳小象散

入經文十翼併為六翼頗嫌變亂而詮釋尚為簡明其精義統論易理通其說於道學略如語錄之體其占法訂

誤謂畫有奇偶九六而上下進退於初二三四五上之際所謂六爻發揮者易之變惟在於此之卦則所以識別

動爻之用而所取仍在本卦故以洪範之說為占法而以春秋內外傳所載為附會變亂不與易應然箕子殷人未睹周易太卜掌三易之法則三易異占灼然可證左氏所紀其事或有附會其占法則當代所用卜史通行斷不至實無此法而憑虛自造是則信理黜數至於矯枉過直者矣

易說辨正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廷祚撰此書蓋其中年所作在大易擇言易通二書之前後多附入二書中然亦時有采取未盡者蓋所見隨年而進故不一盡執其舊說也

學易闡微四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羅登標撰登標字子建寧化人康熙間舉人官松溪縣教諭是書皆辨易中疑義凡為論者七十四為考者五為解者三十三共一百十二篇多循前人之說其首卷第一篇論畫前有易不免膚辭卷二中以三百八十四爻割隸八卦於全卦之義反有未融至卷四中以六十四卦之五爻配歷代帝王解一篇亦屬挂一漏百其以恆五爻婦人吉夫子凶擬武后之幽囚太子竊弄神器九為悖理夫武后可稱婦人吉乎

讀易質疑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瑤撰瑤字文儀號默菴休寧人其書置象數而專言理其凡例有云今說易之家謂易以道陰陽務以圖妙幽渺籠罩影響如捕風如捉影無當實用故愚以為學易當就平實切近處用功云云其宗旨可見故隨文詮釋無所穿鑿而亦無所發明卷末雜卦一篇有錄無書疑裝緝者偶脫云

周易會緝

無卷數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映撰映字沐日晉江人其書大旨皆宗朱子本義而折衷於蒙引存疑諸書持論亦頗平實然取材太寡用意太拘尙未能深研精奧也

大易闡微錄十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劉瑄撰瑄字獻白棗強人先王之圖於周易之上別尊義易其傳出自陳搏自參同契以外別無授受之確證故邵子之學朱子以爲易外別傳自元以來諸儒互有行說亦遞相攻擊至 國朝黃宗炎胡渭諸人始抉摘根源窮究依託渭書考究尤詳瑄未睹黃胡二家之書不知其僞之已破故又因而推行加以穿鑿如謂人之生蝨人止一个而所生之蝨个个有對又謂男女雖是一个合來仍是一个故男鰥女寡俗稱半个人其辭皆不雅馴於月令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成冬及周髀四游之說攻駁尤甚大抵皆憑臆而談其跋跋皆自命甚高以爲聖賢所未發過矣

周易詳說十九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紹攷撰紹攷三原人是書大旨以程傳爲宗於本義頗有同異於邵子先天之說亦不謂盡然不爲無見惟於漢儒舊訓培擊過當頗近於慎其議論縱橫亦大抵隨文生義故往往自相矛盾如卷首論玩辭一條駁諸儒之失曰甚有釋傳與象傳不合釋象與爻不合無以自解則藉口有伏羲之易有文周之易有孔子之易云云至開卷元亨利貞一條又主大通而利正固之說謂王弼泥於穆姜之言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後多宗之殊不知文王有文王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象辭象傳不相牽合者甚多云云是二說者使後人何所從乎

周易原始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咸撰咸字貞吉號九池錢塘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其書惟解經文不及十翼大旨以理始於象象始於畫又以萬物始於陰陽象始於日月取繫辭陰陽之義配日月之語而總以陰始於陽爲斷故名原始其說多採輯古義不以白黑點依託圖書亦不以禪偈道經空標心性較明以來諸家說易頗爲篤實然其長在盡掃危言其短亦在好生新意如謂元亨之元爲陽在下至於陰卦亦每稱元義有難通者亦曲伸其說又謂上經皆陽盛之卦下經皆陰盛之卦而上經有剝復下經有中孚大壯理有所格亦必強合其義是又好持己見務勝先儒之過矣



易經理解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邵煜撰煜字光庭汝州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中書科中書其書不釋十翼惟六十四卦每卦撰說一篇詮釋大意其大旨欲以義理矯象數之失以平易救穿鑿之失以切實救支離泛濫之失而矯枉不免過直云

周易撥易堂解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斯組撰斯組字斗田新建人雍正甲辰舉人官杞縣知縣是書前有記略載梓此書時其婿夢二童歌詩曰不不九六乾坤七四執黃農非古世非今理數瓜分一太極又載著是書時其姪夢閣上有硃題撥易閣三字因以為名其事頗涉幻杳似乎故神其說又謂撥字有發揮三才之義不知說文撥字在手部篆作𠄎隸省作才非从才也其書首一卷皆圖說大抵因舊解而曼衍之又謂論語中庸皆通於易卽陳際泰羣經輔易說之意夫六經一貫理無不通至於才辨縱橫隨心牽引如解飛龍在天曰此則唐人所謂龍池躍龍龍已飛矣入天門開黃道良隅亦具爻內讀易方解詩中寫龍德特全是豈詰經之體耶

周易摘鈔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昂撰昂號虛莊南匯人雍正甲辰舉人是編為其三經解之一皆節錄

諸儒之說參以李光地周易觀象通論故曰摘鈔附己意亦罕所發明

學易大象要參四卷

編修林謝齊家藏本

國朝林贊龍撰贊龍字雲澤侯官人雍正丙午舉人是書以發明大象為主六十四卦各為一篇以上下經分二卷而冠以綱領六篇為一卷一日發凡二日象例三日義理象數四日卦爻中相錯陰陽相應五日憂患九德六日大象有通於四書殿以附解二篇為一卷一日作易憂患解二日雜卦傳解大旨以大象上一句為天地萬物之象下句為人事以天象為人事之則不言吉凶而言理義不言神聖而言君子以明人人可學故所

闡發皆切日用其綱領有曰借易明理自夫子已然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爲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爲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日月寒暑之義乎是則借象立言之旨矣

經義管見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饒一辛撰一辛字治人南城人是書成於雍正丙午凡圖說七周易統天旋卦賦一說卦傳論一納音五行論一古今本得失論一於周子太極圖邵子先天圖多所攻駁而其所自造之圖亦初無所受至擬歸藏連山等圖則以乾北坤南坎東離西艮東北兌西南震東南巽西北爲位尤於古無徵

周易解翼十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上官章撰章字闇然乾州人是書成於雍正丁未自稱凡二十六易彙大旨本京房納甲之法而以八宮經綸錯綜爲脈絡一切舊圖皆屏不用頗爲潔淨不支然不用古圖而又重乾巽艮坤四卦十二畫別立爲圖以爲河洛方間先後天諸說皆足以包括是掃一圖學之障又生一圖學之障也

東易問八卷

奉天府尹採進本

國朝魏樞撰樞字又弼一字慎齋承德人雍正庚戌進士官永平府教授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未及試而卒是書用王弼本列朱子本義於前而以己意附於後其凡例謂生長遼東日與東人相問答故敘其原委而集之以示初學名之曰東易問紀其實也其論卦變曰剛柔皆當指卦不當指爻如訟之剛來而得中者坎也隨之剛來而下柔者震下于兌也蠱之剛上而柔下坎在巽上也噬嗑晉睽鼎四卦言柔得中而上行者皆離火也賁柔來而文剛離文乎艮之內也分剛上而文柔艮文乎離之外也无妄之剛自外來者震也大畜之剛上者艮也咸柔上而剛下兌在艮上也恆剛上而柔下巽在震下也柔以時升者巽也是凡言剛者皆陽卦凡言柔者皆陰卦也則以剛來柔來指一爻而言者固未足以盡其義矣云云其論似近理而不盡然其論來知

德錯綜曰乾本至健也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順初爻變與爲入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動以綜言則又可以謂之說二爻變離爲明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陷中爻與可以謂之入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動以綜言則又可以謂之說推之三四五上莫不皆然則亦何所不像哉是故初以在下變巽而潛有以爲錯震而躁動者其將何以應之乎二以在田變離而見有以爲錯坎而隱伏者其將何以應之乎則持論固爲明確矣

易貫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敘撰敘字鳳岡太倉人雍正壬子舉人是書用注疏本而以小象總列六爻之後如乾坤二卦例又以大象置象傳之前考象辭列六爻後是吳仁傑所傳鄭本大象置象傳前是周燾本而敘乃以爲創獲蓋未知有吳周二本也至圖學傳自邵子其位置皆依說卦周子太極圖初不言八卦此書皆強爲牽合又斥諸儒爻變之說而以左氏所載占法爲周易未成經時卜筮家雜用以測驗則又過於疑古矣

周易緯史

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錢德偲撰偲號堅瓠老人錢塘人雍正壬子副榜貢生是書以卦爻分配史事故曰緯史夫引事證經鄭氏易注卽有之至吳園易解誠齋易傳始大暢厥旨以人事之成敗證易象之吉凶是亦以古爲鑑之意未爲無所發明至此書所引則多不考據如屯六二稱曹操待壽亭侯需上六稱劉備桃園投結皆未嘗校以史傳也

空山易解四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牛運震撰運震字階平號眞谷滋陽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平番縣知縣其學博涉羣書於金石考據爲最深經義亦頗研究是編務在通漢晉唐宋爲一然大旨主理不主數故於卦氣值日及虞翻半象兩象等說皆排抑之是仍一家之學不能疏通眾說也

周易剝義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童能靈撰能靈字龍儔號寒泉連江人雍正中貢生其論易專主河圖以明象數之學雖曼衍縱橫旁推

曲闢亦皆有一說之可通然云得作易之本旨則未必然也其亦張行成之支裔歟

易學圖說會通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字符蒼一字扶蒼武進人此書自序云尋繹宋元經解及近代名家纂述見其精研象數或著為圖或著為說有裨易學者類而錄之左圖右說集成八卷一曰太極探原二曰圖書測微三曰卦畫明德四曰變互廣演五曰筮法考占六曰律呂指要七曰外傳附證八曰雜識備參大旨以朱子本義九圖為主而博采諸家閒附己論蓋專講先天之學故前列周子太極圖說後論律呂八陣圖而不及乎辭占云

易學圖說續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既為易學圖說會通復自出己意成此編凡三十二條總不離陳搏之學其後泛衍及於天文物理雜類諸說皆牽合比附務使與易相通荀卿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歟

周易輯說存正十二卷附易說通旨略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是書分經二篇傳十篇一依本義之舊大旨亦多主本義惟卦變之說主程而不主朱其體例以為必使正義先明而後以芻蕘參之賓主秩然則條理各得故凡言變互者皆列之圈外使不與正義相混又以爻位之正不正有應無應乃卦中之大義象辭爻辭皆從此推出故每卦卦書之下即為注明末附易說通旨略一卷雜引先儒象象爻位之說閒亦參以己見蓋仿王弼略例而為之也

周易蛾術七十四卷

戶部尚書王  
際華家藏本

國朝倪壽撰壽字岷渠錢塘人其書於每卦中分尚辭尚變尚象尚占四類各采錄舊說發明之故又名周易四尚其言義理多以程傳為主其言象占則遵馬鄭荀成之說而自稱折衷於朱子然以世應納甲列圖於每卦之前乃京氏之學非朱子之學也所引諸書往往止載姓氏而未錄其辭蓋亦編纂未成之藁本耳

易說一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

經部

易類卷百四

國朝吳汝惺撰汝惺字匪席德州人所論十五事皆闡發宋儒舊說白序謂漢儒所傳三禮不可盡信故不主漢易書中致疑邵子之說亦不盡主先天諸圖然未能竟廢圖學也

易經一說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倣撰倣字善思彭山人其書大旨以程傳本義原互相發明不容偏廢坊本依費王之次已錯亂聖經復止載本義不及程傳注不全而解益艱因遵朱子十二篇舊次復參取眾家歸於一說使初學易者易曉蓋亦為科舉經義而設也

周易象解衷翼十五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許體元撰體元字御萬靈武人其書大旨以象為主每於一卦先觀本象次觀象辭所取之象凡時義德用之所在胥於象中見之然謂八卦有本象有象中之象有理中之象又謂象中象理中象各有兩端有自然之象有懸設之象多端辨析未免涉於煩碎也

易象援古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申爾宣撰爾宣字伯言河南人此書乃其父舒坦命意而爾宣本之成書其口援古者援古事以證易理也大旨謂程傳引古釋經者六十餘條朱子本義引古釋經者亦四十餘條故取三百八十四爻每爻隸以一事又復自分甲乙以圈點四項別之其中逐爻取譬如蒙之初爻謂如伊尹之於太甲需之五爻謂如虞舜恭己無為漢文恭修元默師之三爻謂如宋伐江南秦之二爻謂狄仁傑事周之類多於經義不甚比附也

大易合參講義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用行撰用行字翼承新建人是書大旨以朱子為主首列本義而以正義析義次之正義以闡朱子之旨析義則兼採他說又以象數不可竟廢開採聖唐來知德之說補於析義之後大抵循文推行未能深造自得也

周易粹義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薛雪撰雪字生白號一瓢蘇州人自署曰河東稱郡望也其書採摭諸說融以己意仿朱子論孟集注之例皆不載所引姓名詮釋頗爲簡明而大抵墨守宋學也

易著圖說十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潘咸撰咸不知何許人所著別有音韻源流中引李漁詩韻則其人在李漁後矣是書凡周易大衍著六卷連山易著三卷歸藏易著一卷咸自爲之序其說謂讀易者當自知著始易有三著亦有三周易大衍著用四十九策以四爲揲內含六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四十七萬六千七百三十六卦共用四千九十六卦以象爻二辭占左傳繇辭皆四千九十六之卦辭也邵子皇極經世爲連山著用九十七策以八爲揲正卦一千一十有六互卦一千一十有六變卦三萬二千五百十有二以數斷不以辭斷其吉凶一定而不可易後周衛萬元包爲歸藏書用三十六策以三爲揲以飛伏世應渾天納甲五行生尅占吉凶用十二支十干爲千有二百兆又以焦贛易林參同契月卦乾坤鑿度軌數及讖緯諸占爲大衍之遺意以管輅觀枚數參同契納甲及奇門遁甲輝夢契響烏鳴辨音拆字諸占爲連山之遺意以京房火珠林翼氏風角素問五運六氣揚子太元及元珠密語林蛟洞靈望雲省氣諸占爲歸藏之遺意其中惟元包云出歸藏於古有徵其餘大抵臆說無所授受如畫、爲少陽畫、爲少陰易卦畫爲點多與古法相背其雜卦著數圖以四象起卦反易爲義本無甚奇特而託之緇閤舊籍偶獲一帖蓋又在豐坊偽經之下矣

讀易白識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金綖撰綖字絲五吳縣人是書隨筆記錄未分卷帙首爲總論次爲繫辭序卦次乃爲六十四卦次序與諸本迥異又序卦論中乃多解說卦標目亦不相應蓋未成之藁後人以意鈔合遂倒亂無緒也其說易好爲新解如謂南華取象率本於易如逍遙遊曰醜陰物類也猶坤卦之象馬也曰鵬陽物類也猶乾卦之象龍也醜化爲鵬陰變爲陽自北溟而徙南溟蓋自一陽之動於至陰而歷六位以時成故曰六月息也曰九萬里曰六月息卽

卦之用九用六以言變也言變化而不言鵬變蓋復可喜而變不可言亦易之扶陽抑陰也云云持論之異大抵如是亦可謂之好奇矣

易觀十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凌去盈撰去盈號旭齋得里未詳書中引毛奇齡說則近時人也是書主於卽象以明理大旨謂象有三箇有定象有化象有互象一卦之定象如乾爲天坤爲地是也其化象如剝皆言淋漸皆言鴻是也一爻之定象如陽必爲九陰必爲六是也其化象如陽動化陰陰動化陽是也又有中爻之互象如二四互三五互是也所引多來知德毛奇齡之說而所重尤在化象互象二義謂王弼崇卦變來氏置錯卦毛氏主推易以求一得之偶當凡以不知有化象故也其解乾之九四或躍在淵謂四化巽互兌有淵象乾化巽風虛薄天表躍所自起解屯之初九磐桓謂大石曰磐大柱曰桓石者土之核震九以乾陽而爲坤初索而爲坎屯鬱而互處坤下二四互坤有若核然磐之象也柱者木之豎震九以坤索而爲天三化天三生木而爲坎屯鬱而倔強初下有若豎然桓之象也是皆半附古義半參臆說因互體變爻而穿鑿之不足爲說易之準也

周易小疏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虞楷撰楷字孝思號蓼園里籍未詳書無序跋亦不知作於何時中述周易折中稱

聖祖仁皇帝廟

號則近人也其次序用古本大旨亦主圖書而以爲先天寓理於數後天因數以闡理文王之易卽伏羲之易其說彌縫調停變而愈巧至於掇擊左傳諸占尤似是而非夫左氏周人所述者卽周之占法周之占法所用卽太卜之三易謂其占驗之詞多所附會則可謂古易占法不如是則不可履百世之下而生疑竇於百世之上將周人之法周人不知之今人反知之乎

易經貫二十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金誠撰誠字開存華亭人是書分元亨利貞四部元部載略言六則談餘雜錄四卷易學問經說程子易傳序

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及河洛卦象諸圖與會講之語亨利兩部解上下經而亨部之首冠以經文定本四卷  
及程子篇義貞部解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以用注疏本故此四傳也其大旨以程傳宋義爲歸

易觀四卷

大理寺卿陸錫麈家藏本

國朝胡淳撰淳字厚菴慶雲人乾隆丙辰進士授蒙自縣知縣未上而卒是編惟解上下經大旨謂聖人作易使學者研究卦爻推吉凶悔吝之由以知進退存亡之道故孔子稱假年學易可無大過至於求諸卜筮以決從違乃爲常人設非爲君子設也故其說掃除圖學惟玩六爻然皆隨文生義未能融會貫通其謂繫辭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句爲漢儒言讖緯者所竄入更主持太過矣

易象約言

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吳鼐撰鼐字大年無錫人乾隆丙辰進士官工部主事是書詮釋文句頗爲簡明惟自序言考究先儒更定諸本而從其是者然以文言分上下而象辭象辭反不分上下又每卦象辭以卦名割繫卦畫之下每爻又於句中截斷體例似皆未允至於參同契稱日月爲易虞翻注雖亦引之然核以說文易字實不從日月今其末冊旣以懸象著明畫易爲圖而又以此字大書於卷首據爲宗旨亦泥古太甚也

易經提要錄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鏗撰鏗字令民鹽城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山東布政使此書不載經文第摭古今論易之語前有總義一卷又圖象一卷皆不載其圖惟存其說餘各分卦分章第取總括大意而止故以提要爲名焉

易讀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宋邦綬撰邦綬字逸才號況梅長洲人乾隆丁巳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編用注疏之本其凡例云專爲課子而成故以行文之體爲講書使孺子易於記誦又云是書專奉朱注自序又稱取之方氏時論者十之二三不敢隱其所自其大旨盡是數言矣



大易理數觀察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朱如日撰如日字洞彝號荷軒蓮花廳人是編成於乾隆丁巳大抵掇拾圖書之陳言

來易增刪八卷 陝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祖武撰祖武長安人乾隆戊午舉人是編即明來知德易注原本去其煩冗開補以易傳本義諸說其錯

綜變爻中爻大象卦情卦畫卦占之類則一仍其舊焉

周易輯要五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朱瓚撰瓚字稿恬全椒人是書成於乾隆庚申不言河洛亦不取朱子卦變之說頗能芟除枝蔓惟逐句詮

釋辭義雖潔淨而未精微

周易讀翼揆方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孫夢達撰夢達字中伯常熟人乾隆壬戌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編不取陳搏先天諸圖深有考證惟謂

孔子作象傳以釋彖辭作爻傳以釋爻辭世所稱小象傳乃爻傳非象傳當附彖傳之後而大象則另歸繫辭之

後用吳仁傑本而變之於歷來諸本之外自為一例謂經文經孔子作傳後人豈能加毫末故但釋傳而不釋經

於諸家易解之外亦自為一例其論撰著左扞得一得三為奇得四得一為偶亦不同於舊解皆自我作古之說

也

易深八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字惠棠巴陵人乾隆壬戌進士官山東道監察御史是書以為圖書皆出太昊之世卦數生

於河圖書數生於洛書又兼取漢人卦氣納甲及京房易傳火珠林之法而不用卦變及變占之法其論卦變曰

重卦自具兩體凡傳稱上下者如乾下乾上震下坎上之類凡稱進退往來內外者如乾九四上下无常進退无

恒及否泰反其類也泰之小往大來傳曰內陽外陰否之大往小來傳曰內陰外陽之類皆易例之顯而易見者

又剛柔之稱有以爻言者有以卦言者以義求之皆象明理顯無取於卦變之穿鑿其論變占曰啟蒙所論依傍左國參以己意其實卜筮以衍忒宐各隨其人其地其事其時而推衍之乃能旁通其變曲暢其情未可先爲例以拘之左氏卜筮之法如秦伯晉卦過蠱是六爻不變之卦而其占全不用象辭孔成子筮立君卦遇屯之比史朝以靈公名元卽以元亨屬之孟懿弱行卽以利居貞屬之皆非繫辭之本旨云云其言甚辨然所論有合有離不能一一精確也

易經講義八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袁仕周撰任周字穆亭汜水人乾隆壬戌進士官宐君縣知縣是書以程傳及本義爲宗不用象數之說於卦變辨之尤力大旨謂凡卦有二體卽有內外上下有內外上下卽有上下往來凡象傳言上下往來者皆虛象耳大概在内卦曰來在外卦則曰往也云云其說與魏樞東易問同今按賁言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噬嗑渙俱言剛柔分分者是合而分也不用卦變自泰否之說亦當用卦本乾坤之說方於分字之解有合以泰否卽乾坤也今但云柔在下爲來剛在上爲往三陰三陽爲平分恐可以解上下往來而不可解分合也

周易析義十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蘭皐撰蘭皐原名一是字天隨武進人是書初刻於乾隆甲子至己巳又改訂八十頁而重刻之是爲今本大旨以程子易傳朱子本義爲宗而佐證以宋元諸說其謂卦必先分而後序不用古文十二篇之說蓋從蕭漢中讀易考原其繫辭以下略不置解則用王弼例也

易說存悔二卷

編修邵晉涵家藏本

國朝汪憲撰憲字千波錢塘人乾隆乙丑進士官刑部陝西司員外郎是書大旨謂學易期於寡過欲過之寡唯在知悔悔存而凶吝漸消可日趨於吉故以存悔類其齋因以名其易說蓋卽耿南仲周易新講義以无咎爲主之意所說唯上下經而不及十翼前有擬議數條議自漢以來儒者說易之病在調停經傳文王作象辭今不

求諸象而執象傳以解象是有孔子之易無文王之易矣周公作爻辭今不求諸爻而執爻傳以解爻是有孔子

之易無周公之易矣孔子作傳多取言外之意當別為孔子之易雖述而實作云云亦朱子不可便以孔子之

易為文王之易之舊說也夫傳以翼經必依經以立義故釋名曰傳傳也案上傳字去聲以傳示後人也朱子

作詩集傳不能不依詩立義即分大學為一經十傳亦不能曰此曾子所傳孔子之大學此門人所傳曾子之

大學也何至於易乃曰孔子之傳必異於文王之經乎

易義便覽三卷侍講劉亭  
地家藏本

國朝向德星撰德星字雲路澈浦人是書前有乾隆丙寅德星自序大旨以朱子本義為主附採大全蒙引存

疑諸說取初學易於循省故以便覽為名其卷首六十七圖則德星因舊說而推行者也

周易集解增釋八十卷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仁浹撰仁浹秀水人是書前有乾隆戊辰自序首八卷載諸儒傳授及王氏略例朱子啟蒙九卷以後

始釋經文其說惟以朱子本義為主故本義與經文一例大書而雜取前儒諸說合於本義者著於下如程傳

之類與朱子異義者偶附一二不以為例蓋名為釋經實則釋本義也其首列引用姓氏特升朱子於漢儒之

前題曰先賢以示尊崇之義然所列先賢三人一曰卜子實則張弧之易一曰左氏考丘明於易未有成書亦

不知其何以特列至周程張邵五子則雜於先儒之中以時代為序考邵子為易外別傳張子於二程亦尚為

友教至於朱學本程程學本周源流燦然抑周程而獨尊朱似非朱子所樂受又謂張弧優於周程恐亦非周

程所甘矣

周易曉義九卷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唐一麟撰一麟空輿人由貢生官江寧府學訓導是書成於乾隆戊辰大旨主於義理與本義不甚異同

惟不取朱子卦變之說

易例舉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鼎撰鼎字舟彝號易堂金匱人乾隆辛未薦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後降補侍講易有義例繫辭傳說卦傳已括其要是書仿 御纂周易折中卷首義例而益加推行上卷多輯先儒之

說下卷多出己意凡一百四十八條書中惟不及互卦卦變二義其自序云已詳中爻考卦變考中今書中不載中爻卦變二考或別有成書歟

十家易象集說九十卷 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國朝吳鼎撰是編採宋俞琰元龍仁夫吳澄胡一桂明來知德錢一本唐鶴徵高攀龍郝敬何楷十家之說其論辨去取別為附錄十卷蓋以漢唐舊說略備於李鼎祚周易集解宋儒新義略備於董楷周易會通惟元明諸解則未有專策一書者因哀此十家以繼二書之後大旨主於明象其論六十四卦之對體覆體雜卦傳非錯筋出於來易者為多云

周易井觀十二卷 編修吳時呂家藏本

國朝周大樞撰大樞字元木號存吾山陰人乾隆壬申舉人官平湖縣教諭此編論天地之數謂與大衍相符必漢儒遞相傳授以及康成是以古來說易並無先天八卦故不取邵子所傳圖位蓋先天八卦即從所稱後天圖演出不過取其一畫交易則各成乾坤乃道家抽坎填離之說不合聖經之旨也於六十四卦則尊離重震各為之解為圓圖以應一歲節候之數為方圖以應三才旋轉之象以雜卦傳為孔子之序易取文王所序卦而雜之他卦皆用文王覆卦至大過而後獨不覆焉終之以剛決柔與卦首之乾相接即無大過之道作雜卦傳三十六宮圖以差次之又創為兼兩卦每六畫覆之則為十二畫仍可併為六畫以盡易之變化他如用九用六四象八卦以及著策占驗諸說俱博綜衆論斷以己意惟引性空真火性火真空火愈分愈多愈與愈有云云頗涉二氏之旨焉

大易近取錄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國朝邵晉之撰晉之字敘階號檀波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其大旨以朱子本義有有註而可疑者有可疑而無註者偶有所見即以己意補之其曰近取者自序謂遠取諸物必俟宏通該博之士而近取諸身則人莫不有身也首列卦圖初參自謂所得者淺或將來更有所見故以初參為名次大凡發明乃著書之義例其所詮釋多切人事自序云館海州三閱月而成傳之家塾為子弟求釋字義者觀之云

周易觀潮無卷數 山東 巡撫採進本

國朝喬大凱撰大凱字頤菴濟寧州人乾隆癸酉舉人此書每象爻之下皆先列本義程傳次列諸儒再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其所採掇不出習見之書閒有自出新義者如謂乾之象辭不設象坤則曰利牝馬之貞乾無分於先後無擇於西南東北坤則不然為天道地道陽全陰半之分云云為先儒之所未發然亦隨文生義之說象不說象不止乾一卦也

易經觀玩篇無卷數 山西 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宗洛撰宗洛字紹川無錫人乾隆庚辰進士官天鎮縣知縣是編凡例謂用費直本然其書每卦畫六爻於前而分書初九九二等字於爻畫之中右列爻辭左列小象而後列卦辭及象傳至文言大象則另錄置繫辭前則是宗洛自定本非費直本矣宗洛信圖書故其解經多引參同契為說其序卦圖說亦主五行納甲其雜卦圖說以為即古歸藏易孔子附之易末如錄詩之有商頌亦無所據也

易解拾遺七卷附周易句讀讀本二卷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周世金撰世金字仲蘭衡山人是書成於乾隆辛巳大旨以數言易卷一卷二衍河圖洛書先天後天之說務拔奇於舊說之外卷三卷四卷五為觀玩四法各繫以圖解卷六解易象卦官及標舉繫辭說卦雜卦要義卷七又別為十九卦解據目尚有詩一首呈一篇而有錄無書蓋繕寫佚之矣後附周易句讀讀本上下經各註句讀字

繫辭以下則但以黑白圈分章段其自序謂句讀有譌則經旨皆晦故爲此本以正之云

周易集註十一卷圖說一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琬撰琬渭南人是書成於乾隆乙酉自序稱年八十有一蓋積一生之力爲之也其論來知德列太極圖於河圖前所圖黑白各半明是陰陽不得謂之太極論洛書無關於畫卦繫辭並舉圖書猶之並舉蒼龜不過帶言論伏羲八卦次序及六十四卦次序並改邵子之右陽左陰爲左陽右陰以合於逆數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既有圓圖則方圖可以不作論文王八卦次序卽帝出乎震一節不得當以乾坤六子一節論義文二圖並無對待流行之分不過一明二氣一明五行論易有太極一節卽生著之數觀不言天地萬物有太極而言易有太極可得其旨論來知德所謂錯卦卽橫反對卦所謂綜卦卽豎反對卦不必添立名目論本義筮儀第一變歸奇之策通挂一數不五則九二三變去第一變所挂之一而不用惟於本數策中挂一策仍復合而通數其奇是以四八與初之五九不同來知德謂第一變不通挂一數所見爲是然謂二三變並不挂一則少象三二營止三營而非四營矣惟第一變挂一而歸奇不必通挂一數二三變卽用第一變所挂之一而歸奇亦不必通挂一數斯皆不四則八無所謂不五則九也其大旨雖亦糾繞圖學然所說均自出新意亦可備一解惟以十翼兼象辭爻辭數之未免於古無稽其解經亦皆敷衍成文殊乏精義蓋所注意惟在圖說而已

易準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庭棟撰庭棟字六吉嘉善人是書爲圖學而作一卷河圖二卷洛書三卷大衍圖四卷著法其於河圖改中宮十點之舊於洛書信鳳來道士之傳通洛書大衍之說於易更分挂扶揲之法於著又皆圖學中後起之說矣

易圖疏義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鳴珂撰鳴珂字伯容蒲城人是書因周易啟蒙本圖書原卦畫二篇之說而疏通其義其稍有異同者

大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

經部

易類存目四

九

大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謂聖人兼指義文非專云伏羲至則之之義既取邵子加一倍法則如朱子之說可自六十四而加之以至無窮矣乃復謂六十四卦之畫限以六位爲三才之義又不知乾一兌二之數出於小橫圖而以爲邵子逐爻漸生之說與之天然脗合皆未免彌生繳繞其解易逆數也謂自震一陽歷離兌二陽至乾三陽左旋而順自兌一陰歷坎艮二陰至坤三陰左旋而逆以乾一兌二之序推之則陽進陰退皆爲逆數則較邵朱之說頗爲貫穿然亦易外之旁義至於本來知德之說以義易爲錯文易爲綜益強生區別矣

易見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賈渭濱撰渭濱字羨溪丹陽人是書前列易序傳序諸儒姓氏易學源流邵子程子朱子綱領及筮儀五贊經傳音釋本義異同程傳異同不入卷數末附啟蒙大旨亦不入卷數其解經以本義爲宗而雜錄先儒舊說以足之然往往曲相遷就如坤象先迷後得主以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考之應以主爲句以陽爲陰主故也渭濱附合本義主利之讀乃云主利者不主於迷而主於利也又漸爻辭九三九五取象於婦本義於九五取六一二正應在下爲解於九三則云九三過剛不中而無應於象傳云自一至九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爲女歸吉前後自相抵牾

易象圖說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脈邕撰脈邕字灌先蓬萊人是書彙括諸圖各爲之說以圖圖象天方圖象地因創爲豎圖象人以配三才復集邵子朱子詠易諸詩附以己作及沈時升詩末附八官納甲占例則今以錢代卜者之所由也

周易後天歸圖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黎由高撰由高字鵬齋通城人是書專明後天之易六十四卦反對之義而一歸之於圖一卷總論後天方位見經之當歸於圖二卷說乾坤爲歸經於圖之綱領三卷說反對爲歸經於圖之門戶四卷摘錄諸卦爲歸經於圖之凡例首卷方位圖其三四長少序次變爲自右而左與本義異大旨以邵子諸說爲宗而參用本義之解也

易經輯疏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家杰撰家杰臨川人其書刪邵子之橫圖謂此邵子之易非義文之易而不免仍用先天之說又謂來知德之卦錯卦綜勝於卦變而不免仍用卦變之說觀其自序稱來易恐不近於舉業是既欲話經又幸合以就程

試遂兩者騎牆耳

易經會意解 無卷數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芝蘭撰自序稱伊南人未詳其仕履是書首句讀質疑皆與本義句讀相異者次辨本義衍文謂易為卜筮之書不經秦火應無衍文次乾卦卦質疑坤卦質疑次乾坤以下八卦說其序六十四卦專取兩卦相對相反之義一頁之中分上下二格上格列一卦之辭其文自前左行下格列其相對相反之卦其文自後右行一順一逆體若回文為自來經典所未有其繫辭傳以下亦各分篇次名目有開宗明義篇綱領篇申明爻辭篇彌綸篇四道篇尚辭尚變尚象尚占諸篇先後天圖辨又有徵時篇終意篇亦先儒傳授所未聞也

河洛先天圖說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天眞撰天眞字汝迪號去偽興國州人由歲貢生官安仁縣訓導其言易大旨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其六七八九之數乃一二三四倚五而成蓋即參天兩地而倚數之說張尙瑗序之以為後天八卦配洛書若合符契帝震一章是其註腳不知圖書之數正影附此章而作即以配河圖亦相脗合不僅洛書可配也

周易象訓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姚球撰球字頤眞無錫人其凡例稱辛未歲年二十七始讀周易二十餘年間見註疏百三四十部不知為前辛未後辛未也是書雖用古本分十二篇而篇數迥異其分象傳於爻傳之外本於宋吳仁傑又分說卦為三以繫辭上下傳為說卦之第一第二以應隋志三篇之目而合彖象傳之上下為一以為古本殊不見其確據每卦前之六畫古本皆先下後上乃用朱謀埠之例標曰上某卦下某卦亦非古本之舊也



易經辨疑四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鄭國器撰國器湘鄉人是書首為圖書辨疑次為義易辨疑以舊傳先天八卦方位衍為數十圖頗為繁碎

周易剩義四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黃燐撰燐字鳴谷湘潭人其凡例謂說經者有未備未當而作此以補之故曰剩義然體例頗近講章所註亦

皆先儒之舊說無甚新義也

易經告蒙四卷圖註三卷

侍講劉亨 地家藏本

國朝趙世迥撰世迥字鐸峯湘潭人是書凡例稱遵仿本義分卷然其書仍用註疏本未喻其故殆據坊刻本義言之歟卷首圖註三卷皆推演河洛之義書中時時附圖蓋欲以圖書明易而反以易明圖書者也

周易懸象八卷

編修周永 年家藏本

國朝黃元御撰元御字坤載號研農昌邑人早為諸生因庸醫誤藥損其目遂發憤學醫於素問靈樞難經傷寒論金匱玉函經皆有註釋凡數十萬言已別著錄醫家類中大抵自命甚高欲駕出魏晉以來醫者上自黃帝岐伯秦越人張機外罕能免其詆訶者未免師心太過求名太急惟其詁經乃頗能沿溯古義其訓釋以觀象為主其觀象以說卦為主而參以荀九家之說亦兼用互體大抵緣象以明理不糾繞飛伏納甲之術亦不推演河洛先天之說在近人易說中猶可謂學有根據惟好以己意改古書併象象傳於經而合文言為一篇此猶據鄭元本也鄭元本文言自為一篇見崇文總目改乾卦之次序使與坤卦以下同此猶據王弼本六十三卦之例也割繫辭十九卦之說移入文言於古僅吳澄有此說見易言斯已無據矣至繫辭全移其次第併多所刪節又割撥說卦以補之說卦更多所改正直以孔翼為棄本而筆削其文別造一經九非古法也

易經本義翼十二卷

編修勵守 謙家藏本

不標撰人名氏惟卷首題籤云蘇州府學附生曹漢手輯吳敬菴義經本義二十本上大宗師鑒定今呈到十九

本其一本係圖說因繪畫不及俟於原本錄出補送呈云云蓋江南諸生錄送提學之本不知吳敬菴者為何人  
也其書圖說分六編一曰河洛圖說二曰卦畫圖說上三曰卦畫圖說下四曰明筮圖說五曰序卦圖說六曰合  
纂圖說而附以易說綱領皆不入卷數其解釋經文共十二卷亦分爲八編上經乾至履爲一編泰至觀爲二編噬  
嗑至離爲三編下經咸至解爲一編損至艮爲二編漸至未濟爲三編附以上下經分六編說別以彖傳上下象  
傳上下繫辭傳上下文言傳分七卷共爲一編說卦序卦雜卦三傳分三卷共爲一編體例頗爲完碎大抵以河  
洛之說輾轉推衍其解經則惟以本義爲宗開有出入不過百分之一故名曰本義翼云

讀易隨鈔

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目其書用反對之說除乾坤頤大過坎離六卦兩名並列外餘五十八卦皆每二卦順逆  
相對畫之所解多參以人事雖以隨鈔爲名實雜採諸家之言而融貫以己意不出原採書名也

卦爻遺稿演一卷

左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小引乃其子所作謂其父於易多有論說未有完書其子始類次成編而附己說於後其  
自稱曰覲者卽其子之名而姓則不可考矣書中每一卦爲一篇於每爻下具列中正應三義而不載經文詞旨  
簡略殊無心得

周易觀象疑問二卷大傳章旨二卷

原任工部右侍郎李友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但署上谷手授莫知爲誰亦不詳其時代其書於六十四卦各爲總說大傳章旨於各章亦總  
爲疏解俱無甚奧義

附錄

古三墳一卷

內府藏本

案三墳之名見於左傳然周秦以來經傳子史從無一引其說者不但漢代至唐咸不著錄也此本晁公武讀書

志以爲張商英得於比陽民舍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毛漸得於唐州蓋北宋人所爲其書分山墳氣墳形墳以連山爲伏羲之易歸藏爲神農之易乾坤爲黃帝之易各衍爲六十四卦而繫之以傳其名皆不可謂詁又雜以河圖代姓紀及策辭政典之類淺陋尤甚至以燧人氏爲有巢氏子伏犧氏爲燧人氏子古來偽書之拙莫過於此是故宋元以來自鄭樵外無一人信之者至明何鏗刻入漢魏叢書又題爲晉阮咸註偽中之僞益不足辨矣案左傳稱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入索九丘孔安國書序所解雖出依託至劉熙釋名則確屬古書據所訓釋則三墳乃書類非易類也然僞本既託於三易不可復附書類中姑從易緯之例附其目於諸家易說之末

右易類三百十七部二千三百七十一卷

內四十六部無卷數

附錄一部一卷皆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一

經部十一

書類一

書以道政事儒者不能異說也小序之依託五行傳之附會久論定矣然諸家聚訟猶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錯簡曰禹貢山水曰洪範疇數夫古文之辨至閻若璩始明朱彝尊謂是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經成文無悖於理汾陰漢鼎良亦善喻吳澄舉而刪之非可行之道也禹跡大抵在中原而論者多當南渡昔諫今密其勢則然然尺短寸長互相補苴固宜兼收並蓄以證異同若夫劉向記酒誥召詔脫簡僅三而諸儒動稱數十班固牽洪範於洛書諸儒併及河圖支離轆轤淆經義矣故王柏書疑蔡沈皇極數之類非解經之正軌者咸無取焉

尙書正義二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為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國朝閻若璩作尙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鷟尙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灑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駟之屬一條謂駒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規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為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尙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尙書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為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微五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一

經部

書類一

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輿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輿本或此下更有落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尙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爲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融之乎此雖以末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昶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昶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昶一家故云然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洪範口義二卷

水樂大典本

宋胡瑗撰瑗有周易口義已著錄是書文獻通考作洪範解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今其文散見水樂大典中尙可排纂成書周易口義出倪天隱之手舊有明文晁公武讀書志謂此書亦瑗門人編錄故無銓次首尾蓋二書同名口義故以例推其爲瑗所自著與否固無顯證至其說之存於經文各句下者皆先後貫徹條理整齊非雜記語錄之比與公武所說不符豈原書本無次第修水樂大典者爲散附經文之下轉排比順序歟抑或公武所見又別一本也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經文所有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遂以陰陽災異附合其文劉知幾排之詳矣宋儒又流爲象數之學惟圖書同異之是辯經義愈不能明瑗生於北宋盛時學問最爲篤實故其說惟發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務新奇如謂天錫洪範爲錫自帝堯不取神龜負文之瑞謂五行次第爲箕子所陳不辨洛書本文之多寡謂五福六極之應通於四海不當指一身而言俱駁正注疏自抒心得又詳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經注經特爲精確其要皆歸於建中出治定皇極爲九疇之末辭雖平近而深得聖人立訓之要非識緯術數者流所可同日語也宋史本作一卷今校定字句析爲二卷

宋朱彝尊經義考凡訓釋一篇者悉彙載各經之末不與訓釋全經者敘時代先後然隋志載繫辭注洪範五行傳月令章句中庸禮疏固雜置各經中也今從古例不復別編後均倣此

東坡書傳十三卷

內府藏本

宋蘇軾撰軾有東坡易傳已著錄是書宋志作十三卷與今本同萬卷堂書目作二十卷疑其傳寫誤也晁公武讀書志稱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今新經尙書義不傳不能盡考其同異但就其書而論則軾究心經世之學明於事勢又長於議論於治亂興亡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爲擅長其釋禹貢三江定爲南江中江北江本諸鄭康成遠有端緒惟未嘗詳審經文考覈水道而附益以味別之說遂以啟後人之議至於以義和曠職爲貳於羿而忠於夏則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語服冕爲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爲證則蔡沈取之朱子語錄亦稱其解呂刑篇以王享國百年畫作一句荒唐度刑作一句甚合於理後與蔡沈帖雖有蘇氏失之簡之語然語錄又稱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須如此解者則又未嘗以簡爲病洛閩諸儒以程子之故與蘇氏如水火惟於此書有取焉則其書可知矣

尙書全解四十卷

內府藏本

宋林之奇撰之奇字少穎號拙齋侯官人官至宗正丞事蹟具宋史儒林傳之奇辭祿家居博考諸儒之說以成是書宋志作五十八卷此本僅標題四十卷考其孫晁後序稱脫棄之初爲門人呂祖謙持去諸生傳錄僅十得二三書肆急於鈔梓遂譌以傳譌至淳祐辛丑晁從陳元鳳得宇文氏所傳書說拾遺手彙一冊乃康誥至君陳之文乙已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誥以下皆偽續又得葉真所藏林李二先生書解參校證驗釐爲四十卷然則宋志所載乃麻沙偽本之卷數朱子所謂洛誥以後非林氏解者此本則晁所重編朱子所未見夏僎作尙書解時亦未見故所引之奇之說亦至洛誥止也然晁旣稱之奇初彙爲呂祖謙持去則祖謙必見完書何以東萊書說始於洛誥以下云續之奇之書母乃晁又有所增修託之乃祖歟自宋迄明流傳既久又

佚其二十四卷多方一篇通志堂刊九經解竭力購之弗能補也惟永樂大典修自明初其時猶見舊刻故所載之奇書解此篇獨存今錄而補之乃得復還舊觀之奇是書頗多異說如以陽鳥爲地名三俊爲常伯常任準人皆未嘗依傍前人至其辨析異同貫穿史事覃思積悟實卓然成一家言雖其履錯雜不可廢也屢經散佚而卒能完善亦其精神刻墊有足以自傳者矣前有自序一篇述尚書始末甚詳然舛誤特甚漢書藝文志已明云古文尚書孔安國獻之遭平蠱不立於學官而用僞孔傳序藏於家之說併謂劉歆未見儒林傳明言伏生壁藏其書漢興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而用衛宏古文尚書序使女傳言之說併謂齊語難曉尤其致謬之大綱閻若璩諸人已冇明辨茲不具論焉

鄭數文書說一卷

兩淮馬融家藏本

宋鄭伯熊撰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吏部郎兼太子侍讀進國子司業宗正少卿以直龍圖閣出知寧國府卒諡文肅其詩文有景望集今已不傳此乃所作尚書講義皆摘其大端而論之凡二十九條每條各標題其目浙江通志稱伯熊達於經術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伯熊復出而振起之劉壎隱居通義亦謂伯熊明見天理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蓋永嘉之學自周行己倡於前伯熊承於後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等皆奉以爲宗是書雖爲科舉而作而尚不汨於俗學惟誤信書序謂眞孔子所作故於太甲序則以爲體常盡變存正明權得春秋之法於泰誓序則以爲經稱十三年者誤當依序作十一年於洪範序則以爲所稱勝殷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皆未免牽合舊文失於考證然其大端醇正如釋作服汝明則發明服以象德之義釋倣擬天紀則推言天人相應之機大禹謨言謙受益滿招損仲虺之語言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皆能反覆推詳以明其說於經世立教之義亦頗多闡發有足採焉

禹貢指南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毛晃撰晃宋史無傳其始末未詳世傳其增注禮部韻略於紹興三十二年表進自署曰衢州免解進士蓋高

宗末年人也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惟竝經籍志載禹貢指南一卷宋毛晃撰朱彝尊經義考云未見又云文淵閣書目有之不著撰人疑卽晃作則舊本之佚久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與諸家注解散附經文各句下謹綴錄成篇蓋爲四卷以世無傳本其體例之舊不可見謹以經文次第標列其無注者則經文從略馬其書大抵引爾雅周禮漢志水經注九域志諸書而旁引他說以證古今山水之原委頗爲簡明雖生於南渡之後僻處一隅無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蹟一一統核其眞而援據考證獨不泥諸儒附會之說故後來蔡氏集傳多用之亦言地理者所當考證矣

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山川地理圖二卷

永樂大典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大昌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又禹貢論圖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謂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王應麟玉海則謂淳熙四年七月大昌上禹貢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詔付祕閣不及其圖蓋偶遺也今諸論皆存其圖據歸有光跋稱吳純甫家有淳熙辛丑泉州舊刻則嘉靖中尚有傳本今已久佚故通志堂經解惟刻其前後論而所謂禹貢山川地理圖者則僅刻其敘說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之祇缺其九州山水實證及禹河漢河二圖耳其餘二十八圖歸然竝在誠世所未觀之本今依通志堂圖敘原目併爲二卷而大昌之書復完大昌喜談地理之學所著雍錄及北邊備對皆刻意冥搜考尋舊蹟是書論辨尤詳周密癸辛雜識載大昌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阜陵頰朕之宜諷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既而補外云云與自序及陳應行後序所言殊相乖刺夫帝王之學與儒者異大昌講尙書於經筵不舉唐虞三代之法以資啟沃而徒炫博奧此誠不解事理然以詁經而論則考證不爲無功蓋其失在不當於經筵講禹貢而不在辨定禹貢之山水也其前論於江水河水淮水漢水濟水弱水黑水皆糾舊傳之誤後論則專論河水汴水之患陳振孫譏其身不親歷烏保其皆無抵牾亦如孝宗之論歸有光亦證其以鳥鼠同穴指爲



二山之非要其援據釐訂實爲博洽至今注禹貢者終不能廢其書也

尙書講義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史浩撰浩字直翁鄞縣人紹興十四年進士孝宗爲建王浩以司封郎中兼直講卽位後遷翰林學士知制誥累官右丞相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宋史藝文志作二十二卷文淵閣書目一齋書目並載其名而藏書家已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亦注云未見惟永樂大典各韻中尙全錄其文謹依經文考次排訂釐爲二十卷案宋館閣書目云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進尙書講義二十二卷詔藏祕府蓋本當時經進之本故其說皆順文演繹頗近經幄講章之體其說大抵以注疏爲主參考諸儒而以己意融貫之當張浚用兵中原時浩方爲右僕射獨持異論論者責其沮恢復之謀今觀其解文侯之命一篇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讐而傷平王之無志恢復則其意原不以用兵爲非始以浚未能度量時故不欲僥倖嘗試耶朱子語類嘗稱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俞公後衆說皆云俞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旣歸周公在後看公定子往矣一言便見得周公且在後之意云云其後俞蔡沈訂正書傳實從浩說則朱子固於此書有所取孫應時燭湖集有上史越王書云書傳多所發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蘊剖抉古今異同偏見開悟後學心目使人沛然飽滿者無慮數十百條又云欲以疑義請教者一一疏諸下方則浩此書實與應時商榷之亦非率爾苟作矣

尙書詳解二十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夏僎撰僎字元肅號柯山龍游人時僦作是書序稱其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辰觀第則膏粱進士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是書集二孔王蘇陳林程張及諸儒之說以時僦序及書中所引參考之二孔者安國顧達之傳疏蘇者蘇軾書傳陳者陳鵬飛書解林者林之奇尙書全解程者程子書說張者張九成尙書詳說惟王氏濶序不之及蓋王粲新經尙書義諱言之也然僎雖博采諸家而取於林之奇者實什之六七蓋其淵源在是矣明洪武閒初定科舉條式詔習尙書者並用夏氏蔡氏兩傳後永樂中書經大全出始獨用蔡傳夏氏之書寔微亦猶易並用程朱

後程廢而獨用朱春秋並用張胡後張廢而獨用胡也今觀其書視蔡傳固不免少冗然其反覆條暢深究詳釋使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燦然明白究不失爲說書之善本淳熙閒麻沙劉氏書坊有刻版世久無傳今惟存鈔帙脫誤孔多浙江宋進之本虞書堯典至大禹謨全闕周書關泰誓中泰誓下牧誓三篇又闕泰誓之末簡謹以永樂大典參校惟泰誓永樂大典亦闕無從校補外其餘所載尙並有全文各據以補輯復成完帙書中文句則以永樂大典及浙本互校擇所長而從之原本分十六卷經文下多附錄重言重意乃宋代坊本陋式最爲鄙淺今恐刪除重加釐訂勒爲二十六卷

禹貢說斷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傅寅撰寅字同叔義烏人嘗從唐仲友游仲友稱其職方輿地盡在腹中是編其所著禹貢圖說也案朱彝尊經義考有寅所著禹貢集解二卷通志堂嘗刊入九經解中而永樂大典載其書則題曰禹貢說斷無集解之名又經解所刊本稱原闕四十餘簡今檢永樂大典不獨所闕咸在且其五服辨三千餘言九州辨千數百言較之原注闕文多至數倍又山川總會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圖經解俱誤編入程大昌禹貢論中與其書絕不相比附而永樂大典獨繫之說斷篇內蓋當時所見實宋時原本足以援據而經解刊行之本則已傳寫錯漏致并書名而竄易之非其舊矣書中博引衆說斷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肖蹈襲前人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爲古溝洫之法尤爲諸儒所未及洵卓然能自抒所見者今取經解刊本與永樂大典互相勘校補闕正譌析爲四卷仍題說斷舊名而於補闕之起訖各加注語以別之庶幾承學之士得以復見完書焉

書說三十五卷

內府藏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是編文獻通考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悉與此本不合蓋彼乃祖謙原書未經編次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一家互異此本則其門人時澗所增脩也原書始洛誥終泰誓其召誥以前堯典以後則門人雜記之語錄頗多俚俗澗始刪潤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爲十三卷合成是編王應麟玉海云林

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蓋之奇受學於呂居仁祖謙又受學於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為一家之學而澗之所續則又終始祖謙一人之說也澗婺州清江人厲鄂宋詩紀事收其詩一篇而不能舉其仕履考周必大平園集有祭澗文稱從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學教授而澗自序則稱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蓋作是書時為監丞其後則以教授終也吳師道曰清江時鑄字壽卿呂成公同年進士與弟銀率羣從子弟十餘人悉從公遊若澗若涇九時氏之秀成公勸書說澗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是也然則是書一名為書傳矣又朱彝尊經義考是書三十五卷之外又別出時澗增修書說三十卷竝注曰存今三十卷者未見不知所據何本也

尙書說七卷

內府藏本

宋黃度撰度字文叔號遂初新昌人紹興間登進士寧宗時為御史嘗劾韓侂胄誤國又劾內侍楊舜卿陳源又奏吳曦必反以正直稱累官禮部尙書龍圖閣學士謚宣獻事蹟具宋史本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閩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為友朋道之其勤學如此所注有書說詩說周禮說詩與周禮說今佚惟書說僅存此本乃明呂光洵與唐順之所校前有光洵序述度始末甚詳當度之時史檄書禪傳始出未為世所深信尙不知孔安國傳出於梅賾託名故度作是編其訓詁一以孔傳為主然梅賾當東晉之初去古未遠先儒舊義往往而存注尙書者要於諸家為最古度依據其文究勝後來之臆解至於推論三代興衰治亂之由與夫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安止惟幾級猷協一建中建極諸義亦皆深切著明以義理談經者固有取焉

五誥解四卷

水樂大典本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昔韓愈稱周禮殷盤倍屈脊可宋儒如呂祖謙書說亦先釋周誥而後及虞夏商書蓋先通其難通者則其餘易於究尋簡作是書惟解康誥以下五篇亦是意也簡受學於陸九淵好舉新民

係赤之政推本於心學又當字說盛行之後意穿鑿于義爲新奇之論措辭亦迂曲委重未能暢所欲言然如康  
誥言惠不惠懋不懋則歸重於君身服念旬時則疑孔傳三月爲過久酒誥厥心疾復指民心而言召誥顧畏于  
民魯謂民愚而神可畏如鼎陰洛誥公無用哉謂困有倦勤之意皆能駁正舊文自抒心得至如先卜黎水用鄭  
康成顧彪之說封康叔時未營洛邑用蘇氏書傳之說復子明辟之訓詰圻父薄邊之句讀用王氏書義之說又  
能兼綜羣言不專主一家之學矣此書世久失傳文淵閣書日作一冊焦竑經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經義考以爲  
未見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案條會萃唯闕梓材一篇餘皆章句完善謹依經文前後釐爲四卷

黎齋家塾書鈔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袁燮撰燮字和叔汝齋其自號也鄞縣人淳熙辛丑進士官至顯謨閣學士謚正獻事蹟具宋史本傳燮之學  
出陸九淵是編大旨在於發明本心反覆引中頗能暢其師說而於帝王治蹟尤參酌古今一一標舉其要領王  
應麟發明洛閩之學多與金谿殊軌然於燮所解微誠無虞諸條特宋入困學紀聞中蓋其理至足則異趣者亦  
不能易也其書宋史藝文志作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爲燮子喬錄其家庭所問至君夷而止則當時未竟  
之書且非手著紹定四年其子甫刻置象山書院蓋重其家學不以未成完帙而廢之明葉盛菴竹堂書目尚存  
其名而諸家說尚書者罕聞引證知傳本亦稀故朱彝尊作經義考注云未見今 聖代博采遺編珍笈祕文  
罔不畢出而竟未睹是書之名則其佚久矣謹從永樂大典所載採輯編次俾復還舊觀以篇帙稍繁釐爲一十  
二卷蠶殘賸簡復顯於湮沒之餘亦可云燮之至幸矣喬字崇謙嘗爲溧陽令與燮相繼而卒未顯於世故宋史  
但有其弟甫傳而不立喬傳據眞德秀所作燮行狀稱燮有子四人喬其伯子甫則其叔子云

書集傳六卷

通行本

宋蔡沈撰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元定之子也事蹟附載宋史元定傳慶元己未朱子居沈作書傳至嘉定己

巳書成

案此據自序年月眞德秀作沈墓誌稱數十年然後克成蓋誤行一數字

淳祐中其子杭表進於朝稱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

寫成十二冊其間答一卷久佚董鼎書傳纂注稱淳祐經進本錄朱子與蔡仲點帖及語錄數段今各類入綱領

輯錄內是其文猶散見於鼎書中其條目則不復可考小序一卷沈亦逐條辨駁如朱子之攻詩序今其文猶存

而書肆本皆削去不刊考朱升尚書勿注稱古文書序自為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蔡氏刪之而置於後以存

其舊蓋朱子所授之旨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朱子書古經四卷序一卷則此本乃朱子所定先有成書升以為所授之旨蓋偶未考是元末明初刊本尚連小序然朱

史藝文志所著錄者亦止六卷則似自宋以來即惟以集傳單行矣元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稱吉州所刊蔡傳仍

以書序置之各篇初不害其為蔡傳蓋一家之版本非通例也沈序稱二典三謨經朱子點定然董鼎纂注於正

月朔旦條下注曰朱子親集書傳曰孔序止此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併親纂百餘段俾足成之則大禹謨猶未

全竣序所云二典三謨特約舉之辭鼎又引陳櫟之言曰案櫟此條不載所作書傳纂疏中蓋其書傳折衷之文也朱子訂傳原有曰正

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為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等蓋未嘗質言為堯廟

今本云云其朱子後自改乎抑蔡氏所改乎則序所謂朱子點定者亦不免有所竄易故宋末黃景昌等各有正

誤辨疑之作陳傑董鼎金履祥皆篤信朱子之學者而櫟作書傳折衷鼎作書傳纂注履祥作尚書表注斷所有

辭明洪武中修書傳會選改定至六十六條 國朝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亦多所考訂釐正蓋在朱子之

說尚書主於通所可通而闕其所不可通見於語錄者不啻再三而沈於殷盤周語一一必求其解其不能無憾

也固立然其疏通證明較為簡易且淵源有自大體終醇元與古注疏竝立學官見元史選舉志而人習注疏肆此書明

與夏俛解竝立學官見楊慎而人亦置俛解肆此書固有由矣

尚書精義五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黃倫撰宋史藝文志載有是書十六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著於錄稱為三山黃倫舜卿所編知為闕人此本  
前有余氏萬卷堂刊行小序稱為釋褐黃君則又曾舉進士然闕書及福建通志已均不載其名其仕履則莫能  
詳矣其刊書之余氏亦不知何時人案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稱世所傳九經本以興國子氏及建安余仁仲本

爲最善又林之奇尙書全解亦惟建安余氏刊本獨得其真見之奇孫暉所作跋語中此篇所稱余氏當卽其人是在宋時坊刻中猶爲善本也其書普萃諸說依經臚載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其所徵引自漢迄宋亦極賅博惟編次不以時代每條皆首列張九成之說似卽本九成所著尙書詳說而推廣之故陳振孫頗疑其出於僞託然九成詳說之目僅見宋志久經湮晦卽使果相沿襲亦未嘗不可藉是書以傳九成書也其他如楊氏繪顧氏臨周氏範李氏定司馬氏光張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當黃氏君愈顧氏復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秀張氏綱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陳氏鵬飛孫氏覺朱氏震蘇氏洵吳氏攷朱氏正大蘇氏子才等當時著述竝已散佚遺章廢句猶得存什一於是編體裁雖稍涉汎濫其衷輯之勤要亦未可盡沒矣其書傳本久絕朱彝尊經義考亦曰已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採撮編綴梗概尙存惟永樂大典之例凡諸解已見前條者他書再相援引則僅注某氏曰見前字其爲全錄摘錄無由考校今亦不復補錄姑就所現存者釐訂成帙分爲五十卷存宋人書說之梗概備援證焉

尙書詳解五十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陳經撰經字顯之一云字正甫安福人慶元中登進士第官至奉議郎泉州泊幹所著有詩講義存齋語錄諸書已佚不傳是編宋史藝文志作五十卷今鈔帙僅存檢勘卷目猶爲完本寧宗之世正蔡氏傳初出之時而此書多取古注疏或開參以新意與蔡氏頗有異同每援後世之事以證古經蓋趙岐注孟子已有此例無庸以駁難爲嫌惟如解說築傅巖引伊川訪董五經事之類稍爲汎濫當分別觀之至於論舜放四凶云欲安其居止俾無所憂愁則欲明先王愛物之心轉失聖人懲惡之義頗有未協又自序稱今日語諸人以讀此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皆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云云尤近於陸九淵六經注我之說殆傳金谿之學派者亦不可立訓然其句櫛字比疏證詳明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實可與林之奇夏僎諸家相爲羽翼固無庸拘蔡氏之學執一格以相繩焉

宋錢時撰時字子是淳安人受學於楊簡嘉熙中以丞相裔行簡薦授祕閣校勘遷史館檢閱案時兩漢筆記之前載有尙書省劄列時所著諸書有尙書啟蒙又載嚴州進狀則稱尙書演義同時案牘之文已自相違異永樂大典所載則皆題錢時融堂書解其名又殊然永樂大典皆據內府宋本採入當必無譌朱彝尊經義考以尙書演義著錄蓋未睹中祕書也舊本久佚今采掇袁軻重爲編次惟伊訓梓材秦晉三篇全佚說命呂刑亦開有關文餘尙皆篇帙完善不失舊觀時之意主表章書序每篇之首皆條具大旨其逸書之序則參考史記核其時事以釋篇題復采經典釋文史記集解史記索隱所引馬融鄭康成說引伸其義雖因仍舊說不知書序非詩序之比未免稍失考證然用意則可謂精勤所解如義和曠厥職則本諸蘇軾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則仍用孔安國傳康王之誥則兼采張九成書說不專主一家之學至以泰誓爲告西岐師旅牧誓爲告遠方諸侯皆不傍前入自抒心得又謂武成本無脫簡前爲武王告師之辭後爲史臣紀事之體康誥首節以周公初基定爲東都營洛邑封康叔以撫頑民不當移置於洛誥尤爲不惑於曲說亦宋人經解中之特出者也其書省劄進狀皆不著卷數經義考作八卷未知何據今以篇帙頗繁謹約略析勒爲二十卷

宋趙善湘撰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封文水郡公贈少師事蹟具宋史本傳據其子汝楫周易輯問序善湘於易學用力至深而所著書五種皆不傳此書藏弄之家亦罕著錄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從永樂大典繕錄復爲完編書成於開禧時宋史謂之洪範統論文淵閣書目又作統紀今據善湘謂漢儒解傳祇以五事庶徵爲五行之驗而五行八政謂疇散而不知所統徵引事應語多傳會因宋歐陽修唐志蘇洵洪範圖論遺意定皇極爲九疇之統每疇之中如五行則水火木金皆統於土五事則貌言視聽皆統於思得其統而九疇可一以貫之矣云云則永樂大典題曰洪範統一一爲名實相應矣考朱子與陸九淵論皇極之義

在復辨難各持一說此書以大中釋皇極本諸注疏與陸氏合復謂九疇皆運於君心發爲至治又合於朱子建極之旨蓋能通懷彼我兼取兩家之說者生當分朋講學之時而超然不預於門戶是難能也

尙書要義十七卷序說一卷

浙江鄞大節家藏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謫居靖州時著九經要義凡二百六十三卷皆摘注疏中精要之語標以目次以便簡閱其周易要義已著錄此其所摘尙書注疏也孔安國傳本出依託循文行義無大發明亦無大瑕類故宋儒說詩排小序說春秋排三傳而說書則不甚排孔氏孔穎達正義雖詮釋傳文不有稍立同異而原原本本考證粲然故朱子語錄亦謂尙書名物典制當看疏文然尙書文既贅牙注疏又復浩汗學者卒業爲艱了翁汰其冗文使後人不病於蕪雜而一切考證之實學已精華畢擷是亦讀注疏者之津梁矣是書傳寫頗稀此本有曠翁手識一印山陰祁氏藏書一印澹生堂經籍記一印榆明末祁彪佳家所藏也原目二十卷中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竝佚無別本可以校補今亦姑仍其闕焉

尙書集傳或問二卷

丙府藏本

宋陳大猷撰自序稱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成此編則此編本因集傳而作今集傳已佚存者惟此兩卷朱彝尊經義考引張雲章之言謂大猷東陽人登紹定二年進士案紹定刻本誤由從仕郎歷六部架閣著尙書集傳又有都昌陳大猷者號東齋饒雙峰弟子著書傳會通仕爲黃州軍州判官乃陳澍之父與東陽陳氏實爲兩人彝尊附辨其說則謂鄱陽董氏書傳纂注列引用姓氏於陳氏書集傳特注明東齋字未可定集傳爲東陽陳氏之書而非都昌陳氏之書納喇性德作是書序則仍從雲章之說案董照書傳纂注所引其見於輯錄者有東齋書傳復齋集義其見於纂注者則一稱復齋陳氏仍連其號一稱陳氏大猷惟舉其名案是書標氏標名例不入朱子學派者雖汪十朋劉一止皆稱其名所列大猷諸說此書不載蓋皆集傳之文惟甘誓意棄二正一條採用此書亦稱陳氏大猷則所謂陳氏大猷者卽此人而非東齋矣又此書皆論集傳去取諸說之故與朱子四書或



問例同董鼎書於馮賈冀州引東齋書傳一條謂與蔡氏傳所論梁州錯法不台然蔡亦似未的云云於此書之例當有辨定而書中不一及之知其集傳中無此條矣且此陳大猷爲理宗初人故所引諸家僅及蔡沈而止其稱朱子曰朱氏晦菴氏持論頗示異同至論堯典數字一條首舉心之精神謂之聖此孔叢子之語而楊簡標爲宗旨者其學出慈湖更無疑義若都昌陳大猷乃開慶元年進士見其子滿禮記集說序當理宗之末年時代既後又大猷受業饒魯魯受業黃幹幹受業朱子淵源相接尊朱子若神明而視楊氏若敵國安有是語哉彝尊蓋偶見董鼎注東齋字而未及核檢其書也今參考諸說仍定爲東陽陳大猷之書著於錄焉

尙書詳解十三卷

內府藏本

宋胡士行撰士行廬陵人官臨江軍軍學教授是編無紆國史經籍志作書集解朱彝尊經義考又作初學尙書詳解稱名互異其實一書也其解經多以孔傳爲主而存異說於後孔傳有未善則引楊時林之奇呂祖謙夏僎諸說補之諸說復有所未備則以己意解之堯典星辰之伏見列爲四圖以驗分至洪範初一日五行則補繪大極圖以釋初字見五行生尅之有本雖皆根據舊說要能蒼萃以成一家言猶解經之篤實者也所引漢晉人訓詁間有異字如益稷篇引鄧康成云霽絜也絜以爲繡也與注疏所載不同凡斯之類亦見其留心古義不但空談名理矣

尙書表注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字吉父號仁山蘭谿人從學於王柏德祐初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隱居教授以終事蹟具三史儒學傳初履祥作尙書注十二卷柳貫所撰行狀稱早歲所著尙書章釋句解已有成書是也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尙存今未之見惟此書刻通志堂經解中前有自序稱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爲之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正文字之誤表諸四闕之外蓋其晚年定本也其書於每頁之上下左右細字標識縱橫錯落初無行款於古來著經之家別爲一體大抵摭摭舊說折衷己意與蔡沈集傳頗有異同其徵引伏氏孔氏文字同異亦確有根原所列作書歲月則與所作通鑑前編悉本胡宏皇王大紀參考後先雖未必一一盡確然要

非盡無據而作也至於過爲高論求異先儒如欲以康誥之敘冠於梓材篇首謂前爲周公威勳之事後卽洪大誥治之文集庶邦則營東都以均四方朝貢之道里先後迷民則所謂密殷遷洛以密邇王化其說甚辨而於篇首王曰封三字究無以解因復謂王字當作周公封字因上篇酒誥而行則未免於竄改經文以就已意矣是則其瑜不掩瑕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二

經部十二

書類一

書纂言四卷

內附藏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編其書解也古文尙書自貞觀敕作正義以後終唐世無異說宋吳棫作書經傳始稍稍指擊朱子語錄亦疑其偽然言性言心言學之語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發自古文故亦無可輕議者其考定今古文自陳振孫尙書說始其分編今古文自趙孟頫書古今文集注始其專釋今文則自澄此書始自序謂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然此四卷以外實未釋古文一篇朱彝尊經義考以為權詞其說是也考漢代尙書者伏生今文傳為大小夏侯歐陽三家孔安國古文別傳都尉朝庸生胡常自為一派是今古文本各為師說澄專釋今文尙為有合於古義非王柏詩疑舉歷代相傳之古經肆意刊削者比惟其顛倒錯簡皆以意自為且不明言所以改竄之故與所作易纂言體例迥殊是則不可以為訓讀者取所長而無效所短可矣

尙書集傳纂疏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陳櫟撰櫟字壽翁號定宇休寧人宋亡之後隱居三十八年至延祐甲寅年六十三復出應試中浙江鄉試以病不及會試越二年上書于執政不報遂終於家年八十有三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董鼎書傳纂注所稱新安陳氏即其人也是編以疏通蔡傳之意故命曰疏以纂輯諸家之說故命曰纂又以蔡傳本出朱子指授故第一卷特標朱子訂正之目每條之下必以朱子之說冠於諸家之前開附己意則題曰愚謂以別之考櫟別有書說折衷成於此書之前今已散佚惟其序尙載定字集中稱朱子說書通其可通不強通其所難通而蔡氏於難通罕闕焉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子因訓子遂擬朱子大旨及諸家之得經本義者句釋於下異同之說低一

字折衷之則櫟之說書亦未嘗株守蔡傳而是書之作乃於蔡傳有所增補無所駁正與其舊說迥殊自序稱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空然云云蓋延祐設科以後功令如斯故不敢有所出入也

讀書叢說六卷 浙江吳玉璣家藏本

元許謙撰謙字益之金華人延祐中以講學名一時儒者所稱白雲先生是也事蹟見元史儒學傳白蔡沈書集傳出解經者大抵樂其簡易不復參考諸書謙獨博覈事實不株守一家故稱叢說如蔡氏釋堯典本張子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之說不知左旋者東西旋右旋者南北旋截然殊致非以遲而成右也日東出西沒隨大氣而左以成晝夜非日之自行其自行則冬至後由南敘北夏至後由北發南以成寒暑月之隨大氣而左及其自行亦如之謙雖不能盡攻其失然七政疑一條謂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茫然無統可謂不存同矣舊說洛誥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爲王城據召誥洛誥周公皆乙卯至洛在召公得卜經營攻位五日位成之後是王城無庸再卜謙謂此時王城已定但卜處殷民之地故先河朔黎水以近殷舊都民遷之便次及澗東澗西次及澗東皆以洛與此地相對定壘而皆惟洛食澗澗流至洛所經已遠不知周公所卜者何處又呂刑稱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爲劓刵桎黥舊說以爲其刑造自有苗謙謂苗乃專以刑爲治國之法乃始通用其刑非創造刑也如此之類亦頗不爲習聞所囿至於說六律五聲漫錄律呂新書說唐虞之脩五禮漫錄周官大宗伯之文說酒誥太史內史漫錄周官太宰六典八灋八則八柄之文殊屬泛行書內載其師金履祥說爲多首卷書紀年一篇卽據履祥通鑑前編起算其闕得失雜出亦不盡確然宋末元初說經者多尙虛談而謙於詩考名物於書考典制猶有先儒篤實之遺是足貴也其書與詩名物鈔四書叢說並刊於至正六年其版久佚此本爲浙江吳玉璣家所藏其第二卷中脫四頁第三卷中脫兩頁第五卷第六卷各脫四頁勘驗別本亦皆相同今亦無從校補姑仍其舊焉

尚書輯錄纂注六卷

內府藏本

元董鼎撰鼎字季亨鄱陽人朱子之學授於黃榦鼎族兄夢程嘗從榦游鼎又從夢程問緒論故自敘謂得朱子之再傳是編雖以蔡沈集傳爲宗而集傳之後續以朱子語錄及他書所載朱子語謂之輯錄又採諸說之相發明者附列於末謂之纂注自序稱集傳既爲朱子所訂定則真自著無異又稱舊萃成朱子之一經則仍以朱子爲主也考蔡沈書集傳序惟稱二典三謨嘗經先生點定故陳櫟作書集傳纂疏惟虞書首標朱子而夏書以下則不然其凡例曰首卷有朱子訂定四字不忘本也自二卷起去四字紀實也吳澄作是書序亦稱朱子訂定蔡傳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此書大禹謨正月朔且條下鼎併附注其說是鼎於此書源委本自分明其稱集傳爲朱子所訂定似未免假借然澄序又稱集傳自周書洪範後淺覺疎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焉疑其著述未竟而人爲增補或草窠初成而未及脩改所舉金縢召誥洛誥諸條皆顯相舛異又稱鼎作是書有同有異俱有所裨如解西伯戡黎則從吳棫解多士則從陳櫟解金縢則兼存鄭孔二義不以蔡傳之從鄭爲然云云然則鼎於集傳蓋不免有所未愜恐人以源出朱子爲疑故特引朱子之說補其闕失其舉集傳歸之朱子猶曰以朱翼朱則不以異蔡爲嫌耳非其考之不審也

尚書通考十卷

江西巡撫孫遵本

元黃鎮成撰鎮成字元鎮邵武人以薦授江南儒學提舉未上而卒其書徵引舊說以考四代之名物典章亦間附以論斷頗爲詳備其中如論閏月而牽及後代司天之書論律而旁引京易之法論樂而臚陳自漢至宋之樂名皆與經義無關失之汎濫其他四仲五品五教九疇六府三事之類皆經有明文而復登圖譜別無發明亦爲冗瑣又全書皆數典之文而曰若稽古一條獨參訓詁尤爲例不純似乎隨筆記錄之棄未經刊潤成書者然書本以道政事而儒者以大經大法爲繩誼類引之而言心王應麟困學紀聞曰仲虺之語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然則刪書錄此四篇果僅因此四語乎鎮成此編雖頗嫌雜然猶

爲以實用求書不以空言求書者其自序有曰求帝王之心易考帝王之事難可謂知說經難易之故矣

書蔡傳勿通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陳師凱撰師凱家彭蠡故自題曰東匯澤其始末則不可得詳此書成於至治辛酉以鄱陽董鼎尙書輯錄纂注本以羽翼蔡傳然多採先儒問答斷以己意大抵辨論義理而於天文地理律歷禮樂兵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官職封建之屬皆在所略選傳文片言之隨受字之隱讀者不免嘖嘖齟齬因作是編於名物度數蔡傳所稱引而未詳者一一博引繁稱析其端委其禁傳岐誤之處則不復糾正蓋如孔穎達諸經正義主於發揮注文不主於攻駁注文也然不能以回護注文之故廢孔氏之疏則亦不能以回護蔡傳之故廢師凱之書矣知其有所遷就而節取所長可也

讀書管見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王充耘撰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充耘字與耕而原序及梅鶚跋竝稱耕野疑虞稷誤也吉水人元統甲戌進士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後棄官養母著書授徒因成是編所說與蔡氏多異同其中如謂堯典乃舜典之緣起本爲一篇故曰虞書謂九族既睦既當訓盡謂象以典刑爲各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謂同爲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爲異說者至於洪範錯簡之說伊訓改正不改月之辨尙未能糾正所附周不改月惟魯史改月一條尤爲強辭大醇小疵別白觀之可也又再貢篇嶧陽孤桐一條語不可解梅鶚跋稱此書得之西阜王氏寫者草草其末尤甚此條疑亦當時所訛脫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焉

書義斷法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陳悅道撰其自題曰鄒次不知何許人書首冠以科場備用四字蓋亦當時坊本爲科舉經義而設者也其書不全載經文僅摘錄其可以命題者載之逐句詮解各標舉作文之竅要蓋王充耘書義矜式如今之程墨而此書則如今之講章後來學者揣摩擬題不讀全經實自此濫觴錄而存之知科舉之學流爲剽竊已非一

朝一夕之故猶易類錄王宗傳禮類錄徐廷椿著履霜堅冰其來有漸不可不紀其始也書本原附作義要訣一卷爲新安倪士毅所輯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則又作文訣數則尙具見當日程式以世有別本且論文之作不可附麗於經部故著錄於詩文評類而此則從刪焉

尙書纂傳四十六卷

兩江總督林進本

元王天與撰天與字立大梅浦人大德二年以薦授臨江路儒學教授蓋天與爲贛州路先賢書院山長時憲使臧夢麟以是書申臺省得聞於朝故有是命也是書雖以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居先而附以諸家之解其大旨則以朱子爲宗而以真德秀說爲羽翼蓋朱子考論羣經以書屬蔡沈故天與以蔡氏傳爲據德秀則書說精義以外復有大學衍義一書所言與虞夏商周之大經大法多相出入故天與亦備采之其注疏或刪或存亦以二家之說爲斷自序所謂期與二先生合而己不敢以私意去取蓋道其實也所說於名物訓詁多有闕略而開發義理則特詳亦王元杰春秋職義之流亞也

尙書句解十三卷

兩江總督林進本

元朱祖義撰祖義字子由廬陵人於諸經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惟此書僅存考元史選舉志延祐中定經義取士之制尙書以古注疏及蔡沈集傳爲宗故王充耘書義矜式尙兼用孔傳迨其末流病古注疏之繁而蔡傳遂獨立於學官業科舉者童而習之莫或出入祖義是書專爲啟迪幼學而設故多宗蔡義不復考證舊文於訓詁名物之間亦罕所引據然隨文詮釋辭意顯明使殷盤周誥屈豸之句皆可於展卷之下了然於心口其亦古者離經辨志之意歟以視附會穿鑿浮文妨要反以晦蝕經義者此猶有先儒篤實之遺矣亦未可以其淺近廢也

書傳會選六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翰林學士劉三吾等奉敕撰案蔡沈書傳雖源出朱子而自用己意者多當其初行已多異論未末元初張棟舒作尙書蔡傳訂誤黃景昌作尙書蔡氏傳正誤程直方作蔡傳辨疑余苞舒作讀蔡傳疑遞相詰難及元



仁宗延祐二年議復貢舉定向書義用蔡氏於是祿舒等之書盡佚不傳陳櫟初作書傳折衷頗論蔡氏之失迨法制既定乃改作纂疏發明蔡義而折衷亦佚不傳其自序所謂聖朝科舉興行書宗蔡傳固亦安然者蓋有爲也至明太祖始考驗天象知與蔡傳不合乃博徵績學定爲此編凡蔡傳之合者存之不預立意見以曲肆詆排其不合者則改之亦不堅持門戶以巧爲回護計所糾正凡六十六條祝允明枝山前間載其割示天下者惟堯典注日月左旋洪範注相協厥居二條舉大凡耳顧炎武曰知錄曰此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旋主陳氏祥道高宗彤曰謂祖庚遷於高宗之廟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亦主金氏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主張氏陳氏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涇爲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曰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聞於民之麗主葉氏惟金賸周公居東駁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耳每傳之末繫以經傳音釋於字首字體字義辨之甚悉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正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尙有功於後學云云以炎武之淹博絕倫罕所許可而其論如是則是書之足貴可略見矣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因禹貢注中潞水至復州竟陵境者一語誤者字爲來字遂肆毒詈非篤論也考明太祖實錄與羣臣論蔡傳之失在洪武十年三月其詔脩是書則在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而成書以九月己酉僅五閱月觀劉三吾敘稱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上問皇上允請乃詔天下儒士做石渠白虎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則是十七年間三吾已考證講求先有定見特參稽衆論以成之耳惟實錄所載纂脩諸臣姓名與此本卷首所列不符朱彝尊經義考謂許觀景清盧原質戴德彝等皆以死建文之難刪去其說是已然胡季安門克新王俊華等十一人何以併刪且靳觀戩子恭朱麟三人此書所不載又何以增入蓋永樂中重脩太祖實錄其意主於誣惠宗君臣以罪明靖難之非得已耳其餘草草非所注意故舛謬百出不足爲據此書爲當時舊本當以所列姓名爲定可也

書傳大全十卷通行本

明胡廣等奉收撰書以蔡沈集傳為主自延祐貢舉條格已然然元制猶兼用古注疏故王充耘書義程式得本孔傳立義也明太祖親驗天象知蔡傳不盡可據因命作書傳會選參考古義以糾其失頒行天下是洪武中尚不以蔡傳為主其尚主蔡傳定為功令者則始自廣等是其書雖不似詩經大全之全鈔劉瑾詩傳通釋春秋大全之全鈔汪克寬胡傳纂疏而實非廣等所自纂故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書傳舊為六卷大全分為十卷大旨本二陳氏二陳氏者一為陳樸尚書集傳纂疏一為陳師凱書蔡傳旁通纂疏皆墨守蔡傳旁通則於名物度數考證特詳雖同護蔡傳之處在所不免然大致較劉氏說詩汪氏說春秋為有根柢故是書在五經大全中尚為差勝云

尚書考異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梅鷟撰鷟有古易老原已著錄是編辨正古文尚書其謂二十五篇為皇甫謐所作蓋據孔穎達疏引晉書皇甫謐傳案穎達作正義時今本晉書尚稱謐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云云然其文未明未可據為謐作之證至謂孔安國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則指摘皆有依據又如謂灑水出谷城縣兩漢志竝同晉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傳乃云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國卒於漢武時載在史記則猶在司馬遷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其為依託尤佐證顯然陳第作尚書疏行乃以講張為幻誕之過矣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此本為范懋柱家天一閣所藏不題撰人姓名而書中自稱鷟案則出鷟無疑原葉未分卷數而實不止於一卷今約略篇頁釐為五卷鷟又別行尚書諸大旨略同而持論多涉武斷故今別存其目不復錄焉

尚書疑義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二

經部 書類一

四

明馬明衡撰明衡字子萃莆田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事蹟附見明史朱泂傳是編成於嘉靖壬寅前有自序云凡於所明而無疑者從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錄爲篇書中如六宗從祭法輯五瑞謂是朝衆之常非爲更新立異洪範日月之行取沈括之說於金縢頗有疑辭皆能參酌衆說不主一家非有心與蔡立異者惟三江必欲逆震澤而於所其無逸之所字亦不從蔡傳則未免意見之偏又往往闕入時事亦稍失解經體例蓋不免醇駁互存然明人經解允濫居多明衡是編尙能研究於古義固不以瑕掩瑜也明史稱閩中學者率以蔡清爲宗至明衡獨受業於王守仁閩有王氏學自明衡始考明衡當嘉靖三年世宗尊所生而薄所後於興國太后誕節詔命婦入賀於慈壽皇太后迺辰乃召免朝時盈庭附扣新局而明衡惓惓故君與朱泂力爭皆遭禍幾殆坐是終身廢棄可謂不愧於經術矣不必以門戶之見論是書之醇疵矣

尙書日記十六卷

浙閩總督採進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錄已著錄茲編不載經文惟彙諸篇原第以次詮釋大旨仍以蔡傳爲宗制度名物蔡傳所未詳者則採舊說補之又取金履祥通鑑前編所載凡有關當時事蹟者悉爲採入如微子抱器箕子受封周公居東復辟諸條皆引據詳明考證精核前有李維楨序稱書有古文今文今之解書者又有古義時義書傳會選以下數十家是爲古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書經大全以下主蔡氏而爲之說者坊肆所盛行亦數十家是爲時義其言足括明一代之經術又稱樵是書於經旨多所發明而亦可用於科舉尤適得是書之分量皆確論云

尙書紀蔡編一卷

浙江吳玉樹家藏本

明袁仁撰仁字良實號漫波蘇州人與李本同時相善故解經往往似之是編糾蔡沈之誤所論如粵若檇若之前後異訓三百六句有六日乃宋歷非古歷方命當從蜀志書所引梅賾事不出晉書晝夜有漢郝萌所傳非無師說并州不在冀東醫無閭卽遼東不得旣爲南州又爲營州鳥鼠同穴實有其事用爽厥師來訓失說築傳

廢爲版築遊於荒野爲甘盤西伯戡黎爲武王四輔非三輔之義洪舒通作洪荼虎賁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連  
毫字爲句皆確有所據至謂史記索隱南譌不作爲字則但據今本不格姦爲不止其姦鮮食非肉食怪石爲資  
服仰汨陳之陳訓爲舊則又有意立異不可爲訓矣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注曰未見此本載曹溶學海類編中  
題曰尚書蔡注考誤案沈道原序亦稱在蔡編則經義考所題爲是澹軒學海類編多改易舊名以示新異不足  
爲據也

尚書註考一卷

浙江吳王  
坦宋燦本

明陳泰交撰朱彝尊經義考載陳氏泰來尚書注考一卷注曰未見又注泰來字長水平湖人萬歷丁丑進士官  
至禮部精膳司員外郎案吳永芳嘉興府志載陳泰交字同倩萬歷中國子監生所著有尚書注考與經義考迥  
異然經義考引項皇謨之說稱同倩治尚書作注考云云明出泰交之字則彝尊未見其書誤以泰交爲泰來審  
矣其書皆考訂蔡沈書傳之譌謂有引經注經不照應者三條又有同字異解者三百六十二條皆直錄注語不  
加論斷其同字異解者一字或有數義抉摘未免過嚴其不照應者三條如凡厥正人引惟厥正人爲證曰若稽古  
帝堯引越若來爲證德懋懋官引時乃功懋哉爲證則前後顯相矛盾誠蔡氏之疎略矣馬明衡尚書疑義收仁祗  
蔡編頗以典制名物補正蔡傳之闕誤泰交此書則惟較量於訓詁之間而所謂訓詁異辭者又皆以矛攻盾未及  
博援古義證以舊文故爲少遜於二家然釋事釋義二者相資均謂之有功蔡傳可也

尚書疏行四卷

江蘇巡撫  
孫遜本

明陳策撰第有伏羲圖贊已著錄是書前有第自序稱少受尚書讀經不讀傳注口誦心維得其意於深思者頗多  
後乃參取古今注疏而以素得於深思者附著之然第學問淹博所著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諸書皆援據該洽  
具有根柢其作是書雖其初不由訓詁入而實非師心臆斷以空言說經者比如論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謂不得以  
周禮釋虞書斥注疏家牽合之非其理確不可移論武成無錯簡洪範非龜文亦足破諸儒穿鑿附會之說惟篤

信梅賾古文以朱子疑之為非於梅賾尙書考異尙書譜二編排詆尤力則未能深考源流經師授受自漢代已

別戶分門亦聽其各尊所聞可矣

洪範明義四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換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編乃崇禎十年道周官左諭德掌司經局時纂集進呈之書其進序曰上卷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言陰陽相協彝倫條貫有及陰陽歷數之務初終兩卷考正篇章分別倫序其學深於術數於五行汨敘類陳災異以明鑒戒不免沿襲伏生董仲舒劉向等附會之文至八政講敘以食配坤以貨配艮以祀配離以司空配兌以司徒配艮以司寇配坎以賓配震以師配乾已屬牽合又配以六十四卦先後天圖更為穿鑿其最異者至以河圖洛書配歷數而曰某年至某年為稼穡初際中際末際以至從革曲直潤下炎上其例皆然是更沿皇極經世之餘波曼衍而不可究詰矣至於改農用為辰用衍忒為衍成六極為六彊殊為臆說其改定章段次第亦未見其必然惟其意存啟沃借天人相應之理以感動恐懼脩省之心其文不盡合於經義其意則與經義深有合焉置其小節存其宏旨可也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

康熙十九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尙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洪範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禹

貢之山川明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今文古文之真偽然伏生董仲舒劉向劉歆之所推特術家傳會之說程大昌

傅寅毛晃之所辨歸有光梅賾之所爭特經生考證之資耳實則尼山刪定本以唐虞三代之規傳為帝王之治

法不徒為尋章摘句設也是編為大學士庫勒納等奉

詔以

講筵舊業編次而成大旨在數陳政典

以昭宰馭之綱維闡發心源以端慎脩之根本而名物訓詁不復瑣瑣求詳蓋

成康所學本與儒生異故

黼幄之所對揚

玉音之所闡釋亦惟是大者遠者與儒生音訓迥然有殊

臨御六十一年

聖德神功同符於典謨所述信有由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康熙末

聖祖仁皇帝敕撰雍正八年告成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刊行宋以來說五經者多詩春

秋各有門戶惟三禮則名物度數不可辨論以空言故無大異同書則帝王之大經大法其間其見故自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義理亦無大異同蔡沈集傳始睥睨先儒多所排擊然書出未久而張葆舒黃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紛紛然交攻其誤是必有未愜者在矣自元延祐中始以蔡傳試士明洪武中雖作書傳會選以正其謬而

永樂中脩書經大全仍懸為功令真敢岐趨我國家經術昌明鏡研古義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縱念典

維勤於唐虞三代之鴻規尤為

加意既

收編

日講書經解義復

指授儒臣纂輯是編

雖仍以蔡傳居前眾說列後而參稽得失辨別瑕瑜於其可從者發明證佐不似袁仁等之有意扞彈於其不可從者辨訂譌舛亦不似陳棟等之違心回護其義可兩通者皆別為附錄以明不專主一家蓋卽一訓詁之學而

聖人執兩用中之道大公至正之心悉可以仰窺焉又不僅為說書之準繩已也

書經稗疏四卷

湖南巡撫 孫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詮釋經文亦多出新意其間有失之太鑿者如謂虞書自夏弊鳴

球以下至庶尹允諧皆韶樂之譜以詠二字貫下祖考來格三句為升歌以配笙瑟之詩鳥獸賡賡為下管之所

舞鳳凰來儀為第九成吹簫之所舞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為樂終擊磬之所舞又謂作歌庶歌卽大韶升歌之遺

音夔以被之管苙者故繫之庶尹允諧之後前數語不用韻如樂府之有豔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韻者如樂府之

有辭其說附會支離全無文義其論洛書配九疇之數以履一為五皇極而以居中之五為一五行雖推行百端

畫圖立說終與經文本數相戾其於地理至以崑崙為洮州臆脂嶺尤為武斷然如蔡傳引爾雅水北曰汭實無

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則推其致誤之由以為譌記孔安國涇屬渭汭之傳謂禮非周禮之禴禘非周禮之類五服

五章亦不以周制解度制與陳第論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五玉者同一為古人所未發引雙相之射禮俟以明

之謂以與射不與射爲榮辱非以射中不中爲優劣因周禮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爲辛卯引說文大戴禮記證蟻珠非蚌珠蔡傳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禮玉府供王食玉證玉食引左傳證奄與淮夷爲引喪大記證狄人引說文美字之訓以解美若駁蘇軾傳及蔡傳之失則大抵辭有根據不同游談雖醇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徙居山陽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古文尚書較今文多十六篇晉魏以來絕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曾與今文竝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爲一層以以來雖疑經政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尚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僞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僞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刻而見間較狹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其書初成四卷餘姚黃宗義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續成若璩沒後傳寫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七卷第一百二條一百八條一百九條一百十條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條至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錄無書編次先後亦未歸條理蓋猶草創之本其中偶爾未核者如據正義所載鄭元書序注謂馬鄭所傳與孔傳篇目不符其說最確至謂馬鄭注本亡於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錄稱所注凡二十九篇經典釋文備引之亦止二十九篇蓋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與伏生數合非別有一本注孔氏書也若璩誤以鄭逸者卽爲所注之逸篇不免千慮之一失又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竝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僞本者至要之旨繁乃置而未言亦稍疎略其他諸條之後往往衍及妄文動盈卷帙蓋慮所著潛邱劄記或不傳故

附見於此究爲支蔓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剛其前說雖仿鄭元注禮先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然反復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

古文尙書冤詞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其學淹貫羣書而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辭故儀禮十七篇古無異議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載樂史有五可疑之言後儒亦無信之者奇齡獨拾其緒論詆爲戰國之僞書古文尙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尙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爲真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適其辭據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尙書其古文尙書本傳習人閉而賈馬諸儒求之見其目一曰總論二曰今文尙書三曰古文尙書四曰古文之冤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於吳氏案吳棫書傳傳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語錄述做說當云始於吳氏成於朱氏此二門殊爲顛倒附論於此六曰書篇題之冤七曰書序之冤八曰書小序之冤九曰書詞之冤十曰書字之冤考附書經精志云晉世祕府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竝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敘述偶未分明故爲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尙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卽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已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爲僞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爲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顛倒然考僞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以遠宵校理祕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爲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略班固亦爲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數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



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

之孔壁歟且奇齡所稽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

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引尚可覆驗徒以脩隋志時梅賾之

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偽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

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平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辨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

學官者即謂逸書不知預注左傳皆云文見尚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某篇

耶且趙岐注孟子郭璞注爾雅亦多稱尚書逸篇其中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

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賁以政接於有庫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注曰逸書釗我

周王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將以為不立學官故謂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書亡失其文孟

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耶此尤無文愈工而

罅漏彌甚者矣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摭佚經排比聯貫故其旨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

氏之原本則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必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

足以移人又以術經為辭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竝存之而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

過如此庶將來可以互考焉

尚書廣聽錄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欲注尚書而未及因取舊所雜記者編次成書名曰廣聽用漢志書以廣聽語也奇齡嘗語

其門人曰尚書事實乖錯如武王誥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寧周公周公畱召公皆竝無此事是書之意大約為

辨證三代事實而作初作於禹州繼撰於嵩山凡屢易稿至作尚書冤詞訖而始刪成爲五卷其堅護孔傳至謂

安國解舜典文與周禮同者乃相傳之成禮竝非出自周禮夫杞宋無徵孔子已嘆不知相傳之成禮竟出何書

可謂虛辭求勝不顧其安然於名物典故則引據考證時有可採置其臆斷之說而取其精核之論於經義亦有  
所補也

尚書傳十七卷

浙江巡撫  
孫述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字長孺別號愚菴吳江人前明諸生是書前有考異一卷辨經文同異後有逸篇偽書及書  
說餘一卷大抵以孔傳爲真故史記所載湯誥親受於孔安國者反以爲僞所見未免偏僻然中間傳十五卷  
旁引曲證亦多可採如於沂水則取金履祥之言而魯之沂與徐之沂截然分明於分別九州則取章俊卿之考索  
於西伯戡黎則取王樵之日記如此之類頗見別裁至於三江故道左袒郭璞殊嫌失考多士多方竝錄王柏更  
定之本尤失於輕信瑣記徽改古經又堯典後德謂備考字書俊不訓大不知俊者大也乃夏小正傳文如是之  
類或亦間有疎漏要其詮釋義理而不廢考訂訓詁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較書肆講義則固遠勝焉

禹貢長箋十二卷

浙江巡撫  
孫述本

國朝朱鶴齡撰是編專釋禹貢一篇前列二十五圖自禹貢全圖以及導山導水皆依次隨文詮解多引古說而  
以己意折衷之禹貢自宋元以來注釋者不下數十家雖得失互見要以胡渭之禹貢錐指爲最善此書作於胡  
渭之前如解治梁及岐力主孤岐爲冀州之境則於理未合蓋岐實雍地當時水之所喪惟雍爲甚故治冀必先  
治雍而後壺口可得而疏孔傳所云壺口在冀州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此語最爲明晰鶴齡所以反其  
說者殆以冀州之中不當及雍地不知冀爲天子之都何所不包古人字句原未拘泥如荊州云江漢朝宗於海  
荆因無海亦不過推江漢所歸言之耳卽此可以爲例又何必斤斤致疑乎至其三江一條既主鄭康成左合漢  
右合彭蠡岷江居中之說而又兼取蔡傳以章昭顧夷所謂三江口者當之亦殊無定見又古黑水聯絡雍梁而  
鶴齡必區而二之蜀漢之山本相連而鶴齡謂蜀之嶓非雍之嶓俱未爲精密又於敷淺原兼取禹過之及江過  
之二說尤屬騎牆此類皆其所短殊不及胡渭書之舊粹精博而旁引曲證亦時多舛獲尙屬瑕瑜參半且其於

真道漕河經由脈絡剖析條理亦較他本為詳故仍錄存其書與禹貢錙指相輔焉

禹貢錙指二十卷圖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渭有易圖明辨已著錄其生平著述甚夥而是書尤精力所專注康熙乙酉恭逢

聖祖仁皇

帝南巡曾呈 御覽蒙

賜首年薦學扁額稽古之榮至今傳述原本標題二十卷而首列圖一卷其

中卷十一卷十四皆分上下卷十三分上中下而中卷又自分上下實其為二十六卷其圖凡四十有七如禹

河初徙再徙及漢唐宋元明河圖尤考究精密書中體例亞經文一字為集解又亞一字為辨證歷代義疏及

方志輿圖搜采殆徧於九州分域山水脈絡古今同異之故一一討論詳明宋以來傳實程大昌毛晃而下注

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贖此為冠矣至於陵谷遷移方州分合數千年內往往不同渭欲於數千載後皆折衷

以定一是如郭璞注山海經臨渝驪成已兩存碣石之說渭必謂文類所指臨渝為是漢地理志所指驪成為

非終無確驗又九江一條堅守洞庭之說不思九江果在洞庭南則經當曰九江孔殷江漢朝宗于海矣徐文

靖之所駁恐渭亦不能再詰也千慮一失殆不屑闕疑之過乎他若河水不知有重源則由其時西域未平無

由徵驗又所引鄴道元諸說經注往往混淆則由傳刻舛譌未覩善本勢之所限固不能執為渭咎矣

洪範正論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疇故首言鯀堙洪水繼言禹乃嗣興終言天乃錫禹則洪範為體而禹

貢為用互相推闡其義乃彰然主於發明奉若天道之理非鄭樵禹貢洪範相為表裏之說惟以九州次序分

配五行者比也其辨證前人之說如謂漢人尚災祥推衍五行穿鑿附會事同 讖緯其病一洛書本文即五

行五事至五福六極二十字惟敬用農用等十八字乃為禹所加與危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二至次九不

過是次第名目亦非龜文所有龜之有文如木石之文理有可推辨又如魯夫人公子友有文在手之類宋儒

創為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變書而為圖以至九數十數劉牧蔡季通紛紜更定其病一又洪範原無

錯簡而王柏胡一中等任意改竄其病三皆切中舊說之失蓋謂經術湛深學有根柢故所論一軌於理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能一掃而廓除焉

尚書解義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是書僅解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禹貢洪範七篇蓋未竟之本所說不以訓詁爲長辭旨簡約而多有精義大禹謨篇不以古文爲僞而云孔安國有所刪添東漢以後儒者又有所竊竄以解文辭平易之故未免出於調停禹貢篇解五服五千以飛鳥圖爲算謂塞盡處北極出地四十二度至廣海戴日北極出地二十三度一度爲二百五十里南北恰距五千以遷就入於南海之文亦由光地閩人不欲其鄉出禹貢揚州之外故立是說與訓洪爲大訓範爲訓謂洪範卽顧命之大訓皆未免巧而不確至於堯典之論中星歲差舜典之論蓋天渾天十有二州與詩歌聲律禹貢之論潛水沔水相通沔水不相入彭蠡卽今巢湖會于匯爲卽鄱陽原隰縮野非地名則皆實有考證之言非講學家之據理懸揣者矣

書經衷論四卷

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國朝張英撰英有易經衷論已著錄此書不全載經文但每篇各立標題而逐條繫說亦如其說易之例凡虞書六十三條夏書三十二條商書五十二條周書一百六十七條前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進書原序一篇時英以翰林學士侍

講幄故因事敷陳頗類宋人講義之體其說多采錄舊文而參以新義如益稷篇稱其有暨

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篇乃林希逸之說甘誓篇稱啟未接行陣而能素明軍旅之事足見古人學無不貫乃呂祖謙之說微子篇稱比干荅微子之言當無異於箕子故不復著乃孔安國之說君身篇稱古來制誥之辭必自述祖功宗德而因及其臣子之祖父此立言之體乃朱子語類之說至於高宗彤日爲祖已訓祖庚之書西伯戡黎爲武王之事皆不從蔡氏而從金履祥通鑑前編頗總括羣言不拘門戶其以牧誓庸蜀羌髻微盧彭濮爲在友邦冢君外舉小國之君連及之而不用蔡氏八國近周西都陳氏舉遠概近之說以君奭爲周公召公共

相勉勵輔翼成王之言而不用諸家畱之慰之之說則皆所自初之解核諸經義亦較為精切雖卷帙無多而平

正通達勝支離復行者多矣

尚書地理今釋一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將廷錫接廷錫字揚孫常熟人康熙癸未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肅是編乃其官內閣學士時所作首題恭

錄 聖訓蓋傑直 內廷之日仰承

指授敬繕成帙者也其中訂定諸儒之說者如堯典宅嵎夷則

據後漢書定為朝鮮正薛季宣于欽之誤宅西則據黃度尚書說不限以一地正徐廣史記注之誤釐降媯內則

據孔安國傳陸德明釋文之說正水經注媯內二水之誤舜典恆山則據渾源曲陽之道里正漢志上曲陽之誤

榮波既豬則據傳寅之說正孔傳榮波分二水之誤又訂定蔡沈集傳之說者如禹貢治梁及岐則據會岐之說

辨其非呂梁孤岐九河既道則據經典釋文辨簡潔非一河灘沮會同則據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辨此沮水

非汜沮浮于濟澤則據漢書地理志陳師凱書傳勿通辨其不知潔水所在濰淄既道則據水經注辨淄水不東

入濟浮于淮泗則據史記河渠書辨禹時泗水上源不自沖通河三江既入則據鄭元之說辨其誤從庾闕吳

都賦注和夷底績則據水經注時瀾書說辨嚴道以西無夷道盤庚于今五遷則據史記案隱邢邢即音耿祖

乙並未兩遷以及三危有二蟠冢亦有二熊耳有二而實一雍梁二州兼得岷山荆梁二州各有沈潛南臺西

亳皆湯所都均考訂精核足證往古之論釋後儒之惑至於崑崙河源之說非惟訂漢儒之謬竝證元史之非

是則恭逢 聖代混一輿圖得以考見其實據尤非前代經師輾轉耳食者比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

纂已備采其文此蓋其先出別行之本敬著於錄俾天下萬世知 聖學高深度越千古仰觀俯察協契

庖犧一時珥筆之臣鞠躬螻蛄備聆

聖訓得餘緒之萬一已能總括古今為說經家所未曾有也

禹貢會箋十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文靖撰文靖字位山當塗人雍正癸卯舉人乾隆元年薦與博學鴻詞試不入格十七年又薦舉經學

特授翰林院檢討是書首列禹貢山水總目以水經所載為主附論於下次爲圖十有八各係以說書中皆先引蔡傳而續爲之箋博據諸書斷以己意如汾水西入河非東入河徒駭卽河之經流非別有二經流三江既入經以南北江中江爲正九江在潯陽非洞庭皆不爲蔡傳所囿至於蔡山則闕其所疑不主寰宇記周公山卽蔡山之說於惇物則取金史地理志謂在乾州武亭縣今武功縣之東南二百里三危山引西河舊事爲昇兩山謂史記注作泉羽山蓋字之誤並辨胡渭之譌皆具有考證蓋說禹貢者宋以來莽如亂絲至胡渭雖指出而摧陷廓除始有條理可案文靖生渭之後因渭所已言而更推尋所未至故較之渭書益爲精密蓋繼事者易有功也惟信山海經竹書紀年太過是則僻於好古不究眞僞之失耳

附錄

尙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漢伏勝撰勝濟南人考史記漢書但稱伏生不云名勝故說者疑其名爲後人所妄加然晉書伏滔傳稱遠祖勝則相傳有自矣漢志書類載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無伏勝字隋志載尙書三卷鄭元注亦無伏勝字陸德明經典釋文稱尙書大傳三卷伏生作晉書五行志稱漢文帝時伏生初紀大傳玉海載中興館閣書目引鄭康成尙書大傳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舛差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銓次爲八十一篇云云然則此傳乃張生歐陽生所述特源出於勝爾非勝自撰也唐志亦作三卷書錄解題則作四卷今所傳者凡二本一爲杭州三卷之本與隋志合然實雜採類書所引哀軾成編漫無端緒一爲揚州四卷之本與書錄解題合兼有鄭康成注校以宋仁宗洪範政鑒所引鄭注一一符合知非依託

案洪範政鑒世無傳本二本各附補遺一卷揚州本所補較備然如惟永樂大典載其全書

郊特牲注引大傳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曰大宗已侍於賓與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言族人飲也一

條猶未採入信乎著書之難矣其文或說尚書或不說尚書大抵如詩外傳春秋繁露與經義在離合之間而古訓舊典往往而在所謂六藝之支流也其第三卷爲洪範五行傳首尾完具漢代緯候之說實由是起然月令先有是義今列爲經不必以董仲舒劉向京房推說事應穿鑿支離歸咎於勝之舛始第四卷題曰略說王應麟玉海別爲一書然如周禮大行人疏引孟侯一條玉藻疏引祀上帝于南郊一條今皆在卷中是大傳爲大名略說爲小目應麟析而二之非也惟所傳二十八篇無泰誓而此有泰誓傳又九其帝告歸不拚語皆逸書而此書亦皆有傳蓋伏生畢世業書不容二十八篇之外全不記憶特舉其完篇者傳於世其零章斷句則偶然附記於傳中亦事理所有固不足以爲異矣

案尚書大傳於經文之外撮拾遺文推衍義蓋卽古之緯書諸史著錄於尚書家究與訓詁諸書不從其類今亦從易緯之例附諸經解之末

書義於式六卷

浙江范懋杜家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以書經登第此乃所作經義程式也自宋熙寧四年始以經義取士當時如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學者稱爲不可磨滅之文呂祖謙編次文鑑特錄此一篇以爲程式元仁宗阜慶初復行科舉仍用經義而體式視宋爲小變綜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旣久以冗長繁複爲可厭或稍稍變通之而大要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則一定不可易充耘卽所業之經篇摘數題各爲程文以示標準其慎徽五典一節引孔傳大錄萬幾爲說不全從蔡傳考元史選舉志載書用蔡傳及注疏當時經義猶不盡廢舊說故應試者得兼用之此元代經學所以終勝明代也

案此書乃科舉程文當歸集部然雖非詁經之書實亦發明經義入之別集爲不類故仍入經部附錄中

右書類五十六部六百五十一卷附錄一部十一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蔡沈洪範皇極數諸書雖以洪範爲名而實以洛書九數推衍成文於洪範絕無所涉舊以爲書類於義殊乖今悉退列子部術數類中庶不使旁門小技淆亂聖經之大義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三

經部十三

書類存目一

書古文訓十六卷

內府藏本

宋薛季宣撰季宣字士龍號良齋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紹興二十九年南十七卽從荆南帥辟寫機立文字調鄂州武昌令以王炎薦改知常熟縣入爲大理寺主簿進大理寺正知湖州乾道元年遷知常州未上卒然宋人多稱爲薛常州未之詳也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編所載經文皆以古文奇字書之案孔壁蝌蚪古文漢時已佚無人見其書蹟後漢書杜林傳稱林於西川得漆書古文尙書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云云此言漆書古文之始又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作解云云今賈馬鄭之注俱不傳然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稱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隋書經籍志亦稱杜氏所傳與賈馬鄭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然則當時所謂古文已非今本五十八篇之全矣郭忠恕作汗簡所引有古尙書玉海載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尙書刻版沈括夢溪筆談稱宋太宗得古本尙書改雲夢土作又爲雲土夢作又均不言所自晁公武讀書志稱古文尙書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核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見制字之本云云亦不言宋王之本何來考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古文尙書戮作弱誓作斲則唐初卽有此書又冊府元龜載天寶三載詔曰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詁雖百篇與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寔譌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尙書應是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云云是宋王二氏所傳宋太宗所得卽郭忠恕所見本忠恕所見卽唐內府本也然隋志稱晉世祕書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唐初古尙書已亡元宗時何以仍在祕府惟魏江式論

書表中稱所撰古今文字四十篇采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等書似其時河北尚有傳本然經典釋文敘錄稱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是式所據者即出此元宗祕府所藏正是本耳陸德明已先辨之何宋人又紛紛崇尚乎季宣此本又以古文筆畫改為今體奇形怪態不可辨識較篆書之本尤為駭俗其訓義亦無甚發明朱子語錄謂其惟於地名上用功頗中其病故雖宋人替映今亦無取焉

書疑九卷 內府藏本

宋王柏撰顧炎武日知錄稱為元儒王柏考柏以度宗咸淳十年卒未嘗入元炎武偶誤也柏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受業於何基之門基黃幹弟子幹又朱子婿也故托克托等脩宋史以朱子之故列柏於道學傳中然柏之學名出朱子實則師心與朱子之謹嚴絕異此其辨論尚書之文也尚書一經疑古文者自吳棫朱子始 見朱子語錄

併今文而疑之者自趙汝談始 見陳振孫書錄解題 改定洪範自龔鼎臣始 見所作東原錄 改定武成自劉敞始 見七經小傳 其併全經

而移易補綴之者則自柏始考漢書載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

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云云此言脫簡之

始也然向既校知脫簡自必一一改正必不聽其仍前錯亂又惟言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則其餘併無脫簡

可知亦非篇篇悉有顛倒且一簡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具有明文則必無全脫一章一段之事而此二十餘

字之中亦必無簡首恰得句首簡尾恰得句尾無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柏作是書乃動以脫簡為辭臆為移補

其併舜典於堯典刪除姚方輿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皋陶謨此有孔穎達正義可據者也以大禹謨皋陶謨

為夏書此有左傳可據者也以論語咨爾舜二十二字補舜讓於德弗嗣之下其為堯典本文抑或為他書所載

如鬻子述帝王遺語之類已不可知 案鬻子所述帝王遺語今本不載見賈誼新書所引 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教在寬之下則孟子明作堯言柏乃以為舜語已相矛盾然亦尚有論語孟子可據也至於堯典皋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

士多方立政八篇則純以意爲易置一概託之於錯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兩句者何脫簡若是之多而所脫之簡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長短參差其簡之長短廣狹字之行款疎密茫無一定也其爲師心杜撰亂聖經已不辨而可知矣其所辨說如謂盤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辭達又信泰誓序十有一年之說謂武王承祖父之餘慶藉友邦之歸心氣焰旣張體貌且盛改元紀年視約猶諸侯後世曲爲覆護反生荆棘又謂大誥寧王貽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唐德宗奉天之難諉之於定數是排斥漢儒不已併集矢於經文矣豈濂洛關關諸儒立言垂教之本旨哉托克托等脩宋史乃與其詩疑之說竝特錄於本傳以爲美談何其寡識之甚乎

古洪範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賀成大撰成大字季常僭里未詳其自序以爲洪範自三八政以下紊亂無次因援朱子大學分經傳之例每疇以禹之言爲經以箕子之言爲傳如五行一曰水至五曰土此禹之經也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此箕子之傳也五事一曰貌至五曰思爲禹之經貌曰恭至睿作聖爲箕子之傳三八政一曰食至八曰師爲經而移惟存作福至民用僭忒爲傳五紀一曰歲至五曰歷數爲經而以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爲傳五皇極則以皇建其有極一旬爲經而以惟皇作極無偏無陂至以爲天下王爲傳三德則以一曰正直至三曰柔克爲經而以平康正直至高明柔克爲傳稽疑則以擇建立卜筮人至行忒爲經而以立時人作卜筮至用作凶爲傳庶徵則以曰雨至日時爲經而以五者來備至恆風若爲傳五福則以一曰壽至五曰考終命爲經而移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爲傳六極則以一曰凶短折至六曰弱爲經而移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無虐罔獨而畏高明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爲傳顛倒錯亂純出臆斷而自以爲古洪範自伏生以後傳授歷歷可考何處有此古本乎

定正洪範二卷

內府藏本

元胡一中撰一中字允文諸暨人官紹興路參軍是編因王柏文及翁吳澄三家改定洪範之本而以己意參酌

之首爲圖說次考訂經文次爲雜說案河圖洛書名見繫辭不云有關於洪範漢書五行志始載劉歆之言稱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於是洛書始合於洪範然猶未及河圖一中又因歆有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文遂以河圖洛書併合於洪範而又參以陳搏先天之說所列二十八圖大抵支離破碎至於無偏無黨亦以五行生剋立論尤爲無理其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沿用劉歆之說於彼法之中自生轉轉猶其小焉者矣且說既穿整理多窒礙乃於必不可通者更遁爲錯簡之說以巧飾其謬遂割裂舊文強分經傳移曰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七字爲第四第五章之傳移無偏無陂以下五十六字於皇建其有極句下爲五章之經移斂時五福以下割裂其文爲九章之傳其餘亦多移彼綴此臆爲顛倒竝據吳澄之說改而康而色句爲而康而寧改是彝是訓句爲是彝是倫則併其字而竄易之考尚書正義載漢書五行志以初一日五行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孔安國則以爲禹所第敘劉向以爲龜背先有三十八字劉歆以爲先有二十字孔穎達已均謂其無據其以一五行以下爲箕子所演則諸家竝同絕無逐章各有經傳之說一中欲仿朱子考定大學孝經之例強爲分別既已無稽且一中旣稱一行十三字何以於庶民錫汝保極以七字而錯一簡五皇極曰皇建其有極以九字而錯一簡曰王省惟歲以下復以八十七字錯一簡也龔明之中吳紀聞載北宋余濬嘗上書請移洪範曰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七字於四五紀一節之下爲臺諫所彈不果施行是前此已嘗論定矣何一中又祖其說耶

尚書旁注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朱升撰升有周易旁注圖說已著錄是編以尚書本文大書正行以訓釋字義者細書於旁間有疏明大旨者又別作一行書之蓋鄉塾課蒙之本不足以言詁經也梅文鼎序謂升有四書五經旁注明嘉靖間程開禮爲重鈔止存易詩書三種餘皆散佚 國朝康熙五十年石城蔡壑再爲鈔版以行近坊肆五經旁注之本實倡始於升經學至此而極陋又出朱申句解下矣

書義卓躍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廬陵陳雅言撰案經義考載鄒緝所作墓表稱雅言永豐人廬陵蓋舉其郡名又卷首彭昂序稱鄉先生雅言陳公似乎雅言其字也舊本又作元人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其洪武中薦舉不起後領永豐教事以終墓表稱其著述多所發明有四書一覽大學管窺中庸類編書義卓躍行於世今其他書未見此書則殊無可觀蓋元代以經義取士遂有擬題之書以便剽竊此書蓋亦其一故每段必以此題二字冠首所論亦皆作文之法於經旨無所發明楊士奇跋亦稱其專爲科舉設云

書傳通釋六卷

浙江吳玉輝家藏本

明彭昂撰昉字祖期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事蹟具明史本傳其書卷首備列四代譜系圖及定時成歲七政五辰琿璣玉衡河洛九疇聲音律呂五服九州等圖編內於蔡傳之下摘錄諸儒舊說關於篇題之後加以案語總論一篇大旨率皆陳因之談觀其自敘蓋節錄永樂中書經大全爲之考陸容菽園雜記曰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昉嘗以永樂開纂脩四書五經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注背馳者當刪正自爲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御製而止云云則昉於四書五經大全均有刪定之本此特其一種耳夫大全之謬在於偏主一家之說荒棄古來之經義昉更以其偏主爲未堅必鋤盡異同而後已門戶之見尤爲深固史稱昉官建寧教授時疏請春秋祭朱子祠其子孫徭役又勅尊賢堂祀胡安國蔡沈真德秀蓋尊信至深所以欲盡廢漢唐舊詁云

尚書直指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經義考曰是書徐文肅爲東宮講官時所進未曾刊行亦未署名其後中璫錢能從宮中攜出遂鑲版於時鏡溥劉宣序之童軒跋之皆不知爲文肅所著予從曹侍郎溶家見之因爲標出云云則此書乃徐善述撰也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以薦授桂陽州學正仁宗爲太子時備爲左春坊左司直郎陞左贊善時官

僚多被罪善述亦坐累死洪熙初贈太子少保諡文肅事蹟附見明史鄒濟傳其書彙括蔡傳大義已漸類後來講章於蔡傳得失未嘗糾定又所纂之法亦時有時無如禹貢注震澤而不注三江注王屋而不注太行恆山顧命注大訓而不注赤刀琬琰之類不應望漏至此意劄劄之時竝注脫去能本內官姑借刊書敝名未嘗一為校

正歟

書經提要無卷數 浙江吳玉孫家藏本

明章厥撰陔字仲寅黃巖人正統丙辰進士官禮部主事是編以天文地理圖書律呂四者皆釋經之要故分為四類每類又各分細目繫以圖說自序謂見於蔡傳者不複出然其圖皆從諸書採錄其說亦多襲取陳言無所考辨召詰土中說一條引周禮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謂蔡傳所引王氏之說誤為景朝多陽景夕多陰今案蔡傳祇以多風誤為多陽未嘗誤為景夕多陰或厥所見與今刊本不同耶

書傳洪範考疑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吳世忠撰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延綏巡撫僉都御史是書取蔡沈所釋洪範有疑於心者略為考正大旨歸本於治法立意未嘗不善然如以六三德為馭臣之法以剛克柔克為恩威之義用張景之說尚為可通以禹貢貢金之類解五行已覺附會至五福六極皆指刑賞而言以保全愛養不使短折為壽之之法以殺戮勦絕不使得壽為凶短折之法則牽強太甚矣

禹貢詳略無卷數 浙江范懋性家天一閣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啟蒙意見已著錄邦奇學有原本著作甚富而此書訓釋淺近惟言擬題揣摩之法所附歌訣圖考亦極鄙陋前有邦奇自為小引云略者為吾家初學子弟也復講說者舉業也詳釋之者使之進而有所考也後有薊門歐思誠跋地邦奇之言亦曰特以教吾子弟非敢傳之人人則是書本鄉塾私課之本思誠刻之轉為邦奇累矣至每州之下各加每州之域四字參於經文之中尤乖體例邦奇必不如是之妄或亦思誠校刊之時移其行款也

朱彝尊經義考載邦奇書說一卷注曰未見而不載此書其卷數則相同或即因此書而傳譌歟

尙書說要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編乃其與門人論書之說詮次成帙與蔡傳間有出入如以舜典在璇璣玉衡爲北斗以武成非錯簡之類改從古說異乎蔡傳者也以洪範爲洛書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證三代不改月之類沿襲誤解仍同乎蔡傳者也大抵推尋文句雖間有闡發亦皆以私意揣摩如謂堯典仲夏稱日永仲冬不稱宵永爲扶陽抑陰之義以書序君奭不悅爲不悅仕進是果經意乎其言禹貢水土之序及五服之遠近亦皆臆度之辭無典據也

書經旨略一卷

浙江吳玉輝家藏本

明王大用撰大用字時行號槩谷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是編不載經文惟推闡傳注之意載某段某句互對看某段某句互串看不出科舉之學而拘牽凌壓又在書義卓躍之下

尙書譜五卷

編脩汪如藻家藏本

明梅鶴撰鶴有古易考原已著錄鶴因宋吳棫朱子及元吳澄之說作尙書考異及此書考異引據頗精核此則徒以空言詆斥無所依據如謂孔壁之十六篇出於孔安國所爲實以臆斷之別無確證又謂東晉之二十五篇出於皇甫謐所爲則但據孔穎達引晉書謐傳從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語其說亦在影響之間且辭氣叫囂動輒醜詈亦非著書之體故錄其考異而是書僅存目焉

書疇彙訓一卷

監察御史蕭際詔家藏本

明蔡悉撰悉字士備合肥人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南京尙寶司卿移署國子監祭酒明史儒林傳附載王畿傳末稱其嘗請立東宮又極言礦稅之害爲人有學行恬於宦情仕五十載家食強半清操亮節爲淮西所宗在姚江末派之中爲最能謹嚴不肆者是書闡發洪範九疇與易象合一之理前五條總明其理次九章分晰其旨蓋卽



劉歆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之說也

禹貢圖說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鄭曉撰曉字望甫海鹽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端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自總圖以下分圖者

凡三十有綴以說仍載禹貢經文於後其中精核可從者胡渭禹貢錐指每徵引之然核其全書實多疎舛渭未

及一一辨也

禹貢說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鄭曉撰是編詮釋禹貢之文其中如解大野既濟一條解揚州一條解淳于江沱潛漢一條解江漢一條皆為

闕若璩潛邱劄記所取然大致多隨文演義辭旨淺近其門人徐允錫跋稱受業於曉數月因出此帙授之曰子

能了此禹貢無難矣蓋本為舉業講授而設允錫尊其師說遂從而刊行非曉意也

古書世學六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篇以今文古文石經列於前而後以楷書釋之且采朝鮮倭國二本以合於

古本故曰古書又以豐氏自宋迄明世學古書稷為正音慶為續音熙為集說道生為考補故曰世學其序曰正

統六年慶官京師朝鮮使臣媿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二人皆讀書能文辭議論六經出人意表因以尚書質

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又笑官

本錯誤甚多孔安國偽序皆非古經之舊如虞書帝告紀堯舜禪授之事汨作紀四凶之過九共紀四岳九官十

二牧考績之事彙既紀后稷種植之法序皆不知吾國之法有傳古經一字入中國者夷九族使臣將行搜檢再

三遣兵衛之出境則六一翁謂令嚴不許傳中國者不信然歟因請訂其錯誤僅錄一典二謨禹貢盤庚秦誓武

成康誥酒誥洛誥顧命見示僅錄附先清敏公正音之下俾讀是經者尚有考於麟角鳳毛之遺傳云又曰梁姚

方輿妄分堯典舜典為二篇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鴻都石經魏三體石經合為一篇止名堯典箕子朝鮮本徐

市倭國本總作帝典與子思大學合王魯齋王深堂皆以爲最是今從之考補云姚方輿本齊纂主蕭道成之臣  
偽增曰若稽古帝舜曰七字於重華之上變亂其文分爲二典於建武二年上之後事纂主蕭衍以罪見誅箕子  
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而止後附洪範一篇徐市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仙盡載  
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釋書經先會祖通奉府君與楊文懿公皆嘗錄得以藏於家顧炎武  
日知錄曰案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已有是說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  
眞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  
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  
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祀者周  
史之記不得謂商人之書也禹貢以導山導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五子之歌爲人上  
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  
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其辨可謂明矣今考明英宗實錄正統六年無此二國使臣之名則其  
爲子虛烏有已可不辨又朝鮮今爲外藩其書不異於中國絕無箕子本之說日本所刻七經孟子考文其書爲  
中國所佚者惟孔安國孝經傳皇侃論語義疏而孝經傳山井鼎等又自言其僞至其尚書則一一與中國注疏  
本同不過字句偶異耳然則朝鮮本倭國本者何自來哉是又不待證以篇章字句而後知其妄也

書經直解十三卷

內府藏本

明張居正撰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卒諡文忠事蹟具明史本  
傳是書爲萬歷初進講所作時神宗幼沖故譯以常言取其易解吳澄草廬集中所載經筵講義體亦如是也

書經說意十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沈偉撰偉號虹野吳江人嘉靖壬子舉人是書分節總論大旨不出講章之習所標某句截某句斷者尤陋案

朱彝尊經義考有杜氏偉尚書說意不著卷數注云未見考偉本姓杜少育於沈漢家因冒其姓後乃歸宗此書蓋其朱復姓時所著故仍題沈姓彝尊所載則據其後而言之也

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申時行撰時行字汝默號瑤泉長洲人嘉靖壬戌進士第一官至大學士諡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乃時行官翰林直日講時所進其說皆恪守蔡傳務取淺近易明考徐允錫作鄭曉禹貢說跋云嘗屬徐瑤泉作虞商周書說以補所未備徐瑤泉者即謂時行蓋時行初冒徐姓允錫跋作於隆慶二年時猶未復姓也據其所言時行蓋深於尚書者然其書說竟不及成惟此編存於世云

禹貢山川郡邑考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鑑撰鑑字汝明無錫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卿事蹟附見明史邵寶傳其書以禹貢水道為主每條用水名標目而歷引諸書所載源流分合於下其名為經文所無而見於蔡氏傳者並附釋之山名亦同此例郡邑名則專取蔡傳所有者釋之然地名僅載其沿革至到山名引書亦頗略惟水道稍詳亦未為該博朱彝尊經義考不著錄無錫縣志列鑑名於文苑傳亦不言其著有此書疑草創之業未行於世歟

禹貢元珠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俞鯤撰鯤字之鵬嘉興人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不著錄而別載其百家尚書彙解列於申時行袁仁之後屠本峻鄧元錫之前蓋嘉隆間人也大旨取禹貢篇蔡沈集傳刪節浮文歸於簡要於青州濰淄二水則據毛晃禹貢指南之說謂淄入海而以蔡傳淄入泲者為誤亦開有考證然大致主於詮釋文句於山川地理未能洞悉原委卷末附九州總歌導山導水歌九州田法賦法歌尤村塾記誦之學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四

經部十四

書類存目二

書經疑問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於經義罕所考定惟推尋文句以意說之往往穿鑿杜撰如解堯典

湯湯洪水方割云湯湯如湯滾沸一般樣解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曰載字下得極妙天下事重且大矣帝王

以一身擔當負荷如車載者然可謂遊談無根矣

書帷別記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樵撰樵所著尚書日記十六卷說者稱其該洽已著於錄此書則為科舉而作曰別記者所以別於日記也

書前舊有萬歷甲申自序見朱彝尊經義考此本不載蓋偶佚之

尚書要旨三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有堂撰有堂字字泰金壇人樵之子也萬歷己丑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參政事蹟附見明史樵傳是書承

樵所著尚書別記鈔撮緒言敷衍其說以備時文之用其經文較講義低二格每節惟書首尾二句亦如時文之

體然

尚書辨解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編前八卷解伏書二十八篇後二卷辨孔書故曰辨解其解周公居東為就

管叔以兄弟之義感之解罪人斯得為成王與太公召公誅管叔而周公不與聞他若周公稱成王為孺子為國

史代公之辭非自周公口出其說多與先儒異蓋敬之解經無不以私意穿鑿亦不但此書為然也

禹貢備遺增注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胡瓚撰其曾孫宗緒增注瓚字伯玉桐城人萬歷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政宗緒字襲參雍正庚戌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是書先發明禹貢書法別爲卷首自禹敷土至西戎卽敘爲一卷道岍及岐以下爲一卷依經附注多遵蔡氏集傳宗緒增注則開引蔡傳原文以證其同異如謂潏水入海不入濟考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潏者杜註云潏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鄭樵誤會其文遂據此謂濰淄之潏爲入汶不入海固爲牽合蔡傳云潏水東入濟亦不知通淄濟之間乃漢時事有河渠書可證也禹貢之潏出益都縣東南岳陽山歷今臨淄博興樂安至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水道顯然此糾正之得實者也至謂汾本西流則從蔡傳考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南流與東西溫谿合以今地輿考之自汾陽至臨汾縣東皆南流自此而南西流經曲沃縣所謂故絳也由曲沃至河津榮河諸縣則皆西流蔡傳未爲明晰如是之類尙未盡正也

書傳會衷十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曹學佺撰學佺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書自一卷堯典至六卷召誥題曰書傳會衷七卷洛誥以下則題曰書傳折衷篇帙相連而兩名互見莫喻其故今姑從其前名以歸畫一其說多沿葉舊文開自立議則又舛誤如四岳舊說皆以爲四人學佺則以爲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不知下文僉曰爲衆應之辭也其以三江爲松江婁江東江九江爲洞庭則皆取舊說之不可信者洪範之六三德不取鄭康成臣道之說而用孔傳亦爲寡識也

虞書箋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茅瑞徵撰瑞徵字伯符歸安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南京光祿寺卿解官後自號君上漁父又稱澹泊居士此書前有自序言南局多暇讀唐虞論治之書輒次數語蓋卽官光祿時作也考定陵注略瑞徵官職方郎中時欲黜一副將不遂反爲所搆又御史姚永濟韓浚皆有所請託瑞徵不從遂合力排擠之去其人蓋亦鈔鈔者而此書所箋大抵敷衍舊說無所發明如解柔遠能邇句云柔字下得最妙解惟時亮天工句云卽熙帝載意解天敘

有典節云爾我字正與兩天字相應解慎乃在位句云卽慎乃有位皆膚淺不足采錄殆聞曹無事姑以遺日本無意於著書而其子漫付剞劂耳

禹貢匯疏十五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茅瑞徵撰其書前冠圖經二卷上卷二十四圖皆鄧曉原本下卷二十四圖則瑞徵所補輯也次以九州爲九卷導山導水各一卷而九州攸同至末自爲一卷又採摭大禹神怪之事爲附錄一卷書作於崇禎壬申多借以抒寫時事故其自序曰讀禹貢者詳九州之山川則可供聚米之畫習滄渠之岐路則可商飛輓之宜察東南之物力則當念杼軸之空考句服之遺制則當興樹藝之利而挈要於底憤財賦一語疏解浩繁可一言以蔽之如必句櫛字比執今圖誌疑古山川此不離經生之耳食何益孔蔡之舊文蓋其志不在於解經也然徵引浩繁而無所斷制動引及天文分野未免泛濫至其附錄一卷盡摭雜家之言侈談靈異則非惟無與於經義亦並無關於時事矣豈說經之體哉

尙書傳翼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鍵撰鍵字寶府秀水人其時又有一陸鍵平湖人萬歷丙午舉人未知一人二人也是書惟敷衍蔡沈之說無所異同故曰傳翼然於集傳實無所發明其體例全似語錄亦頗不雅馴

尙書晚訂十二卷

編修闕守謙家藏本

明史維堡撰維堡字心傳金壇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工部郎中是書本名尙書集覽後更名晚訂蓋取晚年論定之意也大旨以蔡傳爲藍本惟考據典故頗引舊文不盡同於蔡傳蓋參用朱子尙書名物度數當看注疏之語也

尙書揆一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鄒期楨撰期楨字公寧無錫人萬歷中諸生江南通志儒林傳附見吳桂森傳中稱與桂森俱從高攀龍學稱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四

經部

書類存目一

二

兩素衣先生是書專主蔡傳而雜引諸儒之說以發明之蓋為科舉而作書成於萬曆丙辰前有高攀龍序又有讀尚書六要其孫陞所述也 國朝康熙庚戌其門人顧宸序而刊之

尚書彙纂二十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潘士遴撰士遴字叔獻烏程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大理寺寺副是書大意欲囊括漢宋諸儒而折衷以己見然博引繁稱卮言多而精理少其凡例高自標置謂從來說經非稽天之射卽無病之呻羣論指點虛實筆光閃洞真可引人心氣資人聰明其經如經星之左旋其緯如緯星之右轉無可增減無可讚宣烟霞寶氣結為祥光瑞霧萬古執迷一旦羣籥獨見曉焉云云自古以來著述之家未有誇誕至於如是者其華而不實亦可概見矣目錄止二十一卷而分編則為五十八卷蓋以篇數為子卷也

書經集意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萬嗣達撰嗣達字孝仲潯陽人其履貫無可考自序稱天啟壬戌書於陪京序中謂雲曹簡靜蓋官南京刑部時所作書中分節講論蓋家塾課蒙之本至禹貢內雜引明代漕輓東壩諸事以便荅策尤非解經之體矣

禹貢圖注

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艾南英撰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天啟甲子舉人朱聿鍵僭號於福建以為監察御史病卒於延平 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則以為殉節自經傳聞異辭莫之詳也是編以禹貢九州分繪九圖列於各州經文之前又繪五服圖列於五百里甸服一節之前後附輿地總圖據明代郡縣紀其大略採錄蔡注之簡明者為內注有不可廢者仍錄為外注其圖與注俱頗簡略無足以資考證南英自序亦云為便於童蒙記誦也

禹貢合注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夏允彝撰允彝字彝仲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官長樂縣知縣遭母憂歸福王時召為吏部主事以終制辭南都失守投水死事蹟附見明史陳子龍傳是書多證合時務指言得失又雜取水經注及諸家小說旁載山水形

狀及諸奇異似乎博瞻實於經義無關也

讀尚書略記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此書力辨攻古文者之非殊失深考其所注釋亦不過隨文敷衍在所

諸經略記之中獨爲最下

書釋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楊文彩撰文彩字治文寧都人是編冠以指略十六條先儒論二十一條四十二篇亡書目次汲冢周書篇名其餘卷次一如蔡傳文彩崇信古文其注或如策論或如語錄或如時文批語無復先儒詁經之體前有其門人魏禮序推尊甚至文彩自序亦謂與門人魏叔子共處一室相與揚推正謬雜繁義有未盡復著爲論以補所未逮是書之成其功爲多然禳工於文章而學問則多講權略解經亦非所長也

禹貢廣覽三卷

浙江吳王堦家藏本

明許胥臣撰胥臣錢塘人茲編首載九州總圖次以九州各爲一圖而經文分附於後又以導山導水南條北條分析爲圖亦各以經文附焉至九州攸同及五百里甸服諸條又分山水總敘及弼服諸名體例頗爲詳悉而經文下所引諸家注釋則粗明訓詁未足爲考證之資也

尚書講義

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蔡璋撰璋字達夫無錫人是書順文敷衍無所發明卽其開卷釋曰若若字作設問之如字解則大略可睹矣書凡兩冊爲明季寫本當時朱墨標識猶存疑卽璋之原案云

尚書解意六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李楨辰撰楨辰字華麓任邱人是編不甚訓詁名物亦不甚闡發義理惟尋繹語意標舉章旨節旨務使明白易曉而止蓋專爲初學而設故名以解意云



禹貢通解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橋李邵撰撰不著時代前有寶坻杜立德序當為國朝人而其詞中稱北直隸稱承天府皆明人語疑序為立德未入國朝以前作也立德之序頗斥據後代地理以疑蔡傳之非乃併河源之說亦指為不近理而璜之所注乃與蔡傳多有異同其循傳發揮者謂之通解其不從傳者謂之辨異每州之首及導山導水各列為圖自云多本之節曉夏允彝然其青州圖下即駁允彝之說亦不盡用二家也是書頗有意於考正而所學未博引據疎略視胡渭諸家不止上下牀之別矣

尚書集解二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號退谷山東益都人世隸上林苑籍故自稱曰北平前明崇禎辛未進士官兵科給事中李自成僭位受偽職為四川防禦使入國朝官至吏部侍郎平生以尊崇朱子得名而是書篤信古文與朱子獨異所解自蔡沈集傳外多采呂祖謙書說金履祥表注許謙叢說而力斥馬融鄭康成蓋欲尊宋學故不得不抑漢儒然宋儒解經惟易詩春秋培擊漢學其尚書三禮實不甚異同承澤堅持門戶又併排斥之耳然千古之是非曷可掩也

九州山水考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是書取禹貢所載山水分類相從山凡四十有三正導者二十有七雜見者十有六水凡四十有二正導者九雜見者三十有三附以澤九原隰十冠以水道會通源委皆首標其名而以所合諸水旁行斜貫引以鳥絲略似族譜世系與地圖之式迥殊中多附論時事引明代諸人議論事實以相證佐如水利海運之類與經義多不相關蓋借事抒議不專為注經設也書首標曰格致錄卷而卷字之上缺一字未鐫其子目乃題九州山水考上中下字蓋其格致錄中之一種刊而未竣者耳

尚書近指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奇逢接奇逢有讀易大旨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以主敬存心爲尙書之綱領其說多標舉此義不甚詮釋經文然蔡沈書集傳序所謂堯舜存此心桀紂亡此心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已先揭大旨不煩重演矣

尙書引義六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尙書稗疏已著錄此復推論其大義多取後世事爲之糾正如論堯與欽明則以闢王氏眞知論舜典元德則以闢老氏元旨論依永和聲斥宋濂贊同等用九宮填郊廟樂章之陋論象以典刑攻鍾經陳羣等言復肉刑之非論人心道心證釋氏明心見性之誤論聰明威破呂不韋月令劉向等五行傳之謬論甲冑起戎見秦漢以後制置之失論知之非艱行之維艱詆朱陸學術之短論洪範九疇薄蔡氏數學爲無稽論周公居東鄒季友避難爲無據議論馳騁頗根理要至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及所其無逸等句從孔傳而非呂蔡亦有依據惟文侯之命以爲與詩錄小弁之意同爲孔子有取於平王至謂高宗諒闇與豐昵同爲不惠於義則其論太創又謂黃帝至帝舜皆以相而紹位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又謂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皆相也至周則六卿各率其屬周之不置相自文王起此皆臆斷之辭他若論微子去紂恐文王有易置之謀周公營洛亦以安商民反側之心則益涉於權術作用不可訓矣

尙書體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錢肅潤撰肅潤字礎日無錫人是書章分句解止於隨文生義未能有所折衷其訓禹貢三江既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又謂江漢發源於梁合流於荆入海於揚定是江漢爲何又生松江婁江東江出來云云則又主蘇氏岷江爲中江嶓冢爲北江豫章爲南江之說矣又云東湖未築以前江水直注太湖是岷江嶓冢豫章三江未嘗不通震澤也考江水雖入海於揚然自古未與震澤通若如是說則京口以東皆成巨浸矣殊爲無據惟其辨九江有三頗爲詳晰差足備考耳

書經疏略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錄是書從注疏本以書序分冠諸篇又從古本合爲一篇列於卷首其次第與孔安國傳及鄭康成所注百篇之序俱互有異同又所載孔安國序於春秋左氏傳句闕其左氏二字解之曰傳附經左曰左傳以入號傳古無此體考左傳或曰左氏或曰左邱漢以來說者不同總爲人姓沐乃以爲左右之左殊駭視聽且謂傳以入號古無此體是併漢藝文志亦未見矣蓋沐著春秋疏略以左傳爲孔子作故於此書亦護其說耳所解多襲蔡傳其獨出己見者率多杜撰如解無逸篇則知小人之依句曰於是知小民者君子之所依賴以安也豈復成文義乎

古文尙書考一卷

編修程著  
芳家藏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字稼書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官嘉定靈壽二縣知縣行取御史雍正二年從祀

孔子廟

庭乾隆二年

賜謚清獻是書原載隴其三魚堂集中曹洛學海類編始摘錄別行大旨惟據朱子告輔廣之言

以申古文尙書非僞然朱子語錄曰書序恐不是孔安國所作只是魏晉時文字又曰孔氏書傳某疑決非安國所注恐是魏晉間人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又曰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嘗疑安國書是假書漢儒訓釋文字有疑則闕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之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謬舛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然則朱子辨古文非僞不一而足未可據輔廣所記一條遂謂他弟子所記皆非朱子語也

尙書情陰錄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情陰錄已著錄是編乃世沐七十二歲時作其篤信古文翁先儒之舊論至於尊古文而排抑今文則變本而加厲矣其排抑今文惟以不全爲辭不思古文五十八篇亦不足百篇之數也其說皆因蔡傳而行之往往支離於文外如解蒙羽其藝謂蒙多蒙昧亦要隨刊羽多禽鳥亦必翦除益稷之有勞可知夫益稷佐禹豈必在此二山且以山名一字穿鑿生義然則熊耳必多多蟄之獸外方必爲中矩之形哉又如解

厥貢惟土五色謂徐之東原乃中原正地厥土五色而赤多亦文明天闢孔子雖爲克產實徐產也斯文之統蓋像地靈是與經義何涉也至謂禹尚無史錄乃設史追書故曰虞書謂舜以諸侯之禮祀嘗饗二妣竝祔正舜母繼象母一一秩之不素大小宗無餘憾故官曰秩宗益不知其所據矣

尚書口義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懷志撰懷志字貞儒武強人康熙中左都御史謙之父也其孫自潔原跋稱爲大司空蓋其贈官然未詳何以贈工部尚書也是書於經文之內注小字以貫申之大旨悉遵蔡傳而行以通俗之文以便童蒙凡蔡傳所謂錯簡者俱移易經文以從之凡蔡傳所謂衍文者則徑從刪雜可謂信傳而不信經矣

禹貢正義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爾成撰爾成字得忍無錫人是書成於康熙甲寅據蔡氏集傳爲本或偶出己見又於古無稽如揚之三江則以爲錢塘江有兩源北源爲駱江西源爲太末江併錢塘而爲三梁之泔潛則以爲皆江之別源非江漢別流其說導水也於導河節以東過洛汭爲禹過之以大陸爲去河絕遠禹從洛水取陸路到高平之處下又北接上北過洛水非自大陸又北於導深節過三澗至於大別亦爲禹取陸路從三澗至大別下南入於江接上又東爲滄浪之水而轉南非自大別而南於導江節過九江至於東陵爲禹從九江取陸路至東陵下東迤北接上又東至於澧非自東陵又東於導浚水節以東出於陶邱北又東爲濟之正派下至於荷爲分流南行通泗又東北接又東正派非自荷又東北其又北東入於海以又北爲分流北出爲沮而合於灘以東入於海爲正派皆膠滯破碎使文理不相貫也

舜典補亡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舜典舊無篇首二十八字至梁姚方輿始得別本於大航頭以補之其事本屬可疑然相沿已久無可刊削之理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奇齡堅信古文而獨不信二典之分篇遂以爲

自月正元日以下乃爲舜典而闕其前半篇遂據史記以補之夫司馬遷書豈可以補經卽用遷書爲補亦何可  
前半遷書後半忽接以古經混合爲一奇齡以亂古經詆朱子而所爲又加甚焉雖善辨者殆亦難爲之辭矣

尚書義疏 無卷數 檢討 蕭芝家藏本

國朝蔣家駒撰家駒字千里丹陽人康熙庚午舉人官懷集縣知縣是編亦高頌講章之類鈔本綴以圈點其體

段皆類時文

書經詳說 無卷數 河南 巡撫探進本

國朝冉觀祖撰觀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以蔡傳爲主旁引孔傳孔疏及宋元以下諸家之說以釋之雖引

證頗繁然如六宗三江皆援據諸說而終以蔡傳爲主其有稍異於傳者多削而不錄如文侯之命引孔疏其下

注云傳疏多與蔡傳說異故僅錄此又如費誓徂茲淮夷句引孔傳亦必注其下云徂訓往征與蔡傳異蓋篤守

宋學不肯一字異同者也

禹貢臆參 無卷數 江蘇 巡撫探進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有易互已著錄是書於經文之下詳載蔡傳而並錄地理今釋以糾其誤亦間附己說然頗

有文詰未當者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一條初學記引鄭康成注漢江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爲中

江後儒咸主鄭義而陸榮力攻之謂周禮職方於荊州曰其川江漢於揚州曰其川三江若江漢卽三江之二又

何以一表之於荊又再表之於揚也考職方氏有曰河東曰兗州其川河洧東北曰幽州其川河洧一河洧而既

表之於兗又表之於幽陸榮又何以難之也陸榮又謂職方氏曰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苟彭蠡可以爲南江則是

一水而分列於川浸蓋主李善司馬貞之注以彭蠡爲五湖之一然虞翻韋昭張勃酈道元張守節陸龜蒙李宗

諤諸家皆與善及貞注不同則五湖必兼彭蠡尙未可確定亦不得執以駁三江矣

禹貢譜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澍字若霖亦或自書爲翁林金壇人康熙壬辰進士歷官給事中是書各著經文於前而附圖於後州爲二圖一言疆界一言貢道導山導水及山川田賦亦各有圖凡四十圖大抵皆本焚傳而參以諸家之說條理簡明頗易尋覽然多因仍舊說依違遷就不能折衷歸一與胡渭錐指蓋未可同日語也

禹貢解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晏斯盛撰斯盛有楚蒙山房易經解已著錄禹貢一篇自注疏而外無慮數十百家迨胡渭禹貢錐指出條分縷晰辨正詳博斯盛是編大概全取渭書而變其體例中如渭引水經注漳至斥漳縣入河斯盛則以漢志斥漳下應劭云漳水出治北入河蓋言漢時漳水在治北其云入河者以下流至阜城言也漳水逕行鄴東已當入故大河若漢時阜城以上安得有河渭據水經注濟歷瓠縣故城北瀆入馬車瀆逕琅玕故城南故言淄濟各自入海斯盛以漢書留至博昌入涉師古注云涉音子禮反孔疏引作入海誤也留入涉不在馬車瀆而在琅玕東之博昌界其辨別亦頗精密至其論碣石據漢志驪成之大碣石山即今昌黎縣北二十里所謂仙人臺天橋柱者不取王橫淪於海中之說又謂河濟相通浮濟自陶邱而西以達於河周以後樂川道窳至東漢時僅存榮荷澤渚之本源故漢志云軼出滎陽北平地非禹貢職方舊蹟不取三伏三見之說其他如冀之恆衛以恆由恆山得名滹水出靈邱縣北高氏山與渾源州恆山相連屬衛山惡池得名衛轉曰惡惡轉曰虐滹卽恆虐它卽衛皆因渭說而附益之導河後附歷代徒流亦因渭之書刪繁就簡於雍之黑水欲以打沖河當之究不協入於海之文且漫無實證又渭不知今呼老黃河者爲宋之二股河而以爲二股河行唐馬頰河故道斯盛亦曰二股河尋唐景福以前馬頰河之道也則又沿渭之誤不能糾正矣

今文尙書說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旨訂補蔡沈書傳之闕失大抵推求於字句之間離合參半所解惟伏生二十八篇而古文則置之不言蓋用吳澄書彙言之例未爲無見而所附古文尙書辨二篇不引梅賾闕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四

經部

書類存目一

六

若據的然有證之言而又變爲古文尙書半真半僞之說自稱年將及艾於詩禮春秋揆成經說三十八卷夢見孔子心似別開一竅者凡於書之真僞一覽自明云云其亦近於語怪矣

尙書通義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彙如撰彙如有周易通義已著錄是書亦仿周易通義之例以四書成語釋之如禹貢冀州至四海會同則曰所謂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也五百里甸服至五百里米則曰所謂五十而貢可想見矣洪範無虐氣獨而畏高明則曰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全書皆用此例可謂附會經義矣

尙書舉隅六卷

江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志遴撰志遴字掄英江西新城人雍正甲辰舉人其書刪節蔡傳而於蔡傳後每條各以己意附注一二語簡略殊甚蓋於舉業之中更闢捷徑矣

書經劄記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昺撰昺有周易鈔已著錄是編爲其三經解之二取明陳第之說謂古文尙書非僞冠以古文今文辯盡掃諸家考證而斷以大禹謨之精一危微咸有一德之主善克一數語謂非漢晉所能作蓋撫近時方苞之論此明知徵實之難誣又變而蹈空以求勝也

禹貢方域考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奕瑞撰奕瑞號玉峯南豐人雍正中官福建鹽場大使其書載禹貢本文而專疏其方域界址附江河入海記河源記數篇於後前有自序謂刪撮胡渭禹貢錐指而爲之故卷首自稱曰纂輯明爲渭書之節本云

尙書約旨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有易經圖說會通已著錄是書大略墨守蔡傳依文訓義間有與蔡傳異者亦僅鑽研語氣未能考證其失故所著凡例亦自謂未脫講章舊局至於名物典故不甚詮釋則以別撰尙書通典略故也

尚書通典略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是書皆考辨尚書典故首卷力主梅書之非偽至以馬融鄭元不見古文所見皆張霸偽書而顧命銳字又以爲說文本孔傳蓋猶毛奇齡之緒論其訓釋名物多據理斷制不由考證如河出崑崙信水經注五萬里之說而駁元以來探求河源之謬不知輿圖俱在道里井然是爲泥古而不徵今允征篇中謂日食可以推算不應馳走不知自漢以前無預知日食之術是爲知今而不稽古蓋典制之學與義理之學南轅而北轍也久矣

馬賁約義 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華玉淳撰玉淳字師道號澹園金匱人是編考證禹貢山水詳略頗不盡一蓋隨事紀載未及成書之藁本也其論三江主鄭元蘇軾之說極爲有見論九江則以九江爲洞庭大抵與胡渭所見同不知九江自在潯陽古者江則名江河則名河未有以洞庭爲九江者應劭諸家不可廢且澧江已見於經而雲夢亦跨岳陽之界洞庭之說終屬未安玉淳蓋未深考耳

尙書質疑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書用趙孟頫吳澄之說分今古文爲二不爲無據惟是康誥等三篇據書語則在武王時受封據左傳則在成王時受封先儒皆疑不能明今徑升大誥之前紊亂舊第殊失謹嚴之義伏書願命一篇孔氏古文分出康王之語見史記周本紀馬融舊本亦見於經典釋文今以爲後人妄分於考證亦疎至於沿豐坊僞本之說改堯典爲帝典自謂根據大學不知無以處孟子又以二典非虞史所作出夫子筆削曰若稽古帝堯出孔子增加尤爲臆說矣

書經參義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編以朱子命蔡沈作書傳甫越歲而朱子亡其開本是正者頗



多如集注行夏之時及歲十一月十二月之屬昭如日星而禁傳於伊訓之元祀十有一月及泰誓之十有三年  
春武成惟一月之屬皆力著不改時不改月之辯是顯與朱子有異因作是書正之計經文錯互篇簡者二條錯  
分段落者五條錯混句讀者二條錯解文義者十二條定錯復錯者一條考禁傳自南宋以來即多異議原非一  
字不刊之典然兆錫所改大抵推求字句以意亂定未能確有考證也

尙書質疑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字震滄晚年好治春秋又自號左奮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賜國

子監司業丁丑又

賜國子監祭酒銜所著春秋大事表最為精密其注詩亦有可觀惟此一編較他書為次

乘其例不載經文亦不訓釋經義惟標舉疑義每條撰論一篇為數凡四十有一大抵多據理臆斷不甚考證本  
末如謂帝王巡狩必不能一歲而至四嶽因疑惟泰山為天子親至餘皆不至其地引泰山獨有明堂為證且稱  
華山恆山衡山久在晉楚境內若有明堂而為晉楚所毀列國空何如問罪春秋迄何如大書特書夫春秋明例

承告乃書二百四十年中未有以毀某來告者也安得以春秋不書毀為本無明堂之證晉不奉正朔

春秋凡載晉事傳與

綱皆差兩月杜預以為晉用夏正

楚僭稱王號孰問其罪又安得以春秋無書毀明堂者為本無明堂之證乎古文尙書晉時乃

出棟高既確信危微精一數語斷其必真

案危微精一數語實前子所載云出述經

乃獨以兩階千羽一事為劉歆竄入主名確鑿此

出何典記也山海經本不足信蔡傳引其怪說以注禹貢自是一失棟高駁之是也至謂為劉歆所偽作則禹本

記山海經之名先見於史記大宛傳贊亦歆所竄入歟周代諸侯所以能知其名者賴春秋傳耳夏商年遠文略

靡得而徵乃謂夏商不封建同姓考史記夏本紀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

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緄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云云則夏代分封史有明證烏得遽斷其無如以不見於

書而斷之則今文惟有齊呂伋魯伯禽晉文侯秦穆公古文惟有蔡仲耳周公封魯召公封燕書且無明文矣他如  
論堯舜禹非同姓論商周改時改月論亂臣十人中有膠鬲論洪範不本河圖洛書論微子而縛而又左牽羊右把

茅論周公未會居攝亦皆前人之舊論不足以言心得大抵棟高竈經之功春秋爲最而書則用力差少人各有所短長不必曲爲之諱也

書經提要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鐸撰鐸有易經提要錄已著錄是書體例亦不錄經文但標舉字句雜宋諸家之說而以己意融貫之然大抵推求文義之學如王心敬以曰若稽古一句爲孔子所加至爲無理而鐸曰其說可從殊乏考訂他如解大禹謨曰堯曰大哉堯之爲君舜曰大舜有大焉舜繼堯稱大舜禹繼舜故亦稱大禹然則大禹謨之作在論語孟子後乎

尚書小疏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字貫雲號果堂吳江人嘗預脩三禮及一統志議敘九品官是編所解自堯典至禹貢僅數十則而往往失之好異如謂禹時交州本屬荆梁胡渭禹貢錐指以九州大略不踰五嶺者非是蓋沿闕若璩潛邱劄記之說然潛邱劄記稽核者多惟此條則過泥通典今姑以禹貢經文求之自五百里甸服至五百里荒服每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凡五千里自孔鄭諸儒無有異辭者也經稱荆及衡陽惟荆州通典稱衡陽郡去洛陽二千七百六十八里以南北兩面計之已逾於五千里至稱荆州之域兼有峽陵江華桂陽連山諸郡又稱零陵去洛陽三千五百五里江華去洛陽三千五百八十里桂陽去洛陽三千五百七十里連山去洛陽三千五百八十九里則荆州南域已逾千里有奇恐經所云衡山之陽未必遼闊如此禹貢錐指謂騎田嶺北爲桂陽嶺南爲連山連山亦古南越地不當入荆域其駁正最爲允協必反其說已爲非是乃更謂荆州之域直統交趾則距洛陽凡七千二百二十五里較經文荒服里數三倍過之靈有是事乎至引後漢書爲證尤屬率合考獻帝本紀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注引獻帝春秋日時古幽并州以其郡國并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并爲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於是有充豫青徐荆揚冀益雍據此則當時特復禹貢九州之名非謂漢之疆域即禹疆域又安得以後證前耶其他附會遊移之說往往類此蓋形長於三禮而尚書非其所精又務欲求勝於胡渭故糾紛至是不足爲據也

心圖書經知新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郭兆奎撰兆奎平湖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亥兆奎年七十三矣大旨以蔡沈集傳為本而時參己見故曰知新如解義典命義和數節則謂後世日晷為定分至之要而舉南北極及歲周歲差之法皆以為不足信解禹貢則謂黑水非有二水因九江三江未盡入海上流泛濫溢出於西謂漢枝分於大別入江其正流為北江在彭蠡之北江枝分會於彭蠡其正流為中江在彭蠡之南他如涇屬渭汭條下皆周禮職方為後來雜湊之書於甘誓條下皆禮記會子問一篇率多不經於伊訓論三年之喪皆儀禮喪服之經及禮記為非說六律則謂古無六呂及隔八相生共國語禘郊宗祖報左傳弄澆管蔡之事皆為謬說大抵不信古經自以意斷惟篤信梅賾古文故卷末附古今文辨謂秦焚民間詩書其博士所職漢初猶有全書又謂蔡邕書石經即全古文蓋取毛奇齡古文尙書冤辭之說重為申衍不知漢時古經果完何以立於學官者僅伏生所傳以及賈馬鄭諸大儒親見古文者其所傳述何以絕不涉伏生所傳之外也

尙書讀記一卷 編脩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閻循觀撰循觀字懷庭號伊蒿昌樂人乾隆丙戌進士官吏部考功司額外主事是編為濰縣韓夢周所刊凡七十六條循觀亦不信古文其解金縢我之弗辟為弗辟攝政之嫌康誥首四十八字非錯簡及費誓伯禽征徐戎為周公在時事竝根據史記為說蓋司馬遷受古文尙書於孔安國其所引證足為根據也其他則多循文生義之說蓋本其讀書之時偶記簡端循觀沒後夢周錄為此帙初非著成之書故所解止此耳

尙書私學四卷 編脩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江昱撰昱字賓谷號松泉甘泉人貢生是書大旨謂古文尙書論政論學莫不廣大精深非聖人不能道故其說多據理意斷然亦有偶然標識無關大義者如謂稟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若踰虎尾涉於春冰皆晉人危語之祖云云殆非詁經之體又如稱刑金氣也苗為暴虐淫過之刑殺戮無辜金氣盛極故惡臭薰蒸變而為腥腥於五臭

爲金云云亦過於求深也

尙書注解纂要六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選撰蓮字余嘉江都人是書融會蔡沈集傳之義每節之下先標指意而各隨文句詮釋之無所考證

尙書刺義四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璘撰璘有周易刺義已著錄是書分條疏解大旨爲制義而作與所註周易體例相同

附錄

別本尙書大傳三卷補遺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之騷編之騷號晴川仁和人雍正間官慶元縣教諭伏生尙書大傳久無刻本外間傳寫殘帙譌缺顛倒殆

不可讀元和惠棟號爲博洽脩明堂大道錄時亦未見其原本僅從他書輾轉援引故之騷蒐採補綴仍勒爲三卷

其不注出典者殘缺之原文其注某書引者之騷所增入也殘章斷句頗賴以存近時宋本復出揚州已有雕版

此本原可不存然之騷於舊帙未出之前鉤稽參考閱歲月而成是編其好古之勤亦不可沒故仍附存其目焉

右書類七十八部四百三十卷 內十部無卷數 附錄一部四卷皆附存目

案尙書文句古奧訓釋爲艱故宋元以前注是經者差少歷年久遠傳本彌稀凡有遺編率皆採錄惟薛季宣

之屬古王柏質成大胡一中之改經特黜而存目一以杜好奇之漸一以杜變亂古經之漸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

經部十五

詩類一

詩有四家毛氏獨傳唐以前無異論宋以後則衆說爭矣然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仲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務未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夫解春秋者惟公羊多駁其中高子沈子之說殆轉相附益要其大義數十傳自聖門者不能廢也詩序稱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固後來摭續之明證卽成伯璉等所指篇首一句經師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然去古未遠必有所受意其真贗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爲偏見今參稽衆說務協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舊文王柏之橫刪聖經者論有可採竝錄存之以消融數百年之門戶至於鳥獸草木之名訓詁聲音之學皆事須考證非可空談今所採輯則尊漢學者居多焉

詩序二卷

內府藏本

案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元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卽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璉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卽爲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毛傳初行尙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樵所作詩辨妄一出周孚卽作非鄭樵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於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學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詩序一事反覆攻詰至數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數百年備

者尚各分左右祖也豈非說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乎考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各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程大昌考古編亦曰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為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為朱鶴齡毛詩通義序又舉宛丘篇序首句與毛傳異辭其說皆足為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證邱光庭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鳩鳴衛風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戾其說尤足為續申之語出於毛後之明證觀蔡邕本治魯詩而所作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皆祇有首二句與毛序文有詳略而大旨略同蓋子夏五傳至孫卿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是毛詩距孫卿再傳申培師浮邱伯浮邱伯師孫卿是魯詩距孫卿亦再傳故二家之序大同小異其為孫卿以來遞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祇首二句而以下出於各家之演說亦可知也且唐書藝文志稱韓嬰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是韓詩亦有序其序亦稱出子夏矣而韓詩遺說之傳於今者往往與毛迥異豈非傳其學者遞有增改之故哉今參考諸說定序首二語為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為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仍錄冠詩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併錄朱子之辨說著門戶所由分蓋數百年朋黨之爭茲其發端矣隋志有顧歡毛詩集解敘義一卷雷次宗毛詩序義二卷劉炫毛詩集小序一卷劉瓛毛詩序義疏一卷案序敘二字互見蓋史之疑文今仍其舊唐志則作卜商詩序二卷今以朱子所辨其文較繁仍析為二卷若其得失則諸家之論詳矣各具本書茲不復贅焉

毛詩正義四十卷 內府藏本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其長字不從岫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

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據是一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為舛誤

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詁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為於古無據今參稽眾說定作傳者為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史人併傳授毛詩淵源

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為故推張華所言蓋以為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大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

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案此論今依此據正義所引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仿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庸別曲說也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

案此論德明經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見詩本義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芣苢一條謂王不

及鄭見困學紀聞亦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袒分左右垂數

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為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岐塗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為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為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焯毛詩述義為原本故能融

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謚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句講毛詩所說維鵲在梁陟彼岐兮勿翦勿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指擊

毛鄭為能事元廷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迄不遵用治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為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闕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為何語殆

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為何語矣我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類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  
門師授瑞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一卷通行本

吳陸璣撰明北監本詩正義全部所引皆作陸機考隋書經籍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注云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資暇集亦辯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注云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資暇集亦辯  
璣字从玉則監本為誤又毛晉津逮祕書所刻援陳振孫之言謂其書引爾雅郭璞注當在郭後未必吳人因而題  
曰唐陸璣夫唐代之書隋志烏能著錄且書中所引爾雅注僅及漢健為文學樊光實無一字涉郭璞不知陳氏何  
以云然姚士粦跋已辨之或晉未見士粦跋歟原本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輯大抵從詩正義中錄出然正義衛風  
淇澳篇引陸璣疏淇澳二水名今本乃無此條知由採摭未周故有所漏非璣之舊佚矣又衛風椅桐梓漆一條稱  
今雲南梓桐人續以為布考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有雲南縣後漢書郡國志永昌郡有雲南縣皆一邑之名唐書  
地理志姚州雲南郡武德四年以漢雲南縣地置蓋至是始升為大郡而袁滋雲南記實湧雲南別錄諸書作焉璣  
在三國即以雲南配梓桐似乎諸家傳寫又有所竄亂非盡原文然勘驗諸書所引一一符合要非依託之本也未  
附四家詩源流四篇而毛詩特詳考王柏詩疑已詆璣所敘與經典釋文不合王應麟困學紀聞亦議其誤以曾申  
為申公則宋本已有之非後人所附益矣蟲魚草木今昔異名年代迢遙傳疑彌甚璣去古未遠所言猶不甚失真  
詩正義全用其說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其駁正諸家亦多以璣說為據講多識之學者固當以此為最古焉

毛詩陸疏廣要二卷內附藏本

吳陸璣撰明毛晉注晉原名風苞字子晉常熟人家富圖籍世所傳影宋精本多所藏收又喜傳刻古書汲古閣版  
至今流布天下故在明季以博雅好事名一時嘗刻津逮祕書十五集皆宋元以類舊帙惟此書為晉所自編陸璣  
原書二卷每卷又分二子卷蓋儲藏本當故徵引易繁採摭既多故異同滋甚辨難考訂其說不能不長也其中如

南山有臺一條則引韻書證其佚脫有集雜鶴一條則引詩緝證其同異其考訂亦頗不苟至於嗜異含多每傷  
支蔓如鶴鳴于九臯一條後附焦山塞鶴銘一篇蔓延及於石刻於經義涉無所闕核以詰經之古法殊乖體  
例然雖傷冗碎究勝空疎明季說詩之家往往儼弄聰明變聖經爲小品晉獨言言微實固宜過而存之是亦所  
謂論其世矣

毛詩指說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唐成伯瓊撰伯瓊爵里無考書凡四篇一曰興述明先王陳詩觀風之旨孔子刪詩正雅之由二曰解說先釋詩  
義而風雅頌次之周南又次之訪傳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后妃又次之終以鵲巢騶虞大略卽舉周南一篇隄  
括論列引申以及其餘三曰傳受備詳齊魯毛韓四家授受世次及後儒訓釋源流四曰文體凡三百篇中句法  
之長短篇章之多寡措辭之異同用字之體例皆臚舉而詳之頗似劉氏文心雕龍之體蓋說經之餘論也然定  
詩序首句爲子夏所傳其下爲毛萇所續實伯瓊此書發其端則決別疑似於說詩亦深有功矣伯瓊尙有毛詩  
斷章二卷見崇文總目稱其取春秋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蓋卽李石詩如例之類宋熊克嘗與毘陵沈  
必豫欲合二書刻之而斷章一書竟求之不獲乃先刻指說此本末有克跋蓋卽從宋本傳刻也克嘗著中興小  
歷別見史部編年類中其刻此書時方分敘於京口故跋稱刻之泮林云

毛詩本義十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歐陽修撰是書凡爲說一百十有四篇統解十篇時世本末二論幽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  
卷末修文章名一世而經術亦復湛深王宏熙山志記嘉靖時欲以修從祀孔子廟衆論靡定世宗諭大學士楊  
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羽翼於聖門無功乎一清對以修之論說見於武  
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云云蓋均不知修有此書也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  
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然修之言曰後之學者因述先世之所傳而較得

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假假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閔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是修作是書本出於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一家而亦不曲徇一家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後之學者或務立新奇自矜神解至於王柏之流乃併疑及聖經使周南召南俱遭刪竄則變本加厲之過固不得以濫觴之始歸咎於修矣林光朝艾軒集有與趙子直書曰詩本義初得之如洗腸讀之三歲覺有未穩處大率歐陽二蘇及劉真父談經多如此又一書駁本義闕雖穆不免且臆訛諸解辨難甚力蓋文士之說詩多求其意講學者之說詩則務繩以理互相拮擊其勢則然然不必盡爲定論也

詩集傳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蘇轍撰其說以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爲毛公之學衛宏之所集錄因惟存其發端一言而下餘文悉從刪汰案禮記曰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芣者樂循法也是足見古人言詩率以一語括其旨小序之體實肇於斯王應麟韓詩考所載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蝦蟇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對安世元城語錄亦曰少年嘗記讀韓詩案崇日韓詩北宋尚存范處義選齊詩補傳兩韓詩世罕有之此詩不存信蓋備未考有兩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兩無其極傷我稼穡云云是韓詩序亦括以一語也又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所作獨斷載周頌序三十一章大致皆與毛詩同但有其首句是魯詩序亦括以一語也轍取小序首句爲毛公之學不爲無見史傳言詩序者以後漢書爲近古而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轍以爲衛宏所集錄亦不爲無徵唐成伯璵作毛詩指說雖亦以小序爲出子夏然其言曰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鴈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詞云云然則惟取序首伯璵已先言之不自轍創矣厥後王得臣程大昌李榕皆以轍說爲祖良有由也轍自序又曰獨採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則轍於毛

氏之學亦不激不隨務持其平者而未翌奇覺寮雜記乃曰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亦未識轍之本志矣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 兩江總督 探進本

宋蔡卞撰卞字元度興化仙遊人熙寧三年與兄京同舉進士第官至觀文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自王安石新義及字說行而宋之士風一變其為名物訓詁之學者僅卞與陸佃二家佃安石客卞安石壻也故佃作埤雅卞作此書大旨皆以字說為宗陳振孫稱卞書議論穿鑿微引瑣碎無裨於經義詆之甚力蓋佃雖學術本安石而力沮新法漸斷異議君子猶或取之卞則傾邪姦險犯天下之公惡因其人以及其書羣相排斥亦自取也然其書雖王氏之學而徵引發明亦有出於孔穎達正義陸玑草木蟲魚疏外者寸有所長不以人廢言也且以邢昺之僉邪而爾雅疏列在學官則卞書亦安得竟棄乎書凡十一類曰釋天釋百穀釋草釋木釋鳥釋獸釋蟲釋魚釋馬雜釋雜解陳氏書錄解題稱分十類蓋傳寫誤脫一字也

毛詩集解四十二卷 內府 藏本

不著編錄人名氏集朱李樛黃樛兩家詩解為一編而附以李泳所訂呂祖謙釋音樛字若林閩縣人嘗領鄉貢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樛字實夫龍溪人淳熙中以舍選人對升進士兩科調南劍州教授終宣教郎著詩解二十卷總論一卷泳字深卿始末未詳與樛樛皆閩人疑是書為建陽苦肆所合編也樛為林之奇外兄 見書錄又為呂本中門人 見何喬遠問書其學問具有淵源書錄解題稱其書博取諸家訓釋名物文義未用已意為論斷今觀樛解體例亦同似乎相繼而作而稍稍補苴其罅漏不相攻擊亦不相附合如論詩序樛取蘇轍之說以為毛公作而衛宏續樛則用王安石程子之說以為非聖人不能作所見迥為不同其學雖似少亞於樛而其說實足以相輔編是書者惟音釋取呂祖謙而訓釋之文則置讀詩記而取樛樛殆亦以二書相續如騶有靳故不欲參以他

說歟

詩補傳三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曰逸齋撰不著名氏朱彝尊經義考云宋史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明朱睦  
擘聚樂堂書曰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云云則此書爲處義所作逸齋蓋  
其自號也夫旨病諸儒說詩好廢序以就已說故自序稱以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性情參之物理以平易  
求古詩人之意又稱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詰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蓋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者  
則處義矣考先儒學問大抵淳實謹嚴不敢放言高論宋人學不逮古而欲以識勝之遂各以新意識說詩其開剔  
抉疏通亦未嘗無所闡發而未流所極至於王柏詩疑乃併舉二南而刪改之儒者不肖信傳其弊至於誣經其  
究乃至於非聖所由來者漸矣處義篤信舊文務求實證可不謂古之學者歟至詩序本經師之傳而學者又有  
所附益中開得失蓋亦相參處義必以爲尼山之筆引據孔叢子既屬僞書牽合春秋尤爲旁義矯枉過直是亦  
一瑕取其補偏救弊之心可也

詩總聞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王質撰質字景文興國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樞密院編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周亮工書影以爲宋末  
人蓋考之未審也亮工又稱是書世久無傳謝肇淛始錄本於祕府後肇淛諸子盡賣藏書爲陳開仲購得乃歸  
諸亮工則其不佚者僅矣其書取詩三百篇每篇說其大義復有閩音闡訓問章問句問字問物問用問跡問事  
問人凡十門每篇爲總聞又有問風問雅問頌冠於四始之首南宋之初廢詩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鄭朱  
之說最著亦最與當代相辨難質說不字字詆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別出新裁堅銳之氣乃視二  
家爲加倍自稱草精研思幾三十年始成是書淳祐癸卯吳興陳日強始爲鈔版於富川日強跋稱其以意逆志  
自成一家其品題最允又稱其刪除小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則不盡然質廢序與朱子同而其爲說則各異質  
震日鈔曰雪山王質求深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  
說頗驚俗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云云言因鄭而不言因王知其趣有不同矣然其冥思研索務造幽深穿鑿者

固多懸解者亦復不少故雖不可訓而終不可廢焉

詩集傳八卷 通行本

宋朱子撰宋志作二十卷今本八卷蓋坊刻所併朱子注易凡兩易彙其初著之身傳宋志著錄今已散佚不知

其說之同異注詩亦兩易彙凡呂祖謙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皆其初彙其說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說

朱子政序用鄭樵說見於論語朱升以為用歐陽修之說殆誤也是為今本卷首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無一語斥小序蓋猶初彙序未稱時方輯

詩傳是其證也其注孟子以柏舟為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子衿為刺學校之廢周頌豐年篇小序辨說極言

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前後不符亦舊彙之刪改未盡者也楊慎丹鉛錄謂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

變其說離意度之詞或亦不無所因歟自是以後說詩者遂分攻序宗序兩家角立相爭而終不能以偏廢

欽定詩經彙纂雖以集傳居先而序說則亦皆附錄尤為持千古之平矣舊本附詩序辨說於後近時刊本皆

刪去鄭元稱毛公以序分冠諸篇則毛公以前序本自為一卷隋志唐志亦與毛詩各見今已與辨說別著於錄

茲不重載其間經文譌異馮嗣京所校正者如鄒風終然允臧然誤馮王風牛羊下括括誤括齊風不能辰夜辰

誤晨小雅求爾新特爾誤我胡然厲矣然誤為朔月辛卯月誤日家伯維宰維誤冢如彼泉流泉流誤流泉爰其

適歸爰誤奚大雅天降涇德涇誤愔如彼泉流亦誤流泉商頌降予卿士予誤于凡十二條陳啟源所校正者召

南無使尤也吹尤誤麗何彼禮矣穠穠穠穠風遠兄弟父母誤遠父母兄弟小雅言歸斯復斯誤思昊天大憮大

誤泰楚茨以享以祀享誤饗福祿之醴誤媿畏不能趨趨誤趨不皇朝矣皇誤遑下二大雅溥彼溥舟溥誤渾

以篤于周祐脫于字周頌既右饗之饗誤享魯頌其旂被被誤花茂爾頌來格祁祁誤祈祈凡十四條又傳文譌異

陳啟源所校正者召南騶虞篇貍豕也牝誤牡終南篇猷之狀亞象兩弓相背亞誤亞弓誤已南有嘉魚篇鯉

質鱗鱗誤鯉又衍胤字甫田篇或耘或耔引漢書苗生菜以上脫生字隳其土誤墮其土類升篇賦而比也誤

增興又二字

案此補廣詩童子問所增

小宛篇俗呼青雀誤詩文王有聲篇成溝也成溝城召曼篇池之竭矣章比也誤

作賦闕予小子篇引大招三公穆穆誤三公指讓齊篇此頌文王之功王誤武駟篇此言魯侯牧馬之盛魯侯誤  
僖公凡十一條史樂所校正者衛風伯兮篇傳曰女為悅已者容已下脫者字王風采芣篇蕭瑟也萩誤荻蕭風葛  
生篇城營城也營誤堊秦風蒹葭篇小渚曰汜小誤水小雅四牡篇今鶴鳩也鶴誤鴉蓼蕭篇在衛曰鸛衛誤鑿采  
芄篇即今苦蕒菜蕒誤蕒正月篇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定誤眾小弁篇江東呼為鴉鳥鴉誤鴨巧言篇君子不  
能望議望誤暨凡十條蓋五經之中惟詩易讀習者十恆七八故書坊刊版亦最夥其輾轉傳譌亦為最甚今悉  
釐正傳不失真至其音叶朱子初用吳棫詩補音案棫詩補音與所作韻補為兩書書錄解題所載甚明茲考合為一書誤也其孫鑑又意為增損頗  
多舛迯史樂作風雅遺音已詳辨之茲不具論焉

慈湖詩傳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書原本二十卷焦茲國史經籍志及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尙載其名而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海內藏書咸集 祕府而是書之目闕焉則彝尊所說為可信蓋茲之所錄皆據史志所載類多虛列度稷徵刻書目亦多未見原書固不足盡據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袁輯成編仍勒為二十卷又從慈湖遺書內補錄自序一篇總論四條而以玫瑰集所載樓鑰與簡論詩解書一通附於卷首其他論辨若干條各附本解之下以資考證至其總論列國雅頌之篇永樂大典此卷適闕無從採錄其公劉以下詩十六篇則永樂大典不載其傳豈亦如呂祖謙之讀詩記獨闕公劉以下諸篇抑在明初即已殘闕耶是書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而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為出自衛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論如謂左傳不可據謂爾雅亦多誤謂陸德明多好異音謂鄭康成不善屬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學之釋淇澳為多牽合而詆子夏為小人儒蓋簡之學出陸九淵故高明之過至於放言自恣無所畏避其他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為姓以六駁為赤駁之譌以天子葵之之葵有向日之義闕有附會字鑿然其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有微遠引曲暢其說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注無不悉蒐其訂正訓詁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

引可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非其所作易傳以禪詰經者比也昔吳棫作詩補音十卷又別爲韻補五卷韻補明人有刻本其書探摭詩騷以下及歐陽修蘇軾蘇轍之作頗爲雜濫補音久佚惟此書所引尚存十之六七然往往以漢魏以下之韻牽合古音其病與韻補相等朱子語類謂才老補音亦有推不去者蓋卽指此類顧炎武亦嘗作韻補正一書以糾其失考古音者固未可全以爲準焉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浙江汪改  
栗家藏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此其說詩之作也朱子與祖謙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此書中所謂朱氏曰者卽所採朱子說也後朱子改從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祖謙仍堅守毛鄭故祖謙沒後朱子作是書序稱少時凌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旣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閒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云云蓋雖應其弟祖約之請而夙見深有所不平然迄今兩說相持嗜呂氏書者終不絕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自篤公劉以下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此本爲陸武所重刊武序稱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呂氏書凡二十二卷公劉以後其門人續成之與陳氏所說小異亦不言門人爲誰然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三十二卷則當時之本已如此武所云或因戴溪有續讀詩記三卷遂誤以後十卷當之歟陳振孫稱其博探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魏了翁作後序則稱其能發明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一人各舉一義已略盡是書所長矣了翁後序乃爲眉山賀春卿重刻是書而作時去祖謙沒未遠而版已再新知宋人絕重是書也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戴溪所續呂祖謙之書也溪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尚書文華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開賜諡文端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傳稱溪字尚望黃震曰鈔亦同而沈光作溪春秋講義序稱字少望震爲溪同時人不應有誤溪子穉刊父遺書乞光作序亦不應有誤或溪有二字歟溪以呂氏家塾讀詩記取



毛傳爲宗折衷衆說於名物訓詁最爲詳悉而篇內微旨詞外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續記爲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說也其中如謂標梅爲父母之擇婿有狐爲國人之憫鰥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爲侵陵故書錄解題謂其大旨不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存成見必欲攻毛鄭而去之者固自有殊温州志稱溪平實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於此書可見一斑矣原本三卷久佚不傳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者尙得十之七八謹綴緝成帙仍釐爲三卷永樂大典詩字一韻闕卷獨多其原序總綱無從補錄則亦姑闕焉

紹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衷變撰變有紹齋家塾書鈔已著錄此書乃其爲崇政殿說書時撰進之本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皆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列其名惟永樂大典頗載其文蓋其失傳亦已久矣宋代經筵講章如朱震范冲左氏講義戴溪春秋講義類多編輯別行變此書亦同其例其中議論和平頗得風人本旨於振興恢復之事尤再三致意如論式微篇則極稱太王句踐轉弱爲強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篇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論黍離篇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闈爲言皆深有合於獻納之義胡安國作春秋傳意主復讎往往牽經以從已而變則因經文所有而推闡之故理明詞達無所矯揉可謂能以古義資啟沃矣謹以次編定釐爲四卷皆國風也其雅頌諸篇則永樂大典闕載或翰喬進講變偶未當直歟

毛詩講義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林岳撰岳字仲山古田人紹熙元年特奏名嘉定間嘗守全州宋史不爲立傳而福建通志稱其在郡九年頗多惠政重建清湘書院與諸生講學勉敦實行郡人祀之柳宗元廟則亦循吏也是編皆其講論毛詩之語觀其體例蓋在郡時所講授而門人錄之成帙者大都簡括箋疏依文訓釋取裁毛鄭而折衷其異同雖範圍不出古人然融會貫通要無枝言曲說之病當光寧之際廢序之說方盛岳獨力闡古義以詔後生亦可謂篤信謹守者

矣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及文淵閣書目此書皆作五卷自明初以來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爲已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所載次第彙輯用存其概永樂大典所原軼者則亦闕焉因篇帙稍繁謹釐爲一十二卷不復如其舊目云

詩童子問十卷 浙江吳王 輝家藏本

宋輔廣撰廣字漢卿號潛齋其父本河朔人南渡居秀州之崇德縣初從呂祖謙遊後復從朱子講學卽世所稱慶源輔氏也是編大旨主於羽翼詩集傳以述平日聞於朱子之說故曰童子問卷首載大序小序採錄尙書周禮論語說詩之言各爲注釋又備錄諸儒辨說以明讀詩之法書中不載經文惟錄其篇目分章訓詁末一卷則惟論叶韻朱彝尊經義考載是書二十卷有胡一中序言問建陽書市購得而錄諸梓且載文公傳於上童子問於下此本僅十卷不載朱子集傳亦無一中序蓋一中與集傳合編故卷帙加倍此則汲古閣所刊廣原本故卷數減半非有所闕佚也其說多掇擊詩序頗爲過當張端義貴耳集載陳善送廣往考亭詩曰見說平生輔漢卿武彝山下喫殘羹似頗病其暖暖妹妹奉一先生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謹守師傳分門別戶南宋以後亦不僅廣一人不足深異陳啟源毛詩稽古編糾其注周頌潛篇不知季春薦鮪爲月令之文誤以爲序說而辨之則誠爲疎舛蓋義理之學與考證之學分途久矣廣作是書意自有在固不以引經據古爲長也

毛詩集解二十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段昌武撰昌武字子武廬陵人焦竑國史經籍志作段文昌蓋因唐段文昌而誤朱睦㮮授經圖作段武昌則傳寫倒其文也其始末無考惟書首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稱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而已其書舊本題叢桂毛詩集解蓋以所居之堂名之其書首爲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三則次爲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體詩之派五則餘皆依章疏解大致仿呂祖謙讀詩記而詞義較爲淺顯原書三十卷明代惟朱睦㮮萬卷堂有宋槧完本後沒於汴梁之水此本爲孫承澤家所鈔僅存二十五

卷其周頌清廟之什以下竝已脫佚朱彝尊經義考載是書三十卷注曰罔又別載讀詩總說一卷注曰存讀詩總說今未見傳本而卷首學詩總說論詩總說今在原目三十卷之外疑即所謂讀詩總說者或一書而彝尊誤分之或兩書而傳寫誤合之則莫可考矣

詩緝三十六卷

面談總督  
探進本

宋徽宗撰彙字坦叔邵武人官清湘令是書以呂祖謙讀詩記爲主而雜採諸說以發明之舊說有未安者則斷以己意如論大小雅之別特以其體不同較詩序政有大小之說於理爲近又如邶之柏舟舊謂賢人自比桀則以柏舟爲喻國以汎汎爲喻無維持之人于旌之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舊以爲良馬之數桀則以爲乘良馬者四五輩見好善者之多中谷有蓂舊以蓂之曠乾喻夫婦相棄桀則以歲旱草枯由此而致離散凡若此類皆深得詩人本意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考證尤爲精核宋代說詩之家與呂祖謙書並稱善本其餘莫得而與立良不誣矣

詩傳遺說六卷

兩江總督  
探進本

宋朱鑑編鑑有朱文公易說已著錄是編乃理宗端平乙未鑑以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時所成蓋因重聚朱子集傳而取文集語錄所載論詩之語足與集傳相發明者彙而編之故曰遺說其書首綱領次序辨次六義繼之以風雅頌之論斷終之以逸詩詩譜叶韻之義以朱子之說明朱子未竟之義猶所編易傳例也鑑自序有曰先文公詩集傳豫章長沙後山皆有本而後山校讎最精第初脫槩時音訓間有未備刻版已竟不容增益欲著補脫終弗克就仍用舊版葺爲全書補綴禮那久將漫漶場來富川郡事餘暇輒取家本新加是正刻實學宮云云 國朝寧波史榮撰風雅遺音據鑑此序謂今本集傳音叶多鑑補苴非朱子所手定其說似非無因然則以音叶之誤議朱子與以朱子之故而委曲回護吳棫書者殆均失之矣

詩考一卷

直隸總督  
探進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注已著錄此編則考三家之詩說者也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

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三家詩惟韓詩外傳僅存所謂韓故韓內傳韓說者亦竝佚矣應麟檢諸書所引集以成帙以存三家逸文又旁搜廣討曰詩異字異義曰逸詩以附綴其後每條各著其所出所引韓詩較夥齊魯二家僅寥寥數條蓋韓詩最後亡唐以來注書之家引其說者多也卷末別爲補遺以摭拾所闕其鬼斬頗爲勤摯明道斯張嘗摘其遺漏十九條其中子華子清風婉兮一條本北宋爲書不得謂之疎略近時會稽范家相因應麟之書摭三家詩拾遺十卷其所條錄又多斯張之所未蒐併摘應麟所錄逸詩如楚辭之駕辨夏俊元辨樂論之網罟豐年穆天子傳之黃竹呂氏春秋之燕燕破斧葛天八閔尚書大傳之哲陽南陽初慮米于蒼落歸來纓緜皆子書雜說且不當錄及殷以前所言亦不爲無理然古書散佚蒐採爲難後人踵事增修較創始易於爲力筆路繼縷終當以應麟爲首庸也

詩地理攷六卷通行本

宋王應麟撰其書全錄鄭氏詩譜又旁採爾雅說文地志水經以及先儒之言凡涉於詩中地名者皆萃成編然皆採錄遺文案而不斷故得失往往竝存如小雅六月之四章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溼陽其五章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其地於周爲西北鎬方在溼陽外焦穫又在其外而太原更在焦穫之外故劉向疏稱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孔穎達乃引郭璞爾雅注池陽之鉅中以釋焦穫考漢書池陽屬左馮翊而溼陽屬安定不應先至焦穫乃至溼陽又以太原爲晉陽是獫狁西來周師東出尤乖地理之實殊失訂正又大雅韓奕首章曰奕奕梁山其六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應麟引漢志夏陽之梁山通典同州韓城縣古韓國以存舊說引王肅燕北燕國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以備參考不知漢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其國近燕後遷居海中水經注亦曰高梁水首受澤水于尿陵堰水北有梁山是王肅之說確有明證應麟兼持兩端亦失斷制然如騶虞毛傳云仁獸賈誼新書則曰騶者天子之圍俟我于著毛傳云門屏之閒曰著漢志則以爲濟南著縣滂池北流毛傳云滂流貌水經注則有滂池水十道志亦名聖女泉兼採異聞亦資考證他如二子乘舟引左傳盜待于莘

之說秦穆三良引括地志冢在雍縣之文皆經無明文而因事以存其人亦徵引該洽固說詩者所宜考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

經部十六

詩類二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

內府藏本

元許謙撰謙有讀書叢說已著錄謙雖受學於王柏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遺惟王柏作二南相配圖杉甘棠何彼穠矣於王風而去野有死麕使召南亦十有一篇適如周南之數師心自用竄亂聖經殊不可訓而謙篤守師說列之卷中猶未免門戶之見至柏所刪國風三十二篇謙疑而未敢遽信正足見其是非之公吳師道作是書序乃反謂已放之鄭聲何為尚存而不削於謙深致不滿是則以不狂為狂非謙之失矣卷末譜作詩時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說則改從集傳蓋淵源授受各尊所聞然書中實多采用陸德明釋文及孔穎達正義亦未嘗株守一家名之曰鈔蓋以此云

詩傳通釋二十卷

內府藏本

元劉璋撰璋字公瑾安福人其學問淵源出於朱子故是書大旨在於發明集傳與輔廣詩童子問相同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於二家多所駁詰然廣書皆循文演義故所駁惟訓解之辭瑾書兼辨訂故實故所駁多考證之語如注何彼穠矣以齊桓公為襄公之子注魏風以魏為七國之魏注陟帖謂毛傳先出爾雅後出注獨繆謂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注鹿鳴之什謂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其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注節南山以家父即春秋之家父師尹即春秋之尹氏

案此項安世之說見宋善詩解頤瑾襲之而隱其名也

注楚茨誤讀鄭康成玉藻注以楚茨為即采齊注甫田誤讀

毛傳車梁以為即小戎之梁輶注殷武杜撰殷廟之昭穆及祧廟世次皆一經指摘無可置辭故啟源譏胡廣修詩經大全收瑾說太濫

案大全即用瑾此書為藍本故全用其說啟源未以二書相較故有此語謹附訂於此

然徵實之學不足而研究義理究有淵源議論亦頗篤實於詩人美刺之旨尚有所發明未可徑廢至周頌豐年篇朱子詩辨說既駁其誤而集傳乃用序說

自相矛盾又三夏見於周禮呂叔玉注以時適執競思文當之朱子既用其說乃又謂成康是二王諡執競是昭王後詩則不應篇名先見周禮瑾一一回護亦為啟源所糾然漢儒務守師傳唐疏皆遵注義此書既專為朱傳而作其委曲遷就固勢所必然亦無庸過為責備也

詩傳笏通十五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元梁益撰益字友直號庸齋江陰人自署三山者以其先福州人也嘗舉江浙鄉試不及仕官教授鄉里以終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陸文圭傳內朱子詩傳詳於作詩之意而名物訓詁僅舉大凡益是書仿孔賈諸疏證明注之例凡集傳所引故實一一引據出處辨析源委因杜文瑛先有語孟旁通體例相似故亦以旁通為名其中如聖人之耦則引西漢書劉歆論董仲舒語見堯於羹見舜於膳則引後漢書李固傳以明出典或朱子所未詳者亦旁引諸說以補之如五緘五總引陸佃之語三單引鄭箋漢卒孔疏剛丁之類亦閒有與朱子之說稍異者如頃筐壁之集傳音許器切大雅民之攸璧集傳音許既切者從陸德明經典釋文益則引禮部韻謂許既切者在未韻音儀注云取也許器切者在至韻音洵作巨至切朱子之音與禮部韻不同云云是是非非絕不堅持門戶視胡炳文等之攀附高名言附合相去遠矣卷首為類目末一卷則其敘說內一條論秦造父封趙因錄羅泌國姓紀原之文自謂此於詩傳雖無所繫而宋氏有國其姓亦當知故通之則允贅之文汗漫無理可已而巳者也前有至正四年太平路總管府推官濱州翟思忠序明朱睦㮮授經圖遂以詩傳笏通為思忠作殊為疎舛今從朱彝尊經義考所辨朱彝尊所引乃陸元輔之言附訂正焉

詩經疏義二十卷

浙江吳玉 樸家藏本

元朱公遷撰公遷字克升樂平人江西通志載其至正間為處州學正何英後序則稱以特恩授校官得主金華郡序二說互異考樂平縣志載公遷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州改處州然則英序舉其始通志要其終耳是書為發明朱子集傳而作如注有疏故曰疏義其後同里王逢及逢之門人何英又采眾說以補之逢所補題曰

輯錄英所補題曰增釋雖遞相附益其宗旨一也其說墨守朱子不離尺寸而亦間有所辨證如卷月篇內朱子誤用毛傳舊說以崔嵬爲土山戴石公遷則引爾雅說文明其當爲石戴土又七月之詩朱子本月令以流火在六月公遷推驗歲差謂公劉時當五六月之交皆足以補集傳之闕又集傳所引典故一一詳其出處卽所引舊說原本不著其名者如衛風之趙子注爲趙伯循小雅斯干篇之或曰注爲曾氏之類皆一一考訂雖與宏旨無關亦足見其用心不苟也書成於至正丁亥正統甲子英始取逢所授遺藁重加增訂題曰詩傳義詳釋發明以授書林葉氏刊行之而版心又標詩傳會通末喻其故今仍從公遷舊名題曰詩經疏義以不沒其始焉

詩疑問七卷附詩辨說一卷

內附藏本

元朱倬換倬字孟章建昌新城人至正二年進士官遂安縣尹壬辰秋寇至吏卒逃散倬獨坐公所以待盡及寇焚廨舍乃赴水死蓋亦忠節之士元史遺漏未載 國朝納喇性德作是書序始據新安文獻志汪敬所作哀辭爲表章其始末其書略舉詩篇大旨發問而各以所注列於下亦有闕而不注者劉錦文序稱其間有問無答者豈眞以爲疑哉在乎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又稱舊本先後無緒今爲之論定使語同而言小異者因得以互觀焉是此本乃錦文所重編非倬之舊其有問無答者或亦傳寫佚脫而錦文曲爲之辭歟末有趙惠詩辨說一卷惠宋宗室舉進士入元隱居豫章東湖其書與倬書略相類殆後人以倬忠烈惠高隱其人足以相配故合而編之歟倬書七卷附以惠書爲八卷朱睦㮮授經圖焦竑經籍志乃皆作六卷疑爲傳寫之譌或倬原書六卷劉錦文重編之時析爲七卷亦未可定也

詩經緒十八卷

永樂大典本

元劉玉汝撰玉汝始末未詳惟以周靈震石初集考之知其爲廬陵人字成之嘗舉鄉貢進士所作石初集序末題洪武癸丑則明初尙存也此書諸家書目皆未著錄獨永樂大典頗載其文其大旨專以發明朱子集傳故名曰續緒體例與輔廣童子問相近凡集傳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說而遺彼說或宗主此論而兼用



彼論無不尋繹其所以然至論比興之例謂有有取義之興有無取義之興有一句與通章有數句與一句有與兼比賦兼比之類明用韻之法如曰隔句爲韻連章爲韻連句爲韻重韻爲韻之類論風雅之殊如曰有腔調不同有詞義不同之類於朱子比興叶韻之說皆能反覆體究縷析條分雖未必盡合詩人之旨而於集傳一家之學則可謂有所闡明矣明以來諸家詩解罕引其說則亾佚已久今就永樂大典所載依經排纂正其脫譌定爲一十八卷

詩演義十五卷

浙江范懋柱天一閣藏本

元梁寅撰實有周易參義已著錄是書推演朱子詩傳之義故以演義爲名前有白序云此書爲幼學而作博稽訓詁以啟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機隱也使之顯略也使之詳今考其書大抵淺顯易見切近不支元儒之學主於篤實猶勝虛談高論橫生臆解者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作八卷注曰未見此本至小雅芣之華篇止以下皆闕而已有一十五卷則八卷之說殊爲未確蓋彝尊未覩此本但據傳聞錄之卷數譎異其亦有由矣

詩解頤四卷

內府藏本

明朱善撰善字備萬號一齋豐城人洪武中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事蹟附見明史劉三吾傳是編不載經文俱以詩之篇題標目大抵推衍朱子集傳爲說亦有闕而不說者則併其篇目略之其說不甚訓詁字句惟意主借詩以立訓故反覆發明務在闡典觀羣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意而於興衰治亂尤推求源本剴切著明在經解中爲別體而實較諸儒之爭競異同者爲有裨於人事其論何彼襍矣爲後人誤編於百南蓋沿王柏之謬說不足爲據其論二子乘舟謂壽可謂之悌弟役不可謂之孝子律以大杖則逃之文固責備賢者之意實則申生自縊春秋無貶尚論古人亦未可若是苛也然論其大旨要歸醇正不失爲儒者之言其於太王翦商一條引金履祥之言補集傳所未備其據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謂節彼南山之申伯驪父皇父尹氏皆非當日之舊人駁項安世之說亦時有考據明史載其引據往史駁律禁姑舅兩姨爲婚之說極爲典核知其研思典籍具有發明蓋元儒篤實之風明初尤有存焉非後來空談高論者比也

詩經大全二十卷通行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亦永樂中所修五經大全之一也自北宋以前說詩者無異學歐陽修蘇轍以後別解漸生邵雍周孚以後爭端大起紹興紹熙之間左右佩劍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義黜而新學立故有元一代之說詩者無非朱傳之箋疏至延祐行科舉法遂定為功令而明制因之廣等是書亦主於羽翼朱傳遵憲典也然元人篤守師傳有所闡明皆由心得明則靖難以後書儒宿學略已喪亡廣等無可與謀乃剽竊舊文以應詔此書名為官撰實本元安城劉瑾所著詩傳通釋而稍損益之今劉氏之書尚有傳本取以參校大約於其太冗蔓者略刪數條而併文如故惟改其中瑾案二字為劉氏曰又劉書以小序分隸各篇是書則從朱子舊本合為一篇小變其例而已顧炎武日知錄朱彝尊經義考竝抉摘其非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但責廣等採劉瑾之說太濫猶未究其源也其書本不足存惟是恭逢 聖代考定藝文既括千古之全書則當備歷朝之沿革而後是非得失釐然具明此書為前明取士之制故仍錄而存之猶小學類中存洪武正韻之例云爾

詩說解頤四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青錄是書凡總論二卷正釋三十卷字義八卷大抵多出新意不肖剽襲前人而徵引該洽亦頗足以自申其說凡書中改定舊說者必反覆援據明著其所以然如以南山篇之必告父母句為魯桓告父母之廟九戾篇之公歸不復句謂以鴻北向則不復為典下泉篇之卯伯為指卯之繼封者而言皇父卿士章謂以寵任為先後故崇卑不嫌雜陳頌弁篇之無幾相見句為兄弟甥舅自相謂如斯之類皆足於舊說之外備說詩之一解雖開傷穿鑿而語率有徵尚非王學末流以狂禪解經者比也存此一編使知姚江立教之初其高足弟子研求經傳考究訓詁乃如此亦何嘗執六經注我之說不立語言文字哉

讀詩私記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季先芳撰先芳字伯承號北山監利人寄籍濮州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明史文苑傳載王世貞所

定廣五子先芳其一也是書成於隆慶四年所釋大抵多從毛鄭有所難通則參之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諸書其自序曰文公謂小序不得小雅之說一舉而歸之刺馬端臨謂文公不得鄭衛之風一舉而歸之淫胥有然否不自揣量折衷其間云云蓋不專主一家者故其議論平和絕無區分門戶之見如說鄭風子衿仍從學校之義則不取朱學謂國風小雅初無變正之名則不從漢說至楚茨南山等四篇則小序與集傳之說並存不置可否蓋小序皆以爲刺幽王義有難通而集傳所云又於古無考故闕所疑也雖援據不廣時有闕略要其大綱則與鑿空臆撰者殊矣朱彝尊經義考載先芳有毛詩考正不列卷數注曰未見而不載此書其爲一書兩書蓋不可考然此書亦多辨定毛傳或彝尊傳間未審誤記其名歟

詩故十卷

浙江吳玉  
屏家藏本

明朱謀埠撰謀埠有周易象通已著錄是書以小序首句爲主略同蘇轍詩傳之例而參用舊說以考證之其曰詩故者考漢書藝文志詩類有傳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韓故三十六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顏師古註曰故者道其旨意也謀埠是編蓋用漢儒之舊名故其說詩亦多以漢學爲主與朱子集傳多所異同其間自立新義者如以小星爲替御入直以斯千爲成王管洛周公所賦之類未免失之穿鑿然謀埠博極羣書學有根柢要異乎剽竊陳言蓋自胡廣等五經大全一出應舉窮經久分兩事謀埠深居宋邸不藉進取於名場乃得以研究遺文發揮古義也經術盛衰之故此亦可知其大凡矣

六家詩名物疏五十四卷

內府  
藏本

明馮應京撰應京字可大號慕岡盱眙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湖廣按察使僉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因宋蔡卞詩名物疏而廣之江南通志稱其少業詩鈞寶箋疏作詩六家名物疏是也其徵引頗爲賅博每條之末間附考證如被之僮僮鄭箋以被爲髮鬕集傳以爲編髮應京則據周禮追師謂編則列髮爲之次則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鬕定集傳之誤混爲編又如鄭風緇衣集傳以爲緇衣羔裘大夫燕居之服應京則據賈公彥周禮疏

以爲卿士朝于天子服皮弁服其適治事之館改服緇衣鄭箋所謂所居私朝卽謂治事之館凡此之類其議論皆有根柢猶爲徵實之學者惟所稱六家乃謂齊魯毛韓鄭箋朱傳則古無是目而自應京臆創之且毛鄭本屬一家析而爲二亦乖於傳經之支派以非宏旨所繫亦姑仍其舊名焉

詩經疑問十二卷

內府藏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釋詩兼用毛傳朱傳及嚴粲詩緝時亦自出新論如辨成王未嘗賜周公天子禮樂其說頗爲有見又論三經三緯之說謂賦比興乃通融取義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於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爲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寔失其義其說亦足解轆轤之談舜牧於諸經皆有疑問惟此編說詩爲差善自序稱所疑凡經數十年重加訂問前此誤解亟與辨正蓋其用力較深也惟不信古人字少假借通用之說於龍光伴奭之類皆徑以本字解之強生論辨是則隆萬以後儒者少見古書之故亦足見詁訓不明而欲義理之不謬無是事矣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何楷撰楷有古周易訂詁已著錄其論詩專主孟子知人論世之旨依時代爲次故名曰世本古義始於夏少康之世以公劉七月大田甫田諸篇爲首終於周敬王之世以曹風下泉之詩殿焉計三代有詩之世凡二十八王各爲序自於前又於卷末仿序卦傳例作屬引一篇用韻語排比成文著所以論列之意考詩序之傳最古已不能盡得作者名氏故鄭氏詩譜闕有閒焉三家所述如關雎出畢公黍離出伯封之類茫昧無據儒者猶疑之弗傳楷乃於三千年後鉤棘字句牽合史傳以定其名姓時代如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慍受兮之文卽指以爲夏徵舒此猶有一字之近也碩鼠一詩茫無指實而指以爲左傳之魏壽餘此孰見之而孰傳之以大田爲幽雅豐年良稻爲幽頌卽屬之於公劉之世此猶有先儒之舊說也以草蟲爲南陔以菁菁者莪爲由儀以緝蠻爲崇丘又孰傳之而孰受之大惑不解楷之謂予然楷學問博通引援賅洽凡名物訓詁一一考證詳明典據精確實非宋以來諸儒所可

及譬諸蒐羅七寶造一不中規矩之巨器雖百無所用而毀以取材則火齊木難片片皆爲珍物百餘年來人人嚙點其書而究不能廢其書職是故矣

待軒詩記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次仲撰次仲有周易玩辭困學記已著錄是書前載總論二篇其餘國風以一國爲一篇二雅周頌以一什爲一篇魯頌商頌亦各爲一篇大抵用蘇轍之例以小序首句爲據而兼採諸家以會通之其於集傳不似毛奇齡之字字譏彈以朱子爲敵國亦不似孫承澤之字字阿附併以毛氏爲罪人案承澤詩經朱傳翼自序稱王鶚亂易故罪深傑刺毛氏之罪亦不在王鶚之下故持論和平能消融門戶之見雖憑心揣度或不免臆斷之私而大致援引詳明詞多有據在近代經解之中猶爲典實卷末別有述遺一卷有錄無書目下注嗣刻字蓋欲爲之而未成也今併削其目不復虛列焉

讀詩略記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作二卷此本六冊不分卷數核其篇頁不止二卷疑原書本十二卷刊本誤脫一十字傳寫者病其繁瑣併爲六冊也朝瑛論詩以小序首句爲主其說謂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所見與程大昌同而所辨較大昌尤明白足決千古之疑然其訓釋不甚與朱子立異自鄭衛淫奔不從集傳以外其他說有乖迕者多斟酌以折其中如論楚茨爲刺幽王之詩則據荀子以爲恰在鼓鐘之後或幽王尚好古樂故賢士大夫稱述舊德擬雅南而奏之以感導王志論抑爲刺厲王之詩則據詩文其在於今一語以爲當爲衛武公少時所作大抵皆參稽融貫務取持平其以生民篇姜嫄巨跡爲必不可信亦先儒舊義至於求棄之由而不得乃援後世緣紉方底之事以證之則未免反失之附會又頗信竹書紀年屢引爲證亦乖說經之體然綜其大旨不合者十之二三合者十之五六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序二卷

康熙末

聖祖仁皇帝御定刻成於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製序頒行詩序自古無異說王肅王基孫

毓陳統爭毛鄭之得失而已其舍序言詩者萌於歐陽修成於鄭樵而定於朱子之集傳輔廣童子問以下遞相羽翼猶未列學官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始定詩義用朱子曾參用古法疏也明永樂中修詩經大全以劉瑾詩集傳通釋爲藍本始獨以集傳試士然數百年來諸儒多引據古義竊相辨詰亦如當日之攻毛鄭蓋集傳廢序成於呂祖謙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開負氣求勝之處在所不免原不能知四書集註句銖字兩竭終身之力研辨至精特明代纂修諸臣於革除之際老師宿儒誅鋤略盡不能如劉三吾等勸書傳會選於蔡氏多所補正文成祖雖戰伐之餘欲興文治而實未能究心經義定眾說之是非循聲附和亦其勢然歟是編之作恭逢

聖祖仁皇

帝天竄聰明道光經籍研思六義綜貫四家於眾說之異同既列白瑕瑜

獨操衡鑑而編校諸臣亦克承

訓示考證詳明一字一句務深溯詩人之本旨故雖以集傳爲綱而古義之不可磨滅者必一一附錄以補闕遺於學術持其至於經義乃協其至當風雅運昌千載一遇豈前代官書任儒臣拘守門戶者所可比擬

萬一乎

欽定詩義折中二十卷

乾隆二十年 皇上御纂銜錄眾說演闡經義體例與周易述義同訓釋多參稽古義大旨亦同蓋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詩經彙纂於集傳之外多附錄舊說實昭千古之至公我 皇上幾暇研經洞周爰興於漢

以來諸儒之論無不衡量得失鏡別異同伏讀 御製七十二候詩中虹始見一篇有晦翁舊解我疑生句句

下 御注於詩集傳所釋蝦蟇之義詳爲辨證併於所釋鄭風諸篇概作淫詩者亦根據毛鄭訂正其譌反覆

二二百言益足見 聖 聖相承心源如一是以諸臣恭承 纂訓編校是書分章多準康成故事率從

小序使孔門大義上溯淵源卜氏舊傳遠承端緒因 欽定詩經以樹義卽因 御纂周易以立名

作述之隆後先輝耀經術昌明洵無過於 昭代者矣

田間詩學十二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下六

經部 詩類一

國朝錢澄之撰澄之有田閒易學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己巳大旨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以外凡二程子張子歐陽修蘇轍王安石楊時范祖禹呂祖謙陸佃羅願謝枋得嚴粲輔廣真德秀邵思允李本邦敬黃道周何楷二十家其中王楊范謝四家今無傳本蓋採於他書陸羅二家本無詩注蓋草木鳥獸之名引其埠雅爾雅翼也自稱毛鄭孔三家之書錄者十之二集傳錄者十之三諸家各本錄者十之四持論頗爲精核而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徐元支序稱其非有意於攻集傳於漢唐以來之說亦不主於一人無所攻故無所主無所攻無所主而後可以有所攻有所主云云深得澄之著書之意張英序又稱其嘗與英書謂詩與尙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案二書所序時代多不可辨此語殊爲失考附而於此與情事之疑信卽今與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云云則其考證之切實尤可見矣

詩經稗疏四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首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如詩譜謂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此則據史記謂雒陽爲周召之語以陝州爲中線而兩分之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也證之地理亦可以備一解至於鳥則辨雌鳩之爲山禽而非水鳥雀角之角爲味詩意言雀實有角鼠實有牙於獸則辨九十其惇之語當引爾雅七尺曰惇之支釋之不當以黃牛黑麀釋之駢剛之剛爲牝則以牛脊言之於草則辨萋爲藿葺之屬而非萋蒿薇自爲可食之菜而非不可食之蕨於木則辨詩言樛者實今之柞言柞者實今之檉榛樗之榛卽詩之所謂柞而非榛栗之榛於蟲則辨斯螽莎鷄蟋蟀之各類而非隨時異名之物果蠃負蝻蚴以食其子而非取以爲子於魚則辨鱸之卽鯉而集傳誤以爲黃魚鮓之似鯉而集傳誤以爲鱖魚於器用則辨集傳訓重較爲兩輻上出軾者之未諳車制及毛傳訓棗爲歷錄歷錄爲紡車交繫之名而集傳增一然字之差於禮制則辨公堂稱觥爲飲酒於序而非如集傳所云國公之堂祿將之訓爲灌與奠義

而歷詆白虎通灌地降神之謬皆確有依據不爲臆斷其謂狗嗟爲作於魯莊如齊觀社之時指莊娶哀姜而言則據爾雅姊妹之夫曰甥以釋甥字謂無衣爲作於秦哀公則指楚之僭號以釋王字義亦可通惟以葛屨五兩之五通爲行列之義木瓜桃李爲刻木之物單茶之茶如望爲穢草和泥奉璋之璋爲牙璋連下文六師以爲言未免近鑿至於生民一篇謂姜嫄爲帝摯妃后稷爲帝摯子平林爲帝摯時諸侯之國推至見棄之山則疑爲諸侯廢摯立堯之故卽以不康不寧爲當日情事無論史冊無明文抑與祭法禘嘗郊稷之說異矣四卷之末附以考異一篇雖未暇備亦足資考證又叶韻辨一篇持論明通足解諸家之輟轡惟贅以詩譯數條體近詩話殆猶竟陵鍾惺批評國風之餘習未免自穢其書雖不作可矣

詩經通義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是書專主小序而力駁廢序之非所採諸家於漢用毛鄭唐用孔穎達宋用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國朝用陳啟源其釋音明用陳第國朝用顧炎武其凡例九條及考定鄭氏詩譜皆具有條理惟鶴齡學問淹洽往往嗜博好奇愛不能割故引據繁富而傷於蕪雜者有之亦所謂武庫之兵利鈍互陳者也要其大致則彬彬矣鶴齡與陳啟源同里據其自序此書蓋與啟源商榷而成又稱啟源毛詩稽古編專崇古義此書則參停於今古之間稍稍不同然稽古編中屢稱已見通義茲不具論則二書固相足而成也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江西陸宗輿撰

國朝陳啟源撰啟源字長發吳江人是書成於康熙丁卯卷末自記謂閱十有四年凡三易藁乃定前有朱鶴齡序又有康熙辛巳其門人趙嘉慶序鶴齡作毛詩通義啟源實與之參止然通義兼權眾說啟源此編則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而鄭箋佐之其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明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所辨正者惟朱子集傳爲多歐陽修詩本義呂祖謙讀詩記次之嚴粲詩緝又次之所指擊者惟劉瑾詩集傳通釋爲甚輔廣詩童子問次之其餘偶然一及率從略焉前二十四卷依次解經而



不載經文但標篇目其無所論說者則併爲目亦不載其前人論說已明無庸複述者亦置不道次爲總詁五卷分六子目曰舉要曰考異曰正字曰辨物曰數典曰稽疑未爲附錄一卷則統論風雅頌之旨其間堅持漢學不容一語之出入雖未免或有所徧然引據賅博疏正詳明一一皆有本之談蓋明代說經喜馳虛辨國初諸家始變爲微實之學以挽頹波古義彬彬於斯爲盛此編尤其最著也至於附錄中西方美人一條牽及雜說盛稱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至謂孔子抑三王卑五帝堯三皇獨歸聖於西方捕魚諸器一條稱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莫能救之至謂庖犧必不作網罟是則於經義之外橫滋異學非惟宋儒無此說卽漢儒亦豈有是論哉白璧之瑕固不必爲之曲諱矣

詩所八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編大旨不主於訓詁名物而主於推求詩意其推求詩意又主於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亦不劾徵事跡必求其人以實之又以爲西周篇什不應寥寥二南之中亦有文武以後詩風雅之中亦多東遷以前詩故於小序所述姓名多廢不用併其爲朱子所取者亦或斥之其閒意測者多考證者少如謂有女懷春爲祀高禘則附會古義謂有扁斯百扁字從戶從冊古者額書於戶曰扁以石爲之亦近於穿鑿字說案戶冊爲扁義本說文以石爲之則光地之新解在光地所注諸經之中較爲次乘然光地遂於經術見理終深其所詮釋多能得興觀羣怨之旨他如鄭衛之錄淫詩引春秋之書亂臣賊子爲之證是矣以下爲幽雅載芟以下爲幽頌引幽風之後附鳴鶴諸篇以釋幽雅後有瞻洛諸詩幽頌後有酌桓諸詩之疑其言皆明白切實足闡宋子未盡之義亦非近代講章揣摩聽警者所可及也

毛詩寫官記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皆自記其說詩之語凡一百八十八條取漢書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語爲名自序謂依汝南太守聽寫官言詩憶而錄之蓋寓名以爲問答猶之或問焉耳案奇齡自述早年著

毛詩續傳三十八卷其彙已失後乃就所記憶者作國風省篇詩札及此書其門人所述經例則云早刻詩說於淮安未能刊正又李埭所作序目云嘗以詩義質之先生先生曰予所傳諸詩有未能改者數端如以十畝之間爲淫奔以鳴鴉爲遊居於東以封康叔爲武王以有邵家室爲太姜瑯琊之駘凡此皆蔽也據此則此中之誤奇齡固自知之但所自知者猶未盡耳然其書雖好爲異說而徵引詳博亦不無補於考證瑕瑜並見在讀者擇之而已

詩札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既作毛詩寫官記復託與寫官以札問訊而寫官答之詞以成此書凡八十四條第二卷首有其門人所記云此西河少時所作故其立說有存年論辨所不合者其開校韻數則尤所矛盾行世既久不便更易云云據此則其中多非定論其門人亦不諱之然奇齡學本淵博名物詁訓頗有所長必盡廢之亦非平允之道毛韓異義齊魯殊文漢代尚門已不限以一說兼收並蓄固亦說經家所宜採矣

詩傳詩說駁義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明嘉靖中鄆人豐坊作魯詩世學一書往往自出新義得解於舊注之外恐其說之不信遂託言家有魯詩爲其遠祖稷所傳一爲子貢詩傳一爲申培詩說並列所作世學中厥後郭子章傳刻二書自稱得黃佐所藏祕閣石本於是二書乃單行明代說詩諸家以其言往往近理多採用之遂盛傳於時奇齡因其託名於古乃引證諸書以糾之夫易傳託之子夏書傳託之孔安國其說之可取者皆行於世至其源流授受則說經之家務核其真奇齡聖書不以其說爲可廢而於依託之處則一一辨之亦可謂持平之論矣

續詩傳鳥名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毛詩續傳以遭亂避仇俟之後從鄉人吳氏子得卷末鳥名一卷與其門人莫春閣張文獻其糾綴之篇爲三卷大意在續毛詩而正朱傳每條皆先列集傳之文於前而一一辨其得失考訓釋毛詩草木蟲魚者自吳陸璣以後作者實繁朱子作詩集傳大旨在發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訓詁則其所略奇齡此書則惟以

考證為主故其說較詳惟恃其博辨往往於未傳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於疎舛如奇齡所作毛詩省篇既以齊風雞鳴為讒人此書又用舊說為賢妃之告且前後時相矛盾鷓鴣之名桃蟲猶藉脂之名桑扈原不因木而名乃謂所棲所食俱不在桃以喙銳如錐專刺葉中蟲食之謂之拘蟲拘桃字通尤杜撰無理至於解現院黃鳥用毛萇訓於義本長乃謂鷓鴣字從二目一八其二目離之二目一八者良八之喙又謂鷓鴣字從二火離為目日本離火尚書洪範伏傳以五事之曰厲五行之火鷓首之鷓兩火即鷓之鷓兩目此雖王安石之字說不穿鑿至此矣然大致引證賅洽頗多有據錄而存之以廣考訂固不害于多識之義爾

詩識名解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姚炳煥炳字彥暉錢塘人自多識之訓傳自孔門爾雅一書訓詁名物略備厥後諸儒纂述日久多佚惟陸璣之疏尚有哀輯重編之本自宋蔡卞以求皆因璣書而輾轉增損者也此書亦以鳥獸草木分列四門故以多識為名其稍異諸家者兼以推尋文義頗及作詩之意爾然孔子言鳥獸草木本括舉大凡譬如史備四時不妨以春秋互見炳乃因此一語遂不載蟲魚未免近高叟之囿其中考證辨駁往往失之蔓衍如辨麟磨一物義本說文尚有關於訓詁至於鳳凰神物世所罕睹而連篇累牘辨其形狀之異同則與經義無關矣又詩中八鸛和鸛之類本為鈴屬非鸛鳥之鸛而列之鳥部然則車之伏兔將入獸部乎是皆愛奇嗜博故有此弊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略其蕪雜採其菁莪焉

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大章撰大章字仲夔號雨山黃岡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以母老乞歸其於毛詩用功頗深所作集覽本百卷凡三易彙而後成此乃其摘錄附梓之本凡鳥一卷獸一卷蟲牙一卷鱗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蓋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毛詩自陸璣以下詮釋名物者毋慮數十家此書成之最後故於諸家之說採輯尤夥其中體例未合者如釋鶉之奔奔則莊子之鶉居列子之性變以及朱鳥為鷓鴣子夏衣若懸鶉之類無所不引釋雜按

于時則列子之木雞呂氏春秋之雞跖漢官儀之長鳴雞亦無不備載皆體近類書深乖說經之旨又每條首錄集傳大意以紫陽爲主故如鄂不韡韡則取豈不光明之義而駁鄂作夢不作附之說爲不煩改字亦過於偏執至如載宋太宗賜耶律休哥旗鼓杓窠印則以遼事誤作宋事尤爲乖舛然其徵引既眾可資博覽雖精核不足而繁富有餘固未始非讀詩者多識之一助也

詩說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龍長洲人康熙辛未進士由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惕其初始者也是書於毛傳鄭箋朱傳無所專主多自以己意考證其大旨謂大小雅以首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疑爲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周召之分鄭箋誤以爲文王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至謂頌兼美刺義通於誦則其說未安考鄭康成注儀禮正歌備句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核以經文無歌後更誦及一歌一誦之節其周禮瞽矇曰誦誦詩鄭注謂闡讀之不依水也則歌誦是兩事知頌誦亦爲兩事周惕合之非矣又謂證以國策禮無歸寧之文訓歸寧父母爲無父母遺囑之義考歸寧文見左傳於禮經必有所承何休注公羊傳稱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此文當必有所受曲禮曰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其文承上許嫁而言則已嫁而反是卽歸寧之明證不得曰禮無文矣然其餘類皆引據確實樹義深切與楊腹說經徒以臆見決是非者固有殊焉

詩經劄記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乃其讀詩所記大抵以李光地詩所爲宗而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其論關係從小序求賢之說最爲明允其論鄭風不盡淫詩而聖人亦兼存淫詩以示戒諭亦持平而謂鄭聲卽鄭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

經部 詩類二

詩力駁鄭樵之說則不然淫詩可存以示戒未有以當放之淫聲被之管絃可以示戒者也至詩所論季札觀樂所陳皆西周之詩非東遷以後之詩名時據變風終於陳靈在宣公十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已越五十五年又引左傳卿大夫所賦以見東遷以後之詩列國具備其文絕不同護其師說可謂破除講學家門戶之見又十月之交一篇謂辛卯日食則云應問於知歷者殷武一尋於朱子始附而祭之說則云更宜考定亦不強不知以爲知惟二雅諸篇頗有慮斷然如論國語甲二叔之不咸引富辰所云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者首舉管蔡邠霍知二叔不爲管蔡引禮記月三五而盈證三五在東引周禮祭天地三辰皆有奉璋之禮辨朱傳之專指宗廟引月令節嘗慾及集韻嗜字註解上帝者之引大司樂享先妣之文在享先祖之上證大雅魯頌所以止稱姜嫄引儀禮下管新宮在宣王之前證新宮非斯干亦皆具有考據於其師說可謂有所發明矣

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嚴虞惇撰虞惇字寶成常熟人康熙丁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是編乃其係湖南驛驛道有禮所刊乾隆十二年經進御覽首爲列國世譜次國風世表次詩指舉要次讀詩綱領次副次次六義次大小序次詩樂次章句音韻次訓詁傳授次經傳逸詩次三家遺說次經傳雜說次詩韻正音次經文考異每一類爲一卷皆附錄篇首不入卷數其正經則國風爲十五卷小雅爲八卷大雅爲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頌爲五卷大旨以小序爲宗而參以集傳其從序者十之七八從集傳者十之二三亦有一家皆不從而虞惇自爲說者每篇之首冠以序文及諸家論序之說每章之下各疏字義篇末乃總論其大旨與夫取諸說之故皆以推求詩意爲主頗略於名物訓詁亦不甚引據考證如墨子稱文王舉閔夭太顛於豳綱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在春秋戰國之間當及聞古義而虞惇以爲附會免算之詩至左傳稱祭仲有寵於莊公所謂寵者信任顯榮之意故楚靈王對申無宇自稱盜有寵也虞惇因此一字指祭仲爲安陵龍陽之流以山有扶蘇之投童當之謂仲雖爲卿而人醜其進身之始此不更附會乎又申培詩說出白鵝坊其中多割不傳之義而虞惇反謂朱傳多引申培亦殊失考然大致皆平心靜氣玩味研求於毛朱

兩家擇長棄短非惟不存門戶之心亦併不涉調停之見核其所得乃較諸家爲多焉

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尚書質疑已著錄是編成於乾隆壬申序文案語皆稱臣蓋擬進之本凡分二十一類其中扞所自得者如於釋地理知邯鄲衛乃三地名非三國名於釋山知崧高維岳乃吳岳非中岳於釋水知吉日之漆沮非縣詩潛頌之漆沮於釋時令知公劉已先以建子爲正於釋祭祀知禘饗明堂俱周公册舉於釋官職知司徒司空馬皆在周官以前於釋兵器知古甲皆用革於釋宮室知君子陽陽乃伶官之詩非婦人所作於釋草知麻有二種於釋鳥知桑扈亦有二種於釋馬知衛馱駝牛魯頌牧馬皆以備兵事司馬法馬牛車乘俱出於民乃王莽僞託之文今考其書牋及大亨明堂一條司徒司空馬一條皆與序文不相應未喻何故其邯鄲衛一條爲顧炎武說崧高一條爲閻若璩說漆沮一條爲許謙說公劉用子正一條爲毛亨說古甲用革一條爲陳祥道說麻有二種一條爲蔡卞說桑扈二種一條爲陸佃說巨甸不出車馬一條爲李康說惟君子陽陽一條以楚茨之文證小序自出新意耳然諸家說詩中名物多泛濫以炫博此書則採錄舊說頗爲謹嚴又往往因以發明經義與但徵故實體同類書者有殊於說詩亦不爲無裨也其續編三卷則成於乾隆癸酉取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之文有關於詩者摘而錄之亦略爲疏解蓋訓詁名物相輔而行之義以爾雅校之尙闕之匹也言戒也一條或稽察時偶

誤脫歟

詩疑辨證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黃中松撰中松字仲嚴上海人是書主於考訂名物折衷諸說之是非故以辨證爲名其中亦瑕瑜互見如古說雌鳩爲雕類鄭樵及朱子則以爲鳧類左傳云鳴鳩司馬也馮復京引朱傳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已爲定論至爾雅云鳴鳩王鳴郭注鳴類今江東呼之爲鳴好在江渚山邊食魚爾雅又云揚鳥白鷺郭注似鷹尾上白是則二鳥明矣乃揚雄許慎皆以白鷺釋雌鳩是眞也中松竝存其說未免兩岐黍稷一條獨載雷禮黍貴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

經部

詩類二

九

稷賤黍早稷晚之說案后稷以官名社稷以壇名稷爲五穀之長諸書皆然稷未嘗賤也月令以稷爲首種尙書緯云春鳥星昏中以種稷夏火星昏中以種黍是稷亦非晚也中松乃取其說又引家語之文以廢羣議不知家語王肅僞撰不足據也韓奕之梁山韓城王應麟兩存舊說而其意以在晉爲主中松本王肅之說謂皆在燕地持論自確而又疑梁山在晉地且不明乾州之梁山與在夏陽者本一山綿互孔疏最明乃用胡渭雍州有二梁山之說竝疑梁山宮爲三梁山則支離繳繞弊亦與應麟等矣應田不取鄭箋田當作棟聲轉字誤之說案陳之爲田此聲轉也棟之變陳此字誤也中松徒疑棟非引而曰讀爲引以爲費力不知棟與轉同說文解字曰軸擊小鼓引樂聲也其文甚明何足爲疑乎至全書之中考正譌謬校定異同其言多有依據在近人中猶可謂留心考證者焉

三家詩拾遺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范家相撰家相字衡洲會稽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柳州府知府漢代傳詩者四家隋書經籍志稱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惟韓詩存宋修太平御覽多引韓詩崇文總目亦著錄劉安世晁說之向時時述其遺說而南渡儒者不復論及知亡於政和建炎閒也自鄭樵以後說詩者務立新義以培擊漢儒爲能三家之遺文遂散佚而不可復問王應麟於咸淳之末始接拾殘廢輯爲詩考三卷然初始難工多所挂漏又增綴逸詩篇目雜採諸子依託之說亦頗少持擇家相是編因王氏之書重加哀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爲古文考異次爲古逸詩次以三百篇爲綱而三家佚說一一併見較王氏所錄以三家各自爲篇者亦較易循覽惟其以三家詩拾遺爲名則古文考異不盡三家之文者自宜附錄其逸詩不繫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乃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貪多且冠於篇端使開卷卽名實相乖尤非體例其中如張超稱關雎爲畢公作一條說見超所作詩蔡邕青衣賦非超別有解經之說而但據詩補傳所載泛稱張超云云竝不錄其賦語蒐採亦闕有未周然較王氏之書則詳贖遠矣近時嚴虞惇作詩經質疑內有三家遺說一篇又惠棟九經古義余蕭客古經解鈎沈於三家亦均有採掇論其賅備亦尙不及是編也

詩滂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范家相撰是編乃其釋詩之說家相之學源出蕭山毛奇齡奇齡之說經引證浩博善於詰駁其攻擊先儒最甚而盛氣所激出爾反爾其受攻擊亦最甚家相有戒於斯故持論一出於和平不敢放言高論其作是書大旨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而斷以己意首為總論三十篇以下依次詮說皆不載經文但著篇目其先儒舊說無可置辨者則併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短長互見如謂卷耳為文王在姜里后妃遣使臣之作謂中谷有蕓為憐申后謂褰裳為在晉楚爭鄭之時謂羊為男親迎而女不從謂敝笱為嘆王綱廢弛謂采芣為申生而作謂采芣為文王伐微狁謂泂水為宣王信讒皆以意揣度絕無確證然如總論第十四條力破黍離降為國風之說謂太史不采風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以進蓋四詩俱非獨雅也詩區而諷諭彰瘡之道廢是以春秋作焉此與孟子迹熄之說深有發明第十五條謂三百五篇之韻叶之而不諧者其故有三列國之方音不同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數音而字音傳譌已久非可執一以諧聲二也詩必歌而後出每以餘音相諧自歌詩之法不傳而餘音莫辨三也此亦足解顧炎武毛奇齡二家之闕其解采芣篇謂被之僮僮為夫人齋居之首服而歷引周禮內司服玉藻及品氏三禮圖以證之蓋被者所以配祿衣今據晁氏謂婦人之祿衣因男子之元端又玉藻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則知夫人服被為齋夫人齋於正寢既不可如祭之服副祿又不可服告桑之編故服燕寢朝君之被此說為前人所未及其解楚茨信南山諸篇尤為詳晰如南東其畝及中田有廬之類於溝洫田制成依據確鑿不同附會

詩序補義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炳璋撰炳璋字石貞號白巖象山人乾隆甲戌進士官石泉縣知縣是編以詩序首句為國史所傳如蘇轍之例但轍於首句下申明之語竟刪除不論炳璋則存其原文與首句中離一字書之而一一訂其疎舛例又小殊蓋參用朱子詩序辨說之義以貫通兩家也其論江有汜謂古者嫡媵並行無待年于國之禮然春秋伯姬



歸紀叔姬歸鄭實非一年之事未可斷其必無論魯頌謂用天子禮樂自古禘莊公始見於經斷以爲僭自僖公然呂覽史角之事雖出雜說而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註謂前此用八故曰初獻是已在隱公先矣是過於考證轉失之眉睫之前他如論野有死麋以彪吠爲喻人之類亦失經旨要其恪守先儒語必有據而於廢序諸家亦置而不爭不可不謂篤實近裏之學也其綱領有云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雉鳴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是詩人之意也雉鳴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是編詩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爲是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爲一篇之要尤可謂解結之論矣

虞東學詩十二卷

交敬巡撫  
採進本

國朝顧鎮撰續字備九號古湫常熟人常熟古海虞地鎮居城東故又號曰虞東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書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搆鑿者四五百年迄無定論故作是編調停兩家之說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四家所取爲多雖鎔鑄羣言自爲疏解而某義本之某人必於句下註其所出又集傳多闡明義理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皆在所略鎮於是數端亦一一考證具有根柢蓋於漢學宋學之間能斟酌以得其平書雖晚出於讀詩者不爲無裨也

家語經之中惟詩文義易明亦惟詩辨爭最甚蓋詩無違詁各隨所主之門戶均有一說之可通也今核定諸家始於詩序辨說以著起釁之由終於是編以破除朋黨之見凡以俾說是經者化其逞名求勝之私而已矣是編錄此門之大旨也

附錄

韓詩外傳十卷

通行本

漢韓嬰撰嬰燕人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漢書藝文志有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成久散佚惟韓故二十二卷新唐書尚書錄故劉安世稱嘗讀韓詩兩無正篇然歐陽修已稱今

但存其外傳則北宋之時士大夫已有不見范處義作詩補傳在紹興中已不信劉安世得見韓詩則因在南北宋閒矣惟此外傳至今尙存然自隋志以後卽較漢志多四卷蓋後人所分也其書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所采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固論三家之詩稱其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殆卽指此類歟中間阿谷處女一事洪邁吞齋隨筆已議之他如稱彭祖名竝堯禹稱長生久視稱天變不足畏稱韶用干戚稱舜兼二女爲非稱荆剗芮僕不恒其德語皆有疵謂柳下惠殺身以成信謂孔子稱御說恤民謂舜生於鳴條一章爲孔子語謂輪扁對楚成王謂冉有稱吳楚燕代伐秦王皆非事實顏淵子貢子路言志事與申鳴死白公之難事皆一條而先後重見亦失簡汰然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一篇刪去子思孟子二條惟存十子其去取特爲有識又繭絲卵雛之喻董仲舒取之爲繁露君羣王往之訓班固取之爲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盡以訓詁繩也是書之例每條必引詩詞而未引詩者二十八條又吾語汝一條起無所因均疑有闕文李善註文選引其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者七十餘家事及漢臯二女事今本皆無之疑竝有脫簡至藝文類聚引雪花六出之類多涉訓詁則疑爲內傳之支傳寫偶誤董斯張盡以爲外傳所佚又似不然矣

案漢志以韓外傳入詩類蓋與內傳連類及之王世貞稱外傳引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詩其說至確今內傳解詩之說已區則外傳已無關於詩義徒以時代在毛萇以前遂列爲古來說詩之冠使讀詩者開卷之初卽不見本旨於理殊爲未協以其舍詩類以外無可附麗今從易緯尙書大傳之例亦別綴於末簡

右詩類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錄一部十卷皆文淵閣著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

經部

詩類一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七

經部十七

詩類存目一

詩說一卷

內府藏本

宋張耒撰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登進士第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紹聖中謫監黃州酒稅徽宗召為太常寺卿坐元祐黨復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尋得自便居於陳州主管崇福宮卒事蹟具宋史文苑傳是書載柯山集中納喇性德以其集不甚傳因刻之通志堂經解中凡十二條如抑篇憤爾出話一條蓋為蘇軾烏臺詩案而發卷阿篇爾士字坂章一條蓋為熙河之役而發餘亦多借抒熙寧時事不必盡與經義比附也

詩論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書本載大昌考古編中故宋志不列其名朱彝尊經義考始別立標題謂之詩議曹溶學海類編則作詩論江南通志則作毛詩辨正考原本實作詩論則曹溶本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彝尊引陸元輔之言謂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為樂詩諸國為徒歌三論南雅頌之為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論左荀創標風名之誤七論逸詩有助雅函頌而無函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函詩非七月九辨詩序不出於子夏十辨小序綴詩出於衛宏十一辨詩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名案此篇為改定毛詩標題元輔此語未明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十四論採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為樂名十六論關雎為文王詩案此解周道闕而關雎作一詩非論文王元輔此語亦未明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乃併末兩篇為一考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輔之言不為無據然詳其文意論詩樂與論商魯頌了不相屬似考古編刻本誤合曹本分之亦非無見也其大旨謂國風之名出漢儒之附會其說甚辯惟左傳風有采繫采蘋諸荀子風之所以為風語不出漢儒無可指駁則以左氏為秦人風字出於應說謂荀子之學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賜可與

言詩之比 故荀子所傳亦為臆說近時蕭山毛奇齡據樂記 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詩我躬不閱  
違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以駁詰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勝於漢儒原不計經義之  
合否即引樂記表記以詰之亦不難以戴記四十九篇指為漢儒附會也觀其於左氏所言季札觀樂合於己說  
者則以傳文為可信所言風有采繁采蘋不合己說者則又以傳文為不可信顛倒任意務便己私是尚可與口  
舌爭乎且即所謂可據者言之十五國風同謂之周樂南雅頌亦同謂之歌不云南雅頌奏樂國風徒歌也豈此  
傳又半可據半不可據乎傳又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鹿鳴之三亦將謂頌入樂雅徒歌乎是與所引孔子正樂  
但言雅頌不言風而忘其亦不言南者同一不充其類而已矣

詩疑二卷內府藏本

宋王柏撰柏有書疑已著錄書疑雖頗有竄亂尙未敢刪削經文此書則攻駁毛鄭不已併本經而攻駁之攻  
駁本經不已又併本經而刪削之其以行露首章為亂入據列女傳為說猶有所本也以小弁無遊我梁四句為  
漢儒所妄補猶曰其詞與谷風相同似乎移綴也以下泉末章為錯簡謂與上三章不類猶著其疑也至於召  
南剛野有死麇邨風刪靜女邨風刪桑中衛風刪氓有狐王風 刪大車丘中有麻鄭風刪將仲子遵大路有女  
同車山有扶蘇籜兮校童褰裳丰東門之墀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風刪晨風齊風刪東方之日唐風刪  
綱繆葛生陳風刪東門之池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案書中所列之日實止三十一篇疑傳刻  
者脫其一篇又曰小雅中凡雜以怨 誹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使小雅雜然整潔其所移之篇目雖未具  
列其降雅為風已明言之矣又曰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大東 當曰小東則併篇名改之矣此自有六  
籍以來第一怪變之事也柏亦自知詆斥聖經為公論所不 許乃託詞於漢儒之竄入夫漢儒各尊師說字句  
或有異同至篇數則傳授昭然其增減一一可考如易雜卦傳為河內女子壞老屋所得書出伏生者二十九篇  
孔安國以孔壁古文增十六篇而秦書三篇亦為河內女子所續得舜典首二十八字為姚方輿所上周禮考工

記爲河間獻王所補具有明文下至左傳增其處者爲劉氏一句秦穆姬登臺履薪一段先儒亦具有記載惟詩不言有所增加安得指國風三十二篇爲漢儒竄入也王弼之易杜預之左傳以傳附經離其章句鄭元禮記目錄與劉向別錄不同亦咸有舊說惟詩不言有所更易安得謂王風之詩竟移入小雅也且春秋有三家可以互考故公羊經文增孔子生一條而左傳無詩有四家亦可以互考故三家般詩多於經思一句毛詩無之見經典釋文毛詩都人士有首章而三家無之見禮記緇衣注卽韓詩兩無正多兩無其極二句宋人亦尚能道之見元城語錄一句一字之損益卽彼此參差昭昭乎不能掩也此三十二篇之竄入如在四家既分以後則齊增者魯未必增魯增者韓未必增韓增者毛未必增斷不能如是之畫一如在四家未分以前則爲孔門之舊本確矣柏何人斯敢奮筆而進退孔子哉至於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太褻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則更直排刪定之失不復託詞於漢儒尤爲恣肆陳振孫書錄解題陳鵬飛作詩解二十卷不解商頌魯頌以爲商頌當關魯頌當廢其說已妄猶未如柏之竟刪也後人乃以柏嘗師何基其師黃幹幹師朱子相距不過三傳遂併此書亦莫敢異議是門戶之見非天下之公義也

毛詩正變指南圖六卷

兩淮監政  
採編本

是書爲明末陳重光所刻前有李雯序謂其書爲宋人未竟之本故詳於大而略於小今考卷首列漢迄宋諸儒訓故圖譜音訓之目頗叢雜無次第一卷全錄小序首句二卷作詩次序皆本鄭氏詩譜三卷世次四卷族譜五六卷雜釋名物俱爲簡略惟五卷釋刻漏粉詳其義例淺陋不似古人著作且亦別無佐證疑卽重光自輯而託之舊本也重光字端義華亭人

詩義斷法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有建安日新書堂刊行字又有至正丙戌字蓋元時所刻朱彝尊經義考載宋謝叔孫詩義斷法不列卷數注引江西通志曰叔孫南城人舉進士官翰林編修又載詩義斷法一卷不著名氏注曰見

菘竹堂書目竝云已佚此本五卷與後一部一卷之數不符其叔孫之書數首有自序詞極鄙俚始不成文卷前冠以作義之法分總論冒題原題講題結題五則次爲學詩八門須知次何先儒格言次爲總論六義皆劇竊陳言不出兔園冊子又書中但列擬題於經文刊削十七始於鄘風之干旄不知何取蓋揣摩弋取之書本不爲解經而作也

國風尊經一卷

編修朱筠家藏本

舊本題明陶宗儀撰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元末舉進士不中卽棄去累辟舉洪武中乃出爲教官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前有宗儀自序案孫作滄螺集有陶九成小傳備列其生平著述無此書名明史藝文志及朱彝尊經義考皆不著錄其書多用字說如序中解大小雅云雅知風者也故名相風解君子好逸云逸從求從彡謂行而求之也解參差荇菜云荇從草從行謂草生水中而東西行者也解左右芼之云芼從草從毛言以菜加於食物之上如毛之附麗於外解螽斯羽云螽從冬從虫蓋子產於冬而生於春也解招招舟子云招從手從召謂舉手召也解簡兮云竹間爲簡言衆工來會如竹之稠密也解際有蒼云未知何草然從草從令草之善者解終喪且貧之喪從穴從婁謂上下皆空也貧從分從貝謂所有輒散也解靜女其姝云姝女顏之若朱者解中冓之言云冓之爲文有材木從橫厝累增高之義中冓當園之中而構者則君之居也其穿鑿不通不可枚舉其最謬者如謂桑中爲關雎之遺是以淫女擬聖后也謂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兄者長也居上爲民長也毛氏以爲君之兄者非也自古以來有稱君爲兄者乎宗儀亦何至於此核其詞氣似明萬歷以後人蓋屢託也惟卷耳爲覃一詩其說似近情理然以國策觸鵲之語證古者諸侯之女無歸寧之禮則又不然息鳩歸寧而過蔡獻舞止享而召兵其事具載左傳安得謂其必無以觸鵲之言疑古禮是猶以華督目逆一事疑古婦人無出必蔽面之禮以崔杼見棠姜一事疑古婦人無啼哭之禮以陶嬰中夜悲鳴一語疑古寡婦無不夜哭之禮也豈通論乎原自周南至曹風惟無幽風此本僅至衛風而止蓋佚其半然如此妄

謬之書佚亦正不足惜耳

毛詩說序六卷 浙江宋翁家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書以小序為主而設為門人問答以明之每章標舉大意主於疏通毛義而止其諸說之異同皆不置辨其名物訓詁亦皆弗詳猶說詩家之簡嚴者但疏解未免太略此本傳寫鶻脫不可解處尤多

毛詩或問一卷 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砭蔡編已著錄是編大旨主於伸小序抑集傳設為問答以明之所說止於魯頌疑佚其末數頁也其自序詆徐頑卿孫鍾元於毛詩訓詁之外不能措一詞而謂他經可理測而詩則不落理路他經可意會而詩則不涉意想三千在門獨許商賜可與言詩以其各有悟門又詆朱子解詩如盲人捫象而自謂其說言思莫及理解俱融不知我之為古人古人之為我其言甚謾今觀其書一知半解時亦有之然所執者乃嚴羽詩話不涉理路不落言詮純取妙悟之說以是說漢魏之詩尚且不可況於持以解經乎

魯詩世學三十二卷 兩淮馬家藏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編首列子貢詩傳詭云石本次列詩序而以正音託之宋豐稷以續音託之豐慶以補音託之豐耘以正說託之豐熙謫稱祖父所傳而自為之考補故曰世學又附以門人何昆之續考共為一書實則坊一人所撰也其書變亂經文詆排舊說極為妄誕朱彝尊經義考辨之甚詳而康熙中禮部侍郎平湖陸萊乃尊信其中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之說遭憂家居已闋二十七月猶不出補官其門人邱嘉穗載之東山草堂邇言中以為美談不知此唐王元感之論當時已為議者所駁載於稍唐書中非古義也則偽書之貽害於經術者甚矣

詩傳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曰子貢撰實明豐坊所作明史坊本傳稱坊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世所傳子貢詩傳即坊編本者是也其說升魯於邶鄘之前降鄭於鄘曹之後大雅小雅各分爲三曰續曰傳皆與所作申培詩說同二書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漢代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科斗世不能辨謂之古文安得獨此二書參用籀體郭子章李維楨皆爲傳刻釋文何鏗收入漢魏叢書毛晉收入津逮秘書并以爲會見宋榻皆謬妄也

詩說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曰申培撰亦明豐坊僞作也何楷詩世本古義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皆力斥之今考漢書杜欽傳稱佩玉晏鳴關雖歎之後漢書楊賜傳稱康王一朝晏起關雖見幾而作注皆稱魯詩而此傳仍訓爲太姒思淑女又坊記注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爲衛定姜之作釋文曰此是魯詩而此仍爲莊姜送戴嬌培傳魯詩乃用毛傳乎其僞妄不待問矣

詩傳纂義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倪復撰復字汝新鄞縣人茲編不載經文惟於有所發明者標其篇名所說多襲前人或不錄之而不言所本其自出新意者如謂皇華四牡通爲射饗樂歌之類於古皆無所考證

張氏說詩一卷

江蘇副厚增家藏本

明張廷臣撰廷臣字元忠崑山人嘉靖戊子舉人是編題其上編甲之己蓋其全集之一種也大旨謂詩序有所傳授不應盡廢持論甚正而其所推闡則以意斷制者多

讀風臆評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戴君恩撰君恩字仲甫長沙人嘉靖癸丑進士官巴縣知縣是書取詩經國風加以評語又節錄朱傳於每篇之後烏程閔齊俊以朱墨版印行之纖巧佻仄已漸開竟陵之門其於經義固了不相關也

詩經正義二十七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許天贈撰天贈字德天黟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山東布政使參政是書不載經文但標章名節目附以己說頗爲舛陋如於采蘋章云大夫妻講中不可說出此就說詩者言非詩人口氣書中大率如此蓋全爲時文言之也經學至是而弊極矣

詩經存固八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葉朝榮撰朝榮字良時福清人大學士向高之父也隆慶元年恩貢授九江府通判官至養利州知州是編乃其教授生徒時酌取詩經大全參以己意而成後官九江復加改定更作義略一卷總論十五國及雅頌諸篇大義萬歷四十四年向高致仕歸復整齊而重刻之前有朝榮自序序末附以向高跋語

詩序解頤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邵弁撰弁字元偉大倉州人隆慶中貢生此書申朱子詩序辨說之義而又以己意更正之中多臆論所定小雅世次諸條尤無確據卷末附洛書辨一篇無所關發徒事空言又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辨一篇主中江北江南江之說寥寥數語亦未暢明也

毛詩多識編七卷

浙閩總督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安慶府知府是編本陸璣疏而行之凡草部二卷木部鳥部獸部蟲部鱗介部各一卷多引鄭樵陸佃羅願之語又兼取豐坊之偽子貢傳偽申培說貪多務博頗乏持擇其凡例稱鳥獸昆蟲草木非三百篇所有不載然如龍旂之龍非真龍鸞鑣之鸞非真鸞而徵引故實累牘連篇此自類書何關經義又如因爾雅衍接余之文遂謂漢之婕妤取義於若菜其穿鑿抑又甚焉據其凡例尚有外編雜編二書此本無之未知其爲未刻抑爲偶佚也

毛詩原解三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書前有讀法一卷大指在駁朱傳改序之非於小序又惟以卷首一句爲據

每篇首句增古序曰三字餘文則以毛公曰別之序或有所難通者輒爲委曲生解未免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亦多過當夫小序確有所受而不能全謂之無所附益集傳亦確有所偏而不能全謂之無所發明敬徒以朱子務勝漢儒深文鍛鍊有以激後世之不平遂卽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爾反爾示報復之道耳非解經之正軌也

詩經類考三十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沈萬鈞撰萬鈞字玉臺嘉善人萬歷丁酉舉人官知縣茲編於三百篇所載名物典故分門編錄前有古今論詩考逸詩考音韻考後有風雅頌異同考羣書字異考凡所援據不能盡本經傳故往往不精不詳如天文類釋三五小星引釋名曰星者散也說文曰萬物之精上爲列宿如此之類與經義無涉實爲泛濫又如朝制有大朝覲之朝若韓侯入覲是也又有常朝之朝若雞鳴之詩是也而此書禮制類乃止引曲禮天子當扆而立當宁而立及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數則而玉藻朝辨色始入諸條乃竟遺之如此之類亦多失於考核蓋此書本詩名物疏而作而實不及原書也

毛詩微言二十卷

內府藏本

明張以誠撰以誠字君一華亭人萬歷辛丑進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是書雜採舊說無所發明如豐坊偽詩傳之類皆不辨而濫收之亦嗜博而失於別擇

詩經說通十三卷

兩淮鹽政探進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字允中號無回錢塘人萬歷癸卯舉人官國子監博士是編成於萬歷乙卯其說頗以朱傳廢序爲非然又不甚用古義其所列引用諸書不過三十六種而以豐坊偽詩爲冠又謂隋志稱韓詩雖存乃其外傳竟不知崇文總目尚有韓詩詩論多茫無考證故所引皆明人影響之談雖人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牽而純以公安竟陵之詩派竄入經義遂往往恍惚而無著如解關雎云所謂憂之喜之者不必泥定文王亦不必泥

定宮人然則究何指也至於以行露野有死麕爲貞女設言自誓不必定有強娶私誘之事然則女子待年於室無故而作一誓詞傳播於衆天下有此情事乎又謂文王之化必無強暴之男子然則堯舜之世亦不當有四凶矣其膠固不解更甚於訓詁之家烏在其能得言外意也

詩經六帖重訂十四卷

兩浙總督採進本

明徐光啓撰 國朝范方重訂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諡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方字令則如臯人前有方自序謂徐光啓六帖後先錯互爲未定之書爰爲重訂而去其博物一帖其餘五帖皆移定其次而無所增改五帖者一翼傳二存古三廣義四擊藻六正叶也卷首有光啓韻譜說并例於諸詩皆不載其詞但於有韻之句以白圈爲識無韻之句以黑圈爲識體例殊爲未善且既以古音無叶爲全書注意之處乃於圈識之外絕不言其所以然題曰韻譜名實亦復相乖又六帖名始於帖經程大昌演繁露疏解頗明白居易以名類書殊無所取義光啓以名經解爲轉不失其初然考明史藝文志載徐光啓毛詩六帖六卷是每帖爲一卷也方既刪博物一門則六帖僅存其五與光啓作書之意全不相合安得復以六帖稱乎

毛詩說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以蘊撰以蘊字仲宜南昌人萬歷己酉舉人是書成於崇禎癸酉前有以蘊自序大旨謂小序固樞樞拙詞必徵之事事必實之人往往不得其義則概謂之刺君非得卜子夏之傳者又以朱子集傳祖夾深而詆毛傳亦未盡孟子說詩之法然觀編中所言乃似坊選詩集之批語卽朱子集傳亦尙非以蘊所可議無論小序矣

詩經圖史合考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鍾惺撰惺字伯敬竟陵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載袁宏道傳中是書雜考詩之名物典故亦間繪圖故稱圖史合考然名雖釋經實則隸事如周南桃夭篇首引本草綱目載桃仁去淤血桃烏療中惡腹痛一條次引家語六果桃爲下一條次引管子五沃之土宜桃一條次引鹽鐵論桃實多則歲穰一條

次引江淹桃頰一條次引崑崙山玉桃一條次引唐明皇目桃為消恨花一條次引西陽雜俎王母桃一條次引列仙傳綏山桃一條其文遂畢於經義一字無關全書所載皆類於此不知其何所取也

毛詩解無卷數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鍾惺撰是編取古人說詩之書卷帙簡少者合為一編曰詩序曰詩說曰詩外傳曰讀詩一得曰山堂詩考曰困學紀詩曰詩地理考曰詩考曰逸詩曰文獻詩考曰詩傳綱領曰詩識曰讀詩錄曰印古詩語其中讀詩一得即黃氏日鈔之一門山堂詩考即山堂考索之一門困學紀詩即困學紀聞中論詩之語逸詩即王氏詩考中之逸詩篇名讀詩錄即讀書錄中論詩數條詩傳綱領即詩經大全之綱領謬陋殆難言狀至申培詩說本偽魯詩韓詩外傳明標韓字乃題曰毛詩解是尤不足深責者矣

詩通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化熙撰化熙字羽明常熟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廣西提學僉事是編不載經文止標篇什名目而發揮其意旨大都依文詮釋尋味於詞氣之間其自序云朱注所不滿意者止因忽於所謂微言託言致變風刺淫之語概認為淫變雅近美之刺即判為美耳故傳中於鄭衛之詩多存小序即二雅三頌亦多引序說而又間引鄭箋孔疏以證之頗異乎株守門戶者但所得不深耳

詩傳闡二十三卷浙江吳玉樞家藏本

明鄒忠允撰忠允字肇敏無錫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是書即豐坊偽詩傳每草推演其義而於坊偽詩說則深斥其妄一手所造之書而目為一真一贗此真不可理解之事矣

詩經脈八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魏浣初撰其標題又曰閔非臺先生增補浣初字仲雪常熟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政閔非臺則不知何許人也其書分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為浣初原書前列正文後有附考頗知原本註疏旁及諸

家如君子偕老章副笄六珈毛傳云笄衡蓋述追師追衡笄之文衡垂於耳笄貫於髮見於追師註疏甚詳浣初引以證朱傳衡笄一物之誤尙小有考證惟大致拘文牽義鉤刺字句摹仿語氣不脫時文之習上格爲閔氏補義則純乎鄉塾之說矣

毛詩發微三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宋景雲撰景雲字祥禎博興人萬歷己未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巡按湖廣其說詩以朱子集傳爲主亦間採毛傳及他說以參之爲例有三標正字者衍集傳者也標附字者採他說者也標考字者釋名物者也然大抵以此點時文之法推求經義耳

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凌濛初撰濛初字稚成烏程人是書輯詩序及毛傳鄭箋又以豐坊詩傳冠各篇之首而互考其異同以詩序舊稱出子夏詩傳亦稱子貢故以聖門傳詩嫡冢爲名其末附錄一卷則豐坊所作申培詩說也

言詩翼六卷

兩浙總督採進本

明凌濛初撰此編仍列詩傳詩序於每篇之前又以詩傳詩序次序不同復篆書詩傳冠於篇端而雜採徐光啓陸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鍾惺唐汝謬六家之評直以選詞遺調造語鍊字諸法論三百篇每篇又從鍾惺之本加以圈點明人經解真可謂無所不有矣

詩逆四卷

浙江吳王揮家藏本

明凌濛初撰卷首有七月表一篇以其中獨闕三月乃摘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諸事布於二月四月之間標爲蠶月殊屬穿鑿又詩考一篇獨載一御車圖尤爲挂漏其所詮釋亦罕逢奧義

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吳雨撰兩自題但稱閩郡人不知隸籍何縣也是書爲其同郡徐燊所編次鳥考三卷獸考三卷蟲考一卷

錄考一卷草考四卷穀考一卷木考三卷而以天文考二卷終焉惟不考地理或無以加於王應麟書故置之  
歟曹學佺序稱其體本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又以配陳第毛詩古音考然如雜本家禽而繁文旁衍鼠原常物  
而異種橫增駢拇枝指殊為可已不已視吳陳兩書之精核相去遠矣

詩經備考二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章調鼎撰調鼎字玉鉉富順人是編因鍾惺未成之本增損成書以攻擊朱子集傳夫集傳排斥毛鄭固未  
必盡無遺議先儒亦互有異同然非鍾惺等所可置議也況又拾惺之餘緒乎

詩編十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錢天錫撰天錫字公永竟陵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詹都御史是編大抵推敲字義尋求語脈為程式制藝  
之計首載馮元暢序謂其書不但存朱子存毛詩并可以存齊存魯存韓祧衛宏而禰子夏其功不在鄭孔下

亦夸之甚矣

詩經考十八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黃文煥撰文煥字維章水南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中由山陽縣知縣擢翰林院編修坐鉤黨與黃道周同  
下詔獄後獲釋流寓南都以終是書專考三百篇中名物典故其凡例有六一曰世系二曰畿甸三曰人物四  
曰天時地利五曰兵農禮樂六曰動植仍以經文篇第為序各標其目而解之徵引頗為繁富惟愛博嗜奇類  
傷冗雜其於人物皆詳其始末成一列傳而又不著其所本九為曼衍窺其用意似欲與何楷世本古義抗行  
一時然不似楷之竒鑿亦不及楷之博洽也

詩經微言合參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唐汝謬撰汝謬字士雅華亭人天啓中以歲貢生官常熟縣教諭汝謬初著毛詩微言二十卷繼復刪汰贅  
詞標以今名自序謂溯源毛鄭參以讀詩記及嚴氏詩緝而折衷於朱子今核其書實不過科舉之學也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首自序有二私印一曰聞性道字大直一曰明山鑑西薜蘿香弄隱人知為聞性道所作序稱吾鄉豐氏則鄞人也序中所稱王辰蓋萬歷二十年又稱歲在丁卯則天啓七年其末云己巳手補朱字者則崇禎二年也是書取豐坊所作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二書合為一編以篆文與釋文皆出手鈔故謂之手學案古文自許慎所存二百餘字外鐘鼎款識隨人音釋已均在疑似之間況此二書又出豐坊妄造性道乃珍重鉤摹之亦好古而不知考古者歟

桂林詩正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顧懋樊撰懋樊有點易丹已著錄是編成於崇禎庚辰博採眾說參以己見然多不根之創解如謂鄭之丰及風雨篇皆齊詩而誤入於鄭丰詩為小白適苦國人有悔不送而望其歸之詞風雨詩以雞鳴失時比齊之昏亂桓公與仲父相乃晦明之大際孔子刪詩錄風雨亦猶微管仲之意也如斯之類不知何據而云然至於笙詩六篇竟以東晉補亡列入瀾亂經文尤為乖刺矣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溥撰溥字天如太倉人崇禎辛未進士改庶吉士事蹟具明史文苑傳白宋儒說詩廢序毛鄭之學遂微明永樂中修五經大全詩則取鄒陽朱克升疏義增損劉瑾之書懸為令甲經學於是益荒溥是書雜取註疏及大全合纂成書差愈於科舉之士株守殘匱者然亦鈔撮之學無所考證也

詩經偶箋十三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萬時華撰時華字茂先南昌人是編成於崇禎癸酉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說而掃除訓詁之膠固頗足破腐儒之陋然詩道至大而至深未可以才士聰明測其涯際況於以竟陵之門徑掉弄筆墨以一知半解訓詁古經其自序有曰今之君子知詩之為經不知詩之為詩一蔽也謝太傅嘗問諸從毛詩何句最佳過以楊



柳依依對公所賞乃在訂謨定命遠猶辰告譚友夏亦言讀詩不能使國風與雅頌同趣且覺雅頌更於國風有味易入處便入終是讀書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元致二蔽也云云蓋鍾惺譚元春詩派盛於明末流弊所極乃至以其法解經詩歸之貽害於學者可謂酷矣

詩經副墨八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陳組綬纂組綬字伯玉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主事是書前列讀書二十四觀次為通考次為總論每篇之前皆並列集傳小序之文而以集傳居小序前其每章詮解則循文敷衍而已卷首凡例有曰諸說雖糲或於制義未當者吾從宋是其著書之大旨矣

詩志二十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范王孫撰王孫字士文休寧人寄籍錢塘是書乃館於金聲家時所著聲為序而梓之皆雜採諸說而成於同時人中多取沈守正說通及陳際泰五經讀顧夢麟說約不甚研求古義也

詩問略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子龍撰子龍字人中一字臥子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官紹興府推官後魯王以為兵科給事中事敗被執乘閒投水死事蹟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裕此編乃其讀詩劄記之文曰詩問者取問諸有道之意又所解皆偶標己意隨拈各條非說全經故謂之略明史藝文志不著錄見於曹溶學海類編中其說不主朱子集傳亦不甚主毛詩鄭箋大抵因小序而變其說如有女同車序以為刺忽子龍則以為美忽以獲兮校董為刺祭仲率以意為解不必有據觀其自序知其學從郝敬入也宜其臆斷矣

詩綱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賀貽孫撰貽孫字子翼禾州人是書前後無序跋不著作書年月考陳士業筠莊初集有賀子翼制藝序而凡例中引梅膺祚字彙書中多引鍾惺詩經評亦皆明末之書當即其人也是書以小序首句為主而刪其以

下之文以爲毛長衛宏之附益蓋宗蘇轍之例大旨調停於小序朱傳之間作詩之旨多從序詩中文句則多從傳國風多從序雅頌則多從傳每篇先列小序次釋名物次發揮詩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說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頗勝諸儒之拘腐而其所從入乃在鍾惺詩評故亦往往以後人詩法詰先聖之經不免失之佻巧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卷首冠以四論其第三篇論淫詩第四篇論風刺皆爲有見第二篇論以意逆志是以全書之根本而涉於掉弄聰明全書之病卽坐於是第一篇論詩與歌謠諷諷諷諷語不同三百篇皆樂章其說甚是而謂漢魏之樂府宋之詞元之南北曲皆用此例則不盡然無論宋詞元曲各有宮調其句法之長短首律之平仄字數之多少具有定譜不可增減與三百篇迥殊卽漢魏樂府有倚聲製詞者亦有採詩入樂者觀郭茂倩樂府所載孰爲本調孰爲魏樂所奏孰爲晉樂所奏其增減字句以就聲律者班班可考何嘗有一定之調亦何嘗田夫販婦一一解首律哉故三頌者郊祀歌之類也自諸管絃者也二雅十五國風者相和歌之類也採以被之管絃者也貽孫所說似是而非蓋迂儒解詩患其視與後世之詩太遠貽孫解詩又患其視與後世之詩太近耳

鑑湖詩說四卷 江蘇周厚堦家藏本

明陳元亮撰元亮字寅倩山陰人是書乃鄉塾講章其凡例有十曰尊經曰從註曰存序曰辨俗曰標新曰考古曰博物曰章旨曰節解曰集說其所取裁不出永樂大全諸書

詩經精意 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詹雲程撰雲程字念庭江西人是編詮釋經文皆敷衍語氣爲時文之用乃塾師訓蒙講章也

詩意 無卷數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劉敬純撰敬純武進人是書大旨宗朱子集傳雖間採諸家然其發明集傳者亦科舉揣摩之本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八

經部十八

詩類存目二

詩經朱傳翼三十卷 浙江吳王 塘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承澤初附東林繼降闕賊終乃入於國朝自知為當代所輕故末年講學惟假借朱子以為重獨此編說詩則以小序集傳並列而又雜引諸說之異同窺其大意似以集傳為未愜而又不可言故顛預模稜不置論斷紛紜糅亂究莫名其指歸首鼠兩端斯之謂矣

詩說簡正錄十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提橋撰橋字景如號澹如居士河間人前明天啟壬戌進士入國朝官至刑部侍郎是編以詩經大全諸書卷帙浩博難以披尋因採擇諸說輯為一編名曰簡正錄言其說簡而義正也每篇首列經文次摘採諸家之說融會訓釋又次附以己見皆以通俗之語講解文義蓋取便於初學而已

詩問一卷 浙江朱彝尊撰 曝書亭藏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字雨若號街南宣城人是書大旨攻朱子詩集傳然亦不甚從小序往往皆臆揣武斷之說其中引世歷紀一條證出車為文王詩又引竹書紀年一條證堯柳為諸侯盟太室詩皆牽引雜說不足據以解經也

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國朝張能麟撰能麟字西山順天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四川按察司副使其書以豐坊偽詩傳為主而旁採申培詩說及詩六帖以發明之宗旨先謬其餘亦不足深詰矣

毛詩日箋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八

國朝秦松齡撰松齡字禹仙號對巖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改庶吉士以江南奏銷案罷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儒官至左春坊左諭德是編以紫陽集傳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多不依小序因取歐蘇王呂程李輔巖諸家以及明郝敬何楷近時顧炎武之言互和參核而以己意斷之不專主小序亦不專主集傳凡有疑義乃爲疏解亦不盡解全詩故曰日箋王士禛居易錄云秦宮論所輯毛詩日箋所論與余夙昔之見頗同其所採取亦甚簡當然大旨多以意揣之不盡有所考證也

詩經疏略八卷

河南巡撫林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錄其說以小序爲主而亦時有異同大抵調停前人之說而參以臆斷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既不用舊說又不用春秋王姬之說乃訓平爲等謂唐棣本不同於桃李而華如桃李王之孫本不齊於侯之子今觀其車服則等王之孫以齊於侯之子以附會序中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之說於經義殊爲乖刺亦何取乎宗小序也

詩經比興全義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鍾毅撰鍾毅字遠生華亭人順治中松江府學歲貢生是書據朱子詩傳發明比興之義每詩各標篇名而推求託物抒懷之意別有大意一篇篇末有云闕雖之爲求賢菁莪棫樸之爲養士此等義非不佳然與某注全異功令所格不敢濫收云云蓋專爲科舉作也

詩經惜陰錄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前有自記又有小引謂曾請正於李光地陸隴其每卷皆記其起草繕真之年月蓋亦苦志著述者然循文衍說於詩教未得其要領也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施閏章爲江西參議延湖廣楊洪才講學於吉安之白鷺洲書院併續

招奇齡往奇齡與洪才論詩不合及與閻章同官翰林重錄其向時所講毛詩諸條皆設爲甲乙問荅故以主客爲名大旨洪才主朱子淫詩之說而奇齡則謂鄭風無淫詩洪才主朱子笙詩無詞之說而奇齡則謂笙詩之詞亾故是書所論惟此二事夫先王陳詩以觀民風本美刺兼舉以爲法戒既他事有刺何爲獨不刺淫必以爲鄭風語語皆淫固非事理必以爲鄭風篇篇皆不淫亦豈事理哉且人心之所趨向形於詠歌不必實有其人其事六朝子夜諸曲諸歌唐人香奩諸集豈果淫者自述其醜亦豈果實見其男女會合代寫其狀不過人心佚蕩相率摹擬形容視爲佳話而讀者因知爲衰世之音推之古人諒亦如是此正采風之微旨亦安得概以淫者必不自作一語遂謂三百篇內無一淫詩也至於笙詩之說未爲無理然併儀禮而詆爲僞抑又橫矣

國風省篇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皆其避讐出亾之時以意說詩之語後追憶而錄之其初設爲問荅故名問荅後去其問而存其荅以其出於追憶故以省篇爲名凡二十六章所論多與傳義不同或據他說或自爲斷制雖開有考證要於詩義未能盡合如以黍離爲念亂以雞鳴爲諷人皆憑臆見而失之者也以式微爲黎侯夫人作以衛武公爲殺兄皆據舊說而失之者也至於十畝之間諸篇李塉所作序目已記奇齡自悔之言矣

詩經四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一以朱子集傳爲宗力攻小序至以僞子貢詩傳僞甲培詩說同類而譏未免失於鑿別於近代諸家之說頗取李光地詩所然惟合集傳者始采之稍有異同卽爲所汰至於木瓜諸篇知不能全泯舊說則依違兩可於其閒尤不免門戶之見矣

詩經集成三十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國朝趙燦英撰燦英字殿鳳武進人是書成於康熙庚午大旨爲揣摩場屋之用故首列朱子集傳次敷衍語氣爲串講串講之後爲總解全如坊本高頭講章至總解之後益以近科鄉會試墨卷則益非說經之體矣

詩經詳說無卷數 河南 巡撫探進本

國朝冉觀祖撰觀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以朱子集傳為主仍採毛鄭孔及宋元以下諸儒之說附錄於下每章小序與集傳並列蓋欲尊集傳而又不能盡棄序說欲從小序而又不致顯悖傳文故其案語率依文講解往往糺校間有自出新義者如鄭風有女同車謂男女同車為必無之事改為一女同車改溱洧為夫婦借游之作又以豳風伐柯為東人得遂室家之願歸美周公之詞考之古說皆無所依據也

詩統說三十二卷左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鈔已著錄是編雜採諸家詩說分類鈔錄所據頗為繁富而朱墨縱橫塗乙未定蓋猶草創之本也前後無序跋亦無目錄以其排纂之例推之十四卷以前皆總論詩之綱領十五卷以後乃依經文次第而論之不列經文惟集眾說故以統說為名云

毛詩通義十四卷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方彛如撰彛如有周易通義已著錄是書但列經文別無訓釋各章之下必引四書一兩句以證之如關雎章即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葛覃章即引夫人蠶織以為衣服之類至於牆有茨篇無可附會則謂宣姜所生如毒如文公如宋桓及許穆夫人皆有賢德引犁牛之子騂且角句始於以經為戲矣

詩經測義四卷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李鍾儔撰鍾儔字世邠安溪人康熙壬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降補國子監丞是編不載正文隨其所見各為評論大旨以夫子未嘗刪詩特據所得編之而已若謂三千刪為三百則春秋時君卿大夫所賦多三百篇中所有且其人皆在夫子之前豈能預合聖人之意而去取之風雅正變之說亦難據楚茨以下瞻洛諸篇皆承平之作而列之於變平王之孫列在二南編詩不必以正變為低昂正變不必以世代為前後其持論頗皆如此至如釋關雎首章非宮人作乃世臣承命襄事而賦之其次章蓋博求四國未得其人故憂至於反側釋雖則如燬

句謂役於王室而歸者其室家勞之如此亦多前人未有之說也

詩經旁參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麟撰麟有易經粹言已著錄是編於三百篇中摘篇標目略為之說大抵因朱傳而敷衍其餘意

陸堂詩學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雖託名闕發朱子集傳而實則務逞其博辨大抵自行己意近王柏詩疑牽合古事近何楷詩世本古義如以節南山之尹氏即春秋隱公三年所稱尹氏卒者家父作誦即隱公八年天王使來求車者此類核以時代已無以決其必然其最新奇者謂詩三百篇為史克所定非孔子所刪謂燕燕為衛君悼亡之作其夫人為薛女故曰仲氏任只謂柏舟之共伯即公子伋謂君子偕老為哀挽夫人之詩之子不淑乃禮家之弔詞謂淇澳兼詠康叔武公謂葛藟為周鄭交質之詩謂丘中有麻之子國為鄭武公字其子嗟當作子多為鄭桓公字謂著為刺魯莊公妻哀姜謂園有桃為劉向說苑所載邯鄲子陽以桃事謂防有鵲巢為陳宣公殺太子禦寇事謂澤陂為鄧元所作謂黃鳥為其伯歸國謂行野為幽王廢后謂何人斯居河之麋為虢石父謂大東西人之子為哀奴謂小明之其人為二相和謂鼓鐘為穆王作而淑人為盛姬謂青蠅之搆我二人為中后宐曰謂敬之小姦為成王作乃雅混於頌謂駉為頌魯莊公謂泮宮為魯惠公頌孝公皆隨意配隸於古無徵他如既指竹書為偽託而揚之永鼓鐘諸篇又援以為詞既以鄭譜為妄作而有林之杜諸篇又據以為證家語贗作孔叢晚出乃動輒引為確典亦不可為訓雖間有辨正精核之處而以愛奇嗜博反掩其所長較毛奇齡之說經又變本加厲者矣

詩經廣大全二十卷 浙江吳玉樞家藏本

國朝黃夢白陳曾同撰夢白字金孺曾字衣聖皆無錫人夢白謂明初詩經大全有碑朱傳但所採羣經典故未備本末所引諸儒論說未有折衷因與曾推廣之大略以集傳為主而間存諸說前有韓奕序引顧炎武言自五經有



大全而經學莫茲編雖為廣大全而作然其採擇精詳詮釋簡當或有功於未傳今考是書雖溯源注疏然未能深研古義其訓釋名義亦惟以蔡卞馮復京二書為藍本罕所考正宏宏之有微詞也

復菴詩說六卷

附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承烈撰承烈字復菴涇陽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書奉朱子詩集傳為主以攻擊毛鄭其非薄漢儒無所不至惟淫詩數篇稍與朱子為異耳蓋揚輔廣諸人之餘波而又加甚焉者也其中間有不從序亦不從傳者如謂關雎為周公擬作之類皆懸空無據至於注釋之中附以評語如論周南云周南十一篇祇就文字而論其文章頓句運詞鍊字設想無一不千古傾絕論女曰雞鳴云云禽飲酒武夫之興何其豪爽悲靜好文人之態又何其雅如是之類觸目皆是是又岐入鍾譚論詩之門徑矣

毛宋詩說一卷

通行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證已著錄是書論小序為不可盡信而朱子以詩說詩為矯枉過正皆泛論兩家得失非章句訓詁也所引尚書左傳以為詩之本序誠為確鑿其餘則多懸揣臆斷之詞不類若璩他著作本喻其故也

詩經序傳合參

無卷數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尚撰尚有周易摘鈔已著錄是編為其三經解之三大旨從蘇轍之說以小序第一句為國史之舊文次句以下為後儒之附益因以朱子集傳互核其異同而斷以己見故曰合參多採李光地詩所之說持論頗平允然推究文義以意斷制者多未能元元本本合眾說以斷兩家之是非也

毛詩說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諸錦撰錦字襄七號岬廬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知縣改補教授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官至右春坊右贊善是篇以小序為主故題曰毛詩序文惟存首句用蘇轍之例不釋

全經惟有所心得則說之用劉敞七經小傳例也首爲通論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風所說凡五十八篇下卷幽風至商頌所說凡二十七篇疏證旁通時有新意而亦不免於附會古義如以死鷹死鹿爲古儷皮之禮以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爲陳執州吁由戴嬀內援之證以西方之人兮卽方言之凡相哀憐湘潭之間謂之人兮以木瓜爲刺備於齊桓沒後同宋人伐齊以水經注段干冢證十畝之間以春秋時秦境東至於河證所謂伊人爲思周以僖負羈之妻證季文斯飢皆有強經從我之失其長發篇後附禘說三篇謂孔穎達春秋疏以禘爲禘其說固是而謂穎達之誤在以王制祭統郊特牲有春禘夏禘之文遂誤混大祭於時禘則失之誣考王制曰春曰初夏曰禘祭統曰春祭曰初夏祭曰禘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祭義曰春禘秋嘗俱據時禘而言與禘祭略不相涉經文最爲明晰尙不能混時禘於時禘又何至混大禘於時禘是無故而罹之咎也推錦之意不過以王制又有禘禘禘嘗禘烝之文因禘禘二字相連遂以爲時禘亦兼禘而疑孔疏緣此而誤不知王制注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蓋三時各先爲禘祭而後更舉禘嘗烝是時祭之禘本不兼禘孔卽略不曉事何至以大禘混時禘又混時禘耶然則孔疏之誤在於信春秋不書禘祭而竟廢禮記不在附會禮記以解春秋也錦又謂漢儒據春秋書禘一春一夏因以附會禮記遂有春禘夏禘時祭之名今考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則所謂一春也閏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則所謂一夏也然春秋僖公八年又有秋七月禘于大廟之文漢儒果因春秋書禘一春一夏遂附會春禘夏禘爲時祭之名何以秋禘獨不附會乎至於三代之禮制同名異者多如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周弁殷嘒夏收之類不一而足今錦必斥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夏殷之制爲非持論殊偏若謂鄭元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爲據春秋非禮之制則又聚訟之緒餘無庸辨矣

學詩闕疑二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青芝撰青芝字芳草襄陽人雍正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未散館卒是編皆引舊說以駁朱子詩集傳從毛傳鄭箋者十之三因從蘇轍穎濱詩傳者十之六七其偶涉他家者不過數條耳詩序之見廢始於鄭樵而成於

朱子諸儒之論自宋代卽有異同青芝是編大抵前人所已辨其中自爲說者往往推求於字句之間如行露以爲實未成訟不過設言以拒之此泥經文二雖字也然與經文二何以字義又不協矣

詩貫十八卷

浙江吳玉璣家藏本

國朝張敘撰敘有易賈已著錄是書首載詩說一卷詩本旨一卷詩音表二卷後案經文次序爲之注釋凡十四卷頗多與朱子異同如以關雎爲后妃求賢之詩義本小序而遂謂此篇竝下二篇皆后妃自作又以駟篇爲美伯禽而非頌僖公引書經費誓竊馬牛有常刑之語謂出師時丁寧馬牛如此則平日之畧心牧事可知夫伯禽固勤牧事又何以知僖公之獨不然乎其說皆不免於牽合且各章訓釋已詳經文之下而又仿小序之體別爲本旨一卷冠之於前於體例亦傷繁贅也

毛詩訂韻五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謝起龍撰起龍字天愚餘姚人是書成於雍正癸丑其自序詆吳棫韻補之謬而發明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持論最確乃核其所注則仍謂古音之外有所謂叶韻但以音屬讀取其順吻而止絕不究音韻之本原與古人之舊法則與吳棫之書均爲臆定未可同浴而義裸程也觀其於漢廣末章云雙有閣樓二音駒亦有居鈞二音只從傳讀問讀皆可也如桃夭首章華家古讀數姑今入麻韻不妨依今韻讀之韻者使之叶於音而適於口也叶且適於吟詠矣何必斤斤古之是泥云云是於此事茫然未解始無從與之詰難矣

詩義記講四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夏宗瀾撰宗瀾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卷首標題江陰揚名時講授然觀名時之序則名時以李光地詩所授宗瀾宗瀾讀而自記所見非名時書也鄭風之首自名時批二段其不出名時審矣

詩經提要錄三十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徐鐸撰鐸有易經提要錄已著錄是書以朱子集傳爲宗而亦參取小序大旨多本李光地詩所揚名時詩

經割記二書蓋鐸為名時之門人名時則光地之門人也

豐川詩說二十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大旨謂自宋至今毛氏之傳廢於朱傳之盛行郝敬云序近古而朱在後不合以後說而反廢前說固為得之然使後說而合經安在不可舍前而遵後且齊魯韓三家盡在毛詩之前而皆以毛傳盡廢安在後之更合者不可獨行又將謂毛序必承傳有自不可改不思三家之傳亦必承傳有自而一廢盡廢何也其持論頗近和平故其書從毛傳及郝敬解者居其大半然自一家以外諸儒之書無一字引及則亦抱殘守隘之學耳其每節必效鄉塾講章敷衍語氣尤可以無庸也

詩經拾遺十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酉撰酉字書山桐城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降補翰林院編修是書專以詩之次第立說分正編附編餘編不取小序併不取左傳以季札觀樂所列諸國不足信而斷以左氏失之誣一語以木瓜美齊桓為穿鑿悖謬而斷以五尺童子羞稱五霸一語又以雅頌分什為毛鄭之可笑而分合其數篇別為編次蓋漢以來相傳之古經自西而一變其例矣

風雅遺音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史榮撰榮自號雪汀老人鄞縣人其書據朱子孫鑑所作詩傳補遺後序定朱子集傳原本有音未備其音多後人所妄加因以集傳與音互相考證得其矛盾之處條分縷析以辨之一曰集傳用舊訓義而無音二曰集傳有異義而不別為之音三曰音與傳義背四曰古今未有之音五曰聲誤六曰韻誤七曰音誤八曰誤音為叶九曰誤叶為音十曰四聲誤讀十一曰泛云四聲之誤十二曰却風注與某同之誤十三曰補音十四曰叶音關誤十五曰叶音詰略又附錄經文誤字經文疑義京本音切考異釋文叶韻紀原吳棫韻補考異集傳相沿之謬俗書相沿之譌集傳偶考俗音訂誤九門共二十四類其音與義背用舊義而無音異義而不別音三門辨論頗

為精確誤音誤叶補音及俗音訂誤四門亦多可取惟未有之音與四聲誤讀二門所言即是音誤分目未免太繁至泛云四聲及邨風音與某同二門則有意吹求未為平允又榮考今音頗詳而古音則茫無所解故叶音闕誤叶音誌略二門所言往往大謬吳棫韻補見行於世榮自言未見其書撫諸書所引為考異尤為贅疣至於舊音舛謬之處動輒漫罵一字之失至詆為全無心肝亦殊乖著書之體蓋考證頗有所長而蕪雜亦所未免焉

詩深二十六卷

浙江吳玉壻家藏本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錄是書用蘇轍之說以小序首句為古序而以其餘為續序次列集傳次列辨義於集傳多所攻難而所立異義不能皆有根據

毛詩廣義

無卷數 編修曹錫歸家藏本

國朝紀昭撰昭字懋園獻縣人乾隆丁丑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是編全載毛萇之傳其以小序冠各篇之首亦從毛氏故題曰毛詩傳及小序之下雜引鄭箋孔疏及諸儒之說以發明之大旨以毛傳與朱子集傳互相勘正

以己意斷其短長其闕不盡用毛說故名曰廣義云

詩經彙詁二十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范芳撰芳字令則如阜人其書大旨以朱子集傳為主而衷諸常熟楊彝太倉顧夢麟之說蓋彝與夢麟同輯詩經說約者也全書共一千二百五十餘番約六十萬言採摭非不詳贍而本意為科舉而設於經義究解發

明

詩經正解三十卷

江蘇周厚瑄家藏本

國朝姜文燦撰文燦字我英丹陽人是書首為詩經字畫辨疑次為天文輿地服飾禮樂器具車馬兵制圖考次為姓氏草木禽獸鱗介諸考大抵襲六經圖及名物疏諸書而為之其訓釋亦頗淺易

右詩類八十四部九百一十三卷

內八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

經部十九

禮類一

古稱議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不能聚訟禮記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庸聚訟所辨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考大司樂章先見於魏文侯時理不容偽河間獻王但言闕冬官一篇不言簡編失大則竄亂移補者亦妄三禮竝立一從古本無可疑也鄭康成注賈公彥孔穎達疏於名物度數特詳宋儒攻擊僅撫其好引讖緯一失至其訓詁則弗能踰越蓋得其節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經論語可推尋文句而談本漢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義理亦無可疑也謹以類區分定為六目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曰三禮總義曰通禮曰雜禮書六目之中各以時代為先後庶源流同異可比而考焉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內府藏本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元有易注已著錄公彥洛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事蹟且舊唐書儒學傳周禮一書上自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其真偽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惟橫渠語錄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諸洛諸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云云 此條所云惟召諸洛諸孟子顯相外異至禹貢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賾古文尚書王制乃漢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為難其說蓋離合參半 其說差為近之然亦未盡也夫周禮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布新不知凡幾其初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遂廢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脩脩則必有所附益

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刪之迹遂廢所稽統以爲周公之舊耳迨乎法制旣更簡編猶在好古者謂爲文獻故其書闕久而仍存此又如開元六典政和五禮在當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尙有傳本不足異也使其作僞何不全僞六官而必闕其一至以千金購之不得故且作僞者必剽取舊文借真者以實其贗古文尙書是也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皆不見於周禮儀禮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載古經七十篇中禮記四十九篇亦在劉向所錄二百十四篇中而儀禮聘禮賓行饗饋之物米芻薪之數邊豆簋益之實銅壺鼎甗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禮天子諸侯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禮記雜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類與二禮多相矛盾故果贗託周公爲此書又何難牽就其文使與經傳相合以相證驗而必謂此異同以啟後人之攻擊然則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非出依託可概睹矣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南齊書稱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奇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則其爲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雖不足以當冬官然百工爲九經之一其工爲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爲大事存之尙稍見古制愈庭椿以下紛紛割裂五官均無知妄作耳鄭注隋志作十二卷賈疏文繁乃析爲五十卷新舊唐志竝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併元於三禮之學本爲專門故所釋特精惟好引緯書是其一短歐陽脩集有請校正五經劄子欲刪削其書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別其是非而已不必竄易古書也又好改經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當作某耳尙不似北宋以後連篇累牘動稱錯簡則亦不必苛責於元矣公彥之疏亦極博核足以發揮鄭學朱子語錄稱五經疏中周禮疏最好蓋宋儒惟朱子深於禮故能知鄭賈之善云

周官新義十六卷附考工記解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事蹟詳宋史本傳吳公武讀書志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換三經義皆本王安石經說三經書詩

周禮也新經毛詩義凡二十卷尙書義凡十三卷今竝依周禮新義本二十二卷明萬歷中重編內閣書曰尙載其名故朱彝尊經義考不敢著其已佚但注曰未見然外閣實無傳本卽明以來內閣舊籍亦實無此書惟永樂大典中所載最夥蓋內閣書目據文淵閣書目文淵閣書目卽脩永樂大典所徵之書其時尚有完帙故采之最詳也考蔡條鐵函山叢談曰王元澤奉詔爲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爲之提舉詩書蓋多出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政和中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多有王丞相文書於是朝廷悉藏諸祕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蹟如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云云然則三經義中惟周禮爲安石手著矣安石以周禮亂宋學者類能言之然周禮之不可行於後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嘗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未嘗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又懼富強之說必爲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儒者之口實非眞信周禮爲可行迨其後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叢生而宋以大壞其弊亦非眞緣周禮以致誤羅大經鶴林玉露詠安石放魚詩曰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是猶爲安石所始未究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因是而攻周禮因是而攻安石所注之周禮是寬其影附之巧謀而科以迂腐之薄譏矣故安石怙權植黨之罪萬萬無可辭安石解經之說則與所立新法各爲一事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應麟均取其尙書義所謂言各有當也今觀此書惟訓詁多用字說病其牽合其餘依經詮義如所解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繫邦國者皆具有發明無所謂舞文害道之處故王昭禹林之奇王與之陳友仁等注周禮頗據其說

欽定周官義疏亦不廢采用又安可盡以人廢耶安石神宗時所上五事劄子及神宗日錄載安石所引周官及楊時龜山集中所駁平頌興積一條其文皆在地官中今永樂大典閩地官夏官二卷其說遂不可考然所佚適屬其瑕類則所存者益不必苛詆矣安石本未解考工記而未樂大典乃備載其說據見公武讀書志蓋鄭宗顏輯安石字說爲之以補其闕今亦竝錄其解備一家之書焉

周禮詳解四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王昭禹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昭禹未詳何人近世爲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王與之作周禮訂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

雜類

禮類一

二



義類編姓氏世次列於地山楊時之後曰字光遠亦不詳其爵里當爲徽欽時人今案其書解惟王建国云業格於上下謂之王或而闢之謂之國解匪頒之式云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級之曰頒故匪從仁從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頒從分從頁言自上而頒之下解圃曰圃有椽甫謂之圃解鮑魚曰魚之鮮者包以致之解鱸曰魚之乾者肅以致之解司徒云於文反后爲司蓋后從一從尸從口則所以出命司反之則守令而已從一則所以一衆司反之則分衆以治之而已從尸則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則以君之爵爲執事之法而已其附會穿鑿皆遵王氏字說蓋當時三經新義列在學官功令所懸故昭禹因之不改然其發明義旨則有不盡同於王氏之學者如解泉府以國服爲之息云各以其所服國事賈物爲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周之衰不能爲民正田制地稅斂無度又從而貸之則凶年饑歲無以爲償矣下無以償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法豈特無補於民哉求以國服爲之息恐收還其母而不得蓋已目睹青苗之弊而陰破其說矣至其闢發經義有足訂注疏之誤者如解蔽師里布屋粟謂國宅無征民居有征無布以其不毛使之有里布民出耕在田廬入居在里其屋有田以出粟今不耕田則計屋而斂之謂之屋粟不從先儒以里布爲二十五家之泉屋粟爲三天之粟又解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周當時正役後因遠近剝易而制云云皆爲先儒所未發故宋人釋周禮者如王與之訂義林之奇講義多引其說固不得以遵用新說而盡廢之也五官皆不載敘官宋末朱申作句解蓋從其例究爲一失今姑仍舊本錄之內附載陸德明釋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今考昭禹自序末云因釋文而作或後人所增入以德明時代在前遂題諸昭禹上歟今仍錄其音釋而德明之名則附著於此不復並列簡端焉

周禮復古編一卷

山東巡撫  
孫進本

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官古田令是書宋志作三卷今本作一卷標曰陳友仁編蓋友仁訂正周禮集說而以此書附其後也庭椿之說謂五官所屬皆六十不得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補冬官鑿空臆

斷其謬妄殆不足辯又謂天官世婦與春官世婦夏官環人與秋官環人爲一官復出當省并之其說似巧而其謬尤甚二世婦與二環人無論職掌各殊卽以序官考之天官世婦爲王之後宮故與九嬪八十一御女皆無官屬至於春官世婦爲王之宮官故每宮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與天官世婦顯異鄭注以漢之大長秋詹事少府太僕爲證其說本確庭椿乃合而一之是誤以春官之世婦爲婦人也至於司馬環人之屬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秋官環人之屬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若二環人是一官何所屬之中下士及史胥徒乃各不同如此耶此好立異說者之過以自蔽也然復古之說始於庭椿厥後邱葵火澄皆襲其謬說周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分門別戶輾轉蔓延其弊至明末而未已故特存其書書竄亂聖經之始爲學者之炯戒焉

禮經會元四卷內府藏本

朱葉時撰時字秀發自號竹筵愚叟錢唐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及第授奉國軍節度推官歷官吏部尙書理宗初以顯謨閣學士出知建寧府後以贊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官卒諡文康其立朝無大功過惟函韓侂胄自乞和出時之謀是書前有竹筵先生傳不著撰人名氏稱時奏侂胄專政無君罔上不道乞身首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天下上納之云云案此傳刪寧宗爲上當出宋人之筆曲證其事非實錄也其書括周禮以立論凡一百篇第一篇泛論禮經乃其總序第二篇駁漢儒之失第一百篇補冬官之亡其發揮經義者實九十七篇內朝儀宮衛王畿祭樂明堂分星六篇各系以圖其祭樂後所附之圖實樂舞之圖蓋刊本舛訛移於前幅其說與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體例略同議論亦多相出入時於伯謙爲前輩然竹筵先生傳中稱其晚居嘉興乃著此書以授門人三山翁令則二書之作相去不遠或伯謙取時書而約之或時因伯謙書而廣之均未可定然伯謙所論或有駁難時則大體無疵惟必欲復封建并田肉刑之類頗迂闊爾其注疏一篇謂劉歆誣周禮猶先儒舊論至謂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爲累周禮且謂漢武帝不信周禮由此一篇其說蓋空無據又謂鄭康成注深害周禮謾其不當

用緯書注耀魄寶等帝名及用國語注分野用司馬法注邱乘用左傳注冕服九章用禮記注褱衣副編夫康成引緯歐陽修乞校正五經劄子已專論之無煩時之剿說至於國語司馬法左傳禮記皆古書也時乃謂不當引以證經然則注周禮者當引何等書耶其補亡一篇謂冬官散見五官亦余庭椿之瑣說時不咎其亂經陰相襲用案補亡用庭椿之說而不言說出於庭椿反以讀鄭注者爲叛經便又甚矣傳稱其與紫陽朱文公相友善然朱子於詩攻康成於禮不攻康成此足知朱子之得於禮者深時之得於禮者淺也以其大旨醇正多能開發體國經野之深意故數百年來講禮者猶有取焉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

內府藏本

宋鄭伯謙撰伯謙字節卿永嘉人官脩職郎衢州府學教授王與之周禮訂義首列宋代說周禮者四十五家伯謙爲第三十一居黃度項安世之閒蓋寧宗理宗時人是書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述語也首列四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欲以宮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於太宰故惟冠此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爲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治考課賓祭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官衛奉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其中內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爲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爲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其論天官玉府諸職一條車若水脚氣集類稱之然其閒命意閒有不可解者如齊東野語記韓侂胄之敗毀司夏索尙聲喏於道旁梅磻詩話記紹定辛卯臨安大火九廟俱燬獨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司軍救撲而存故洪咨夔詩有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之句其時武統於文相權可謂重極而此書宰相一篇尙欲更重其權又宋人南渡之餘湖山歌舞不復措意中原正宜進臥薪嘗膽之戒而此書奉養一篇乃深斥漢文帝之節儉爲非所論皆不可爲訓毋乃當理宗信任賈似道時曲學阿世以干進歟以他篇貫通經義尙頗有發明舊本流傳久行

於世姑節取焉而已

周官總義三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易駁撰祗有周易總義已著錄是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不載惟趙希弁讀書附志著錄稱許儀爲之序刻於衡陽今衡陽本世已無傳惟永樂大典尚載其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記而地官夏官亦佚謹衷合四官之文編次成帙以存其舊其地官夏官則采王與之周禮訂義所引以補其亡仍依讀書附志所列勒爲三十卷雖非完帙然十已得其八九矣其書研索經文斷以己意與先儒頗有異同如論大宰九賦則援戴師之任地及司市司關廿人角人職幣等職以駁口率出泉之說論宗廟九獻則合遷人臨人內宰司尊彝及行人王禮再禪之文以駁列禮事於九獻之說論肆師之祈珥則引羊人小子及山虞諸條以糾改祈爲引改珥爲珥之說論朝人之四旗則歷辯巾車司常大司馬大行人與考工記不合以明曲禮車騎爲戰國之制諸如此類雖持論互有短長要皆以經釋經非鑿空杜撰至於內宰二事則改爲副貳之貳於酒正式灋則指爲九式之灋於圓廬漆林諸賦則謂以什一取民又於一分中分十一十二二十而三數等而輸之於王於委人斬冰則謂十二月爲建亥之月先令之於亥月而後三爲凌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藏亦皆自出新義而於職方氏之地理山川尤爲詳悉蓋祗雖人品卑污而於經義則頗有考據不以韓侂胄蘇師旦故掩其著書之功也

周禮訂義八十卷

內府藏本

宋王與之撰與之字次點樂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祕書省准敕訪求書籍牒温州宣取是編知温州趙汝騰奏進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後終於通判泗州此本省牒州狀都司看詳及敕旨均錄載卷首蓋猶宋本之舊前有真德秀序作於紹定五年壬辰下距進書時十年又有趙汝騰後序作於嘉熙元年丁酉下距進書時六年汝騰奏稱素識其人又稱德秀歿後與之益刪繁取要由博得約其書益精粹無疵也所采舊說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眾鄭元崔靈恩賈公彥等六家其餘四十五家則皆宋人凡文集語錄無不搜采蓋以

當代諸儒爲主古義特附存而已德秀稱鄭賈諸儒析名物辯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暗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獨得聖經精微之蘊永嘉王君其學本於程張云云蓋以義理爲本典制爲末故所取宋人獨多矣其注考工記據古文尙書周官司空之職謂冬官未嘗亡實沿俞庭椿之謬說汝騰後序亦稱之殊爲舛誤然庭椿淆亂五官臆爲點竄與之則僅持是論而不敢移掇經文視庭椿固爲有閒至其以序官散附諸官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晉干寶注周禮雖先有此例究事由意揣先儒之所不遵不得援以爲據也惟是四十五家之書今佚其十之八九僅賴是編以傳雖貴近賤遠不及李鼎昨周易集解能存古義而蒐羅宏富固亦房審權周易義海之亞矣又案邱葵周禮補亡序稱嘉熙開東嘉王次點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今本實無補遺未審別爲一書或附此書內而佚之然憑臆改經之說正以不存爲最善固無庸深考也

虞齋考工記解一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宋林希逸撰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端平二年進士景定閒官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自漢河閒獻王取考工記補周官於是經典記合爲一書然後儒亦往往別釋之唐有杜牧注宋有陳祥道林亦之王炎諸家解今並不傳獨希逸此注僅存宋儒務攻漢儒故其書多與鄭康成注相刺繆然以縷參分寸之二爲輪外兩邊有護牙者以較爲車箱前橫在式之上則不合於輪輿之制於倨句一矩有半解仍鄭氏注其圖乃以鼓爲倨股爲句則不合於磬折之度於戈之長內則折前謂撥與胡句相竝如磬之折於皐鼓之倨句磬折謂鼓爲圓物何緣有倨句磬折之形恐有脫文皆於古器制度未之詳核特以經文古奧猝不易明希逸注明白淺顯初學易以尋求且諸工之事非圖不顯希逸以三禮圖之有關於記者采摭附入亦頗便於省覽故讀周禮者至今猶傳其書焉

周禮句解十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朱申撰申事蹟無考里貫亦未詳案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繼宣宋太學生又李心傳道命錄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結銜題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似爲二人不知此書誰所著也逐句詮釋大略

根據注疏義取簡約其中所見有與注疏異者若大宰之職五曰貢賦鄭注曰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是書則易之曰賦稅也貢獻也有力主注疏而曲爲引證者若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下則堅審注中半爲附庸之說而不執孟子王制以疑周禮至於注疏之疑不能決者若小司徒四丘爲甸以下注謂旁加之數乃治洫澮之數大司樂圖鍾爲宮以下注謂天官夾鍾不用中呂等律以其與地宮同位之類則皆闕而不載雖循文詁義無大發明而較之竄亂古經橫生新義者猶不失謹嚴之義惟序官乃經文之綱領申以其無假詮釋遂削而不載頗乖體要是則因陋就簡之失矣

周禮集說十卷

編簡注如  
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初陳友仁序稱其友雲山沈則正近得此書於雲編節條理與東萊讀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名氏則未聞也癸未攜以歸訓詁未詳者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辨析未明者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云云蓋友仁因宋人舊本重輯也友仁字君復湖州人序題丙子後九歲丙子爲宋亡之歲友仁不題至元年號而上溯丙子以系年蓋亦宋之遺民故仿陶潛不書年號但稱甲子之例然陶潛在晉諸詩亦但題甲子非以入宋之故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詳考耳卷首有總綱領一篇官制總論一篇又凡例一篇分條闡說極爲賅洽每官之前又各爲總論一篇所引注疏及諸儒之說俱能擷其精粹而於王安石新經義采摭尤多蓋安石三經新義雖爲宋人所攻而周官新義則王昭禹述之於前見所作周禮詳解林之奇述之於後案之奇學出呂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禮全解亦用安石之說見王與之周禮訂義故此書亦相承援引不廢其文也考工記後附俞庭樞周禮復古編一卷殊爲疣贅有失別裁然不異變易古經而兼存其說以待後人之論定較庭樞之妄誕則略有閒矣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總論亦佚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云關中劉儲秀嘗補注以行今未之見亦姑仍其舊闕之焉

周官集傳十六卷

永樂大典本

元毛應龍撰案張葢內閣書目稱應龍字介石豫章人大德間嘗官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載其名始末已不

元史

經部

禮類

五

可詳考矣是書於諸家訓釋引據頗博而於鄭鏐之解義徐氏之音辨及歐陽謙之之說所采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則題應龍曰以別之其中有沿襲誤說未考古義者如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杜子春鄭康成皆以九夏爲樂曲而應龍獨引歐陽謙之說謂左傳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詩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聲可以金奏而無詩可歌明矣今考孔穎達左傳疏云作樂先擊鐘故稱金奏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爲始故言工歌也其說足與鄭注相發明如以九夏之文統金奏之下卽以爲非樂曲則鍾師又有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之文貫於金奏下豈亦均非樂曲乎又甸祝禘牲禘馬鄭註禘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也應龍亦主謙之說謂禘祠也禘牲祠盛也以康成改讀爲非考禘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讀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侏張晉書慕容垂載記苻堅報書曰侏張幽顯魏書恩倖傳侏張不已北齊源彪傳吳賊侏張張即講張侏與壽猶侏與祠音同故義借安得指爲康成改讀乎又臧氏爲禘應龍引鄭鏐之說曰晏子謂六斗四升爲禘管子謂百升而成釜康成則謂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釜爲六斗四升以下文觀之其髣一寸其實一豆當爲斗釜之髣一寸而容一斗則釜之內方一尺而容十斗無可疑者十斗則百升正管仲所謂釜也康成謂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區至釜而六斗四升彼殊不考之於梓人也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夫一獻則一升矣三酬則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爲豆而何而康成謂四升爲豆失之矣今考康成謂禘六斗四升實據經文方尺深尺以粟米法算之蓋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鏐以禘容一石則是禘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於經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鹽百升而釜房元齡注謂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七銖二釐爲釜當米六斗四升則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實百升之鹽非實百升之粟也今鏐以管子量鹽之禘爲臧氏量粟之禘比擬已爲不倫至於康成注梓人以豆爲斗實以豆止四升不及

一獻三酬之數鐸誤以豆爲飲器遂牽合十升之文反誣改豆爲斗之非不知古以斗飲不以豆飲詩行葦篇毛傳曰大斗長三尺戰國策曰合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與代王飲卽因反斗擊之此斗爲飲器之證也越語曰觴酒豆肉韓子外儲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實食器而非飲器之證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爲管子之旁證乎諸如此類皆未免膠執舊文疎於考核至於冕服車旗之度廟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之五几五席方弓義弓之異名正歲正月之並用條例引證頗爲明晰宋以來諸家散佚之說尙因是以存其崖略則蒐輯之功固亦非尠矣其書諸家著錄皆云二十四卷今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地官夏官適當闕佚其餘四官首尾頗爲完具謹錄爲十六卷以一官四卷共得二十四卷計之仍其舊第也應龍所著別有周官或問五卷在集傳之外永樂大典割附集傳之後其存者僅天官十九條春官十四條秋官冬官各一條篇幅寥寥不能別成一帙今仍附於各傳下旣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說互相參證亦足以資發明焉

周禮傳十卷圖說二卷翼傳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應電撰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嘉靖中遭倭亂避居江西遂終於泰和受業魏校之門其書中稱師云者卽述校語故明史儒林傳卽附之校傳後馬史稱應電篤好周禮謂周禮自宋以後胡宏季本各著書指摘其瑕費至數十萬言俞壽翁吳澄則以爲冬官不亡雜見於五官中而更大之近世何喬新陳鳳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諸儒之周禮也乃覃研千數載先求聖人之心溯斯禮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綱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因細以釋大成周禮傳註數十卷云云蓋應電於周禮之學用力頗深此三書雖各爲卷帙實相輔而行核其大致亦瑕瑜互見其傳十卷照考工記不錄猶曰專解古經至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職相統者使區分部居各以類從則頗嫌寬亂然論說頗爲醇正雖略於考證而義理多所發明其圖說二卷用以稽考傳義中如職方氏九州之類有圖無說又有如女官女奚女奴諸辨有說無圖上卷明堂表一篇亦有錄無書蓋原本所闕下卷闕井邑邱甸諸圖則別見翼傳故不重複載也所說間有舛誤者如謂社卽地祇



夏至有事於方澤乃祭大社考春官司服希冕以祀社稷五祀序於彞冕以祀四望山川之下故鄭康成酒正注列社稷於小祭其說本明應電以當地祇大祭殊於經義有乖至謂明堂卽王之六寢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得於王之寢地當在南郊與郊天同迎尸則於明堂又謂郊天迎尸亦當於明堂考通典載南郊去國五十里明堂在國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則相距凡四十餘里安有祭時迎尸遠在四十里外者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蓋尸帷切近墻宮迎尸卽於此帷應電未核注疏故有此譌他如圖南郊於朝日之前既從其序而圖祈穀於迎暑之後又頗顛舛然其自序謂舊周禮圖冕服則類爲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并臣則類爲大方隔而溝澗仍不分則亦頗有所訂正今姑與其傳竝存以備一家之說其翼傳二卷凡分七篇上卷曰冬官補義曰天王會通曰學周禮法曰治地事宜下卷曰握奇經傳曰非周禮辨曰經傳正譌其冬官補義擬補土司空工師梓人器府四瀆匠人壘壁氏巡方考工準人嗇夫柱下史左史右史水泉魚鹽法家人十八官未免意爲揣測其天王會通以天官書所列諸星分配諸官以爲王者憲天而出治亦多涉附會其學周禮法論周禮有必不可復者及後人似仿之妄舊注解釋之謬改聲改字之非與細物爲自古相傳之遺官事有兼涉不擾之法皆爲有見餘則多錄舊文其治地事宜直欲復井田之制殊失之迂其握奇經傳雜參以後世之法亦失之駁其非周禮辨駁正諸家尙爲明析其經傳正譌則於周禮以外兼涉羣經非惟以篆改隸併欲以籀改篆則拾其師魏校六書精蘊之說而不知其流於詭誕矣大抵三書之中多參臆說不盡可從以周禮儀禮至明幾爲絕學故取長棄短略採數家以姑備一朝之經術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三書凡十四卷明史作數十卷蓋約舉之詞未錄尊經義考惟載傳十卷圖說二卷學周禮法一卷非周禮辨一卷而不載翼傳之名頗爲疎漏又所引黃虞稷語乃翼傳之解題而繫之周禮傳下亦爲舛誤豈偶然疎略未及檢其全書歟

周禮全經釋原十四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柯尚遷撰尙遷字喬可長樂人自號陽石山人嘉靖中由貢生官邢臺縣丞其書自天官至冬官凡十二卷又

附以周禮通論周禮通今續論各一卷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論一篇六官目問四篇全經綱領十二條釋原凡例七條書中訓解其稱釋者皆采輯古注其曰原者則尙遷推闡作經本意也周禮本闕冬官尙遷宗俞庭椿之說稍爲變易取遂人以下地官之事分爲冬官自遂人至旅下士正六十人以符六官各六十之數故曰全經較庭椿之紛更割裂差爲稍勝故唐順之姜寶皆深是之然仍不出宋人錯簡之曲說且改經文安撫邦國爲富邦國又以吳澄所補惟王建國以下四十字冠於冬官之首則猶之乎竄亂古經矣以其訓詁經義尙條暢分明有所闡發故與王應電書皆節取以備一家宋彝尊經義考所載與此本卷數相同而注云內源流敘論一卷通論一卷今此本通論之外尙有續論而源流敘論乃在卷首不列十四卷之中與彝尊所注不合或彝尊未及細檢亦如王應電書歟

周禮注疏刪翼三十卷

山隸總督採進本

明王志長撰志長字平仲崑山人萬曆中舉人明史文苑傳附見其兄志堅傳中稱其亦深於經學是書於鄭注賈疏多刊削其繁文故謂之刪又雜引諸家之說以發明其義故謂之翼周禮一書得鄭注而訓詁明得賈疏而名物制度考究大備後有作者弗能越也周張程朱諸儒自度微實之學必不能出漢唐上故雖盛稱周禮而皆無箋注之專書其傳於今者王安石王昭禹始推尋於文句之閒王與之始脫略舊文多輯新說葉時鄭伯謙始別立標題借經以抒議其於經義蓋在離合之閒於是考證之學漸變爲論辯之學而鄭賈幾乎從祀矣志長此書亦多采宋以後說浮文妨要蓋所不免而能以注疏爲根柢尙變而不離其宗且自朱申以後苟趨簡易以敘官爲無用而刪之經遂有目無綱俞庭椿邱葵以後又多騁臆見竄亂五官以補冬官之亡經遂更無完簡沿及明代彌逐頽波破碎支離益非其舊志長能恪遵古本亦爲力過橫流在經學荒蕪之日臨深爲高亦可謂研心古義者矣惠棟作精華錄訓纂因金榮誤引其文遂併以村書詆志長乃相輕已甚之詞不必盡允也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欽定四庫全書禮記卷十九

禮記

禮類一

七

乾隆十三年 御定三禮義疏之第一部也考漢志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故杜子春鄭與鄭衆賈逵衛宏

張衡所注皆稱周官馬融鄭元所注猶稱周官禮道賈公彥作疏始沿用省文稱爲周禮實非本名今仍題

曰周官從其朔也首冠以 御製曰知舊說論周官者十則以昭千古之權衡其采 振羣言則分爲七例一

曰正義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也二曰辨正後儒駁正至當不易者也三曰 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

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互相發明者也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闡者也五曰存

疑各持一說義亦可通又或已經駁論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廢者也六曰存異名物象數久遠無傳難得其真或

創立一說雖未即愜人心而不得不存之以資考辨者也七曰總論本節之義已經訓解又合數節而論之合一職

而論之者也八曰抵周官六典其源確出周公而流傳既久不免有所竄亂不必以爲疑亦不必以爲諱說周官者以

鄭氏爲專門而訓詁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護其短亦不可沒其長是書博徵約取持論至平於考工記注與經

不可解者不強爲之詞尤合聖人闕疑之義也

周禮述注二十四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字相脚號茂夫安溪人大學士光地之弟也杭世駿榕城詩話稱其家始不住潛心經學著有

三禮述注此卽其一也其書取注疏之文刪繁舉要以溯訓詁之源又芟采諸家參以己意以闡制作之義雖於鄭

賈名物度數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詞簡要頗足爲初學之津梁考其兄光地榕村集中有周官筆記一卷

皆標舉要義不以考證辨難爲長其 鍾倫亦有周禮訓纂與光坡此書體例相近蓋其家學如是也宋儒喜談三

代故講周禮者恆多又鑑於熙寧之新法故恆牽引末代弊政支離詰駁於注疏多所攻擊議論盛而經義反滯光

坡此書不及漢學之博與亦不至如宋學之蕩乎心靜氣務求理明而詞達於說經之家亦可謂適中之道矣

周禮訓纂十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鍾倫撰鍾倫字世得安溪人康熙癸酉舉人未仕而卒此書自天官至秋官詳纂注疏加以訓義惟闕考工

記不釋蓋以河間獻王所補非周公之古經也書後有乾隆丁丑其子廣平府知府清馥跋稱鍾倫初受三禮於其叔光坡康熙癸酉鄉薦公車後日侍其父光地於京邸及光地出督順天學政復遷直隸巡撫十餘年中鍾倫皆隨行得其指授又多與宣城梅文鼎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間王之鏡同里陳萬策等互相討論故其學具有本源凡所詮釋頗得周官大義惟於名物度數不甚加意故往往考之弗詳如巾車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纒總安車彫面驚總皆有容蓋注總以翟爲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車衡輅亦宜有焉容爲幘車山東謂之裳幘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安車無蔽謂去飾也鍾倫謂總惟當施馬於車義無所取考蔡邕獨斷曰飛輪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左書蒼龍右畫白虎繫軸頭纒漢輿服志曰乘輿車牙斑輪升龍飛輪注引薛綜東京賦注飛輪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所云緹油卽注所云總以繪爲之所云軸頭卽注所云輅然則飛輪卽總之在車者而鍾倫謂總惟飾馬誤矣鍾倫又謂容以緹結四旁之上際其四旁之下際則以翟爲蔽考經文皆有容蓋實兼承上重翟厭翟安車而言但重翟厭翟二車既有容蓋又有翟蔽兩旁以畫飾安車則惟有容蓋而無翟飾耳既無翟飾卽惟藉裳幘爲障蔽裳幘之制當四面圍合上下通徹故詩曰漸車帷裳箋云帷裳重容也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襜褕重容與種褕義同蓋種褕長襦上下相連以覆體車之帷裳垂覆上下形相似也又士禮婦車亦如之有襜注襜車裳幘續漢輿服志注舊典傳車驂駕乘亦帷裳唯郭賀爲冀州敕去襜帷釋名衽襜也在旁襜褕然云襜帷蓋如裳衽下垂也凡此皆同於巾車之安車但有帷裳無重翟厭翟者也如鍾倫所云帷裳但結四旁之上際其四旁下際以翟爲蔽則安車但蔽上際不復蔽下際矣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以隱蔽其形容也若容但蔽上際不及下際豈能隱蔽形容乎如此之類頗爲疎舛然如辨禘禴社稷學校諸篇皆考證詳核又如司馬法謂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鍾倫據蔡氏說謂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今考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繚子伍制令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

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起於五人訖於百人蓋軍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驗足證其說之精核又明於推步之術訓大司徒土圭之法謂百六十餘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諸實測非同講學家之空言也

周官集注十二卷

安徵巡撫探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字鳳九號靈臯亦號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會試中式舉人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後落職脩書特賜侍講銜致仕是編集諸家之說詮釋周禮謂其書皆六官程式非記禮之文後儒因漢志周官六篇列於禮家相沿誤稱周禮故改題本號以復其初其注仿朱子之例采合衆說者不復標目全引一家之說者乃著其名凡其顯然舛誤之說皆置不論惟似是而非者乃略爲考正有推極義類苟見側出者亦仿朱子之例以闕外別之訓詁簡明持論醇正於初學頗爲有神其書成於康熙庚子後苞別著周官辨十篇指周官之文爲劉歆竄改以媚王莽證以漢書莽傳事蹟歷指某節某句爲歆所增言之鑿鑿如目睹其筆削者自以爲學力既深鑑別真僞發千古之所未言然明代金瑤先有是論特苞更援引史事耳持論太高頗難依據轉不及此書之謹嚴矣

禮說十四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有牛農易說已著錄是編不載周禮經文惟標舉其有所考證辨駁者各爲之說依經文次序編之凡天官二卷計六十一條地官三卷計六十三條春官四卷計九十五條夏官二卷計六十一條秋官二卷亦六十一條考工記一卷計四十條古聖王經世之道莫切於禮然必悉其名物而後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後可語其精微猶之治春秋者不核當日之事實卽不能明聖人之褒貶故說禮則必以鄭氏爲宗亦猶說春秋者必以左氏爲本鄭氏之時去周已遠故所注周禮多比擬漢制以明之今去漢末復闕千六百年鄭氏所謂猶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爲何語而當日經師訓詁輾轉流傳亦往往形聲並異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書於古音古字皆爲之分別疏通使無疑似復援引諸史百家之文或以證明周制或以參考鄭氏所引之漢

制以遞求周制而各闡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時說禮之家持論最有根柢其中如因平降之禮遂謂漢師丹之使巫下神爲非感左道因狎首之射遂謂周衰宏之射諸侯爲非依物怪因庶民攻說窮氏攻縶遂謂段成式所記西域木天壇法禳蟲爲周之遺術皆不免拘泥古義曲爲之詞又如因含玉而引及餐玉之法則失之蔓衍因左傳稱仍叔之子爲弱遂據以斷犁牛之子爲犢亦失之附會至於引墨子以證司盟之詛併以證春秋之觀社取其去古未遠可資旁證可也遂謂不讀非聖之書者非善讀書則詞不達意欲爲空談之弊乃激而涉於偏矣然統觀全書徵引博而皆有本原辨論繁而悉有條理百瑜一瑕終不能廢其所長也

周官祿田考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尙書小疏已著錄自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從其說卽有辨者不過以攝官爲詞形獨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因攝是書分官爲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凡田爵祿之數不見於經者或求諸注不見於注者則據經起例推闡旁通補經所無乃適如經之所有其說精密淹通於鄭賈注疏以後可云特出其中稍有牴牾者如謂子男之國不得有中士考孟子稱小國地方五十里有中士倍下士之文趙岐注曰子男爲小國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穎達疏謂諸侯統公侯伯子男則子男有中士矣王制又曰其有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注謂上中下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周禮太宰賈疏釋此文謂朝聘之位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士中士當下士下士當其空小國之上士當次國之中士中士當下士下士當其空故云各居其上之三分若子男無中士則小國之士不數三分之數與經文戾矣彤又謂加田之制國八十里者其加田極於百里四十里者極於五十里二十里者極於二十五里考司勳文曰凡賞地無常輕重視功又曰惟加田無征鄭注曰加田旣賞之又加賜以田夫賞田且無常數況加田乎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又賞士伯以瓜衍之縣襄公二十六年傳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軫三命之服先八邑襄公二十七年傳公與免餘邑六十襄公二十八年傳與晏子郟殿其鄙六十此無論其爲賞

爲加率無常數正可與司勳文相證而形定以二十里十里五里構諸經傳略無明文又彤算畿內百萬井去山陵林麓等三十六萬井存田六十四萬井以爲三分去一本於班固刑法志今考百萬井而去三十六萬井乃二十五分而去九班志本不云三分去一形所引殊爲誤記且班志非爲周官作注故立算不必盡據經文今彤既據經文卽當參校經義求其脗合考鄭載師注算近郊百里則用三分去一之法算六遂以外則用十八分去五之法蓋近郊以內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相通三夫而受六夫之地至六遂以外上地家百畝兼五十畝中地家百畝兼百畝下地家百畝兼二百畝相通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其所受之田既較近郊爲加多則所去之地卽當較近郊爲加少故郊內三分去一而遂外僅十八分去五也夫以三分去一算遂外之地且猶病其過多而況於二十五分而去九乎此不信鄭注之所以疎也至謂遂人十夫亦爲井田乃襲宋人緒論尤疎於考校然其百慮一失者僅此三四條耳亦可云湛深經術者矣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 安後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字慎修婺源人是書融會鄭注參以新說於經義多所闡發其解考工記二卷尤爲精核如經文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軹與輿焉四尺也軹圍尺一寸見於經文而輿圍不著并軹軹以求七寸之崇頗爲難合鄭注亦未及詳解永則謂軹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軹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軹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轂上必有輹度之輹之圍徑無正文軹人當兔之圍若軹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軹亦在輿下度輿者則兔圍與當兔同可知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輹方徑三寸六分其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軹七分強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軹出輹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輿版之厚上與軹平亦以一寸二分爲率後軹在輿下餘一寸五分軹踵爲闕曲以承之算加軹與輹之七寸當從軹算起蓋軹在軸上必當與底相切而兩旁伏兔亦必與軹齊平故知軹之當兔圍必與兔圍等大後不言兔圍者因軹以見云云考釋名曰軹橫在前如臥牀之有枕也枕橫也橫在下也薦版在上如薦席也似輿版在上而軹在下

永謂軫面與輿版相平似乎不合然輿版之下仍餘軫一寸五分則其說仍不相悖又考說文曰轆車伏兔下革也則是伏兔鉗轂之處尙有革承其間永算伏兔距轂崇三寸六分而伏兔下革厚尙未算入要其增分甚微固亦無妨於約算也又經文曰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式之制具詳於曲禮孔疏其說謂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至宋林希逸又謂揉者揉其木使正直而爲之未則謂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前通車前三分隧之二皆可謂之式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處言之兩端與兩軸之植軹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後式左傳長勺之戰登軹而望是也若較在式上如何能登軹而望若較於隧三分之一之前橫架一木則在陰版之內車外不見式矣記如何云苟有車必見其式云云考鄭注曰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則經所云一在前者皆爲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云式深若僅於兩軸之中橫架一木名之曰式則一木前後更不爲式注又何得以深淺度式乎孔疏謂橫架一木於車箱內蓋未會鄭注式深二字之義又鄭注云較兩軸上出式者兩軸則兩箱版也上出式而度之以兩軸則兩較各在兩箱之上明矣故釋名曰較在箱上不云較在式上是其明證孔疏之誤顯然至於經文凡云揉者皆揉之使曲而希逸反謂揉之使直尤屬不考均不及永之所說確鑿有徵其他援引典核率皆類此其於古制亦可謂考之詳矣

右禮類周禮之屬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周禮古謂之周官

欽定三禮義疏已復其本名以諸家注本題周禮者十之九難於一一追改故姑從鄭元以來相沿之稱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

編部

禮部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

經部二十

禮類二

儀禮注疏十七卷

內府藏本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十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即鄭氏所注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載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謂之古文元注參用二本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士冠禮闕西闕外句注古文闕為槩闕為槩是也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注士冠禮體辭孝友時格句注今文格為槩是也其書自元以前絕無注本元後有王肅注十七卷見於隋志然賈公彥序稱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則唐初肅書已佚也為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然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哲一家之疏定為今本其書自明以來刻本舛譌殊甚顧炎武曰知錄曰萬歷北監本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墻授綬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翽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殯者祭卒解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策與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云云蓋由儀禮支古義與傳習者少注釋者亦代不數人寫刻有謬舛不能校故紕漏至於如是也今參考諸本一一釐正著

於錄焉

儀禮識誤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是書乃乾道八年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逮刊儀禮鄭氏注十七卷陸氏釋文一卷淳爲之校定因舉所改字句彙爲一編其所引據有周廣順三年及顯德六年刊行之監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有杭之細字本嚴之重刊巾箱本參以陸氏釋文賈氏疏要訂異同最爲詳審近世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爲已佚惟永樂大典所載諸條猶散附經文之後可以綴錄成編其鄉射大射二篇適在永樂大典闕卷中則不可復考矣朱子語錄有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疎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較他本爲最勝今觀其書株守釋文往往以習俗相沿之字轉改六書正體則朱子所謂不能無舛謬者誠所未免然是書存而古經漢注之譌文脫句藉以考識舊聚諸本之不傳於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略其有功於儀禮誠非淺小今覆加檢勘各疏明其得失俾瑜瑕不掩其原本殘闕數處亦考訂補輯附於下方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考淳自序言其所校之字次爲二卷以釋文誤字爲一卷附其後總爲三卷則宋志一卷爲傳寫之誤明矣今仍釐爲三卷存其舊焉

儀禮集釋三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字寶之廬陵人官至福建路撫幹案文獻通考引宋中興藝文志曰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謬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旨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云云則如圭當與朱子同時而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如圭淳熙癸丑進士文獻通考引振孫語又作紹興癸丑進士考淳熙紀元凡十六年中間實無癸丑紹興癸丑爲高宗改元之三年朱子校正儀禮乃在晚歲疑當爲紹熙癸丑陳氏馬氏竝譌一字也宋自熙寧中廢罷儀禮學者鮮治是經如圭乃

全錄鄭康成注而芻徵博引以爲之釋多發賈公彥疏所未備又撰綱目 釋宮各一篇世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云俱未見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排纂成書十七篇中首尾完具者尙十五篇惟鄉射大射二篇在永樂大典闕卷內其綱目一篇亦闕無從考補姑仍其舊然已得其十之九矣儀禮一經因治之者希經文併注往往譌脫如圭生於南宋尙見古本今據以校正補注疏本經文脫字二十四改譌字十四刪衍字十補注文脫字五百有三改譌字一百三十二刪衍字一百六十九並參考唐石經及陸德明經 典釋文張淳儀禮識誤及各本文句字體之殊應加辯證者不勝指數各附案語於下方其鄉射大射兩篇如圭之釋雖佚亦參取惠棟沈大成二家所校宋本證以唐石經本補經文脫字七改譌字四刪衍字二補注文脫字四十一改譌字三十九 刪衍字十七以成儀禮之完帙如圭舊本本十七篇篇自爲卷其閒文句稍繁者篇頁太多難於分 帙今析之得三十卷其釋宮則仍自爲一書別著於錄焉

儀禮釋宮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既爲儀禮集釋又爲是書以考論古人宮室之制仿爾雅釋宮條分臚序各引經 記注疏參考證明如據頌命東西序東西夾東西房之文證寢廟之制異於明堂而不用鄭志成王 崩在鎬京宮室因文武不改作故制同諸侯之說 案鄭志此解見禮命孔疏又如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雖仍舊注而據聘禮賓館於大夫士證其亦有右房據鄉 飲酒及少牢饋食證大夫士亦有左房東房之稱與天子諸侯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同其辨析詳明深得經意發先儒之所未發大抵類此非以空言說禮者所能也考朱子大全集亦載其文與此大略相同惟無序引宋中興藝文志釋朱子嘗與之校定禮書疑朱子固嘗錄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疑爲朱子所撰取以入集猶蘇軾書劉禹錫語題姜秀才課冊遂誤編入軾集耳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鄉飲酒篇出自左房聘禮負右房皆但存賈疏與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證矣古者宮室皆有定制歷代屢更新漸非其舊如序櫺櫓阿箱夾牖戶當榮當碑之屬讀儀禮者尙不能備知其處則於陳設之地進退之位俱不能知其或以

後世之規模臆測先王之度數殊失其真是編之作誠治儀禮者之圭臬也宋陳汝齋序集釋刻之桂林郡學金兼刻是篇今刻本不傳惟永樂大典內全錄其文別爲一卷題云李如圭儀禮釋宮蓋其所據猶爲宋本今據以錄出仍與集釋相附其間字句與朱子本稍有異同似彼爲初槩此爲定本今悉從永樂大典所載以存如圭之舊焉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

內府藏本

宋楊復撰復字茂才號信齋福州人鄭逢辰爲江西漕以所撰儀禮經傳通解續獻於朝贈文林郎是書成於紹定元年戊子書錄解題謂成於淳祐中蓋未核其自序也序稱嚴陵趙彥肅作特性少牢二禮圖質於朱子朱子以爲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佳復因原本師意錄十七篇經文節取舊說疏通其意各詳其儀節陳設之方位繫之以圖凡二百有五又分宮廟門冕弁門牲鼎禮器門爲圖二十有五名儀禮旁通圖附於後其於是經可謂用心勤摯惟是讀儀禮者必明於古人宮室之制然後所位所陳揖讓進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儀禮集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皆特出釋宮一篇以總挈大綱使衆目皆有所施是書獨廢此一門但隨事立圖或縱或橫既無定向或左或右僅列一隅遂似滿屋散錢紛無條貫其見於宮廟門僅止七圖頗爲漏略又遠近廣狹全無分數如序外兩夾劉熙釋名所謂在堂兩頭故曰夾是也圖乃與房室並列則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疏云位在北堂之南特性饋食禮豆籩銅在東堂注云房中之東當夾北者皆茫然失其處所矣門與東西塾同在一基圖乃分在東隅西隅則土虞禮七俎在西塾之西無其地及士冠禮擯者負東塾之類皆非其處所矣如斯之類殊未能條理分明然其餘諸圖尙皆依經繪象約舉大端可粗見古禮之梗概於學者不爲無裨一二舛漏諒其舛始之難工可也

儀禮要義五十卷

浙江吳玉搢家藏本

宋魏了翁所撰九經要義之一於每篇各爲條目而節取注疏錄於下方與周易要義略同蓋其著書本例如是

也儀禮一經最爲難讀諸儒訓詁亦稀其著錄於史者自喪服諸傳外隋志僅四家舊唐志亦僅四家新唐志僅三家今惟鄭元注賈公彥疏存耳鄭注古奧旣或猝不易通賈疏文繁句複雖詳贍而傷於蕪蔓端緒亦不易明朱子語錄謂其不甚分明蓋亦有故了翁取而刪刻之分臚綱目條理秩然使品節度數之辨展卷卽知不復以辭義軼轉爲病其梳爬剔抉於學者最爲有功雖所採不及他家而儀禮之訓詁備於鄭賈之所說鄭賈之精華備於此書之所取後來註解雖多大抵以注疏爲藍本則此書亦可云提其要矣

儀禮述經傳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筮言已著錄是編掇拾述經以補儀禮之遺凡經八篇曰投壺禮曰奔喪禮取之禮記曰公冠禮曰諸侯還廟禮曰諸侯覺廟禮取之大戴禮記而以小戴禮記相參定曰中霤禮曰禘於太廟禮曰王居明堂禮取之鄭康成三禮注所引逸文其編次先後皆依行禮之節次不盡從其原文蓋倣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例其引二戴記著所出鄭注不著所出則與王應麟鄭氏易同由古人著書不及後來體例之密不足異也其傳十篇則皆取之二戴記曰冠儀曰昏儀曰士相見儀曰鄉飲酒儀曰鄉射儀曰燕儀曰大射儀曰聘儀曰公食大夫儀曰朝事儀其鄉射儀大射儀取禮記射義篇所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禮之爲二其士相見公食大夫二儀則取宋劉敞之所補敝擬記而作者尙有投壺儀一篇亦見公是集中澄偶遺之明何喬新嘗取以次朝事儀後并爲之跋通志堂刻九經解復佚其文蓋所據乃未補之舊本非喬新本也又閩若璩尙書古文疏證第二十一篇曰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孔壁出多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平帝時王莽立之旋廢猶相傳至東漢鄭康成注三禮曾引之天子巡狩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狶中霤禮云以功布爲道布屬於几蒸嘗禮云射豕者軍禮云無千車無自後射朝貢禮云純四狶制丈八尺禘於太廟禮云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馬可也又中霤禮云凡祭五配於廟用特性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配尸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

迎戶略如祭宗廟之儀王居明堂禮云出十五里迎歲又云帶以弓鞬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於郊以穰春氣又中雷禮云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陴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戶如祀戶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母宿於國又中雷禮云祀中雷之禮設主於廟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又云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又云仲秋農隙民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母穰其災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又中雷禮云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轅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又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又云仲秋乃命國殲逸奔喪禮云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卽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云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又云凡拜吉喪皆尙左手又云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凡二十五條爲篇名者八吳草廬逸經八篇僅及其三云云則亦不免有所疏漏然較之汪克寬書則條理精密多矣明一統志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楊慎求之內閣不見其書朱彝尊經義考謂有年所進卽澄此本逸經八篇傳十篇適符其數其說似乎有據今世傳內閣書目惟載澄書不著有年姓名蓋當時亦知出於澄矣

儀禮集說十七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教繼公撰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家於吳興趙孟頫嘗從受業後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授信州教授是書成於大德辛丑前有自序稱鄭康成注疵多而醇少刪其不合於經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以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又疑喪服傳違悖經義非子夏作皆未免南宋末年務詆漢儒之餘習然於鄭注之中錄其所取而不攻駁所不取無吹毛索垢百計求勝之心蓋繼公於禮所得頗深其不合於舊說者不過所見不同

各自抒其心得初非矯激以爭名故與目未睹注疏之面而隨聲佐鬪者有不同也且鄭注簡約又多古語賈公彥疏尙未能一一申明繼公獨遂字研求務暢厥旨實能有所發揮則亦不病其異同矣卷末各附正誤考辨字句頗詳知非徒騁虛詞者其喪服傳一篇以其兼釋記文知作於記後又疑爲鄭康成散附經記之下而不敢移其舊第又十三篇後之記朱子經傳通解皆割裂其語分屬經文各條之下繼公則謂諸篇之記有特爲一條而發者有兼爲兩條而發者有兼爲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義之外別見他禮者不敢移擬其文失記者之意自比於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卷末特爲後序一篇記之則繼公所學猶有先儒謹嚴之遺固異乎王柏異澄諸人奮筆而改經者也

經禮補逸九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汪克寬撰克寬字德輔祁門人泰定丙寅舉於鄉元亡不仕明初徵脩元史以老疾辭歸洪武五年卒於家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取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春秋三傳以及諸經之文有涉於禮者以吉凶軍賓嘉五禮統之吉禮之目六十有八凶禮之目五十有七軍禮之目二十有五賓禮之目十有三嘉禮之目二十有一而以禮經附說終焉克寬究心道學於禮家度數非所深求於著書體例亦不甚講如每條必標出典是矣乃一類之中條條連綴書之合爲一篇文相屬而語不屬遂參差無緒又此書實考典文非考故事乃多載春秋失禮之事雜列古制之中如祠禮之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嘗禮之桓公十四年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烝禮之桓公八年正月五月再烝大閱禮之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朝禮春秋之書朝三十六遇禮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會禮之春秋書會九十五錫命禮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錫桓公命燕饗禮之莊公四年夫人饗齊侯于祝丘尙略繫以論說糾正其謬至於祫嘗禮之文公二年躋僖公又諸侯大祫禮亦引此條躋昭禮之隱公元年宰嚭歸惠公仲子之期三年武氏子來求躋禮之襄公二十八年楚人使公親躋會葬禮之襄公二年諸姜宗婦來送葬皆失禮之尤乃臚列其文不置一語不幾使讀者謂古禮當如是乎至於祭喪暑禮下祗鄭康成徒見木鐸而令一節



與夏書孟春合遂指正月爲夏正似未見隋書經籍志載康成注書祗有二十九篇又王居明堂禮謂月令漢儒所作指爲呂不韋作者不知何據似未見呂氏春秋有十二月紀亦殊疎漏程敏政篋墩集有書是書後曰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先生既歿悉被一人竊去據爲己書經禮補逸一編尤號精確乃百計購得之其原本雖被改竄然有附麗而無剗補眞履之迹噉然甚明先生元孫文集等力圖刊布因爲手校且摹先生之像於編首別爲附錄一卷云云此本有附錄關文行狀之類而無其像亦無敏政此跋或後人別得改竄之本刻之歟以其元人舊帙議論尚不失醇正姑存以備一家焉

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

乾隆十三年 御定三禮義疏之第二部也其詮釋七例與周官義疏 同分經文爲四十卷冠以綱領一卷釋官一卷不入卷數殿以禮器圖四卷禮節圖四卷儀禮至爲難讀鄭注文句古奧亦不易解又全爲名物度數之學不可以空言駢辯故宋儒多避之不講卽偶有論述亦多不傳惟元敖繼公儀禮集說疏通鄭注而糾正其失號爲善本故是編大旨以繼公所說爲宗而參核諸家以補正其舛漏至於今文古文之同異則全採鄭注而移附音切之下經文記文之次第則一從古本而不用割附之說所分章 段則多從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以楊復致繼公之說互相參校釋宮則用朱子點定李如圭本禮器則用聶崇義三禮圖本禮節用楊復儀禮圖本而一刊其譌繆拾其疎脫舉數百年度閱之塵編搜剔踈爬使疑義奧詞渙然冰釋先王舊典可沿溯以得其津涯考證之功實較他經爲倍蓰豈非遭遇 聖朝表章古學萬世一時之嘉會歟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附監本正誤石經正誤二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略已著錄是書全錄儀禮鄭康成注摘取賈公彥疏而略以己意斷之因其文古奧難通故竝爲之句讀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其父廷鸞儀禮注疏序稱其家有景德中官本儀禮疏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因以監本附益之手白點校并取朱子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續補之編分章析

條題要其上今廷鸞之書不傳爾岐是編體例略與相近案禮記曰一年視離經緯志注曰離經斷句絕也則句讀爲講經之先務沈約宋書樂志於他樂歌皆連書惟鐸舞曲聖人制禮樂篇有聲音而無文義恐迷其句遂每句空一字書之則難句者爲之離析亦古法也至於字句同異考證尤詳所校除監本外則有唐開成石經本元吳澄本及陸德明音義朱子與黃榦所次經傳通解諸家其謬誤脫落衍羨顛倒經注混淆之處皆參考得實又明西安王堯惠所刻石經補字最爲舛錯亦一一駁正蓋儀禮一經自韓愈已苦難讀故習者愈少傳刻之譌愈甚爾岐茲編於學者可謂有功矣顧炎武少所推許而其與江琬書云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頗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間達故無當時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也又其廣師一篇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乃推挹之甚至非徒然也爾岐蒿菴集中有自序一篇稱尙有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今不在此編中然此編乃新刊之本無所佚脫或是卷又自別行歟

儀禮商二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字充宗鄞縣人是書取儀禮十七篇篇爲之說頗有新義而亦勇於信心前有應搗謙序稱喜其覃思而嫌其自用亦篤論也其聘禮解衣之說謂之裼衣裼衣卽禮服聘禮既聘而享賓主皆裼以將事推此則凡裘外之裼衣皆禮服矣考聘禮鄭注曰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則裼衣之上更有衣明矣賈疏曰假令冬有裘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衣皮弁祭服之等卽禮服也如斯大之說則裼衣之上不得更有皮弁祭服之等矣至玉藻所謂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蓋諸侯皮弁視朔特以錦衣爲裼未聞其不加皮弁服而專用錦衣也玉藻又謂君子狐青裘豹褻元納衣以裼之大夫助祭服爵弁純衣亦特以元納衣爲裼未聞其不用純衣而用元納衣也然則謂裼衣之上無禮服不特迂注且悖經矣斯大又謂襲衣乃於裼衣上加深衣蓋裼衣直袷袷美深衣交袷故不露美也今卽以聘服皮弁考之皮弁服之下爲朝服朝服之下爲元端元端之下爲深衣深衣爲庶人之服聘禮重聘而輕享若享時皮弁而裼聘時深

衣而襲則聘服反殺於享服三等矣隆殺之義何在乎且主國之君與使臣行聘於廟而各服庶人之服以相見以爲此其充美無是理也其廟殿圖列東西箱在東西堂之下如今廊廡考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公揖退於箱下又云公降再拜若箱在堂下則既退於箱又何降乎故鄭注以箱爲堂上東夾之前漢書董賢傳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則東箱非廡廡開明矣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右个清晏李善注引杜預左傳注曰个東西箱也東西个在堂上則東西箱不在堂下明矣斯大所圖亦非經義也然斯大學本淹通用思尤銳其合處往往發明前人所未發卷末附荅應嗣寅書辨治朝無堂尤爲精核棄所短而取所長亦深有助於考證也

儀禮述注十七卷

福建巡撫採建本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禮述注已著錄是書取鄭注賈疏總撮大義而節取其辭亦開取諸家異同之說附於後其中注疏原文有可刪削者如士冠禮筮人執筮抽上韜注曰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韜丸也考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徒釋甲執冰而隄杜注冰韜丸或云韜丸箭筒方言曰弓藏謂之韜或謂之韜丸後漢書南匈奴傳曰今齊雜繪五百匹韜韜丸一矢四發遺遺單于廣雅作鞞航此仿借韜丸以明韜字之訓非經之正義刪之可也至如士冠禮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注贊酌者賓尊不入房光坡節此二句則賓不自酌而用贊者義遂不明爲刪所不應刪矣又注載古文今文最闕經義如士喪禮設決麗于墜注引古文擊作挽考管子弟子職飯必捧擊羹不以手呂覽本味篇述蕩之擊高誘注曰擊古手挽之字也據此則以古文之挽證今文之擊義更明晰而光坡概節之亦爲太簡其有採諸家之言尤時有未審如公食大夫禮曰飲酒漿飲俟於東房注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又曰宰夫右執解左執豐進設於豆東注食有酒者優賓也光坡引楊孚之說曰上飲酒漿飲俟于東房疏云酒漿皆以醕口此進設于豆東疏又云漿以醕口不用酒主人猶設之是以優賓兩說牴牾不同下文祭飲酒于上豆之間魚腊醬清不祭夫魚腊醬清不祭而祭飲酒則知酒以優賓但賓不舉耳豈醕口之物哉當以優賓之義爲正云云今考賈前疏云酒漿皆以醕口謂二飲本竝設以待賓用也後疏云漿以醕口不用酒謂

二飲雖並設其實賓止用漿耳前後一義相承並無抵牾楊氏殊未解疏意至於鄭注優賓之義亦謂賓酌口止用漿而主人仍特設酒故曰優賓下文之祭飲酒乃賓加敬以報醑禮之優與他篇獻酬之酒祭酒不同觀鄭上注明云飲酒非獻酬之酒則爲飯後潔口之物可知楊氏以設飲酒爲優賓而謂飲酒非以酌口於鄭注優賓之義亦爲未明且考周禮酒人曰其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賈疏飲酒食之酒者曲禮曰酒漿處右此非獻酬之酒是酌口之酒則楊氏謂飲酒非酌口之物與酒人經注皆相矛盾矣光坡取之實未深考然如士冠禮母拜受子拜送光坡謂母拜受乃受脯而拜非拜子也其義最允蓋此拜受如大射儀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於公公拜受乃拜受觚非公先拜其卿大夫也又如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酌戶口拜受乃拜受角非祖考先拜其子孫也凡此之類頗有可取又如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萬斯同據以爲嫂叔有服之證光坡不取其說亦深有決擇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殆絕儀禮尤世所罕習幾以爲故紙而棄之注其書者寥寥數家卽郝敬完解之類稍著於世者亦大抵影響揣摩橫生臆見蓋周禮猶可談王談霸禮記猶可言敬言誠儀禮則全爲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衍故講學家避而不道也光坡此編雖瑕瑜互見然疏解簡明使學者不患於難讀亦足爲說禮之初津矣

儀禮析疑十七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善錄是書大旨在舉儀禮之可疑者而詳辨之其無可疑者竝經文不錄苞於三禮之學周禮差深晚年自謂治儀禮十一次用力良勤然亦頗勇於自信如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康成讀缺如頰弁之類敖繼公則謂以緇布一條圍冠爲缺項別以一物貫之其兩相又以褻屬自來講儀禮者多用其說苞謂既有紒以束髮何爲又以緇布圍冠據經文乃以青組爲緇後屬缺項而前繫於兩相以結於頤下不知鄭氏讀缺爲頰固爲改字而別注云項中有緇疏謂兩頭皆爲緇別緇穿緇中結之廣韻訓編爲缺類篇曰緇結也則鄭之此注大可依據明是缺項有布爲之結然後加繩紒繼公說猶有未詳苞則去敖氏更遠矣士昏禮納徵元纁

束帛苞云致幣之儀不具何也士庶人所通行人皆知之夫經文僂皮以下既曰如納吉禮則非以人所通行而略之也且束帛爲十端詳於周禮鄭注禮記雜記注十箇爲東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苞第云執一兩以致辭則一兩不知爲何語矣有司微侑俎二字蓋總羊左肩左肫以下下節俎則以起羊肺諸品而苞以前文有侑有俎謂此行文果如所說則與下俎不配皆不詳考之故也然其用功既深發明處亦復不少於士相見禮辨注謂賓反見卽有燕禮之非辨張侯下綱之文所以見於鄉射而不載於大射儀之故皆由周禮以通之於聘禮公答再拜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拜以爲待公既拜然後反還振幣於觀禮侯氏迎于帷門之外再拜解使者不答以王命未宣不敢受拜禮皆細心體認合乎經義其他稱是者尙影檢其全書要爲瑜多於瑕也

儀禮章句十七卷 浙江吳玉 辨家藏本

國朝吳廷華撰廷華字中林初名蘭芳仁和人康熙甲午舉人由中書舍人歷官福建海防同知乾隆初嘗薦修三禮杭世駿榕城詩話稱廷華去官後寄居蕭寺穿穴買孔著二禮疑義數十卷案廷華所著周禮疑義今未之見而此書則名章句未審別有儀禮疑義抑或改名章句也其書以張爾岐儀禮句讀過於墨守鄭注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爲主箋注失之太略因折衷先儒以補一書所未及每篇之中分其節次每節之內析其句讀其訓釋多本鄭賈箋疏亦閒採他說附案以發明之於喪禮尤爲詳審如喪服嫡孫條疏謂祖孫本非一體此謂祖爲適子服斬故於孫不重服特隆於大功疏說非是士喪禮陳大斂具條熬黍稷各一筐教繼公謂置此代真此獨從注說謂設以聚蟻去熬而蟻亦俱去蓋善法也又謂既夕禮皆木桁久之句久當作廬人爻諸牆之爻柱也以辨注疏之非又謂祖奠主人當在柩東奠在其南則亦在柩東注謂主人及真俱在柩西非是頗見精確惟於三年之喪過信毛奇齡三十六月之說不知此說倡自唐王元感當時已爲禮官所駁閻若璩潘邱記辨之尤悉廷華蓋偶未考又謂袒免之免疑視冠者案疏謂整與括髮以麻布自頂鄉前交於額上卻繞給免亦如之但布廣一寸爲異未聞有視冠其說亦穿鑿然其章分句釋箋疏明簡於經學固不爲無補也

補饗禮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諸錦撰錦有毛詩說已著錄是編以儀禮十七篇有燕禮有公食大夫禮而獨無饗禮然其見於周官春秋傳禮記者猶可得而考元吳澄作纂言及注嘗有補經八篇補傳十篇獨於饗禮之文未有特著蓋緣親篇中俱兼及饗食謂其可以相通而略之殊不知饗之爲禮也大非一聘覲所能該有祭帝祫祭之大饗復有天子享元侯兩君相見及凡饗賓客之不同使不自爲一篇則雖諸書可考亦無自而察其全因據周官賓客之禮聯事而比次之竝取左傳禮記中相發明者條注於下爲補饗禮一卷考教繼公儀禮集說序曰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則是逸之也云云據其所考則儀禮本有饗禮一篇經文可證錦之所補非屬鑿空且是編以周官爲宗周禮固儀禮綱領以經補經固無訾於不類至於分注之傳記證佐天然咸有條理尤非牽強附會之比至薦籩不薦籩之異文庭燎門燎掌于閤人甸人之殊說竝兩存其義不生穿鑿亦勝於空談臆斷之學雖寥寥不滿二十葉而古典所存足資考證不以其篇帙之少而廢也

禮經本義十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蔡德晉撰德晉字仁錫無錫人雍正丙午舉人乾隆初以楊名時薦官司務是書前十六卷皆本經第十七卷附吳澄所輯通禮八篇皆引宋元明以來諸家之說與注疏互相參證大旨皆不戾於古名物制度考辨頗悉亦間出新義如士冠禮文白屨以魁柎之鄭注屨屨蛤柎注也蓋以蛤灰柎注於屨取其潔素說文所云魁蛤是其確證乃引萬斯大之說謂魁以木爲之明時巾帽以木爲範名曰魁頭蓋本於此殊不免杜撰無稽然如士冠禮經文曰卽筵坐櫛設筓敖繼公以爲固冠之筓德晉則謂筓有二種一是髻內安髮之筓一是弁冕固冠之筓此未加冠明是安髮之筓繼公所說爲誤則亦頗辨析精密爲前儒所未及也

宮室考十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書於李如圭釋宮之外別爲類次日曰門曰觀曰朝曰廟曰寢曰塾曰宇

曰等威曰名物曰門大小廣狹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據頗爲詳核惟謂房東爲東廂西爲西廂北墉東墉西墉南戶屬諸堂東爲東堂西爲西堂堂上東西牆曰序序東爲東夾室西爲西夾室南墉東墉西墉北戶偏諸東東爲東堂西爲西堂如其所說則東西廂在房之東西東西夾室在堂之東西東西廂之南東西夾室之北則四東西堂矣然考之經傳實全無根據儀禮覲禮篇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疏曰卽西箱也爾雅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璞注曰夾室前堂據此則東西廂卽東西堂明在東西夾室之前而啟運謂在東西夾室之後誤矣公食大夫禮曰公揖退於箱下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注云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受束帛於序端蓋東廂卽接序端公當於序端受束帛故先立於東廂以俟之地近則事便也若東廂在東房之東夾室之北則南距序端中間隔一正堂使於此而俟事則往來不便孰甚焉是證以經文無一相合又漢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廳顏師古注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若東箱僻在房東遠在夾北則又何從側耳聽乎又金日磾傳莽何羅從外人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蓋從東堂趨室內故云從外人也若東廂在房東夾北則是從內出矣後漢書周舉傳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則東廂不應在房東夾北明矣是核以史事亦無一相合且儀禮燕禮小臣共槃匱在東堂下注曰爲公盥也下又云公降盥蓋降東階就槃匱故其槃匱在東堂下就近也啟運謂東堂在東夾北則是公降盥於東夾北之堂下豈經義乎又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餼饗於西堂下注曰近西壁南齊于坵如東堂在東夾北則注於堂下當云北齊于坵矣啟運不究儀禮全經自立新說故其失如此又謂周之爲學者五中曰成均左之前曰東膠左之後曰東序右之前曰瞽宗右之後曰虞庠於四郊先爲四國學南之東曰東膠北之東曰東序南之西爲瞽宗北之西爲虞庠今考周太學曰東膠在公宮南之左小學曰虞庠在西郊見於王制注三代之學所在無文至劉敞始謂辟雍居中其北爲虞學其東爲夏學其西爲殷學至陸佃禮樂始謂辟雍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啟運蓋襲其說遂謂四代之學皆在學中而不考其無所出又三禮義宗曰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謂之東學在南

如謂之南學在西郊謂之西學在北郊謂之北學故鄭注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據此則周特爲虞庠於四郊而啟運謂竝立東序尊宗于郊尤爲特創不足據也他若謂宗廟在雉門內引禮運仲尼與子蜡實事畢出遊于觀之上穀梁傳禮送女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如此之類則頗爲精審可以與鄭注相參矣儀禮一經久成絕學啟運能研究鉤貫使條理秩然雖開有疵謬而大致精核要亦不愧窮經之目矣

肆獻祿饋食禮三卷

兩江總考採進本

國朝任啟運撰是編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皆士禮因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於王禮者推之不<sub>得</sub>於經則求諸注疏以補之凡五篇一曰祭統二曰吉燭三曰朝踐四曰正祭五曰釋祭其名則取周禮以肆獻祿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之文每篇之內又各爲節次每節皆先撮己說而自注其說之所出其後竝附載經傳較之黃榦所續祭禮更爲精密其中如吉燭篇省牲祝濯節曰饗人概鼎廩人概甗廩司官概豆籩及勺爵今考周禮天官世婦曰掌祭祀之事帥女官而濯概爲齊盛賈疏謂少牢濯概以饗人廩人司官者彼大夫家無婦官故并使男子官此天子禮有婦官與彼異啟運此書既推天子之禮而仍據少牢之文則世婦帥女官濯概之文遂無歸宿又列位節啟運謂同姓皆在阼階自北而南以序昭穆爵位則於一世中自西而東以尊卑爲序蓋世異則子不可先父世同則弟不妨先兄觀中庸於燕毛言序齒則昭穆不序齒可知案同姓之位舊說多岐文王世子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孔疏謂同姓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與公侯列西階孔意蓋欲使中庸與文王世子二義并歸一義其說尙爲<sub>意</sub>測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之序注曰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禮之眾兄弟則兄弟賜爵以齒其位亦以齒確有明文啟運不用孔義又不用鄭義別摺昭穆不序齒之說與經義殊爲不合又正祭篇有薦幣節自注云據薛氏禮圖鄭氏孔氏皆未及引大宰小宰文及大戴禮諸侯遷廟禮爲據今考大宰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上承祀五帝之文不與宗廟相涉小宰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賈疏云贊玉



幣爵據祭天而下云禋將是據祭宗廟則贊幣非祭宗廟明矣大宗伯以玉作六器其幣各以其方之色亦是據  
祀五帝也惟諸侯遷廟禮有云祝誓三日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今考宗廟之禮惟告真幣而祭無幣  
故曾子問曰凡告用牲幣注曰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又大祝注云告用牲幣諸侯遷廟禮明云成  
廟將徙敢告又云告事畢乃曰擇日爲祭焉則告禮而非祭禮明甚而啟運以之證宗廟正祭亦爲牽附又正祭  
篇曰后又羞籩二煨餌粉養羞豆二醢食糝食內饗贊薦自注云孔疏但云內饗薦茲據薛氏禮圖今考內饗職  
曰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無薦內羞明文孔疏亦無所出又春官內宗曰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夫加豆  
邊隆於內羞王后已不親薦況內羞乎啟運沿薛圖之誤亦爲失考然大致綜覈諸家首尾融貫極有倫要如后  
薦朝事豆籩啟運列在納牲之前薛圖列在三獻之後今考內宰疏曰王出迎牲時祀延尸於戶外之西南面后  
薦八豆籩王牽牲入則啟運之說確有所本又考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其下云君親牽牲大夫  
贊幣而從據此則朝事薦豆籩賈疏列在納牲之前甚確薛圖舛謬亦復顯然又后薦饋食之豆籩啟運列在五  
獻之前薛圖列在五獻之後今考鄭司尊彝注曰饋獻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云薦孰時則其時初薦孰  
而未及五獻甚明故少牢禮主婦薦韭菹醯醢蕘醢醢醢尙在尸未入以前即知后於饋食薦豆籩必不在五獻  
以後凡此之類啟運考正薛圖之誤俱精核分明存而錄之與續儀禮通解亦可以詳略互考焉

儀禮釋宮增注一卷

交徵巡禮  
採選本

國朝江永撰本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朱子儀禮釋宮一篇

宋釋宮本李如圭之書或編於朱子集中  
水作此書之時水樂大典尙未顯於世故

不知非朱子之筆今仍其原書所稱而附著其故於此爲之詳注多所發明補正其稍有出入者僅一二條而考證精密者居十之九如鄉

注謂大夫士無左右房朱子疑大夫士亦有西房而未決考詩正義曰鄉飲酒義尊于房戶之閉賓主其之由無  
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閉爲中又鄉飲酒禮席賓於戶牖閉鄉飲酒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閉在西  
而房戶閉爲正中明矣此大夫士無西房之顯證未乃謂賓坐戶牖閉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故云坐賓

於西北其實在北而正中不知鄉飲酒義又云坐介于西南坐僎于東北若以永說推之則鄉飲酒禮注所謂主席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其東西正相向者自主人望介乃在西而不在西南也鄉飲酒禮所謂僎席在賓東者自主人望僎乃在北而不在東北也其說殊有難通且鄉飲酒義亦云主人坐于東南即知坐賓西北自據堂之西北非主人之西北明矣又詩斯干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鄭箋謂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未謂詩南東其畝謂或南其畝或東其畝與此西南其戶語勢正同此燕寢室內或開西戶以達於東房考燕寢西戶之制不見於經玉藻曰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則燕寢也而注以當戶爲嚮明則燕寢之戶南嚮也即以漢制考之漢書龔勝傳云勝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若爲西向之戶則入戶即東行矣然則燕寢戶皆南嚮同於正寢西嚮之說略無所據也其他若謂東夾西夾不當稱夾室雜記大戴禮夾室二字乃指夾與室言之本各一處注疏連讀之故相沿而誤又謂門屏之閒曰宁乃路門之外屏樹之內邢疏前說爲得其後說又以爲路門之內則誤又謂李巡爾雅注宁正門內兩塾閒乃與詩之著義同非門屏閒之宁也如此之類不可殫舉其辨訂俱有根據足證前人之誤知其非同影響剽掇之學矣

儀禮小疏一卷

江蘇巡撫  
孫逢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尙書小疏已著錄是書取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士喪禮五篇爲之疏箋各數十條每篇後又各爲監本刊誤卷末附左右異尙考一篇考證頗爲精核如謂牲二十一體兼有髀周禮內饗及士昏禮兩疏乃不數髀陳祥道則去髀而用腋殊爲舛誤又謂祥道以骨折乃止折脊脅不及肩胛膈之骨不知士虞記云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膈膈折亦謂之折俎則脊脅亦折可知又辨萬斯大解緇布缺項及崩寢之誤又辨士喪禮眾主人在其後鄭注所云庶昆弟子死者乃爲眾子是斬衰之親教繼公謂齊衰大功之親殊誤又謂婦人依牀東而鄭注所云妻妾子姓乃謂死者之妻萬斯大乃云凡儀禮喪祭稱主婦者皆宗子之妻非宗子之母殊失鄭義凡斯之類其說皆具有典據足訂舊義之謬其中過於推求轉致疎舛者如士冠禮注今時卒吏及

假吏也形謂後漢志司隸校尉州刺史竝有假劉昭注引漢官雒陽今有假皆不兼吏名此云假吏者疑吏字行考後漢書光武紀有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百官志謂太常卿有假佐十三人太僕卿有假佐三十一人廷尉卿有假佐一人司隸校尉有假佐二十五人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假佐佐即吏也故志稱佐吏以下則鄭注假吏之文灼然不誤又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云榮屋翼也釋宮引說文屋栒之兩頭起者爲榮栒卽檐也檐之東西起者乃曰榮形據此指郭璞上林賦注所云南榮屋南檐者爲誤考景福殿賦曰南距陽榮北極幽崖是南檐通名榮之顯證亦不得云郭注爲誤又士喪禮牢中笄寸注云牢讀爲樓形雖深信鄭注而終以牢讀爲樓無他證考焦延壽易林曰矢志懷憂如幽狴牢又曰失羊補牢無益於憂爲韻淮南子本經訓牢籠天地彈壓山川高誘注曰牢讀如屋雨之雷楚人謂牢爲霑蓋蕭者蒙九四韻古音本通鄭注卽從當時之讀又考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至鄯善入牢蘭海牢蘭卽樓蘭尤與鄭注間合形疑無證是未深考又喪服曰布總箭筈髮衰三年注曰髮露紛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髮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紛如著慘頭焉形不取此注別用喪服小記疏所引皇侃之說謂斬衰麻髮齊衰布髮皆未成服之髮其旣成服則髮不用麻布惟露紛耳且引此條注中髮露紛之文以證麻布二髮外別爲一露髮之髮不知鄭注雖云髮露紛而其下更有髮亦用麻之文其注士喪禮亦同蓋注中露紛二字乃明髮之去纜既去纜而露紛又以麻自項卻交於額則髮之制始全皇侃乃止取喪服注露紛二字而截去其下髮亦用麻等句遂指鄭注以髮服三年之髮爲露紛之髮不用麻布斯亦誣矣形安得據以攻鄭耶然自此數條之外則大抵援據淹通無可訾議蓋形三禮之學亞於惠士奇而醇於萬斯大此書所論亦亞於所作周官祿田考而密於所作尚書小疏焉

儀禮集編四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盛世佐撰世佐秀水人官龍里縣知縣是書成於乾隆丁卯哀輯古今說儀禮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斷以己意浙江遺書總錄作十七卷且稱積帙共二千餘翻爲卷僅十七者案經篇數分之不欲於一篇之中橫隔也然

此本目錄列十七卷書則實四十卷蓋終以卷軸太重不得已而分之總錄又稱末附勘正監本石經補顧炎武張爾岐之闕此本亦有錄而無書豈總錄但據目錄載之歟其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析諸篇之記分屬經文蓋編纂之初不得不權立此例以便尋省惜未卒業而門人繼之因仍不改非朱子之本意吳澄亦疑其經傳混淆爲朱子未定之藁故是編經自爲經記自爲記一依鄭氏之舊其士冠士相見喪服等篇經記傳注傳寫混淆者則從蔡沈考定武成之例別定次序於後而不敢移易經文其持論頗爲謹嚴無淺學空腹高談輕排鄭賈之銅習又楊復儀禮圖久行於世然其說皆本注疏而時有併注疏之意失之者亦一一是正至於諸家謬誤辨證尤詳雖持論時有出入而可備參考者多在近時說禮之家固不失爲根據之學矣

附錄

內外服制通釋七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宋車垓撰垓字經臣天台人咸淳中由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縣尉以年老不赴德祐二年卒垓及從兄若水皆受業於季父安行安行受業於陳埴埴受業於朱子故垓是書一仿文公家禮而補其所未備有說有名義有提要凡正服義服加服降服皆推闡明晰具有條理卒楷序謂家禮著所當然此釋其所以然蓋不誣也宋彝尊經義考曰車氏書余所儲者闕第八卷以後卷八書目爲三殤以次降服應服期而殤者降服大功小功應服大功而殤者降服小功應服小功而殤者降服總麻卷九爲深衣疑義其標題則仍稱九卷注存而不注闕蓋未敢斷後二卷之必佚然今所傳寫皆與彝尊不同則此二卷已佚矣據馬良驥所作垓行狀其深衣疑義本別爲一書特附錄於此書之後良驥所舉用皇氏廣頭在下之注以續衽爲裳之上衣之笄者說亦頗核惜其全文不可睹也

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徐乾學撰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崑山人康熙庚戌進士第二官至刑部尙書是編乃其家居讀禮時所輯

田以後又加訂定積十餘年三易棄而後成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記則倣朱子經傳通解兼采眾說剖析其義於歷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立綱統目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喪期歷代異同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析條分頗爲詳備蓋乾學傳是樓藏書甲於當代而一時通經學古之士如閻若璩等亦多集其門合力以爲之故博而有要獨過諸儒乾學又欲并脩吉軍賓嘉四禮方事排纂而歿然是書蒐羅富有秦蕙田五禮通考卽因其義例而成之古今言喪禮者蓋莫備於是焉

右禮類儀禮之屬二十二部三百四十四卷附錄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儀禮不專言喪服而古來喪服之書則例附於儀禮蓋周官凶禮無專門禮記又儀禮之義疏言喪服者大抵以儀禮爲根柢故從其本而類附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

經部二十一

禮類三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內府藏本

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疏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說不知所本今考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當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又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必云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為一篇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為馬融所增疏又引元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元為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元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況融所傳者乃周禮若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鄭元盧植融絕不預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元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澔集說禮學遂荒然研思古義之士好之者終不絕也為之疏義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監本以皇侃為皇前侃以熊安生為熊安二人姓名並誤是徵校刊之疎謹附訂於此貞觀中敕孔穎達等修正義乃以皇氏為本以熊氏補所未備穎達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泊絲而夢之手雖

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  
二家之弊未為得也故其書務伸鄭注未免有附會之處然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譬諸依山  
鑄銅煮海為鹽即衛湜之書尙不能窺其涯涘陳澧之流益如莛與楹矣

月令解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處煥處慈溪人慶元丙辰進士官至國子祭酒是編乃處端平初入侍講幄時所纂未及竟以病歸家居時  
乃續完之表進於朝十二月各自為卷奏稱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雖未免過膠古義不盡可見諸施行然辭義曉暢於順時出政之際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  
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當即漢書藝文志所云古明堂之遺事在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之內者呂氏春秋錄以  
分冠十二紀馬融賈逵蔡邕王肅孔晃張華皆以為周公作鄭康成高誘以為卽不韋作論者據漢百官表言太  
尉為秦官或又據國語晉有元尉與尉之文謂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與尉遂斷三代必有太尉  
也意不韋採集舊文或傳益以秦制歟今考其書古帝王發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變通之未嘗  
非通經適用之一助至其言諉某令則致某災殆因洪範庶徵而推衍之遂為漢儒陰陽五行之濫觴處解皆未  
能駁正然列在禮經相沿已久亦不能獨為處咎也原書因隨月進御故凡解見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見未樂  
大典所載合為一編多刪其複於例為協間有刪之不盡者今併汰除以歸畫一焉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衛湜撰湜字正叔吳郡人其書始作於開禧嘉定間自序言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寶慶二年官武進  
令時表上於朝得擢直祕閣後終於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紹定辛卯趙善湘為錢版於江東漕院越九年  
湜復加嚴訂定為此本自作前序後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詳蓋首尾閱三十餘載故採摭羣言最為賅博  
去取亦最為精審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所採錄不在此數焉今自鄭注孔

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朱彝尊經義考採摭最爲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明初定制乃以陳澔注立於學官而澔注在若隱若顯間今 聖朝 欽定禮記義

疏取於澔書者特多豈非是非之公久必論定乎又澔後序有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後有達者毋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也其後慈谿黃震讀禮記日鈔新安陳棟禮記集義詳解皆取澔

書刪節附以己見黃氏融匯諸家猶出姓名於下方案此見黃氏日鈔陳氏則不復標出案棟書今不傳此見定字集中棟所作自敘卽此一節非惟其書可貴其用心之厚亦非諸家所及矣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案危素作澄年譜載至順三年澄年八十四雷撫州郡學禮記纂言成而虞集行

狀則稱成於至順四年卽澄卒之歲其言頗不相合然要爲澄晚年手定之本也其書每一卷爲一篇大旨以戴

記經文龐雜疑多錯簡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類相從俾上下意義聯屬貫通而載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

第亦以類相從凡通禮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通論十一篇各爲標目如通禮首曲禮則以少儀玉藻等篇

附之皆非小戴之舊他如大學中庸依程朱別爲一書投壺奔喪歸於儀禮冠義等六篇別輯爲儀禮傳亦竝與

古不同虞集稱其始終先後最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其僅存可考者既表而存之各有附而其糾

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其推重甚至考漢書藝文志禮記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

刪爲八十五戴聖刪爲四十九與易書詩春秋經聖人手定者固殊然舊唐書元行沖傳載行沖上類禮義疏張說

駁奏曰今之禮記歷代傳習着爲經教不可刊削魏孫炎始改舊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

更加整比兼爲之法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

云云則古人屢經修緝之不能變漢儒舊本唐以前儒風淳實不搖惑於新說此亦一徵澄復改併舊文儼然刪述

恐亦不免僭聖之譏以其排比貫串頗有倫次所解亦時有發明較諸王柏刪詩尙爲有間故錄存之而附論其失



如右

雲莊禮記集說十卷

通行本

元陳澹撰澹字可大都昌平雲莊其號也是書成於至治壬戌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坊賈所合併也初延祐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古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古注疏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解也澹成是書又在延祐之後亦未爲儒者所稱明初始定禮記用澹注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亦以澹注爲主用以取士遂誦習相沿蓋設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注簡奧孔疏典贍皆不似澹注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澹注之簡便又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而澹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其注學記術有序句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周禮鄉大夫實無此文注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賈公彥儀禮疏乃孔穎達禮記疏文正與賈說相反頗爲論者所譏然朱子注詩騷牝三千引禮記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禮記無此文注孟子神農之言引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史記無此文蔡沈注書釐降二女於媯汭引爾雅水北曰汭爾雅無此文又注西伯撥黎引史記紂使膠鬲觀兵注星有好雨引漢志軫星好雨史記漢書亦均無此文是皆偶然筆誤未足以累全書且何休漢代通儒號爲學海而注公羊傳舟中之指可掬句引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語尙誤記爾雅爲禮文又何有於澹澹所短者在不知禮制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而箋釋文句一如注孝經論語之法故用爲蒙訓則有餘求以經術則不足朱彝尊經義考以免園冊子詆之固爲已甚要其說亦必有由矣特禮文奧蹟驟讀爲難因其疏解得知門徑以漸進而求於古於初學之士固亦不爲無益是以國朝定制亦姑仍舊賈以便童蒙然復欽定禮記義疏博採漢唐遺文以考證先王制作之旨俾退澹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是則聖人御宇經籍道昌視明代大全抱殘守匱執一鄉塾課冊以網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蓋不可以道里計矣

禮記大全三十卷

少詹事陸費  
瑛家藏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以陳澹集說爲宗所採擷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朱彝尊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謂當日諸經大  
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云云雖頗涉鄰人竊鈇之疑然空穴來風桐乳來巢  
以他經之蹈襲例之或亦未必無因歟諸經之作皆以明理非虛懸而無薄故易之理麗於象數書之理麗於政事  
詩之理麗於美刺春秋之理麗於褒貶禮之理麗於節文皆不可以空言說而禮爲尤甚陳澹集說略度數而推義  
理疎於考證舛誤相仍納喇性德至專作一書以攻之凡所駁詰多中其失廣等乃據以爲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  
不過箋釋文句與澹說相發明顧炎武日知錄曰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  
降之一會誠深見其陋也特欲全錄明代五經以見一朝之制度姑竝存之云爾

月令明義四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崇禎十一年道周官少詹事注禮記五篇以進此其一也其說以二至二分四  
立皆歸於中央之土爲取則於洛書之中五而五氣於以分布此歲功所由成政事所從出故作月令氣候生台  
總圖又以月令載昏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圖併細載中星距極遠近度數及寅泰卯大壯等十二卦象象以  
爲此聖人敷治之原每一月分爲一章其日躔星度則各列原本於前而別列授時歷新測於後考堯典中星與  
月令不同故大衍歷議曰顓頊歷即夏歷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所記  
昏明中星俱差半次是不韋更考中星斷取近距然先儒論說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經文至唐明皇始黜月  
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刪定月令改置禮記第一故開成石經於昏旦中星悉改從唐歷宋景祐二年仍復舊  
本月令而唐月令別行以其變亂古經不足垂訓故也道周乃別立經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仲  
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旦箕中云云是又道周自爲月令陷唐人之失殊爲未協特其所注雜採易象夏小正  
逸周書管子國語參稽考證於經義頗有闡發其臚舉史傳亦皆意存規戒非漫爲推行祿祥則改經雖謬而其因  
事納誨之忱則固無悖於經義也

表記集傳二卷 福建巡撫 採述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為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二自序以為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為表記之所由名考說文解字表裏字皆從衣此篇名表記者蓋謂人之言行猶衣之章身故鄭康成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也先儒舊義本無可疑道周乃謂取於八尺之表殊為附會又是篇古注分九節正義曰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云云故疏文於諸節脈絡相承處必詳記之如云此經又廣明恭敬之事又云此一節總明仁義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廣明仁義之道前儒說經於章段離合之間其慎如此陳澧集說不用注疏次第彊分四十餘章已乖違古義道周乃約為三十六章併彊立立篇名隨心標目尤為自我作古無所師承其說則全引春秋解之謂坊表二記不專為春秋而以春秋發其條理則百世而下有所稽測得其唇影夫坊記一篇如曰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又云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又云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葬而不葬者其通於春秋初無事彊合至表記篇則多言君子恭敬仁義之德而必以春秋證之於經旨亦為牽合然其借春秋之義互證旁通頗有發明猶之胡安國春秋傳雖未必盡得經意而議論正大發揮深切往往有關於世教遂亦不可廢焉

坊記集傳二卷附春秋問業一卷 福建巡撫 採述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為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三自序以為聖人之坊範莫大於春秋故是書之體以坊記為經而每章之下皆臚舉春秋事迹以證但國語所載若內史過之論號亡近於語怪而以為借神怪以防欲義涉荒忽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鄆而以為為三桓而發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詳矣乃謂寓其意於鄭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論其影也又戴記本為一篇而分為三十章章各創為之目其臆斷亦與表記集傳等第其意存鑿戒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原其亂之所自生究其禍之所終極頗為剴切且坊記之文如曰治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是隱為春秋書大夫之彊起例又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亦明著

春秋之法則道周此書固非漫無根據盡出附會矣

緇衣集傳四卷

福建巡撫  
探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四分二十三章亦各創立名目案鄭康成云緇衣篇善其好賢者之原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爲其名是本有辨別善惡之義故道周因而推行其說證以史事於愛憎之公私人才之邪正莫不詳明剴切再三致意自序云是傳略採經史關於好惡刑賞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餘條以繫於篇其於經濟庶務條目之間雖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惡綱領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之故亦略云備蓋莊烈帝銳於求治而闕於知人輕信輕疑漫無鑒別十七年內易閣臣者五十賢姦淆雜卒至於亡賀逢聖致仕之時斷以振作無緒一語可云先見道周此書意主於格正君心以權衡進退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長之閒不必盡以章句訓詁繩也

儒行集傳二卷

福建巡撫  
探進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爲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五雖亦有強分篇目之失然記文稱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剛毅有如此者云云則章旨本經中所有道周分一十七章較表記坊記緇衣之目尙近於自然其所集之傳亦雜引歷代史傳以某某爲能自立某某爲剛毅意在上之取士執此爲則以定取舍之衡故其自序云仲尼恐後世不學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故併舉以明之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知人善任爲天下得人蓋經爲儒者言道周之傳則爲用儒者言也大抵道周於諸經其用力最深者莫如易學觀其與及門朱朝瑛何瑞圖劉履丁輩往復商榷至再至三所謂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者也其孝經集傳亦歷六年而成故推行亦爲深至若禮記五篇則借以納諫意原不主於解經且一年之中輯書五種亦成之太速故考證或不免有疎然賦詩斷章義各有取郢書燕說國以大治苟其切於實用則亦不失聖人垂教之心故雖非解經之正軌而不能不列之經部焉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大定四年全書總目卷二十一

禮部

禮部

四

凡濬所遺者謂之補濬所誤者謂之正皆先列經文次列濬說而援引考證以著其失其無所補正者則經文與濬說並不載焉頗採宋元明人之論於鄭注孔疏亦時立異同大抵考訓詁名物者十之三四辨義理是非者十之六七以濬注多主義理故隨文駁詰者亦多也凡濬之說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頗爲詳核而愛博嗜奇亦往往泛採異說如曲禮席閒函丈濬以兩席併中間爲一丈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駁之是也而又引王肅本文作杖謂可容執杖以指揮則更謬於集說矣月令羣鳥養羞性德既云集說未爲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鳥羞白鳥及項安世人以鳥爲羞之說云足廣異聞則明知集說之不誤而彊綴此二條矣曾子問魯昭公慈母一條既用鄭注孔疏以補濬注又引陸佃之謬解蔓延於集說之外是正陸氏非正集說矣凡斯之類皆徵引繁富愛不能割之故然綜核眾論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卽其據理推求者如曲禮很母求勝分母求多濬注稱況求勝者未必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則謂此乃不伎不求懲忿窒慾之事陳氏所云不免計較得失若是則可以必勝可以必多將不難於爲之矣是雖立濬於旁恐亦無以復應也然則讀濬注者又何可廢是編與

禮記述注二十八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禮述注已著錄是編成於康熙戊子前有自序云始讀陳氏集說疑其未盡及讀注疏又疑其未誠如序內稱鄭氏祖識孔氏惟鄭之從不載他說以爲可恨鄭氏祖識莫過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義皆取王鄭二說各爲臚列其他自五禮大者至零文單字備載眾說在諸經注疏中最爲詳核何妄貳歟文禮器篇斥後代封禪爲鄭祖緯啟之秦皇漢武前鄭數百年亦鄭注啟之乎又多約注疏而成鮮有新意而指注疏爲舊說凡此之類抵冒前人欺負後人何以示誠乎抑譏漢唐儒者說理如夢此程朱進人以知本吾儕非其分也今於禮運則輕其出於老氏樂記則少其言理而不及數其他多指爲漢儒之附會逐節不往復其文義通章不鉤貫其脈絡而訓禮運之本仁以聚亦曰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

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軼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其論可謂持是非之公心埽門戶之私見雖義取簡明不及鄭孔之賅博至其精要則亦略備矣

禮記析疑四十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註已著錄是書亦融會舊說斷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太司成即大司樂辨注疏以周官大樂正爲大司樂師氏爲大司成之非於郊特牲郊血大饗腥序薦璧用樂薦血實樂之次一條謂凡經傳中言郊禮而有獻薦者皆爲祭稷之事其論至爲明晰於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一條取荆南馮氏之言引楚茨之詩以爲嘗當有樂於內則天子之閣一條謂疏以閣爲庖廚非是蓋閣所以置果蔬餼餌也又付豚一條注疏解爲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牂共鼎羊以羔耳於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毋不世祭一條謂庶子之子立禰廟則可以祭父之生母於土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一條謂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攝祭則義當使親子弟雖無爵者可攝無攝以宗子之義也於祭統祭之日一獻一條謂祭禮獻酬交錯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獻飲未終而爵命羣臣以用之惟特假于廟故簡其禮而用一獻今注謂一獻一酌尸疏謂其節當在後編者誤列於前皆具有所見足備禮家一解他如謂執鴈奠薦皆爲舒薦而非薦鴻之薦不知禮用薦贊取其不失時能守節也若舒薦則何守節之有又謂深衣純袂緣純邊純卽緣也緣字疑衍其意蓋謂當作純袂純邊按鄭注曰緣緹也孔疏云旣夕禮鄭注在幅曰緹在下曰緹方氏愨曰袞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半寸緣字自有典則非衍字也凡斯之類未免武斷然無傷於宏旨其最不可訓者莫如別爲考足文王世子一篇刪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終一段又刪不能泄詐踐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子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記一段大禮記經雜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刪定六經惟聖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聞奮筆刪削也朱子改大學刊孝經後儒且有異同王柏吳澄竄亂古經則至今爲世詬厲矣苞在近時號爲學者此書亦頗有可採惟此一節則不效宋儒之所長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今錄存其書而附辨其謬於此爲

後來之炯戒焉

禮記疑問一卷 河淮馬裕 家藏本

國朝邵泰衡撰泰衡字鶴亭錢塘人明於算術雍正初以薦授欽天監左監副其書以禮記出自漢儒而禮弓一篇尤多附會乃摘其可疑者條列而論辨之如以脫駟舊館人為失禮之正以夫子夢奠之事為杳冥茫皆非聖人所宜出又親喪哭無常聲不應以孺子泣為難繼居仇者不反兵而鬪為啟亂端會點之狂乃志大而有所不為非狂肆之狂倚門而歌斷無此事以王姬為齊襄公妻非魯莊公之外祖母大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劉知幾之橫生臆解惑古疑經者可比惟師及齊師戰于郎一條泰衡以郎字為郊字之誤蓋據春秋戰于郊之文不知魯有二郎隱公元年費伯所城之郎在今廢魚臺縣地哀公十一年與齊戰之郎則為魯近郊地 案說詳江永春秋地理考實 謂郎即郊則可謂郎為誤則不可又乘丘之戰一條泰衡疑魯莊公敗績之誤不知古人軍潰曰敗績車覆亦曰敗績左傳所云敗績覆壓者是也概以戰衄為疑亦疎於考據然偶然疎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自禮弓至雜記於注家具同之說擇其一為之折衷與陳澧注頗有出入然持論多為精核如禮弓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呂氏謂耐祭即以其主耐藏于祖廟既除喪而後遷于新廟永據左氏傳特祀于主丞當禘于廟耐耐後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遷新廟引大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于新廟此廟實為殯宮今考顧命諸侯出廟門俟孔傳曰殯之所處曰廟又儀禮士喪禮曰巫止于廟門外注曰凡宮中有鬼神曰廟賈疏曰廟門者士死于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曰廟然則大戴禮所云由廟者實由殯宮非由祖廟永說有據可以解程張諸儒之異同又如玉藻曰襲裘不入公門疏云裘上有袂衣袂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據曲禮疏襲衣即所謂中衣永謂袂衣上即謂正服不得更有中衣今考

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曰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皮弁即爲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復更有中衣可知雖孔疏所說據玉藻有長中纒拵尺之文然纒拵尺之中衣不襲裼衣後漢輿服志宗廟諸祀冠長冠服約元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綺練漢書萬石君傳注中精若今中衣釋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即襲衣也然則中衣但得襲衣不得襲裼衣也孔疏顯誤亦以永說爲確又雜記曰如三年之喪則既纒其練祥皆行注曰言今之喪既服纒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永謂玩注既字乃字之意本謂未纒以前值練祥不得行正如纂言附論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既纒而值前喪一期再期也今考上節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餘父之喪也服其餘服卒事反喪服疏曰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然則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葬然後補行明矣永於下節既字乃字之義疏解明確即上下一節之義亦俱可貫通其他若辨程大昌祖爲免冠及皇氏鬢衰爲露紒髮之誤尤爲精鑿不磨至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王肅謂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永特宗其說而於經文之弟字雖不敢如劉知蔡漢直以爲衍文乃謂言弟者因昆連及之則其說臆度終不如鄭注爲得然全書持義多允非深於古義者不能也

深衣考談一卷

安徽巡撫探進本

國朝江永撰深衣之制衆說糾紛永據玉藻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衽當芻云如裳前後當中者爲襟爲裾皆不名衽惟當芻而斜殺者乃名衽今以永說求之訓詁諸書雖有合有不合而衷諸經文其義最當考說文曰衽衣袂也衽即襟永以裳之前爲襟而芻爲衽說文乃以衣襟爲衽則不獨裳爲衽矣又爾雅曰執衽謂之袪扱衽謂之褊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云下則裳之下皆名衽不獨芻矣然方言曰褊謂之衽郭璞注曰衣襟也與說文前襟名衽義正同而郭注又云或曰衽裳際也云裳際則據兩芻矣永之所考蓋據璞注後說也又劉熙釋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當見倨也衽禮也在芻禮禮然也證以永說謂裳前襟後裾皆直幅不



支裂則卽釋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謂在旁者乃名衽則卽釋名在旁襜褕之義也其釋經文衽當列三字實非孔疏所能及其後辨續衽鈎邊一條謂續衽在左前後相屬鈎邊在右前後不相屬鈎邊在漢時謂之曲裾乃別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綴於右後衽之上使鈎而前孔疏誤合續衽鈎邊爲一其說亦考證精核勝前人多矣

附錄

大戴禮記十三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漢戴德撰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崇文總目云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云今所存止四十篇晁公武讀書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而韓元吉龍朋來黃佐吳澄竝云兩七十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蓋後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別出明堂一篇爲六十七其餘篇第或至支王官人第七十一改爲七十二或至諸侯遷廟第七十二改爲七十三或至諸侯燹廟第七十三改爲七十四故諸家所見不同蓋有新析一篇則與舊有之一篇篇數重出也漢許慎五經異義論明堂稱禮戴說禮盛德記卽明堂篇語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知析盛德篇爲明堂篇者出於隋唐之後又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蓋夏小正一篇多別行隋唐閒錄大戴禮者或闕其篇是以司馬貞云然原書不別出夏小正篇實闕四十六篇存者宜爲三十九篇中興書目乃言存四十篇則竄入明堂篇題自宋人始矣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燹廟投壺公冠皆禮古經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書有注者八卷餘五卷無注疑闕逸非完本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殆以注歸之康成考注內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儒王應麟困學紀聞指爲盧辯注據周書辯字景宣官尙書右僕射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續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是書正文併注謬舛幾不可讀而永樂大典內散見僅十六篇

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禮記之文參互校訂附案語於下方史繩祖學齋估畢言大戴記列之十四經中其說今不可考然先王舊制時有微焉固亦禮經之羽翼爾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官至給事中夏小正本大戴禮記之一篇隋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記外別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崧卿序謂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遂多以邀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有可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是於理亦或然然考吳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大戴禮夏小正傳云繫由胡由胡旁勃也則三國時已有傳名疑大戴禮記舊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無其傳戴德爲之作傳別行遂自爲一卷故隋志分著於錄後盧辯作大戴禮記注始採其傳編入書中故唐志遂不著錄耳又隋志根據七錄最爲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爲三代之書漫題德撰疑夏小正下當有傳字或戴德撰字當作戴德傳字今本譌脫一字亦未可定觀小爾雅亦孔叢之一篇因有李軌之注遂別著錄是亦旁證矣崧卿以爲隋代誤分似不然也惟是篇屢經傳寫傳與本文混淆爲一崧卿始仿杜預編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傳於下每月各爲一篇而附以注釋又以關洽藏本與集賢所藏大戴禮記本參校異同注於下方其關本注釋二十三處亦併附錄題曰舊注以別之蓋是書之分經傳自崧卿始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經傳實沿其例其詮釋之詳亦自崧卿始金履祥通鑑前編听注實無以勝之於是書可謂有功儒者蓋稱朱子考定之本與履祥續作之注而不以創始稱崧卿蓋講學家各尊所聞非公論也其中如正月之斗柄縣在下五月之菽糜將閉諸則九月之辰繫于日十一月之于時月也萬物不通皆宜爲經文而誤列於傳其正月之始用暢乃以解初歲祭未明用暢以祭自此始宜爲傳文而誤列於經皆爲未允然大戴之學治之者稀小正文句簡奧尤不易讀崧卿獨稽核舊文得其端緒俾讀者有徑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資矣

石禮類禮記之屬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錄二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  
案訓釋大學中庸者千頃堂書目仍入禮類今併移入四書以所解者四書之大學中庸非禮記之大學中庸學問各有淵源不必彊合也大戴禮記舊附於經史繩祖學齋估畢亦有大戴禮記宋列爲十四經之說然繩祖所云別無佐證且其書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學官未可臆加以經統今以一戴同源附錄於禮記之末從其類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二

經部二十二

禮類四

三禮圖集注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聶崇義撰崇義洛陽人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因取三禮舊圖凡得六本重加考訂宋初上於朝太祖覽而嘉之詔頒行考禮圖始於後漢侍中阮湛其後有梁正者題湛圖云陳隋阮士信受學於潁川綦母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支違錯正稱隋書經籍志列鄭元及阮湛等三禮圖九卷唐書藝文志有夏侯伏誥三禮圖十二卷張益二禮圖九卷崇文總目有梁正三禮圖九卷宋史載吏部尚書張昭等奏云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開皇中敕禮部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則所謂六本者鄭元一阮湛二夏侯伏誥三張益四梁正五開皇所撰六也然勘驗鄭志元實未嘗為圖殆習鄭氏學者作圖歸之鄭氏歟今考書中宮室車服等圖與鄭注多相違異即如少牢饋食敦皆南首鄭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制飾器必以其類龜有上下甲此言敦之上下象龜上下甲蓋者意擬之辭而是書敦與簠簋皆作小龜以為蓋頂是一器之微亦失鄭意沈括夢溪筆談識其犧象尊黃目尊之誤歐陽修集古錄議其簋圖與劉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趙彥衛雲麓漫鈔譏其爵為雀背承一器犧象尊作一器繪牛象林光朝亦譏之曰聶氏三禮圖全無來歷穀璧則畫穀蒲璧則畫蒲皆以意為之不知穀璧止如今腰帶鈔上粟文耳是宋代諸儒亦不以所圖為然然其書鈔撮諸家亦頗承舊式不盡出於杜撰淳熙中陳伯夔嘗為重刻題其後云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斯言允矣今姑仍其舊帙錄之以備一家之學此書世所行者為通志堂刊本或一頁一圖或一頁數圖而以說附載圖四隙行款參差尋覽未便惟內府所藏錢曾也是園影宋鈔本每頁自為一圖而說附於後較為清整易觀今依仿繕錄焉

明劉績撰續字用熙號蘆東江夏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鎮江府知府是書所圖一本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林希逸考工記解諸書而取諸博古圖者爲尤多與舊圖大異考漢時去古未遠車服禮器猶有存者鄭康成圖雖非手撰要爲傳鄭學者所爲阮誥夏侯伏朗張鎰梁正亦皆五代前人其時偏風淳實尙不以鑿空臆斷相高磊崇義參考六本定爲一家之學雖謹謹沿沿在所不免而遞相祖述終有典型至宣和博古圖所載大半揣摩近似強命以名其閒疎漏多端洪邁諸人已屢攻其失績以漢儒爲妄作而依據是圖殊爲顛倒然所采陸陳諸家之說如齊子尾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犧尊純爲牛形王肅據以證鳳羽婆娑之誤齊景公器出晉永康中象尊純爲象形劉沔據以證象骨飾尊之非蒲壁刻文如蒲荏數時穀壁如粟粒其器出於宋時沈括據以證蒲形禾形之謬此書並採用其說亦足以備一解至於宮室制度輿輪名物凡房序堂夾之位較較賢數之分亦皆一一分析不惟補崇義之闕且以拾希逸之遺其他筵荼曲植之屬增舊圖所未備者又七十餘事過而存之未始非兼收並蓄之義也

學禮質疑二卷 副都御史黃  
登賢家藏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書考辨古禮頗多新說如謂魯郊惟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自魯僖行日至之郊其君臣託於祈穀以輕其事後人不察郊與祈穀之分遂以魯爲祈穀見春秋不書祈穀遂以祈穀爲郊今考襄公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與孟獻子之言亦合斯大既不信左氏又據詩序謂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不言祈穀遂立是說不知大戴禮公符篇載郊祝曰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百穀莫不茂者則郊兼祈穀之明證家語雖出依託然皆綴續舊文其郊問篇稱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王肅注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與鄭杜二家尤爲契合斯大別爲創論非也斯大又謂大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穀在國中今考五經通義大社在中門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賈疏及通典俱宗其說又左傳閔公二年傳閔於兩社爲公室輔杜預注周止亳社兩社之閒朝廷執

政所在孔穎達疏曰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則國社之所在爲朝廷執政之所在其爲中門內無疑諸侯之國社與天子之大社同也周書作雜篇曰乃設立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與南郊對舉則大社不在郊而在國可知斯大所云誤亦顯著斯大又謂上止爲小宗不得爲大宗以士無祖廟也今考喪服小記曰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又荀子曰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楊倞注曰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據此則士亦得爲大宗明矣又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鄭元注曰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殤祭之孔穎達疏曰若宗子是士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爲殤祭之又曾子問曰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鄭注曰祭於家容無廟也孔疏曰祭於家是容宗子無爵其家無廟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無廟而爲宗子者矣今斯大謂有始祖廟乃得爲大宗充其說不特士不得爲大宗據祭法則大夫止有曾祖廟將大夫亦不得爲大宗乎斯大又變其說謂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廟引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若干祿及其高祖今考孔疏祿合也謂雖無廟而得與有廟者合祭大夫蓋祿於曾祖廟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祿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則祿於祧廟而上及祖與曾祖高祖又安得援爲皆得有廟之証乎斯大又謂小記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則祔於高祖姑是高祖有廟今考小記孔疏曰妾無廟爲壇祔之耳則妾雖祔於高祖之妾不必高祖有廟觀雜記父母之喪尙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孔疏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嫡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不爲從祖立廟也又安得謂高祖之妾有廟乎凡此皆自立異說略無顯據其他若舜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精確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闡置其非而存其是亦未始非一家之學也

讀禮志疑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隨其有古文尙書考已著錄是編以三禮之書多由漢儒采輯而成其所載古今典禮自明堂清廟吉凶軍賓嘉以及名物器數之微互相考校每多齟齬不合因取鄭孔諸家注疏折衷於朱子之書務得其中

竝考及春秋律呂與夫天時人事可與禮經相發明者悉爲采入其有疑而未決者則仍闕之故曰讀禮志疑案禮經自經秦火雖多殘闕不完而漢代諸儒去古未遠其所訓釋大抵有所根據不同於以意揣求宋儒義理雖精而博考詳稽終不逮注疏家專門之學隴其覃思心性墨守程朱其造詣之醇誠近代儒林所罕見至於討論三禮究與古人之終身穿穴者有殊然孔疏篤信鄭注往往不免附會而陳澧集說尤爲舛陋隴其隨文糾正考核折衷其用意實非俗儒所能及如論孔疏月令引太史職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竝舉則分年歲單舉則可互稱又祥禋主鄭駁王廟制尊劉駁鄭於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之文謂溫直是蘊藉不當如孔疏所云以物承藉於未卜禘不視學取孔疏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駁集說不五年不視學之說謂司尊彝變朝踐爲朝獻變再獻爲饋獻爲省文互文之法皆自扞所見絕無門戶之私至於緇材純三字謂純當作材古人字亦誤用後來不可不慎不知古字多通原未可以近例相限又袁黃羣書備考以賈公彥譌作賈達人所其知何煩深辨而亦特立一條爲之駁正此蓋閱書時隨筆標記門弟子編次校刊乃誤入正文未加簡擇固不足爲隴其病矣

郊社禘祫問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前答門人李塔問南北郊分祀及問有禘無禘之說未附艾堂問自注云同郡學人集於艾堂所問此則專論禘祫者也其中如南郊北郊以冬夏至分祀見於周禮本有明文疑無北郊之祀者本無庸置辨奇齡性喜攻駁反覆詰辨未免繁雜至於時祭之外禘爲大祭所謂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者語出緯書本不足據祫對植爲義不對禘爲義也奇齡辯大禘與吉禘不相家又言大禘吉禘時祭必合祭故稱禘則皆發昔儒所未及於經義不爲無補錄存其說亦足資禮家之采擇焉

參讀禮志疑二卷

編脩廟守謙家藏本

國朝汪紱撰紱一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是書取陸隴其所著讀禮志疑以己意附參於各條之下其於三

禮大端若謂南郊卽爲圜丘大社卽爲北郊禘非祭天之名路寢不得倣明堂之制又力斥大饗明堂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之說皆主王肅而黜鄭元故頗與舊注相左其謂東西夾室不在堂之兩旁而在東西房之兩旁考儀禮公食大夫禮公迎賓入大夫立於東夾南士立於門小臣東堂下宰東夾北內官之士在宰東上介門西蓋均卽位於堂之上下如紱所云則大夫及宰乃違眾而獨立於堂後及東西房兩旁隱蔽之地矣又聘禮設殮亦云堂上之饌八西夾六蓋致饌於賓其陳設皆自堂及庭及門取其雜布目前如紱所云則饌亦設於堂後矣紱又謂士無朝服元端卽士之朝服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考士冠禮曰主人元冠朝服纁帶素鞵既云素鞵則素裳矣與卿大夫以上之朝服初無以異未嘗獨以黃裳元裳雜裳之元端爲朝服也又魯語曰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士固非無朝服紱皆未之深考也至所謂大夫士無西房故士喪禮主人括髮眾主人免於房而婦人乃獨壺於室以無西房故也其說本孔疏可破陳祥道禮書之惑又謂大夫士廟亦當有主與通典所載徐邈及清河王懌之議相合如斯之類亦多深得經義固可與隴其之書並存不廢也

右禮類三禮總義之屬六部三十五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鄭康成有三禮目錄一卷此三禮通編之始其文不可分屬今共爲一類亦五經總義之例也其不標三禮之名而義實兼釋三禮者亦並附焉

禮書一百五十卷

內府藏本

宋陳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廌師友紀錄稱其許少張榜登科又稱其元祐七年進禮圖儀禮注除館閣校勘明年用爲太常博士賜緋衣不旬餘而卒又稱其仕宦二十七年止於宣義郎宋史則作官至祕書省正字然晁公武讀書志載是書亦稱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撰與廌所記同廌又稱當爲禮圖一百五十卷儀禮說六十餘卷內相范公爲進之乞送祕閣及太常寺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元祐中表上之晁公武則稱朝廷間之給札繕寫奏御宋史陳暘傳則稱禮部侍郎趙挺之上言暘所著樂書三十卷

樂書實二百貫寄明備乞卷宋史字誤



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則薦振孫所記爲確公武朝廷聞之之說非其實也其中多指擊鄭學如論廟制引周官家語荀子穀梁傳謂天子皆七廟與康成天子五廟之說異論禘祫謂國丘自國丘禘自禘力破康成論卽國丘之說論禘大於禘並祭及親廟攻康成禘小禘大祭不及親廟之說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調康成上帝卽五帝之說蓋祥道與陸佃皆王安石客案祥道爲王安石之徒見晁公武讀書志祥道論語解條下安石說經既拗造新義務異先儒故祥道與陸佃亦皆排斥舊說佃禮象今不傳惟神宗時詳定郊廟禮文諸議今尙載陶山集中大抵多生剝解與祥道駁鄭略同蓋一時風氣所趨無庸深詰然其大致則貫通經傳縷析條分前說後圖考訂詳悉陳振孫稱其論辨精博閒以繪畫唐代諸儒之論近世最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兒公武元祐黨家李廌蘇門賓客皆與王氏之學異趣公武則稱其書甚精博薦亦稱其禮學通博一時少及則是吾固甚爲當時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廢之矣

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儀禮經傳通解宋朱子換初名儀禮集傳集注朱子乞修三禮劄子所云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卽是書也其劄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沒後嘉定丁丑始刊版於南康凡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共二十三卷爲四十二篇中闕書數一篇大射至諸侯相朝八篇尙未脫槩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則仍前草創之本故用舊名集傳集注是爲王朝禮中闕卜筮一篇目錄內踐阼第三十一以後序說並闕蓋未成之本也所載儀禮諸篇咸非舊次亦頗有所釐析如士冠禮三屨本在辭後仍移入前陳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辭本總記在後乃分入前各章之下未取雜記女子十五許嫁笄之文續經立女子笄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雖不免割裂古經然自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朱子糾其棄繼任傳遺本宗未因循是書以存先聖之遺制分章表目開卷瞭然亦考禮者所不廢也其喪祭二門則成於朱子門人黃榦蓋朱子以創纂屬之楊復原序述榦之言有曰始余

創二禮粗孰奉而質之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則餘之所編尙不失朱子之意然歟僅修喪禮十五卷成於嘉定己卯其祭禮則尙未訂定而翰又歿越四年壬午張處刊之南康亦未完本也其後楊復重修祭禮鄉逢辰進之於朝復序餘之書云喪禮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令別爲一卷附於正帙之外前稱喪服圖式祭禮遺棄尙有未及訂定之遺憾則別卷之意固在此又自序其書云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處續刊喪禮又取祭禮彙本并刊而存之竊不自揆遂據彙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復所重修合前經傳通解及集傳集注總六十有六卷雖編纂不出一手而端緒相因規模不異古禮之梗概節目亦略備於是矣

禮書綱目八十五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其書雖仿儀禮經傳通解之例而參攷羣經洞悉條理實多能補所未及非徒立異同如士冠禮屨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辭後記前通解移置經文陳器服節末是書亦沿襲其說不故相詰難至於士昏記父醮子命之辭曰以下三十一字通解列在陳器饌節下而是書改列在親迎節下又通解以記文婦人三月然後祭行二句別爲祭行一節在奠菜節之前而是書以此二句附於廟見節之末蓋是書廟見卽通解之所謂釋奠也探以禮意較通解爲有倫次又通解割士冠禮無大夫冠禮而有婚禮以下四句謂當在家語冠頌內疑錯簡於此經頗涉臆斷是書則仍記文之舊不從通解尤爲詳慎亦未嘗曲相附合也蓋通解朱子未成之書不免小有出入其開分合移易之處亦尙未一一攷證使之融會貫通永引據諸書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視胡文炳輩務博篤信朱子之名不問其已定之說未定之說無不曲爲袒護者誠趣相去遠矣

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秦蕙田撰惠田字樹峯金陵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至刑部尙書諡文恭是書因徐乾學讀禮通考惟詳喪葬一門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古經散亡鮮能尋端竟委乃因徐氏體例網羅眾說以成一書凡爲類七十

有五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句股等圖立觀象長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之用精粗條貫所賅本博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學禮載鐘律詩樂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而未成則蕙田之以類纂附尚不爲無據其他考證經史元元本本具有經緯非剽竊鉅釘挂一漏萬者可比較陳祥道等所作有過之無不及矣

右禮類通禮之屬四部五百六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通禮所陳亦兼三禮其不得併於三禮者注三禮則發明經義輯通禮則歷代之制皆備焉爲例不同故弗能合爲一類也

書儀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司馬光撰考隋書經籍志謝元有內外書儀四卷蔡邕有書儀二卷以至王宏王儉唐瑾皆有此著又有婦人書儀八卷僧家書儀五卷蓋書儀者古私家儀注之通名崇文總目載唐裴蔭鄭餘慶宋杜有晉劉岳尚皆用斯目光是書亦從舊稱也凡表奏公文私書家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朱子謂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概本儀禮而參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又與蔡元定書曰祭儀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云云則朱子固甚重此書後朱子所修祭儀爲人竊去其彙不傳則此書爲禮家之典型矣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其父廷贊之言謂書儀載婦入門之日卽拜先靈廢三月廟見爲非禮引朱子語錄以爲惑於陳鍼子先配後祖一語又謂植弓明言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成書儀載祔廟在卒哭後於禮爲太遽案杜預左傳注謂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其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謂先配而後祖其事與廟見無關光未必緣此起義又古者三月廟見乃成爲婦故有反馬之禮有未及三月而死則仍歸葬母家之禮後世於親迎之日卽事事成其爲婦三月

之內設有乖忤斷不能離婚而逐之設有夭折斷不能舉柩而返之也何獨廟見之期堅執古義乎至於殷練而  
祔孔子善之其說雖見檀弓考宋史禮志所載祔廟之儀實從周禮國制如是士大夫安得變之亦未可以足咎  
光也他如深衣之制朱子家禮所圖不內外掩襲則領不相交此書釋曲袷如矩以應方句謂孔疏及後漢書馬  
融傳注所說似於頸下別施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正方如今時服上領衣不知領之交會處自方疑無他物云云  
闡發鄭注交領之義最明與方言衿謂之交郭璞注爲衣交領者亦符合較家禮所說特爲詳確斯亦光考禮  
最精之一證矣禮記大全檀弓忌日不樂條下載劉璋之說引司馬氏書儀忌日則去華飾之服薦酒食云云此  
本無之然此本首尾完具尙從未本翻雕不似有所闕佚者或劉璋偶誤記歟

家禮五卷附錄一卷

少詹事陸費  
堉家藏本

舊本題宋朱子撰案王懋竑白田雜著有家禮考曰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  
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亾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  
覆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記年月而序中絕不及  
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  
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  
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  
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案文集朱子荅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  
辰辰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在其前後也壬辰辰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  
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  
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  
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

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後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清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疎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證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載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云云其考證最明又有家禮後考十七條引諸說以相印證家禮考誤四十六條引古禮以相辨難其說並精核有據懋茲之學篤信朱子獨於易本義九圖及是書斷斷辨論不宥附會則是書之不出朱子可灼然無疑然自元明以來流俗沿用故仍錄而存之亦記所謂禮從宜使從俗也

秦泉鄉禮七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黃佐撰佐字才伯秦泉其號也香山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少詹事事蹟具明史文苑傳佐之學雖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講學名故所論述多切實際是書乃其以廣西提學僉事乞休家居時所著凡六卷首舉鄉禮綱領以立教明倫敬身爲主次則冠婚以下四禮皆略爲條致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於古者大舉五事曰鄉約鄉校社會

鄉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末以土相見禮及投壺鄉射禮別爲一卷附之大抵皆簡明切要可見施行在  
明人著述中猶爲有用之書視所補注之皇極經世支離曼衍做精神於無益之地者有全言實事之分矣

朱子禮纂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書於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及家禮二書外凡說禮之條散見於文集  
語類者以類纂集分爲五日曰總論曰冠昏曰喪曰祭曰雜儀縷析條分具有統貫雖採輯不無遺闕若文集有  
荅潘恭叔書論編儀禮禮記章句荅王子合書論居喪家祭又有周禮三德說樂記動靜說書程子禘說後等篇  
此書皆不見錄又與吳晦叔書論太廟當南向太祖當東向雖與此書所錄荅王子合書大義相似然荅晦叔書  
更爲詳盡今乃刪詳而存略又集載鄂州社壇記前列羅願在鄂州所定壇墼制度及社稷向位朱子必以其深  
合典禮故詳述之以補禮文之闕而此書乃盡刪前篇但存某案以下云云亦失朱子備載之意然朱子說禮之  
言參差散見猝不能得其端緒光地類聚而區分之使秩然有理於學禮者亦爲有功矣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一名二重禮譜蓋欲成喪祭二禮嗣以喪禮別有吾說編因惟存祭  
禮其說取古禮而酌以今制故以通俗爲名凡分七門一曰祭所二曰所祭者三曰主祭之人四曰祭之時五曰  
祭儀六曰祭器七曰祭物末附外神其中各條雖閒與朱子家禮爲難不出奇齡平日鬻爭之習然考朱子年譜  
家禮成於乾道六年庚寅朱子時四十一歲其豪旋爲人竊去越三十年朱子沒後始復有傳本行世儒者或以  
爲疑黃榦爲朱子弟子之冠亦云爲未暇更定之本則家禮之出自朱子手定與否尚無顯證卽真獲朱子己失  
之案而草創初成亦恐尙非定本以王懋竑之篤信朱子而所作白田雜著乃反覆辨是書之依託其言具有根  
據則奇齡之辨又不能盡以好勝目之矣其間如謂漢唐以來人臣無建廟之支南渡紹興嘉泰諸年爲秦檜韓  
侂胄立廟而制終未定考宋龔鼎臣東原錄稱文彥博家廟不作七間乃用唐杜岐公家舊式則安得謂漢以後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全書  
卷二十二  
人臣無建廟之文其論後世不世爵世官今之宗子非古宗子引阡陌不同於井田郡縣不同於封建爲證其說是也然井田廢而正供之義不廢封建廢而臂指相維之義不廢世官廢而宗子支子之義不廢漢書載當時詔令每稱賜天下爲父後者其時已不世官而云爲父後則有不爲父後者可知今制父母在而子先卒者其長孫於祖父母之喪服斬衰三年卽宗子爲後之義灼然可推安能一舉而廢之使主祭之時但以行輩年齒爲序乎至於祭必以子一條謂祠堂合祭先代使宗子主四親之祭致凡爲人子者不得祭父則所祭四親係他人之親竝非己親所祭之父係他人之父竝非己父措語尤乖皆不免於瑕類蓋其大意務通人情故不免有違古義然大致斟酌變通於古禮之必不可行及俗禮之誤託於古者剖析考證亦往往釐然有當固不妨存備一家之說也

右禮類雜禮書之屬五部三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公私儀注隋志皆附之禮類今以朝廷制作事關國典者隸史部政書類中其私家儀注無可附麗謹彙爲雜禮書一門附禮類之末猶律呂諸書皆得入經部樂類例也

